

穗 拾

第 三 十 八 期

目 要

跌殺鑄成大錯
大流士王紀功碑
亞馬森河獵異記
一覺醒來疾病除
神 鉅
我們不肯用的秘密武器
危 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弗洛里達之日出

殷乃斯作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卅一期「南非聯邦的危機」各文原載那一期雜誌？

編者覆：

崔天月、許賜華等

(一)
分期刊載文字的注釋，希望也分期注釋，像綠帷情影卅五期上半部的注釋要在卅六期才能翻到，似乎太不方便。

每期探險遊記等文甚佳。是否尚可增譯美國大製造業，有名工廠等文字，使自然遊覽與工業遊覽二美俱備。

貴刊略增售價，不減篇幅，衷心擁護。愚意篇幅可能的話，再增廿頁，售價即使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讀者們也許不會反對的。

張宏

編者覆：

注釋一項當照辦，以便利讀者參照閱讀。製造業及工廠如有適宜資料，拾穗定能當仁不讓，以前刊載過的福特汽車公司，朗生打火機廠，蔡司照相機廠等均為這一方面的文章。篇幅方面，例如本期雖非特大號但亦有一百九十餘頁，決不會使讀者失望，我們仍自信為台灣最廉價的一種刊物。

(二)

卅五期「閒話土壤」及廿九期「人造纖維與羊毛」

卅一期「南非聯邦的危機」各文原載那一期雜誌？

編者覆：

①小說如分二期刊出希望將上期的大略意思編入下期故事開頭。

②文章中注釋是否能即刊在原要說明文字下。一位忠實讀者

編者覆：

①此點當儘可能做到，但如卅七期「閒恨」等類文字，想用簡單幾句話介紹已刊出部份比較困難。

②為整齊美觀起見，仍擬一併排入文後。

(四)

卅六期「我們的地球」一文譯筆流暢，甚為欣賞，然內中有「當一個人要問科學怎樣深入水底時……」一句應譯作「當吾人自『何時』轉入『如何』之問題時，科學乃遭遇極大之困難。」……

編者覆：

謝謝你的指教，指正了我們的錯誤，我們希望你能時常不吝賜教。

劉漢

拾穗 第三十八期目錄

扉頁——藝苑選粹 一、射擊競賽 二、弗洛里達之月出

蘇俄的經濟現狀

萬國農具公司成功史

亞馬遜河獵異記

北加拿大宇宙線勘測記

一覺醒來疾病除

美國空軍解體飛機

美國理工科大學的獎學金

異哉酵素

大流士王紀功碑

如何恢復青春活力？

默殺鑄成大錯

星空人員之訓練

我們不肯用的秘密武器

年青的一代和世界（續完）

拳王軼事

危局

神鎗

閨恨（下）

雪萊詩選

專

西書評介——「舊綸表姊」

藝苑選粹

科學新知

欄

醫約近訊

攝影叢談（廿三）

漫畫三則 補白十八則

一七一
一七七
一七八
一八〇
一八三

一三
一七
二五
三六
四二
四六
五二
五六
六六
六九

八二
九〇
一〇二
一〇七
一三三
一三五
一五五
一五二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徒經過歷史上一次最大的革命，而奪得了俄國的統治權。他們接收了一片大而有潛在勢力的富庶之國，其地橫跨歐亞兩洲，廣延七千英里。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雖然躋於列強之林，但是在經濟上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直到最近才步上工業改革的途徑。整個俄國，除了西部地區之外，大部份資源，很少開發。三十五年之後，共產俄國今日所擁有的經濟和軍事潛力，僅僅次於美國。它與美國同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強國，而且控制一個由東歐各國和中國大陸所組成的共產集團，奴役的人民，總數不下八萬萬。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足夠力量與美國爭世界領導權的國家，甚至威脅美國的安

全。

現在，大部份美國人認識俄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了——它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強力敵人，也可說是難以和解的



劍 麟 譯

敵人——但是，除了華盛頓和美國各大學的俄國通的專家之外，許多美國人還是把蘇俄視為一個知之不詳的國家。要估量俄國能夠向美國挑戰的力量，必須回答下述那些問題：史太林在俄國建立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在俄國那種不可輕視的軍事防線之後所奠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究竟是如何樣的強大？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俄國能否希望與美國的力量爭一日之短長？

共產黨在俄國所建立的社會的主要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政府：以史太林及其少數幾位親信為首的一個集權的獨裁制，透過一個嚴密的黨的機構，和散佈極廣的秘密警察，以及廣泛的國家官僚政治，實行殘暴的統治。

經濟：形成一種不平衡的國家獨佔制，受重工業的統制，大部份配合蘇維埃戰爭機構。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



五月一日出版的三十七期是拾穗進入第四個年頭的開始，根據以往每隔六期我們作一番總檢討和革新改進的往例，我們原希望這一期特大號能以嶄新的面目和內容來貢獻給期望甚殷的拾穗讀者。但出版以後我們發覺這一期的外表並不能盡如理想，再加上幾處疏忽所致的錯誤，更使我們倍增汗顏，出版不久，我們就接到很多關懷拾穗的讀者來鴻，多數向我們指出內容不潔，够得上特大號的標準，但封面印刷不如以往各期，損及美觀不少。這種扼要的批評，使我們覺得讀者的眼睛的確是最敏銳的。我們除了向讀者致歉以外，還覺得有將幾處錯誤在這裡作一次總改正的必要，第一是對封底售價自三十七期起改為新台幣五元，但仍誤印為四元，第二是致讀者欄內後一頁下半段第一行起：「我們以優待定價徵求長期紀念訂戶，半年六期十八元，全年，十二期二十四元。」應為全年十二期三十六元，第三是最末一頁拾穗月刊刊例中零售價目一項，新台幣應為五元（約有數百份誤印為四元），又港幣價應改為二元。第四點是續徵紀念譯文啓事中第三項辦法內載均在本刊三十九期上發表，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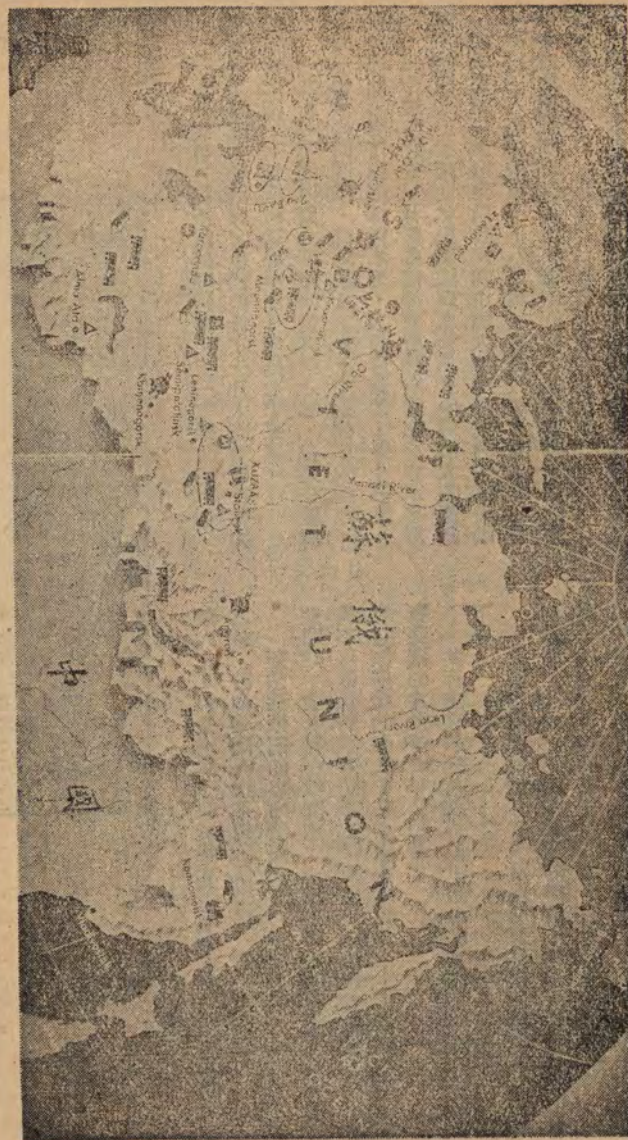
四十期發表之誤。以上這幾點因疏忽所致的錯誤務請讀者鑒諒。

本刊第五種譯叢「海上漁翁」(Old Man And The Sea)的作者海明威氏最近

因此文獲得美國普利哲文學獎金，世界各國對此書推崇備至，本社譯本因每頁所刊字數較多故總頁數較少，但確係字斟句酌之全譯本，讀者如將其與他種譯本與「海上漁翁」比較便可明瞭這一譯本的優點，請讀者切勿失之交臂。

本刊短篇小說譯作徵文，延至六月底截止，請愛好翻譯的拾穗讀者源源惠賜稿件，我們所定的獎金數量不多，也許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酬勞，但我們拾穗同人以及多數讀者却希望四十期拾穗上能有大量優美的短篇小說發表，徵文詳細辦法請參閱本期最後一頁續徵紀念譯文啓事。

第六種拾穗譯叢行將問世了，是本期西書評介中介绍的「驚濤表姊」。作者達芬妮·杜·茉莉斐斐文壇已久，愛讀蝴蝶夢一書的我國讀者當不至對她陌生，這本書與蝴蝶夢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卷在手會使你廢寢忘食。電影譯名是「斷腸花」，不出兩月就可可在台灣上演，本書預定在六月底出版，並先徵求預約，請注意本期内特價預約辦法。



上圖說明



把農業和日用品的出產耗費殆盡，用來強制發展像鋼鐵一類的基本工業。

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形的社會構造，而能反應政治和經濟的形態。在美國人的意識中，大部份俄國人不是消費者，他們靠國家允許的配給品過活，可是國家機關的人員，却能得到比較良好的生活。

戰爭工業：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工業生產，消耗在蘇維埃戰爭工業上的百分數，從百分之二十以下升到將近百分之四十（二次大戰期中的數字，自然比現在更高）。矛盾：這種集權社會是充份的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置信。

共產俄國，一方面有生產原子彈和製造與美國相等的最好戰術機的技术學識，也有年產三千八百六十萬噸鋼鐵

的能力，這個數字接近英法和西德的聯合產量。

在另一方面，俄國的生活狀況，以西方標準來看，令人難以相信。一位意大利新聞記者，名叫羅希(V. G. Rossi)，他於一九五一年深入蘇俄旅行，後來把他所觀察的概述如下：『他們一切事情的印象都是悲慘的。在我全部的長程旅行中，我沒有在火車站看見一個男子，一個婦人，或一個孩子所穿的可以和在西方國家旅行所看到的工人或農夫相比。他們的衣着，面孔和所背的東西，甚至每一件東西，說起來都是可憐得很。如果和西方人民來比較的話，我只能想起五十年前從我們最貧窮的地區移來的意大利人，多少有點相似。』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看出共產俄國為什麼不得不在國內國外擴展力量；為什麼不得不勉力說有一個國外的敵人，是否真有這樣的敵人，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更可以看出共產俄國為什麼不從事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改革，例如把軍需工業改成日用品工業，而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因為果然如此，就恐損及權威的根基。

極權政府的擴展

要瞭解俄國怎樣向這條路上發展起來的，以及目前在

經濟方面所關心的是什麼地位，我們應當追溯到布爾雪維克革命後的幾十年的情形。

布爾雪維克一開始反對民主共和，俄國的獨裁制度就無法避免了。因為布爾雪維克所面對的不僅是內部的戰爭，和外國的干涉，而且碰到了嚴厲的事實，即是彼等所代表的僅僅是少數的俄國人。他們很快就遇到了一種幾乎不可能有的經濟情況。他們有了『戰國式共產主義』的經驗，在這種主義之下，私人生產和貿易不復存在，一掃而空，因而導致經濟的紛亂。

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使得經濟上的困難，獲得解救（新經濟政策，回復私人企業）。但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者又死灰復燃了。假如聽其長此發展下去，很容易會威脅蘇維埃政權。

到了一九二四年，史太林繼承列寧的衣鉢，獨裁制度很快就形成了今日世界上最極權的國家。史太林運用『實力就是政治經濟的決定因素』的原理，在他統治之下，蘇維埃威權的安全靠過高度訓練的共產黨，和不斷發展的官僚政治，暨殘忍的秘密警察，和完全為國家所獨佔的經濟活動。從開始到現在，克里姆林宮首領全靠設受資本主義包圍的威脅——在蘇俄的歷史上有一個時候真有其事，

但說經常有這種威脅，那就是無稽之談——來證實其『鎮壓機構』是合理的。所以冷戰是對內所必需的，同時也是蘇維埃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

史太林鞏固政權的方法，是要建立當今世界上最龐大和最嚴密的行政機構。這種機構，實際上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三三這幾年之中就開始擴展了。那時史太林要把蘇俄的農業集體化，同時又要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促使蘇俄走上工業化之一途。

這種雙重進展，包括沒收八千萬農民的財產所有權，並使一千到兩千萬人民趨向新的工業中心。在這過程當中，蘇俄遭受了饑饉之災，至少死亡四百萬生命。這時日用品的生產幾乎瀕於枯竭。

當史太林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蘇俄的行政機構，保持高度的擴張。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軍需工業的發展，把進行程序甚至更向前推進。由於激烈的工業化所產生的社會緊張，迫使史太林將其秘密警察，增加五倍。

目前蘇俄全部行政機構，包括政黨、國家政治局、和國家警察，所有人員連家屬在內總在兩百萬以上，這是安全的估計。這種團體消耗了國家收入的大部份。蘇俄為什麼

在農業和日用品工業上投資是這樣地少呢？上述事實便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毫無異義，這樣的政治機構，勢將繼續擴大，史太林在去年十月莫斯科共產黨大會上說得很詳細。現行的五年計劃所擬定的工業擴展，很明顯地需要一個平行發展的國家機構，才能配合得來。

因此，蘇俄目前的情形，從克里姆林宮的首領以下到政治局所執行的是十足的獨裁制。同時，他們繼續使俄國保持一種觀念，認為這個國家經常受到資本主義敵人的威脅。而構成這個國家的億萬人民，必須為保衛俄國的地位犧牲一切。否則人民就是國家的累贅。

投資——一個政治的運用

在蘇維埃的各種計劃之中，第二個基本要素，是集中一切於重工業。一九五二年工業總產量的百分之七十六是重工業品，日用品僅佔百分之二十四。美國的情形幾乎與此絕對相反。

我們可以看出同樣的結構，即蘇俄政府在各種經濟部門的投資。遠在二次大戰以前，蘇軍官曾擬定一項秘密計劃，詳列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間的投資。在蘇俄的計劃中百分

之二十六是煤炭，石油和電力；百分之十七是鋼鐵，和非鐵金屬；百分之九·五是金屬製造工業；百分之四是化學工業；百分之二十五是航空工業和軍需工業；只有百分之四·五才是一切輕工業。

西方國家的俄國專家認為一九五二年俄國投資在工業上的數字除了必須發展原子計劃之外，與一九四一年的計劃大同小異。

美國的投資情形，與俄國是相反的。美國的工業投資大多為日用品所需品所控制，政府的計劃（如動員計劃），影響有限。

在共產俄國。工業投資是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和軍事的運用。工業在農業經濟之上，工業不是迎合人民的需要，而是配合統治者的要求。投資集中於重工業的背景是基於兩種基本運用，蘇維埃一切活動就受了這種運用的驅使。

（一）最高當局維持權威的強迫觀念。在史太林的經濟哲學裡，『大工廠』是很重要的，因工業的集中，保障他的獨裁制，藉以對付所有內部的反抗。

史太林把問題看作這樣：『全世界有許多小工廠。這些小工廠時時刻刻在大量容納，產生以及製造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

(二)「只有軍事優勢才能保證蘇俄生存」的成見。

自從史太林的工業化計劃一開始，他就認為要獲得資本需要建立重工業。在美國那就決不會成爲一個真的問題。美國早期工業的長成，英國和歐洲的資本太願意投進來了。後來，時過境遷，美國的經濟，不僅足以產生消費的標準，而且產生了大的私人資本，能夠投資進來。

但是，在俄國的情形，迥然不同。共產制度的性質，既不接受外資，又不許國內有私人的積蓄，門戶緊閉，世所罕見。所以在俄國的工業投資，都是從俄國消費者的脂膏裡來的。

實際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這幾年之中，史太林追逐一種貿易政策，用以代替國外的資本。在這幾年之中，俄國新工業所需要的機器由外輸入。但是俄國爲了這些輸入品，付出了很高的價值。在另一方面，蘇俄政府把林產、織織和鉅礦生產作爲國外所需要的輸出品，盡量外運。並且當國內正在鬧饑荒的時候，輸出穀物，換取機器。人民死活，置之度外。

農業集體化，使史太林另外有了資本的來源。從集體農場榨取食物，供養新工業中心的工人。這種被榨取去的食物，都是農民血汗，可是農民所得到的只有少量的日用

品，或者一無所獲。

就真正的意義而言，俄國工業是在新的農業中長成的。當時建式的城市變得繁華了，周圍的鄉村却因此而貧窮。

但是，俄國爲了這種形式的資本的蓄積，也必須付出代價。四百萬生靈的損失，是代價的一部份，強迫的集體化，使農業資本廣遍地遭受破壞。這種集體化，至今還是蘇維埃經濟上的一大抵押品。西方專家的估計，在兩個五年計劃之下，所有投資在農業機械上的資本，遠不及農村家畜的損失。當時俄國農民反對集體化，把家畜破壞殆盡。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僅只有兩種方法來蓄積資本：①繼續節省消耗，無論衣食住等方面，都在節省之列；②利用奴工。

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俄國住屋問題所發生的情形，即可作爲一個好例子，用來說明俄國的資本如何不斷地集中於政府手裡，主要的用抑制消耗的手段來達到這種目的。一九二八年，俄國城市居民沒有太多的生活面積，每個人只佔六十平方呎的地位，約合半間房屋。但是，工業化一開始進行之後，居民所佔的生活面積，甚至更縮小了。例如一九三七年每個人所有的住屋面積，降到五十平方呎

一九四八年更少到四十五平方呎，目前的數字，可能更少。至於衣和食的全面節約數字，無法獲得。但是，根據估計，俄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已經降低了百分之十，即使在應許有蘇維埃社會福利之後，仍不斷降低。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下降更厲害。目前的工資，可能回復一九三九年的水準，或者稍高一點，但較之一九二八年的水準，還是要低些。

蘇維埃政府用來壓制日用品的最重要的財政措施，就是苛稅。這種稅收超過政府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營利稅的總稅收中，百分之九十是從日用品來的，其中包括食物。重工業產品所佔的稅收額，只有百分之十。

由上所述，我們得到一個概念，即消費者在俄國境內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一九二八年俄國個人消費的支出，代表國家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一九四〇年的消費額降到少於百分之六十，一九四八年低到百分之五十。二十幾年當中，生產量增加如此迅速，消耗却很難上升。

農業——最弱的一環

史太林曾經允許俄國人民在一九五五年時可以增加百

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日用品，但是，這種增加要靠生產能力擴展到百分之五十五，以及全國總產量提高到百分之七十，這兩項數字似乎難以達到。在任何情形當中，一部增產的日用品，國家一定要儲藏起來的。

日用品方面，不論發生什麼情形，俄國的真正收益沒有機會增加，除非蘇維埃的農業生產遠遠地超過現在的情形，否則無法改善。因爲食物是家庭預算中的重要項目，食物不增加，一切都談不上。俄國農業達不到最近五年計劃的目標，配合不上戰後人口的增加。史太林爲什麼要重新努力於放棄了的蘇維埃農業，其故在此。農工生產失去了平衡。就會成爲進一步工業擴展的最大單純的威脅。

蘇俄食物缺乏的最主要原因，約如下述。

①集體化過程中，農業資本所遭受的軍大損失。
②把從事農業的人口，繼續迫做工人，以求工業的發展。

③缺乏足夠的資本投向農業，使之在農莊上造成一個比較小的工作力。

④土壤的枯竭，由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一年之中，每畝土地上的穀物產量，較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幾年中的平均產量少了百分之六，足以說明土壤生產力的減

低。

上述種種事實所得到的結論，可知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農業生產有時還在人口發展之後。例如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當中，農產品只增加百分之十五，而人口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幾年之中，每口的農業出產，低於一九二八年水準的百分之十，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再達到集體化以前的標準。

自從大戰結束之後，史太林深知農業問題的嚴重，但是在蘇維埃的經濟制度之下，他堅持重工業佔最優勢。最近很明顯地他希望用大量的灌溉和開墾計劃，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對這些計劃不應估計過高。例如伏爾加河與頓河水利計劃成功之後，在這個區域裡，將來開墾過的土地，只能增加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史太林另外一個解決糧食問題的計劃，希望將來採取現在應用於工業上的中央控制政策，來管理農業。

工業的擴展

史太林推行壓制消費者的工業化政策，迄今二十五年了，他所表現的工業力量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即是史太林的成功，遠在西方專家所相信能够達成的

關於蘇俄的技術水準，不論在飛機方面或者在鋼鐵方面西方國家不應有所疑惑。許多方面，雖不能與美國的標準相匹敵，但決不如許多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落後。

下列五項是蘇俄的主要工業，如加品評，當有其長處，也有其弱點。

鋼鐵——鋼鐵工業在俄國是克里姆林宮的寵兒。這種工業大多集中在三大區域裡，即丹巴斯 (Donbas)，烏拉爾區 (Urals) 和庫茲巴斯 (Kuzbas)。

蘇俄第四大鋼鐵中心 (一九五二年產鋼一千萬噸)，現在建立在波蘭和捷克的產煤區裡。

當史大林取得俄國政權之後，鋼鐵方面的投資便集中在最大而最進步的工廠裡。所有新的建設都是採取俄國所能獲得的最新設計。有些建設的規模之大，甚至和美國的標準相等。例如設在曼格尼吐果斯基 (Magnitogorsk) 的鋼鐵工廠，是最近三十幾年建立的，就有生產四百五十萬噸塊鐵，五百萬噸鋼和四百萬噸軋鋼產品的能力。在這段時間當中，蘇俄建立大規模的鼓風爐，甚至駕乎美國之上。

蘇俄鋼鐵擴展的天然障礙，是鐵礦和焦煤在地理上的隔離，例如把焦煤用火車從庫茲巴斯運到烏拉爾的曼格尼

之上。俄國工業發展的速率，戰後期間有驚人的發展。尤其是在烏拉爾區的工業，進展神速。許多年以前，史太林就建立了一種工業機械，希望可以對抗所有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的工業力量。假如把東歐各國的重工業加入俄國，一九五五年以後，共產黨可以有力量達到這一點。

一九五二年蘇俄的鋼鐵產量，共計三千八百六十萬噸，比較一九四七年多了一倍。發電量共計一千一百七十億，超過一九四七年的標準的一倍。至於煤炭的產量，達到三億三千〇六十萬噸，差不多也是一九四七年產量的一倍。

如果與西歐各國來比較。一九五二年。俄國鋼鐵的產量，相當於英法和西德總產量的百分之九十。煤炭與電力則相當於西方國家的百分之七十。

如果和美國來比較，蘇俄的工業生產，數字就比較少了。例如美國的產鋼能力，幾乎三倍於蘇俄。再就總工業生產力而論，至少是四與一之比，美國佔優勢。但是，這種比率不能用在軍需生產上，因為蘇維埃的消費品工業，即使是平時，也只佔很少的比率。蘇俄政府能够而且也會把大部份鋼鐵和石油的產品用在軍事目標上，這一點要勝過美國所能做到的。

吐果斯基，相距一千二百五十哩。

石油——蘇俄政府培植石油工業幾乎與發展鋼鐵工業一樣的小心翼翼。大戰後，石油工業須要特別注意，那是毫無疑義的。一九四五年的石油產量，一落千丈，主要原因是在高加索在戰時所遭受的重大破壞。一九四五年的產量比一九三五年的標準，減少二千五百萬噸。目前蘇俄的石油工業，想要接近年產六千萬噸，這個目的，史太林一度希望在一九六〇年達到。蘇俄石油產量果爾達到這個目標，主要的是由於發展烏拉爾以西號稱第二巴庫的油田區，沿着這個區域而達伏爾加 (Volga) 和恩巴 (Enba)。

蘇俄利用二次大戰時的租借設備，加速開發上述這些地方的新寶藏。

不過蘇俄的煉油能力，迄今還是有限，由於航空油料消耗的增加，蘇俄政府不得不把曳引車，貨車以及坦克車改用柴油引擎。

鋁業——這是蘇俄從事高度發展的另一工業，也可說是俄國工業的後起之秀。甚至在一九三〇年時，俄國所消耗的鋁，全部是由外輸入的。

到了一九四〇年，蘇俄鋁的產量已經達到五萬五千噸，足以製造二萬架飛機 (戰時俄國，年產四萬架飛機，所

需的鋁一半由美國和加拿大輸入，目前的產鋁能力，或許已達每年二十萬噸的程度。

這種工業。能够在戰後擴展起來，一部份要歸功於在東歐各地奪取了許多工廠。例如設在克雷司諾士倫斯基（Krasnoturinsk）最大鋁廠的設備，是在柏林附近一家工廠拆卸下來的。自從大戰之後，蘇塞米柏勒丁斯基（Seimipalinsk），列寧諾果斯基（Leningorsk）和阿曼（Alma Ata）等地建立了許多偉大的鋁廠。

電力——大戰期中，俄國在電力方面的損失，十分重大。那時的發電量比戰前的水準，約少四百億瓩羅瓦時。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發電量又升到八百億瓩羅瓦時。因為鋁業和原子工業的發展，必須有大量的電力。現行的五年計劃，要把水力發電的能力，擴大三倍。

煤——談到戰後的擴展，蘇俄煤礦工業遠不及鋼鐵，石油或者電力等工業，雖然新礦的開採，很有進步，尤其在烏拉區一帶，顯有長足的進展，但至多只能與別的基本工業並駕齊驅。

無論如何，煤業有一天可能成為蘇俄重工業部的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個國家煤的總藏量比較有限，而且大部份都在北部地區。這一帶的氣候，即使在蘇維埃的制度裡，

也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西伯利亞的發展

蘇俄在煤鋼以及其他像鋁一類的工業上的最大收穫，便是在西伯利亞完成了生產的擴展。這一片廣大的地區從烏拉爾延展而達太平洋。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大部份的工業投資都用在這個區域。在這一片廣大的土地上，煤鐵和非鐵金屬的總藏量，估計佔蘇俄總藏量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五到一九五〇這幾年當中蘇俄所建立的四十個鼓風爐，大約有三十個設在西伯利亞，同時還得到九十座電爐。就在這幾年之中，因為在這個區域裡的庫茲巴斯，烏拉爾和卡雷達（Karegda）開採了許多新煤礦，使得蘇俄的煤產量，每年多了五百五十萬噸。

目前蘇俄煤鐵和鋼的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來自西伯利亞。蘇俄所需要的銅，鋁，錫，鎢和鉬等金屬，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是靠西伯利亞供給的。雖然我們知之不詳，但是蘇俄大部份作戰工業，都是設在這個區域裡。

蘇俄工業的發展，大部份是靠奴工。兩千萬奴工當中，大多在蘇俄秘密警察（MVD）監督之下，指定到西伯利亞去工作。二次大戰之後，在西伯利亞的工業投資，至

少有百分之三十受到秘密警察的控制。

二次大戰之後，蘇俄在西伯利亞從事工業擴展，使得共產俄國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處於準備歐亞兩面作戰的地位。尤有進者，西伯利亞的工業不僅配合蘇維埃的遠東兵力，而且還要供應朱毛匪幫的軍隊。

最近二十五年來，在史太林所控制的工業發展中，經濟方案一定佔決定因素。因此，俄國政府擁有完全的經濟獨佔權，否則就不能有所作為。

然而這並不是說俄國人就已經熟習了全部經濟方案的技術，他們祇在發展重工業的計劃方面，稍有成就，但是，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歷史，已足證明蘇俄的設計者，是如何地使全部的經濟體系，遠離了平衡的狀態。

在蘇維埃的經濟計劃方面，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破綻。就拿那監督五年計劃的中央設計委員會來說吧，由於下列兩種最高的決策，結果使這個委員會的權力在一九四〇年大為削減了：

（一）日用品的生產從這個委員會的管理之下，劃了出去。

（二）因為這個委員會太吹毛求疵了，於是水電工廠的建設也交與秘密警察管理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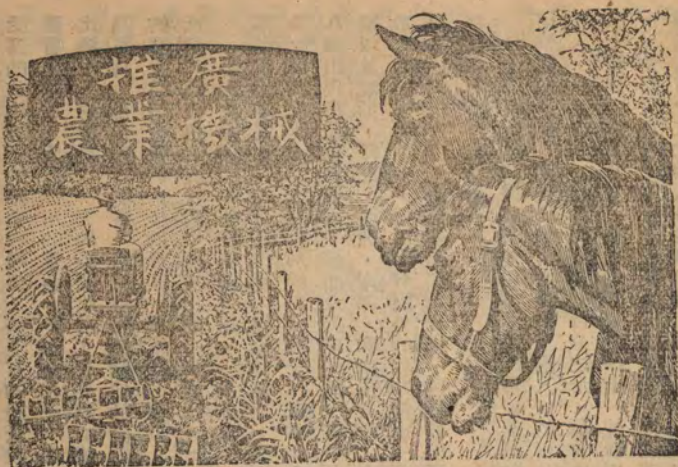
今天蘇俄的秘密警察，控制了原子能工廠以及水力工廠的建設和管理。在蘇俄的經濟範圍內，秘密警察有這種決定性的地位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它控制這個國家所有的一切奴工。此外，秘密警察之有優先控制原料和機器的特權，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然而，這就是蘇維埃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把重大的壓力，加諸整個計劃體系之上。因為在原料或運輸上任何一個延誤——很明顯地這樣的延誤在俄國是很多的——立即會影響到全局。例如，一個工廠被指定負責生產一定量的產品，於是這個工廠就一定會遭到困難。假如原料供應方面不能按照規定，則某一工廠的廠長將會用欺騙和隱蔽等手段來應付中央當局，以免受到責罰。

蘇俄國內各工廠廠長而設立的獎金制度，也是鼓勵他們趨於欺騙和腐化的原因。一個廠長的收入，與其說是靠正常薪水，勿寧說幾乎是靠達到或者超過生產量後所得到的獎金。因此，蘇俄工廠廠長經常企圖欺騙上司，這位上司就是指定他的生產目標，以及核對生產紀錄的人。

蘇俄往那裡走

共產主義促使蘇俄形成了日用品缺乏的社會，這種社



萬國農具公司成功史

一北人一

會的前途是什麼呢？同時世界上其他各國對於蘇俄的那些極權統治者又有什麼期望呢？

從史太林在俄共大會（一九五二年）的講詞裡，我們可以得到這些問題的一些線索。總括起來，不外下列數點：

（一）蘇俄仍然不敢冒險與西方國家全面作戰，但在共產集團的邊境上，它會繼續不斷施用壓力的。在這裡，共產主義的統治者，與西方勢力相接觸。他們認為這些位於鐵幕邊緣的西方勢力是和他們國內的反動勢力一樣，都是他們的權勢的一種威脅。

（二）蘇俄國內情勢之緊張，那是實在的。這不僅是由於史太林的殘酷的統治，產生了絕望和怨恨，而且也是因為經常有受資本家進攻的危險。因此史太林在共黨全會上想用下列方法來和緩這種緊張的局勢：①允許人民有更多的日用品②告訴人民，蘇俄已經很強大了，與西方國家作戰是可以避免的。

（三）蘇俄人民的生活，將和以前一樣的艱苦。為了稍稍提高一點生活水準，以及求取史太林的『拯救和平』的成功，他們不得不付出這樣的代價，因為史太林致力於把俄國的工業力量向前推進，使之對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獲

勝機會，比現在更大。史太林相信西方國家之間會有裂縫出現的，尤其是那正在擴張的經濟方面的競爭和對立。這樣便會防止西方國家增強相等力量。

（四）蘇俄工業擴展的速率，可能已經達到或者已經走過其高峰。當原料來源和生產中心的距離增加時，品質較低的原料，不得不加以利用。尤其是當人力的利用再也得不到補充的時候，擴展率一定會趨向下坡。這些事實固然不能阻止俄國工業更向前發展。但是俄國工業力要達到美國的水準，尚有一段長的歷程，那是可以斷言的。

在能達到美國水準之前，極權的蘇維埃政府，可能執迷不悟地把自己驅上世界大戰。否則，如果這樣的事不發生，俄國也會因本身的貧乏而分裂。史太林有一次說過：『生產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便會萎縮而趨於枯謝。』這句話在史太林的一生中沒有做到，他那後起的囑咐們，也許有一天會實現他這句名言的。

譯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Business Week

一八三一年，美國維琴尼亞州的麥克考米克（Cyrus Hall Mc-Cormick）創造了第一部奇形怪狀的收割機。他和他的助手安德遜（Jo Anderson）當衆表演收割小麥，使在場參觀的鄰人們把對他這件新發明的懷疑眼光完全消除，於是開始了利用機械從事農業生產的新時代。

在麥克考米克試用他的收割機之前，一般應用的收割工具只限於簡單的鐮刀和改良的收割刀之類，農民們不得不把大部份的勞力消耗在他們的土地上去爭取收穫，而在收割機發明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鋼犁和打穀機的出現，以代替舊式的木犁和打禾棒，由於這三種新式農具的應用，節省了大量的人力，得以轉向工業方面的發展，同時使美國的小麥產地大為擴張。

在一八三一年，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民用舊式農具耕作所得，纔足以供應一千三百萬人口的需要，而目前，僅僅一百廿萬左右的農民耕作，就可以供給一億五千萬人口的消耗，並且還有一大部份的穀物可以剩餘出口。當然，農具機械化並不是農業進步的唯一原因，還有農藥，防蟲，育種，肥料等多方面的改進，都發揮相當的作用。

麥克考米克在發明他的收割機廿年後，把這種機械搬去英國參加在倫敦舉行的 Crystal Palace 展覽會，首先

受到的是與論界的揶揄和嘲笑，甚至有的報紙說它「是既難看又笨重，大而無用的東西。」但是在一次現場試驗的比賽中，它終於以一天的時間收割了廿英畝面積的小麥而獲勝利，得到最高榮譽，倫敦時報轉變他的論調說「美國的展覽品帶給我們落後的農業一項重要的幫助，它將可以抵銷英國在這次展覽會中所支出的一切費用。」

麥克考米克收刈機次年便在英國使用，一八五五年，它又獲得巴黎國際展覽會的最高榮譽，以後幾年裡，麥克考米克為此連續受獎，而他的收刈機先後於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八年出現在波蘭和俄國，繼而及於歐洲的一些其他農業國家以及波斯，印度，澳洲，南非，和南美各地，在麥克考米克的一生時期中，他出售到國外的收刈機達一萬二千架但是他並沒有從這筆交易裡賺多少錢，因為他已滿意於傳播在世界各地的榮譽。

由於麥克考米克收刈機和其他相輔並用的機械農具的應用，使德國從事耕作的農民數目由原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一八五一年）減少到目前的百分之卅，瑞典由百分之八十減到百分之廿七，瑞士由百分之四十一減為百分之廿一，法國由百分之五十三減為百分之廿五，而在英國，目前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從事耕種，比利時有百分之十七，

到一九一〇年，在法國，德國，和俄國都已設廠製造各式農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萬國農具公司的一部份工廠受到損毀甚至喪失，使它的海外業務一度不振，但是隨着戰事的結束而迅即恢復正常，一九二八年又在菲律賓創設了一所紡織機械工廠，而後又遭遇到二次大戰和戰後幾年間的困難局面。

但是萬國農具公司的業務始終是有增無已，在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一的五年間，它用於改進製造技術以及業務和服務設施的經費達二億五千萬美元以上，同時新的產品不斷增加，除了曳引機和運貨卡車之外，又創製了冷藏機械和棉花採集機，至於新的工廠，在英國，法國，澳洲，墨西哥，以及巴西再紛紛設立。而且法國又成立了一處萬國農具公司的分公司，簡稱 CIMA，擁有三所工廠，起初是由美國輸入製造曳引機所需的各式零件，但預計自一九五四年起，將全部就地製造，預期的生產能力是每年製造曳引機七千五百輛。

墨西哥工廠的設立是在一九四六年，製造耕犁，玉蜀黍脫粒機，運甘蔗用的小貨車，耕耘機等一些小農具，分售到墨西哥各地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加勒比群島。

丹麥有百分之卅，至於收刈機以外的其他機械農具，曳引機的普遍使用趨勢在歐洲日見增加，在過去廿年間，曳引機的數量增多了六倍左右，最明顯的是英國，由二萬輛增加到卅萬輛，法國和德國各有十四萬輛在使用，瑞典也有六萬五千輛，這些農具又漸漸的傳播到東非，南非，以及澳洲和紐西蘭，澳洲在一八五一年還是輸入食糧的國家，而現在已成爲世界四大糧食出口國之一，紐西蘭則藉着機器耕種的力量，擷取羊毛和羊毛的特出輸出地。

如果沒有機械技術的發展以節省大量的人力，今日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都得從事於農作物的生產工作，以求食糧的供應不敷，工業方面的進展勢將成爲不可能，麥克考米克和他的後繼者認識了這一事實。儘量拓展他們的國際市場，而有些國家因保守傳統的耕作方法，始終未能轉變爲第一流的農業生產區域。

一九〇二年，麥克考米克收刈機械公司與其他四家性質相同的公司合併，成立了萬國農具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一方面迅速發展國內外的業務，一方面決定在國外設立工廠，減少進口稅的負擔，以便使成品減低售價，普遍供應，一九〇三年第一所國外工廠在加拿大成立，一九〇五年在瑞典設立了歐洲的第一個工廠，

由於業務的不斷擴張，使萬國農具公司在世界上的企業組織中躍入領導地位，公司本身的營業額高達十億美金之巨（一九五一年統計數字），附屬的和海外分支機構的營業額還未包括在內，萬國農具公司在國外機構的投資額是六千萬美元，這項龐大的國際性商業投資，供給了三萬六千五百個職業機會，這足以表示了萬國農具公司的自由競爭企業政策，他們認爲如果能幫助主顧改善並提高生活的水準，合理的利潤終可得到。

萬國農具公司對世界各國經濟方面所有的貢獻，可以巴西的情形爲代表，巴西國內敷設的鐵路不多，貨物運輸勢必借重卡車，於是萬國公司的兩百家經銷商分佈全國，以供應這種需要，同時爲了配合汽車運輸，道路的修築和保養工作異常繁重，萬國公司製造了附帶修路設備的 TD-24 重型曳引機和輕型的 TD-18TD-9 以及 ID-9 等各種曳引機，幫助解決了這一問題，同時也用於飛機場的修建，巴西的農工業在不斷的邁向高度機械化，而萬國農具公司出品的各式機械，正廣泛的應用在農田，建築，油田及電力生產各方面。

表面看來，萬國農具公司和它的十九個附屬機構的工作，不過是一些機械的製造和分銷，但實際上並不止於此

下面是發生在菲律賓的一件軼事。

菲律賓政府在本國明大諾島的馬其地方，從事一項農業增產計劃的發展，預備應用科學的耕作方法和機械農具，以增加稻米，玉米，花生，和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政府當局除了向萬國農具公司購買價值六十五萬美元的機械外，同時要求萬國公司予以技術上的協助，於是在一九四九年有兩位農業專家由澳洲派往菲律賓，負責機械運用的訓練和必要的水土保持調查工作，進展非常順利，及至這兩位專家離去時，已完成一千九百五十七公頃的耕種面積，和三千公頃的土地調查，而稻米的單位產量較之菲律賓其他地區的十均單位產量，高出約達兩倍。菲律賓目前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尚為森林掩蓋，等待開墾，若能循同一途徑開發，實不難成為遠東穀倉之一。

在澳洲，萬國農具公司另一頗具興趣性的工作是發行一種有關畜牧方面的參考書籍，指導農牧業者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增加土地中氮素的供給，如何繁殖適用的牧草，以及許多其他有價值的農業知識，這類工作，萬國農具公司也在拉丁美洲做了很多，包括灌溉水利，作物輪栽，整地，築路等多種技術方面的協助，這一切以及其他類似的貢獻，使萬國農具公司在自由世界的每一角落，都獲得極深刻的印象，使它的「IH」商標，成為親善和友誼的象徵。

(McGraw-Hill Digest Vol. 7 No. 5 1952)



溯河而上經二千里以後，我纔明瞭為何亞馬遜河被稱為世間最大的動物園。這裡的飛禽走獸都是屬於最罕

見最珍奇的，牠們都像是漫畫家筆下的產物。

同樣的一種動物，這裡所產的就比其他各地的龐大得多。墨西哥產的沈吟祇有六吋長，在這兒的却有三十呎長。加拿大森林裡的水獺祇呎餘，可是在這兒都成了十呎左右的怪物。你若在森林裡的窄路上馳馬的時候，那些翅距（兩翅展開時的距離）達半呎寬的蝴蝶往往會使你的坐騎驚跳起來。安地（Ardean）高脚所產的兀鷹翅距達十四呎，牠們是世上最大而且能飛得最高的鳥類，牠每次孵卵要損壞重大磅，因為過於笨重所以牠每於飛騰之前需先作奔馳

亞馬遜河獵異記

Willard Price 作
南 度 譯

當地其他的生物也類乎此。大樹的幹圍達五十呎，高變的樹頂高及二百四十呎。竹類能在一天內長高一呎。維多利亞雷基亞（Victoria Regia）所產的水仙花的直徑有七呎，當地的印第安人的孩子們用它作為小筏子。植物的壽命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長的。

我因為一博物館及一學術社作有關自然史的考察，所以從立瑪（Lima）塔飛機趕往某地和一位獵獸家會合。那些獵獸家經營遊獵於亞馬遜河流域，搜捕奇獸異禽以供動物園，籠獸展覽會及馬戲班等之需。那位獵人名喚羅特立克，克姆倍爾。他是一個蘇格蘭籍的阿根廷人，一位慣於飄泊浪遊以四海為家的人物。和這種放浪不羈的人同遊更見興趣盎然了。在此隨時都會被千百種野獸攻擊的荒野裡，若想真正的接近大自然，那麼我們這八個人的小小一羣也

我那十二歲的孩子對於異性一向素無興趣。不料有一天他走到我跟前來憤憤地將一張日曆女郎的圖畫擲在我的前面。「爸，你看這張畫不是很可怕嗎？」他唾沫飛濺地說。

畫上是一個極富誘惑性的女人從浴缸裡俯身出來接聽電話，身上只披了一條浴巾。我心裡在想：「這孩子究竟已在長大起來了。」但我仍是不動聲色地詰問他：「你幹嗎會想到這是可怕的呢？」他輕蔑地看看我。「你沒有看出這張圖是何等荒謬嗎？」他解釋道：「這女人在洗澡的時候是不應該接電話的。水是傳電的，她這樣會被電死的。」

一位吹着口哨，心懷歡愉的女性駕駛着汽車從擁擠的街道上駛入一條小巷，正巧跟在先生的一輛簇新蓬式汽車撞上了。經過一番調解之後，這女人嘟囔着說，「我怕這件事的錯誤大部份還是在我。」「不必客氣，」查先生慇懃地一鞠躬。「我認為這件事的過失完全在我。當我老遠看到你駕車過來時，我早就該轉到另外一條街上去的。」

就終了。

當那頭大獾來拜訪我們的時候，祇有羅特立克和我在一塊兒。隨行的印第安人都睡在船上，我們兩人把各自的吊床懸在樹枝上。突然聽到有一隻野獸在下面潛行着，把叢林踏得索索作響。顯然牠是想到河邊去飲水。羅特立克把手電筒扭亮了。

有一隻華德狄斯耐（著名卡通畫家）筆下的怪物在下面站着向燈光凝視。牠看來像是一頭「四不相」。牠長着象一般的鼻子，犀牛般的眼睛，馬一樣的鬃毛，和一具碩大的巨豬般的身軀。牠的鼻子較短，可是其作用顯然和象的鼻子並無二致，用它來攫取食物，再把食物送進下面的口裡。這類獾可能就是象在美洲的表兄弟——學術界對此尙無定論。

當時牠被燈光迷住了，這頭象、犀、馬、豬、合起來的「四不相」在下面怔怔地站着不動。牠的長度近乎一匹馬，可是沒有馬那樣高，牠那笨重的身軀由四條短短的腿支持着。牠的身重似有六百磅。

「我要抓住 傢伙，」羅特立克低聲對我說。

捕獾的上策是先掘一個陷阱讓它跌進去。這時已來不及了。另一個方法是用套索縛住牠。可是那天晚上羅特立

是一株長滿着尖刺的爪哇棕櫚，而繩索也被扯斷了。獾和羅特立克進河裡去的時候猝然地發出了一陣大聲。

接着又聽到另一個聲音——這聲音可把我駭呆了。這是一條鱷魚受驚以後發出的怒吼，可能是當他倆潛水時獾或者羅特立克正好撞在鱷魚的身上。

這時船上的人都已驚醒跑出來了。我命他們放下二支獨木舟，我們在周圍一千碼以內搜尋任何動靜，即使是幾個汽泡冒上水面也好，這祇少可以使我们知道獾，鱷或人的行蹤了。

羅特立克入水已歷十分鐘左右，可是還不見他的踪影。任何人都不能在水裡支持這麼長久的。當我正想用文法上的「過去式」來追憶羅特立克時，忽然我聽到岸上傳來了他的喊聲：

「孩子們，你們在那邊幹些什麼玩意兒？」

我把燈光射向岸上。只見他站在那裡，全身水淋淋地，嬉笑着，還是活生生地。這可使我發怒了。

「你把我们駭得半死算是什麼意思？」

「我祇是無可奈何地在水裡就攔了一回。」

「出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牠在水裡把我拖了一百碼深。當我覺得

克想到要在半夜裡捕獾，所以他的套索留在船上沒有帶來。

他說：「你拿着手電。」我便把電筒接過來使光繼續對那隻野獸照射。這種獾是很蠢笨的動物——至少從牠這般呆呆地等候災禍降臨的樣子看起來實在愚不可及。牠的嗅覺和聽覺是極靈敏的，至於牠的視覺却真需一副眼鏡。牠的習性是輕易不能下決心，可是牠一旦決心行動，就猛烈得像一具火車頭。

這時羅特立克也已走進燈光裡。他的手裡握着一握着他的吊床！

「這一手在狩獵手冊裡是找不到的，可是還不妨一試，」他說。

「他會拖着你一同衝進河裡去的，」我說。

像漁夫撒網般牠把吊床拋到牠的頭上，把吊床的兩端用力抓緊着，那頭野獸被驚醒了，牠像汽笛般牠吼了一聲，向河岸直衝過去。羅特立克用足跟插入地裡，想把牠拉住，可是白費力氣。那頭野獸把牠跌跌撞撞地一直拖向河流。當這兩位風馳電掣地衝過我的身邊時，我把抓住了吊床的一段繩索，極力撐在一棵樹後，想把牠拉停。我的臂膀被猛烈地劇撞了一下，臉被碰在樹幹上，這根又正好

那隻鱷魚在咬我的褲子時，我祇得放手溜上岸。」

這艘駁船般的筏上現在好像成爲一個籠獸展覽會了。甲板上滿載着形形色色的奇禽異獸的籠子。即使是對動物園最冷漠的人見了也會爲之動容。

這裡有一隻巨大的食蟻獸，自鼻尖到尾端足有七呎長。牠保持着全世界力量最大身軀最大的食蟻獸的記錄。牠用後足直立起來就比人還高。牠時常攻擊十呎多高的蟻塚。這種蟻塚是由水門汀般堅固的黏土所構成的，可是一經牠用利刃般鋒銳的爪子一擊，就會被摧枯拉朽地裂成粉碎。接着就有一條紅舌從牠的嘴裡竄出來，在已經狼藉不堪的蟻塚裡晃來晃去。這條長蛇般的舌頭長及二呎，上面分泌着膠質。蟻塚被黏住後立即被送進牠的口裡。這支紅舌伸出縮進捷如閃電。牠的碩大的身軀所需的蟻量實可驚。

食蟻獸在平時並不多惹麻煩，但當牠被激怒了牠就會大無畏地迎頭奮戰。牠用銳如鐮刀的爪子殺戮獵狗。牠可以同樣地殺死殘暴的美洲虎，或者就乾脆把對方抱住了扼死。我們的這一頭當牠被套索圍住以後曾驕然轉身抱住了。一個獵人的腰部，像北部的黑熊般牠和他犖犖角起來。可是

這種搏鬥比前者更危險得多，因為食獵獸的爪子比黑熊的甚至比灰熊的更為鋒銳危險。在那人被同伴救出以前，他的背部和臀部被撕得稀爛，他幾乎因流血過多而一命嗚呼。

在另一只倒轉放着的籠裡關着一匹樹獺，牠除了睡眠以外就別無所求了。牠和通常的樹獺一般大小，可是若和牠的祖先地獺們比起來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那些地獺往往大如巨象。

這兒還有一頭著名的蜥蜴。這尾蜥蜴（或稱石龍子）高達三尺能像人般直立而行。牠的身體極輕而足掌頗大，所以牠能在水面上泰然自若地奔馳。

在一隻水槽裡游着羅特最得意的戰利品——尾鰭名狼藉的噬食同類的怪魚。在另一水槽裡又是一尾同樣的魚。他曾想把兩尾這種魚放在一起，可是立刻就有一條把另一尾魚噬掉了。這次經驗終於把這類魚是否會同類相殘的爭論解決了。

第三十八期

這種可怕的圓形小怪物在西班牙語稱之為 *Pitanga* 葡萄牙語稱之為 *Pitanga* 唸作庇狼牙。在叢林中牠是被百獸最敬畏的怪物（除開人和蚊蟲以外）。這種魚不論對方的身軀大小都會加以攻擊。牠能單獨地出襲，可是一有血腥

遲疑地猛予攻擊。喬治弟與脫隊長曾釣到一尾庇狼牙，在牠被拉上水面以前牠已被其同伴咬了三次。庇狼牙的脊鰭堅如鐵甲，可是牠仍被挖去了幾塊肉，創口像幣模般的齊整。紐約水族館曾想把數尾庇狼牙養在同一個水槽內。結果牠們互相撕成粉碎。當牠們被玻璃隔離以後，還兇悍地猛攻着玻璃。這水族館數年來一直保存着一副外科用的毫毛鉗作為一種珍奇的展覽品，這鉗子上的鋼質被庇狼牙咬成數個深印。

牠們能將銅片咬穿，像咬一塊牛酪般不費吹灰之力。祇要動作敏捷，單單用一根普通的繩子也就可以把庇狼牙的起來。

牠們一出水面就會發出一陣響亮的哄鳴聲，或者是一種奇特難聽的哀號，而且牠們會立刻不分皂白地對周圍一切濫施攻擊——咬靴子，彎刀，獨木舟上的船板船緣，或者船場上的木板，甚至還會互相咬噬。漁人在從牠嘴裡取下漁鈎時往往會被他把手指咬爛。

即使在死後這種怪物依舊栩栩如生地張合着大嘴咬噬。像鱷魚或蛇能於死後依然扭曲蜿蜒着身體一樣，庇狼牙死後仍會張合牠那副強壯有力的牙牀。牠的頭被割下來以後隔了一分鐘還能咬噬向牠伸過來的手掌。

味立刻會招惹大群的庇狼牙同來參加一次盛宴。

庇狼牙長祇一呎左右，可是牠生有一張鋒惡的臉，除狼眼視着巨眼，下部凸出的喇叭狗或拳術家似的下顎，一張與身體不相稱的大嘴，還有兩排楔形而銳如針尖的利牙。

不是一定需要血味纔能把庇狼牙引來。這件事曾為一些親來考察的科學家們懷疑過，可是當地的印第安人對此最諳熟。他們之間常有人短少了一個手指，這就是他在划艇時不小心把手沾到了水面的結果。只須用牠的鋼牙輕輕一挫，牠就能咬下一片大如銀洋厚及半吋的肉塊。

另一個被否定了的理論是說庇狼牙不食屍體。人類學家麥高溫氏曾把一頭山羊的屍骸拋入河裡，於二分半鐘以後那山羊身上的肉已被全部啃掉了，甚至牠的屍骨也被庇狼牙群攻擊不休。

事實證明當庇狼牙在狂暴的時候會攻擊任何東西，不論它是活的或死的，生物或無生物。牠們會噬掉一匹正在游泳的狗的尾巴，曾咬掉一頭正在涉水渡河的牛的乳頭。若非那頭受傷了的牛趕緊溜上岸來牠們會全給噬掉。假如像鯊魚那麼大的魚被漁鈎釣住了，牠們就會乘牠自顧不暇的時候把牠的尾巴咬斷。對於受創的同伴牠們也照樣毫不

我們的這兩條是僅用一條繩子捕獲的。羅特怕牠們會受到傷害所以不願用漁鈎，他祇把一條繩子的末端在猴血裡浸了一下，把它纏入水中，立刻就有一尾庇狼牙把繩子咬住了，咬得如此結實，所以牠被輕而易舉地扯上了岸。繩子又被拋進水裡的時候已來了大批的庇狼牙，我們日觀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有千百條衝撞跳躍的魚為了想一嚐繩上血腥的美味竟不惜大動干戈起來。

可是在亞馬遜河的某些地區，或在某種季節裡，你找到一條半條庇狼牙都非易易。這就是亞馬遜河的特點，牠是變幻莫測的。正當你替它下個概論，立刻就無數的例外和矛盾被發現。這兒並非是一個千篇一律的叢林。真如派克漢生伯爵所云：「若有兩人居然若有其事地討論着亞馬遜流域的森林，他們的意見祇能算是『瞎子摸象』之論而已。」

在船上還有一只為貴賓特備的籠子。裡面還空着。它是為了惡魔之王——森姆（美洲產巨蟒）而預備的。

毫無疑問地，森姆是世上最巨大的蟒蛇。牠的勁敵，亞洲蟒，全身長達三十呎，而長及五十呎的森姆却屬數見不鮮。

阿各脫賴恩 (Agot Lang) 這位精細的探險家曾見到不少的森蚺，大部却是在廿五呎長以下。可是他也曾遇到一條稱之爲怪物無愧的龐然大物。牠盤繞於地成圓錐形的一個小丘。牠的頭和頸在下面伸出來平躺在地。當賴恩向牠射擊時牠全身展開衝向河岸。它走不多遠就停了，因爲牠的頭部已被擊碎。牠的身體一半浸入水中，一半仍躺在地上。經賴恩衡量之下獲知這蛇的全長爲五十六呎，身圍直徑達二呎一時。賴恩把這條蛇皮攔回紐約以供憑證。這條晒乾了的蛇皮量得長有五十四呎八吋，寬及五呎一時。

一條三十呎長的森蚺看來已極驚人，這麼長的森蚺重達等長的蛇之兩倍，牠是遠較通常的蛇更笨重的巨蟒。因爲牠是一種水蛇，體重可由水的浮力支持，所以體重龐大對牠並無妨礙。像蟒蛇那樣的地蛇却因常需出入於叢莽所以牠的身軀必須修長才行。

森蚺的嘴是具有擴張性的，牠因此可以吞下比牠的頭大上若干倍的動物。通常的森蚺可以寫寫意地吞下一頭亞馬遜河流域所產的幼鹿，一條大森蚺可以吞下一匹驢子，一個人甚至一匹馬。在牧牛場中，涉河飲水的牛犢常被森蚺吞下佐餐。

意。他的捕獲物中正好有一頭小鹿。

他說：「我們可以用這頭鹿作爲引餌。」

在取鹿之前他先到茅屋去張望一下，看看森蚺是否還留在裡面，他懷喪地回到岸上。

「溜掉了，」他說：「茅牆上有一個大洞。牠一定是穿過洞游過船進到河裡去了。」

我們正在岸上談論的時候，却見那只笨重的船像受到地震般地撼動起來了。當時的河面很平靜，所以這次震動不可能是由波浪的振盪所致。

「是森蚺，」泰戈叫道：「牠的巢穴大概就在這兒。」

羅特立刻把已準備好的籠子搬到岸上。他又從船桅上引一條繩到一株距岸五十碼的樹幹上，再把鹿縛在岸的這條繩上。他又準備了三個套索。第一個是圈蛇頭用的，另外兩個用來套住蛇尾。

我們在草叢裡藏匿起來等待着。我的忍耐力沒有我的夥伴那麼強。靜候了三個鐘點以後我不禁躍躍欲試了。

把我的意思通知羅特以後，我潛行過沙灘潛入水裡。河岸很崎嶇，河床裡長出許多的蘆葦，而且河水也混濁不清，所以在水中無法辨物。我沒有發現任何森蚺，也沒有看見牠可能藏身的地方。

如此聲名狼藉，形容凶惡的怪物當然任何動物園都會歡迎之不暇的。可是想把牠弄到手却非易易。終於有一條冒失鬼送上門來了。羅特由此獲得了一個科學性的發現：在森蚺的身上是點不燃火柴的。

船上的茅屋是沒有窗子的，所以裡面很黑暗。羅特想點燃汽油爐子，便在一支屋柱上劃火柴。

可是那天早晨他的火柴却劃不亮。他就在另一支柱子上試了一下，火柴立刻就燃着了——我們這纔能看清楚第一支柱子倒底出了什麼毛病。有一條森蚺正盤繞在柱上。羅特曾把火柴劃在牠的身上。

這條黑綠色的蟒蛇怪物有一呎來厚。頭是黑色的，上面長着兩隻凶狠的眼睛正向着羅特盯視。照印第安人的說法這種可怕的眼睛是具有催眠力的。我急忙使自己的眼睛避開，趕快叫羅特一同逃到外面。

當時這艘船正停泊在一處蘆葦茂盛的淺港裡。印第安人都在岸上。平時他們對於幫助羅特獵捕野獸是極爲踴躍的，可是一聽到這次獵取的對象是森蚺他們全都面有難色地逡巡不前了。他們的發言人泰戈說：「印第安人都怕這種『吞鹿者』。」

泰戈提及了這森蚺的印第安名稱却使羅特得到一個主

升到水面換氣以後我又潛入水中。此次我見到水中河壁上有一個洞穴。突然有兩條長僅五呎的小森蚺從裡面悠悠地游出來，穿過蘆葦不見了。接着又有一條大蛇的頭在洞口向外窺伺。

我大吃一驚，趕緊升到水面上，踉蹌地奔返叢草裡躲起來。

我們又躲匿着等待了很久。河面上不停地冒着水泡，使我的眼着花了，所以起先我沒有注意到河面上有一個黑點正在向我們移過來。後來我才看清原來這是森蚺的鼻子。蛇的鼻子大多數是平下的，唯有森蚺的鼻子却向上翹起。這樣他就可以一面把頭依然沉在水中一面自在呼吸。

現在牠那顆大頭已移上沙灘離那頭劇烈地掙扎着的鹿祇有數呎之遙了。於是羅特開始扯動手中的繩子，躲在船上的印第安人同時把繩子的彼端漸漸放鬆，於是鹿就慢慢地被移開了沙灘。那條森蚺就被慢慢地誘上岸來。牠那一對可怕的眼睛一霎不霎地盯在鹿的身上。可是每當牠向前竄撲的時候，那頭鹿總是正好被拖開。羅特躲在樹後不停地扯着繩子。

這時候蛇行的速度已極敏捷了，那頭鹿也已被拖到了繩子的盡頭抵達樹下。

羅特向我們大聲地招呼了一下，他手拿頭套奮身躍起，我和另一人分別握著兩個尾套跟著從兩翼躍進。

蛇一見到羅特立即向他昂首怒目。顯然牠即將發動攻擊了。森蚺因有笨重的身軀可供其躍起時之支持，所以牠不需於攻擊前先鬆起身體。可是羅特不容牠得到主動。他搶先發動了突襲。他向昂起的蛇首衝去，把套索往蛇頭上套住，立刻把它收緊。等到蛇想舉頭迎擊時牠已縱身跳開了。頭套上的繩子被穿進籠門，又以後面的鐵條間引出去，末端縛牢在一棵樹上。祇要站在籠子後面用力拉繩子就可以把森蚺拖進籠裡。

可是先要把蛇尾也縛牢。因為這條堅強有力的蛇尾比蛇頭更厲害得多。

縛住蛇尾是我們份內的工作，我們却對之束手無策。我走近這條跳蕩擡擊的蛇尾時立刻被牠擊倒了。那些印第安人對森蚺向來是敬若神明的，所以他們更感到一籌莫展。祇有泰戈仍追跡擡擊不停的蛇尾想用另一支尾索把它縛住，突然蛇尾把他的身體糾纏地圍上了。他極力掙扎，終歸徒然。蛇身於古怪地一轉之間就把泰戈拖近了蛇頭，於是他身上又被加上了幾圈。森蚺固然是沒有毒牙的，可是牠有無數森森的利牙，一旦有物入口立刻被牠

們無情地咬爛以後送進牠那長而又長的咽喉。

獵人們對於狩獵的觀念確是令人費解的，即使在此緊急的人命關頭，他們還不願殺死那條蛇，還想把牠活捉。蛇還沒有咬到牠的犧牲品以前，羅特已把他的雙手緊按在牠的頭上，兩只大姆指用力抵住牠的眼睛。無論野獸或人都受不了這一手的。當這條墨綠色的蛇身因感到痛楚而蜿蜒扭曲時，羅特被牠往返拋擲不止，但是他依然緊接著不放。蛇終於解開了盤繞，泰戈被拋進草叢裡。

這時我們已把另外一個尾套套上了，羅特和兩個印第安人就用力拉扯頭繩，這條盤旋翻滾著的怪物終於漸漸被曳入籠中。可是當蛇頭已被拉到廿呎長的籠底時，還有十二呎長的蛇身留在籠子外面。

於是把尾索照樣地穿進籠口，再從後面鐵格間引出來。又經一翻拖拉以後蛇尾也被拖了進籠子。籠門關上了。大蛇算是捕到了。

可是真的捕到了嗎？蛇在籠裡暴跳如雷翻滾跳躍不休，我們真怕這籠子會被牠擊碎。

要安撫一條蛇最好把牠餵飽。羅特有一頭西貓——一種長牙的野豬。這隻八十磅重的野獸正好供森蚺一口之需。半小時以後那條森蚺已脹著一個大肚子高臥了。

羅特愉快地說：「在一個月內不用操心，牠得化一個月才能把牠這頓午餐消化淨盡。」

「預備鬆手！」在臨近北極圈的黎明時刻，我們幾個人努力拉緊著前一後繫結在一起的六隻氣球，不住地在寒冽的北風裡顫動掙扎著。

當我的助手，鮑勃伯福，把預備隨氣球升至同溫層的十五磅重，裝著四隻蓋氏計數機(Geiger Counter)的吊籠高高繫上後，一切騰空手續便已完妥。

「放吧！」

氣球騰空而去

一聲號令，六只氣球便扶搖直上，但是因風向的影響，它也向橫面吹去。因此鮑勃便不得不跟著氣球跑了一段距離，以免貴重的吊籠在地面上被拖曳著。

雖然我已疲倦非常，然而依然充滿著興奮的情緒。終於我們已經達到這次極北旅行的目的，開始測勘那些來自太空目力不見而威力極大的，神秘的宇宙射線。

這種射線確實是些原子般的顆粒，經常以驚人的速度，由四面八方的向地球攻擊著。牠們所具的能量又是大得

北加拿大宇宙線勘測記 璋

……在哈德遜灣上空二十哩處，科學家探測著射擊地球的高速度原子顆粒來源的綫索……

可怕，可以對直穿過所有人們的身體，平均每秒鐘有十次之多，同樣的牠們亦可以穿透地球上任何東西。有的甚至還穿過地層，達到地下的礦藏深處。

我們還不知道這種永無休止的射擊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影響，有利或是有害。不過一條宇宙線所具的最大能量足有原子彈爆發時一顆鈾原子所發散出來的十億倍之多。

由於牠們具有怎大的能量，因此我們可以假宇宙線以

明瞭除此便無從知曉的關於原子方面的許多事實。有許多元素就在牠們的原子被宇宙線擊裂後我們才發現出來，從這種自然的原子撞擊，

我們得以知道許多關於拉住原子的原子核內的強大威力。

在這遙遠的北方，我們希望至少可以獲得關於宇宙射線的一大疑問上的一部份解答。那便是這些神秘的射線究竟是從那裡來的？沒有問題牠們是從地球外面射進來的，但是究竟從外面什麼地方來的却仍舊不知道。

雖然我們無從知道，可是却想磁碰運氣或許偶然湊巧就能解決這個疑問。

因此在國家地理學會和巴托爾研究基金的雙方支持下，我們便決定在這淒涼而孤寂的哈德遜灣彼岸，馬尼吐巴省的邱吉爾城——曾經一度被號稱為離邊極五百哩城——消磨二個夏天以研究宇宙線。

在我們的四周，北面，西面和南面，展延着一片低窪而卑濕的沼澤地帶，襯着疏疏落落的幾間邱吉爾式低矮的木平房。在我們的東西兩側被烈風激起來的哈德遜灣波濤。雖然在八月天，海水的溫度却比冰點沒有高出幾度。

從天空傳送回來的訊息

我們注視着一串氣球，漸漸消失在寂寞，虛空的亞北極的天空後。接着繼續進入我們那間擁擠非常臨時用曳引車改成的實驗室，帶上耳機，專心貫注地靜聽着那四具隨氣球騰空的蓋氏計數機，自動拍送回來的無線電訊號。

果然，聲音跟着來了，強烈而清晰，一種韻律勻整有着金屬的陪音，猶如舊式電報機上鍵子冒着火花的聲音響起來了。

這種嘈雜來自天空的開音，也許不可能如詩人吟詩般悅耳動聽，然而這在我們幾個人的耳朵聽來，却是一枝無上的偉大音樂，因為這正是我們跋涉二千六百哩，老遠跑到北方來所欣賞的聲音。

才正式認識牠的面目。

根據估計，每秒鐘至少有十萬億兆的宇宙線放射到地球的大氣裡來，而其所行經的速度幾乎和光速相當，約略等於美國最新式的來復槍卅五萬倍的彈速。

有一部份科學家認為宇宙線是卅億年以前所殘餘的原子「塵屑」，因為根據有一種學說，以為宇宙的存在是由於太古的一顆超級原子的爆裂結果，所爆裂開來的物質逐漸凝聚而形成今日的宇宙。

另有一種學說認為宇宙線是太空一個正在開始分裂的宇宙所潰散出來的碎屑。

我們現在知道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所謂宇宙射線，是組成氦原子的原子核內的質子。而其餘的則大部份是 Helium 原子核內心的阿爾發顆粒，和小部份是一些較重元素，如鐵與鎢等的原子核。

宇宙線所具的能量比麥克司光，或其他任何已知的放射線的能量超過甚多。物理學家認為這些能量可能是我們自己的天河上，許多星體所產生的電場或磁場所供應出來的。

當宇宙線投射到地球的大氣層裡，一幅高度簡單化的設想圖案，猶如一顆具有極大能量的槍彈射擊一堆小石彈

每一陣噓噓聲，即表示宇宙線自遙遠的宇宙彼處，歷幾千，甚至幾百萬年的行程，而投射到我們現在隨氣球高懸在天空的蓋氏計數機的範圍以內。

當宇宙線每射擊一下計數機，便有一陣無線電訊號被反射至地面上，由收報機收着後，在一條移動着的紙圈上作着一定的記號。我們預備了將近有五十哩長的紙圈以備記錄我們需要的數據。

當我們的氣球急速上昇而達同溫層裡，在氣球下面所掛着的計數機也就抵達離地面廿哩的上空了，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氣層拋遺在地下面。

在那實際上差不多是大氣頂部的地方，在那寒冷的靜空裡，在那空氣稀薄非常的空間，我們就想計數一下自太空投射至地球來的宇宙線的數目。

藉着這點線索我們希望不但至少可以解決宇宙線來源問題，同時亦可揭露一點遙遠的宇宙秘密，和牠們在自然造物過程中所影響的成分。

宇宙線與光速差不多有同等速度

宇宙線從其發射處而到地球，中間可能經過無數個悠久的時代，但是自人們開始懷疑其存在起，到現在為止却還不到五十年的歷史，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

子一般。牠擊碎了組成空氣的原子，並把擊碎的斷片粉屑散彈至各個方向，而大部份却是向下飛散。飛散開來的碎屑又因原來射擊牠們的槍彈傳與一部份威力，牠們自己亦就變成了副宇宙線。牠們又轉而擊碎其他的空氣原子。而再碎裂開來的粉屑，輾轉又影響其他的原子，這樣反覆地發生着連鎖反應，直到所有的主動性的能量完全消散為止。

那些到達地球表面和透過我們身體的宇宙線，那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大氣裡所生成的副宇宙線。

研究宇宙射線是今日科學界最新奇，最令人興奮的一門學科。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理由便是科學家純粹為愛好學問而研究學問。亦往往就是由於這種純粹為學問的立場，使我們導向意料之外的實際應用；如麥克司光，無線電，電視，以及最近應用到的原子能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有一重理由，便是因為那些自太空投射到地球來的原始宇宙線所具有的能量，比我們人爲的一切任何方式所能發生的能量都大。現在最大能力的原子撞擊器也不能像宇宙線般使被撞擊的原子產生那麼大的動量。因此宇宙線可以給我們一個借鏡，使我們能夠預閱在我們的研究進程中，當我們能夠逐漸用人爲的方法產生更大的能量時，

所有可能遭遇到的階段。

我們的氣球飛昇在北加拿大的上空以勘測宇宙線，只不過是許多國家內許多科學家新近對宇宙線作全球性研究中的一個單位而已。宇宙線同樣的也正正在一些高山頂上，另外一些氣球上，用火箭上昇至八十哩的高空處，海平面上，以及地底下用各種方法作着類似的研究。

我們所以到邱吉爾城來勘測的主要目的，即在研究宇宙線的行程是否會受到地球上磁力線的影響。地球上磁場的勢力範圍，展延在地球周圍數千哩的上空，遠在大氣層以外。

同時我們也想附帶地證實一個非常普遍的學說，那個學說認為太陽上也有同樣的一個磁場，因此一部份來自太陽系以外的宇宙線，便受到太陽上磁場的偏射影響，使牠們根本就無法抵達地球。

地球上的磁場對宇宙線有偏射作用

地球上的磁場對鄰近地球的宇宙線有着偏射作用，且其作用力的大小和宇宙線所具能量的高低呈反比例。這種偏射的力量，以在地理上的南極和北極處為最小（地理上的南北極和磁力的南北極不同）。而以兩極中心的地理上的赤道處為最大。

的一切控制其飛臨地球前的問題。

也許就在這一次次的氣球測量裡，便能獲得我們所正在追索中的回答。我注意地聽着耳機內清晰而響亮的噹噹聲。

「訊號的音調似乎很高，」我對正在調節着無線電收報機的助手，飽勃凱說。「最後一次氣球上昇的高度是少？」

「大約六萬呎，」他說，「上昇速度是每分鐘二百五十呎。」

「我們再校核一次每分鐘的訊號數目好嗎？」我說。

「假如在司華斯摩處因為能力太弱而未能通過的宇宙線，却能夠在這裡通過的，那末其中一部份宇宙線便應該透入現在氣球騰空的地方。」

仔細聽了大約有十分鐘光景，並且把每次的訊號都記錄着，於是我便愈加興奮地明瞭這裡的噹噹聲確比在司華斯摩所聽到的要快上百分之廿左右。除非那所增加的訊號是我們的一種幻覺，否則我們似乎確已踏上了我們正在摸索着的路徑了。

於是我們決定在整個氣球騰空的時間裡，用手來計數所有傳回來的訊號，因為這樣可以比我們以後逐一檢點紙

因此我們地球上的磁場具有篩選的效用，在偏射力量最強的地區只容許穿透能量最強的宇宙線才能進入地球。

能量較弱的宇宙線便只能在臨近南北極處，磁力影響較小的地區通過。這猶如一塊中心最厚而愈到邊上愈薄的鋼板，用彈速不同的步槍向之射擊。只有彈速最快的槍彈才能穿過鋼板的中心，而彈速愈來愈小的槍彈，便只能依次在接近鋼板的邊緣處才能穿射過去。

許多電視上的真空管便也應用着同樣的原理，利用磁場的強弱以管制電子通過的路線，再由電子管波的強弱而呈現出圖像。電視機上轉動焦距的握手，即所以調節磁場的強弱。

由於地球的磁場有着篩選作用，因此我們在司華斯摩（Swarthmore）賓雪凡尼亞等上空所探測到的宇宙線數量，遠比南方在地理上的赤道處為多。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在更北面的邱吉爾城，是否能測量到更多的宇宙線。

嚐試着新的發現

假如我們在這裡的上空發現有較多的宇宙射線，那末其所多出來的，便應該是只能够通过磁極附近能量較小的宇宙線。假如我們真能發現那些能量微弱的宇宙線，我們便獲得一條重要的線索以解決宇宙線的來源和其在太空中

圈上的記號，能够早一點知道高空中所發生的測量結果。固然紙圈上的自動記錄，以後對計數的正確與否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校核憑證。

在以後五個鐘點裡，當氣球上昇至十萬零五千的上空，然後再降下來的一個階段內，我們腦海裡所想到的便只有宇宙線。我們完全忘却了在過去的十八小時內還不曾吃過一點東西，同時亦忘却了在昨天晚上，因為用鏟子鑽在附近的幾匹愛斯基摩狗，不時發出鬼哭神號般的吠聲，把我們擾得只睡了一個半鐘點很不安寧的覺。

只有等我們把這次測量所得的一切數據，完全依照以前在司華斯摩測量時結果所得的圖表，照式點畫出來後，我們才確實證明，這裡所收到的宇宙線確是增加了。於是我們才有時間愉快地抽空到外面去活動一下。

由我們所收集的數據，證明我們已經發現了以前一直未被探測出來，也一直沒有加以研究過的一束宇宙線，這些宇宙線所具的能量很小，只有在地球的磁場上空才能透入進來。

我們也有強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太陽上沒有磁場，至少用我們現有的一切方法還不能勘測出來。否則如這般穿透力薄弱的宇宙線，便決不可能在大氣的頂層上被發現到的

有些宇宙線是從太陽上發射出來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已經踏上解決宇宙線來源之謎的一步階段，至少宇宙線中一部份已獲得了答案。根據我們自己和其他的研究機構的進一步研究，最後都沒有疑問地證明這些能量微弱的射線確是從太陽裡發射出來的，因為由牠們所具有的微弱能量，似乎不可能會從宇宙中比太陽更遠的星體上流傳到地球來的。

為着證實我們第一次氣球測量所得的興奮結果，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次的重複試驗。因此我們必須得加緊工作，因為在這個城市裡短短二個月時間的夏天，已經有大半過去，離開九月份進入冬天的期限只有三個星期了。在邱吉爾城，從春末最後一次的嚴寒以至秋初最早一次冰凍，中間平均只有六十天光景算是暖和一點的夏天。正應合了一句描寫北方氣候的戲語：「十個月冬天，二個月暮秋！」

接着以後幾天都是工作緊張，而結果令人興奮的日子，一次接一次的測量，都確實證明在這北方的上空，在大氣層的頂部，有着較多的宇宙線。

我們日常生活，都是筋疲力盡，大傷元氣的工作，睡眠純粹是附帶而偶然的事情。我們在更深半夜便得起身，

線電收報機，和開始撥動記錄紙圈等工作，以便收集即刻就開始傳送回來的訊號。

氣球騰空的時間，平均總有六個到十二個鐘點，在這一段時間裡，我們必須經常站在儀器旁邊，留心牠們是否有故障。在白天我們時刻輪流着吃飯和擱取片刻鐘的小睡。

蓋氏計數機，是我們探測宇宙線最重要的儀器，其主要部份是一段充有氣體管子，每當有原子顆粒——例如宇宙射線——穿過這條管子時，便冒出微微一點的火花。由這種放電作用，我們便可以賴其作為測讀利器，每當宇宙線穿射一下計數機，牠便自動送出一個訊號。

垂直的射線才是記錄的對象

在這些實驗裡，我們只注意自太空垂直穿射下來的原始射線。所以我們把四具蓋氏計數機重疊着裝在吊籠裡，像一架梯子的梯級一般，因此只有那垂直下來的射線才能够穿過所有四具儀器。傳送訊號的線路，亦是依照能夠同時穿過四具計數機的宇宙線，才會拍發一下無線電訊號回來。

另外有一種無線電訊號可以隨時告訴我們氣球所上昇的高度，和自動報告氣壓針上所指示的數字，氣球愈往上的

以準備黎明時昇放氣球，因為只有在那一剎那間，風勢才是最小的時刻。

開始第一步，每一隻氣球都必須在一隻大的洗衣銅盆裡煮沸十分鐘，以免橡膠纖維硬化。否則氣球便會因曝露在冷空氣裡和應用過久的緣故而發脆，在尚未昇騰到所希望的高空前，便過早爆裂。

假使風小，並沒有雨水的威脅，便應該開始在氣球裡放氣。

鼓氣吹漲六隻到十二隻氣球，總要費去二三個鐘點。每隻氣球內鼓氣的數量必須調節得非常合適，才能使一串氣球很快的上昇至四萬呎的地方，於是其中便應該有二隻氣球及時爆裂。其餘的氣球因為受到太陽的勢力而逐漸膨脹，帶着所携儀器緩緩上昇至有能量微弱的宇宙線所穿過的更高氣層裡。

最後，大約在十萬呎的上空，另外又有一隻氣球跟着爆裂。於是所留下來的其餘幾只氣球，便沒有足夠的浮力可以吊籠，因此氣球至此便開始下降。

氣球第一，早餐其次

一直等到那一串氣球順利昇上去以後，我們才有時間想到早餐。遂即分出一人來做飯，其餘二人便忙着調節無

昇，大氣的壓力便愈往下降。就從這種訊號的音節或頻率，於通過一只電阻測溫計以後，便能表出吊籠內的氣溫高低。只要訊號的音節不變，我們便知道儀器一直在其適當的操作溫度範圍——華氏七十度左右——內活動。

每一隻吊籠周圍都包上二三層膜體，使其像一間溫室一般，一旦把太陽的熱能吸收進去以後便不再散發出來。否則在高空嚴酷的寒氣裡，早就把我們賴以轉動儀器的電池凍結起來了。

在我們開始幾次的測量裡，我們會嚐試着放幾張照相硬片在氣球上以便觀察宇宙線碰到照相膠液內的銀原子和溴原子所發生的情況。不過，不久我們便放棄這一嚐試了，因為氣球一旦回到地球上，落在深幽的沼澤內，便很不容易找到牠們了。

宇宙線發現在偶然的際遇裡

當我們日復一日地注視着氣球搖擺上昇時，我便常常想起那位最先能够證明宇宙線的來源遠在太空的奧國物理學家，維克多·赫斯博士(Dr. Victor F. Hess)。他本人是一個業餘的氣球飛行家，時常帶着測量儀器到空中去尋求他的發現。

就如科學史上所發生的其他事故一樣，宇宙線最初也

是碰巧被遭遇到的。某些實驗室內的實驗發生了神秘非常的錯誤。所有測量儀器相信都已十分安全地和一切所知道形式的放射能隔絕開了，然而却依舊證明有一部份發生着干擾作用。

在開始，認為地殼裡的放射線似乎是搗亂的魔鬼，尤其等到把一具儀器搬到巴黎的埃菲爾塔（Eiffel Tower）上，證明所能測到的放射性確是減少了以後，人們便更相信這個觀念是正確的了。

直到一九一〇年，這個觀念才被矯正過來。因為赫斯教授當時攜了儀器駕着氣球昇至一萬七千呎上空，他發現那種奇怪的作用，竟隨着氣球的上昇而加強起來。

赫斯把這種事實，歸諸於大氣內有穿透力甚強的放射性物質的存在，而這種放射性物質的來源可能是在太空中某一地方。他這種劃時代的飛行便是現在研究宇宙線的濫觴，而終於因此使他獲得物理學的諾貝爾獎金。

通到亞北極的鐵路

我們所以選擇離北極圈南面五百哩的邱吉爾城，作為我們在亞北極宇宙線觀察站的理由，因為這是我們能够輕易拖運那輛載着測量儀器以及一百七十五只重磅氬氣瓶的卡車和曳引車的最北面一點。

只有寥寥的一些路工所住的房子，和守候着陷阱內野獸下墮的印地安人的小屋，才算是人跡的點綴。

邱吉爾城一年到頭大約只有八百卅個人口，但是一到夏天，因為有工程建築人員和管理船塢與操縱運糧的升降機工人的湧入，人口便突形上增。城內也有每週飛行二次的商營航空公司。

離城不遠的邱吉爾堡，是一個很重要的軍港，有加拿大的陸空軍駐紮着。為着彌補那些二年一輪的軍事駐防人員的清苦生活，他們都是拿着加倍的薪俸。

偶然我們還有機會可以觀察獵者在邱吉爾港口，用魚叉和步槍射擊白鯨。那些鯨魚普通都是十二到十四呎長，等港內冰化後才出現。鯨油可供輸出，鯨排可喫，而餘下來其他部份的鯨肉可以喂狗。在邱吉爾有一家鯨魚廠，每年總要剖殺近六百頭的鯨魚。

在邱吉爾，其平均的七月份氣溫只有53.7°F. 一月份的平均氣溫在零下十九度。紀錄上最冷的溫度是零下五十七度，最高的也只有九十六度。到十二月的月中時候，太陽不到早晨九點鐘不出來，一到下午三點便又西沉。

嚴冽的寒流加速了凍傷

邱吉爾有一點不太顯著的特色，便是在這兒的寒流比

邱吉爾城，是在加拿大鐵路系統中聯接橫斷大陸主線的最北面一站。從她派司 The Pas 延伸到邱吉爾的一段五百十哩長的鐵路，當初鋪造的目的即想在哈德遜灣上多出一個海港，因而使加拿大產麥的大草原各省 Prairie Provinces，比孟屈理 Montreal 城離開英國與英倫海峽上幾個港口縮短了將近有一千哩的路程。使食糧運輸上節省一筆相當大的費用。

到邱吉爾城沒有公路可通。即鐵路線也是從森林和卑濕的沼澤內穿越而過，而且大部份軌道都是鋪設在終年冰凍的地面上的。我們從四百哩南面的溫尼伯格 Winnipeg，駕着卡車和曳車抵達她派司，隨後便將車子駛上平板貨車，讓我們自己舒舒服服地乘了廿一小時的臥車。這條鐵路長年到頭每星期開行二次。路基比周圍的地勢造得略高，以避免為終年幾乎永無休止的寒風，自無樹大平原上括下來的雪片遮蓋住。

進入「小枝地帶」(Land of Little Trees)

當我們就寢時，火車還正在高大的森林裡穿越着，但等翌日早晨，我們却已置身在一片短枝地帶裡了。當地的樹木都枯萎地垂落在蔓延遍地和阻其發育的短小植物叢裡，逐漸又沉入幾乎片木不生的沼澤內。農田和村居早已絕

世界上任何各地都容易使人受到凍傷。所謂寒流，即是猛烈的勁風助長着酷冷的氣候，人體的熱能在尚未得及補充以來，早已被一陣陣消散乾淨，因而特別容易受到凍傷和凍瘡，所以在邱吉爾堡的一帶房子建築，都是在房腰裡彼此連接着通道，以減少出門受寒的機會。

也就是由於有這種風雪的嚴寒和烈風的緣故，所以這是一處軍事上試驗禦寒衣物和設備的理想所在。現在加拿大和美國的軍方，彼此都利用她作這種用途。

我們在這裡昇放氣球的主要阻碍，便是從無樹大平原上括下來永無休止的烈風。風勢勁疾非常，使我們不得不將電話綽改用三足架的形式豎立着。

為着避免風勢的干擾，我們總把氣球在蓬帳裡面充氣，因此才不致在昇空以前，氣球便因在地上被吹得狂奔而破裂。

蓬帳常被烈風吹塌

烈風加上暴雨，常會把我們預備次年充氣用的蓬帳吹塌。再要豎立起來便又添上不少困難，原因是地下的泥土永久是凍住的，有的地方甚至凍了有一尺多深。木樁在這裡毫無用處。我們必須用很長的鐵桿用雪車釘鏟硬插進凍封的土裡，另外還須用鐵管把樁子和蓬帳下沿綑緊，再用

十幾瓶沉重的氫氣瓶作爲壓帳物。

蚊子也是在我們開始幾次昇氣球時干擾最厲害的惡魔。愈在風勢緩和時，牠們進攻得愈激烈，而無疑在風勢緩和時却是昇放氣球的最佳機會。

當蚊子大舉進襲我們時，我們總把暴露在外面的身體各部份擦上防蚊油，以便在昇放氣球時可以忍受得住。可是不久我們便發現每次在這種情況下所昇上去的氣球，總昇不到我們所希望的那般高度。

最後，由我的同事，戈登麥克勞，找到了這個使人掃興的原因。原來在我們昇氣球時，不可避免的把事先擦在手上的防蚊油擦在人造橡皮的氣球上，因而使牠們的性能轉弱，在氣球尚未昇到預期的高度時便過早爆裂。故而我們不得不中止用防蚊油，只能在成羣的吸血鬼略發慈悲的時刻迅速完成昇空工作。

宇宙綫與太陽噴發有關

在我們尚未出發來哈德遜灣以前，我曾翻閱過以前在司華夫摩所舉行的勘測記錄，我發現其中有一次的測量，在氣球昇至九萬五千到十萬呎的高空裡，由吉格計數機所測讀出來的宇宙綫數目，此任何一次在同一高度測量要多上百分之十五左右。

那一次氣球測量的時間，大約在天文學家發現太陽表面開始顯現強烈噴發以後的十九小時。當我們的氣球在騰空期間，康奈爾大學附設的無線電天文台同時也發現太陽上無線電鬧音有着異常的增加。太陽上的噴發往往會引起這種鬧音的。

這是最初所發現的事例，太陽上的騷亂同時也影響到大氣頂層宇宙綫的增強。然而在高度較低的地方，却並未發現宇宙綫有增多迹象，因爲在這個時候從太陽上所發射出來的射綫，都是因爲所具能量太弱，不足以穿透地球的氣層。

過後國家地理學會的研究委員會主委，利門勃萊克司博士，Dr. Lyman J. Briggs 徵求了幾個科學機關的協助，便發起跟隨這一發現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於是隨時於注意到太陽上噴發趨於激烈時，便將宇宙綫測讀儀器昇騰到高空去，而每次總是發現射綫增加。因此這就更可以證實這些射綫的來源是在太陽上。

我們第二年夏天再到邱吉爾城去測探的目的，便在希望把我們第一年所發現的那些能量微弱的宇宙綫知道得更多一點性能，同時證實太陽是否確實沒有磁場。

我們想弄清楚在大氣頂層上所測定的宇宙綫數目，是

否在一天廿四小時內沒有一點變更。假如有變更，那就明顯證明太陽有磁場。可是事實上却確是沒有改變。在第二年的夏天，所有我們在一天內不同的時間裡所測定的數目都是相同的。

在有幾次測量裡，我們放了幾塊鉛板插在蓋氏計數機之間，以觀察那些宇宙綫究竟能够穿透多少塊鉛板，而量出牠們所具的穿透能量。

「天鈞」號氣球的騰空時間

高達廿二小時之久

我們在測量的儀器之間，同時也放上一隻電離箱，以記錄進入箱內的宇宙綫的原子，撞擊槽壁的数据。這對知道宇宙綫如何分裂原子核，并把荷藏在核內的能量放出來一點，是很重要的情報。

爲着補充我們在邱吉爾城所測定的數據，以後我們又在明尼蘇達州的明納波黎，作過一次氣球測量，那是用一隻巨形的塑膠氣球，停留在高空的時間，前後共達廿二小時之久。

宇宙綫可能在空中漫步了一萬年

那次的全部騰空時間，幾乎囊括了整整的一晝一夜，我們的儀器在高空中所測定的數目一點沒有改變。使人更

覺驚奇的，是進入地球某一點的宇宙綫，晚上背着陽光的方向，正好與白天隨着日光的方向數目完全一樣。假如我們認爲宇宙綫完全是從太陽裡來的，那末按理在白天所受到的宇宙綫應該比晚上所受到的多些。

這種現象的可能解釋或許是大部份從太陽上所發出的宇宙綫，在走向地球的過程中，因爲受到整個太陽系與銀河上不同的磁場影響，使牠們變軌繞道。

這些宇宙射綫的顆粒，因爲許多磁場的阻擾，使牠們不能直接到達地球，却在各星體的空間迂迴曲折的盤繞着，因此在到達地球以前，牠們可能已航行了一萬年之久。所以這種方式的宇宙綫，不管背着日光或是隨着日光，其頻率都是相同的。

然而許多能量較強的宇宙綫，却可能是從太陽以外，瀟灑的銀河中的某些部份所發射出來的。

因爲宇宙綫永無休止地打擊着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這是世界上一個非常普遍而廣泛的領域，藉以研究自然界中某些重要的基本定律。在追求牠們的秘密過程中，科學家已發掘出地理學上許多新的學識。相信宇宙綫終於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宇宙實際的地理情況。

一覺醒來疾病除

南三

「睡一覺就會好了」，我們的老祖母常用這句話安慰病人。今日的科學却轉回祖母們的時代，氣喘，胃潰瘍，感冒，甚至於火傷，風濕性關節疼痛，小兒麻痺，糖尿病等，都可以用人工睡眠法醫治，睡眠的時間從十八小時起到十八天，或者還要長一點。

四十五歲的機匠雷代，坐在醫生面前不停地咳嗽，現出艱苦和絕望的面容。一向就患有這種老毛病，以前是偶然發作的，近年來却經常地繼

可憐！當他能透出一口氣想發問時，又陷進一陣咳嗽，在窒息的氣喘中，只能用眼色表達出他的希望和疑問。

「長久的睡眠」醫生看著他答道，「你只要簡簡單單地睡上幾天。」

只要睡上幾天？機匠懷疑地看了醫生一眼，剛剛生出的希望之光又趨熄滅，他甚至誤會到那個能解脫一切苦惱的長眠。

醫生接下去鼓勵他說：「您還會醒來的，雷先生，並且，我希望您醒來時已經回復健康。」

機匠在夢中一樣，機匠受著極其繁複的檢查：血壓，心臟，循環，透視等等，每一件新花樣，機匠總認為該是最後的一項了吧！也就因為老是存著這種想法，他才有體力挺過這許多檢查，最後醫生向他說道：

「沒有什麼足以妨得治療的象徵，我們明天開始！」



是再一次的發作裏就會……就在這時候吧，腦子裏也存著苦惱的念頭：這位新醫生對他又能有什麼幫助呢？可是出乎意外，他却聽到對面的醫生說道：「有一種新奇的治療方法也許能治好你的病。」

機匠有點畏怯，但終於在遲疑的微笑中服下一劑清腸的瀉藥，忍受了份量愈來愈少的三餐，最後洗了一個溫水澡，第二天隨著醫生走向「手術」室。

一間漆成橄欖色的房子，異常簡潔沉靜，牆上沒有一張畫片。僅在床對面的角上掛著一個木制的十字架，鑲著墊子的兩道厚門通向外面，門外掛著請勿開進的牌子，這是為機匠安排的睡眠處。在治療開始前又是一陣咳嗽，氣喘得發出了簫簫聲，當他在病患中看這個房子時，又湧出了對死亡的恐懼。

一位年青的護士小姐攙進他睡眠前的餐食，把桌子搬近他的床邊向他說道：「這是糯米雞，還有生菜。」

份量的確太少，看起來倒是美味，他忽然想到了犯人就刑前的一餐，一刻鐘後主治醫師走進來時，病人向他說道：「在你們這兒會挨餓呢！」

「在治療過程裏，我們還要再節減你的食量，每天只吃一次很小的東西，這樣才能使你睡得熟一點」

醫生接著轉身叮囑護士道：「每天給他吃點雞，比較容易消化，有時也可以吃點山芋粥，小牛肉和易於消化的蔬菜，這些你一定得很清楚了。還有，小姐！你們不能有「秒鐘睡」雷先生。每天睡兩小時，洗臉，吃東西……」

病人得到很大的慰藉，他不會孤獨地躺在那兒。這時又聽見醫生吩咐道：

「每次的催眠劑，我要看情形再決定。」

「是！醫生。」

「好，給他吃奴命拿(Curinal)吧！」

護士瑪莎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也了解主治醫生在這種治療中負上很大的責任，所以每次都不厭其詳地再指示一遍，一切事物她都已準備就緒。隨即拿著一杯藥走向病人說道：「開始吧！雷先生」病人就護士的手中服下一杯奴命拿溶液，又吃了點蔬菜。

瑪莎小姐鋪好床單，仔細地服伺病人睡下，病人的呼吸又顯得非常困難，斷斷續續地向護士傾訴出自己的遭遇：結婚得早，太太第一次生小孩，偶然一次招了涼，得病工作，第二個小孩出世，太太回娘家，治療，他必體不停地工作等等家庭裏的瑣事。瑪莎理解這種睡眠治療中艱難的開始階段，在睡著以前的幾分鐘裏病人渴望著與塵世間的接觸，在存亡的微妙關鍵裏訴訴人間的善惡和生活的煩惱。

瑪莎把所有的窗簾拉上，房間裏變得半明半暗，重行坐近牀邊握著病人的手安慰他說：「閉上眼睛睡罷！雷先

生，我留在您的身旁呢。」病人慢慢地進入深沉而無夢的睡眠。

生命的過程繼續地按着正常的生理節拍流去，在吸取養料與體力消耗之間，在意念的收納與表達之間，在睡眠與醒寤之間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平衡境地。

人們蘇醒時的主要標誌就是能有精神上的刺激反應，這種刺激反應會影響賀爾蒙的分泌作用，從事日常生活的入却很少能加以控制，我們更知道，我們的神經細胞有一種保留過去各種感覺的痕跡之能力，在適當的機會下，由於類似的感應，會重新顯露，因此就有一種可能性：某一大量的神經細胞不勝其所有過去遺留下的累積負擔，變成不正常，引起了某項疾病。

由這種認識出發，醫生對上述的病例決定採用睡眠治療，這位機匠雷先生的病狀與他種種過去的精神反應痕跡一定有連帶的關係，睡眠可以鎖閉知覺，使得人體內維護某種器官的自然體力重獲解放。

整個下午，瑪莎小姐坐在床旁編織毛線，傾聽機匠的呼吸，每小時測驗脈搏一次。幾個鐘頭裏都沒有變化，直到黃昏時刻，病人的脈息忽然快慢無常，她隨即拿出棉花球，蘸上預置在身旁的氯化氨溶液，舉近病人的鼻子，讓

他聞嗅了一下，繼續在昏暗中辨察病人的面色，這時天色完全黑了，瑪莎拉開窗簾後又測驗病人的脈搏一次，病人已經鬆弛了，脈搏回復正常。

夜班護士來接班了，兩個人不聲不響地推轉病床，使病人面對着依稀的夜光，她們從經驗中得知，眼簾前有一點微弱的光線時，病人會睡得更熟。

第一夜，病人睡得很好，夜班護士却顯得有點不耐，除掉每小時測驗脈搏外，沒有別的工作，她渴望能拉開窗戶，聆聽一下塵世間的聲息。

午夜前一刻，床上傳出了翻身的聲音，病人有點不安靜。護士的疲困立刻退盡，這時候決不能讓病人醒過來，機警地注射了一針，否則病人咳嗽起來，會盡棄前功。注射藥液裏除掉兩種安眠藥外，還有兩種鬆弛支氣管肌肉和血液循環的藥劑。

十分鐘後，病人得到針藥之効，重新熟睡。又過了一小時，夜勤醫師走進來拉開了一點暗淡的燈光，檢查病人的腹部和體孔反射作用。長久的深熟睡眠會使得神經中樞麻痺，這是最嚴重的危險。所以在睡眠治療中，經常地需要醫生護士們的監護和精確的對症用藥。非但不能讓身體內各種生理作用停滯，更需要加強它們，就像在日常的睡

眠中加強體力一樣，

試驗過反射作用後，護士又遞過橡皮球來讓醫生測量病人的血壓，一切都還正常，最關緊要的第一夜終於渡過。

時鐘的指針走上了第二圈，病人已經睡了十八小時。天亮了，窗簾重新拉上，新鮮的，睡足了覺的瑪莎小姐又走進來接替守護工作。

需要將病人喚醒兩小時前，瑪莎打開窗簾，強烈的日光射進室內，瑪莎被迫地閉上眼睛。這時主治醫師也走進房來，詳細察看病人。

「面頰發紅了！」醫生推開病人的嘴，呼吸重了一點，眼簾仍然閉得很緊。

「雷先生！」醫生輕輕地喚他，「喂，雷先生！」病人却像蠟牛般地縮回他的手，避開醫生的接觸，翻轉過背光的一面，嘴唇開始移動，過了一刻又突然地推開被頭。醫生隨即把濕手巾覆在他的額上，繼續喊他：「已經中午了，醒醒吧！」

病人伸了一個呵欠，迷迷糊糊地向著醫生和護士：「誰……什麼……這兒是……」又復睡去，護士遞過針藥來，讓醫生注射進病人的靜脈裏。

第一次蘇醒往往會帶來危險。經年經月罹患嚴重病痛的病人突然感覺到健康，會在半睡半醒的特殊狀態中，下床走路，做些特別費力的工作。他感覺到自己有力氣了，有力得可以拔起一顆大樹。這是這一次注射的原因。

病人真的醒來了，起初顯得生疏而驚訝。

「睡得好嗎？」醫生裝得很安閑地問他，暗裏却緊張地觀察着病人，這幾分鐘也是一個緊要的關頭，決不能讓病人在這時候氣喘咳嗽，否則會引起憂鬱和精神上的崩潰。這時候也極其容易招涼，經過長久的睡眠後，身體的體溫管制失去了平衡，短時間裏不能恢復。這些都需要醫生長期的經驗和熟練，才能渡過睡眠治療中的許多暗礁。

病人表現得健康而安靜。護士首先領他去洗臉間。如果病人不能正常地大便，應該設法助成。機匠這次却没有這種需要，他能自己洗澡，洗澡時還吹出口哨。

當他想發出聲音說話時，醫生撫按着他的双肩說道：「慢一點，雷先生！我們還是第一次有這樣神速的成功呢！」

護士在他耳根下刺出幾滴血，留備化驗，然後請他去進餐，不出醫生們所料，就在正要吃東西的時候，病人在精神上又起了變化，突然憶起了他的疾病：窒息的氣喘，

抽筋似的咳嗽和無法形容的擠迫，他怕疾病隨時仍會再行發作，對面前的一小塊牛肉，一點花茶和兩小匙山芋粥不再發生興趣，灰心地環視一週後問道：『小姐，我的呼吸器呢？』

瑪莎小姐也在戒備着這種突然的轉變。對那個是氣喘病人朝夕不離的呼吸器隻字不提，故意諷刺地說道：『水流下來了，好吃得很呢，快吃罷。』

病人覺悟到自己已經回復健康，搖了搖頭說道：『對！我要吃東西。』

進餐時一切正常，連甜的尾食也吃了，護士又遞給他一杯果汁——裏面溶有奴命拿的果汁，吃完時，醫生進來診聽他的心臟和呼吸，病人又現出疲倦之色。

醫生開了一張很詳細的處方，指示在第二天裏最容易發生心臟衰弱的各種現象，以及所應使用的藥方，摸了一下病人的額頭後離去。

休息了一下並享受過喧嘩後，瑪莎又來上班，閱讀醫生留下的單子，準備各種可能應用的藥品如心臟興奮劑斯陀芳丁 (Strophantidin) 等，重新拉上窗簾，走近病人的床邊坐下。病人還在喃喃囁語：『好得很……太陽出來了……我不知道……我要睡了。』好，睡着了，瑪莎開始

編織。

病人又睡了一個禮拜，每天二十二小時，唯一的變化是第三天要用艾維芳 (Euphrasia) 代替奴命拿做安眠劑。每次醒來後，病人都不願再睡，不過很容易就被服藥繼續治療過程。只有第五天醒來的兩小時裏，病人堅持要出去活動活動，瑪莎很費了一番口舌才把他勸回病床。他向瑪莎證明他已經完全康復了，他要去看電影，他要找他的太太，他……他却睡着了，瑪莎呼出一口長氣。

醫治氣喘病也許只要四五天就夠了，雷機匠却耗費了一倍的時間，不過第十一天時，病人在床上已經十二分安靜了，眼簾也不像前幾天那麼閉得很緊，似乎是病人也表示出即將脫離黑暗的苦海，他已經睡了十天。

中午十一時，瑪莎在身後聽到較響的開門聲，主治醫師和另一位看護走了進來，手上拿着一針用來結束長久睡眠的卡滴蘇 (Cardiodol)。一種催眠劑，同時也能促進血液的循環。

瑪莎站起身來，把椅子搬回角隅，三個人站在床前，內心裏充滿興奮和愉快，欣賞這又一次的成功。

醫生招呼了一聲，從另一位護士的手上接回注射器，瑪莎舉上病人臂上的靜脈，醫生慢慢地彎下身來替病人注

射。大姆指尚未推完針筒殘寒時，病人已經睜開眼睛，一會兒時間後，已經完全清醒。

『您睡足了，雷先生，怎麼樣？』

病人打完了呵欠後答道：『謝謝，大夫，好極了。』

他的聲音，清晰而響亮，呼吸毫無阻礙，接連幾次深呼吸後，也沒有一絲喘息的跡象，氣喘病澈底地根除了。

醫生又檢查一次血壓，小便和心臟，雷先生與十二天前完全兩樣，那時候他只有憂愁與痛苦，今日却充滿了信心和幸福。

當醫生在檢查完畢後告訴他已經完全健康時，雷機匠感激得流下眼淚，哽咽着說不出話來，並不是喘息妨礙了說話，而是對健康有說不出的喜悅，過了一下才開口說道：『我太太看到了不知要如何的發狂呢！我能自立了，我要工作……』，這不再是病人的呻吟，不再是病人的奢望，這是對生活與能力充滿喜悅的歡呼。

睡眠治療法新近才用諸實際，它的理論基礎却有很久的歷史，它是十數年來醫學界研究的成果，它的成功充分證明了醫生們的信念：各種器官並非僅靠藥劑的協助，更要緊的是需要激起它自助的力量。

到現在為止，最短的睡眠治療過程是十八小時。有時

會持續到十八整天，一切仍還正常。所以醫生們還想延長到一個月以上。

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經常地試驗病人的知覺和精神，可能妨礙治療的種種因素都要及時消除。睡覺時，身體可以以把疾病的毒素很容易地變成無害，並恢復賀爾蒙分泌的平衡。

這種治療方法已經用來醫治某種黃膽病，腎臟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精神病，喘息病和一種起因於精神故障的皮膚病，最近甚至被用來試着治療風濕性關節痛，小兒麻痺和糖尿病。

可惜，我們不能開出一張確定的，可以用睡眠法治療的病名單子，病人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種疾病，其治療過程也會因人而異。是否可以用睡眠法，治療的過程怎樣，都需要醫生們決定。

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醫學界已經發明了這種簡單而自然的治療方法，醫治的範圍日見其廣，效果也日見宏大。

譯自三月廿三日 Quick 雜誌

為反暴政反殘殺而戰
為實現三民主義而戰



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懸惑無

過於飛碟。美國空軍情報署署長單福特將軍 (Major General John A. Sanford) 是知道飛碟真

象最詳細的人。單福特將軍目光銳利，昔日為優越之駕駛員，每日坐鎮國防部五角大廈辦公室內，研究各界送來的飛碟報告。去年夏天美國各地有很多人看見飛碟橫掃天空，單氏以空軍「偵察飛碟計劃」主持人地位，舉行記者招待會，以釋羣疑。會後尚有多項問題單氏未加詳細說明或未及解答。世人對飛碟真象，仍舊模糊。

。美國觀察雜誌華盛頓特派記者福瑞奇斯 (Serge Frigiers) 專程訪問單福特將軍。福氏為美國名記者，歷年對飛碟新聞報導，各國報紙雜誌爭相刊載，所詢各點，頗為肯要。單氏答詞坦白，足可代表美國空軍官方見解。兩氏對話紀錄如下：

問：飛碟外形如何？

界可以解釋的現象。

問：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創立一種學說稱飛碟是一種反光現象。你的意見如何？

答：這是很值得注意而未經證明的見解。因此空軍當局不能認為是一種令人滿意可以接受的解釋。進一步說，這項學說想盡方法也不能解釋全部飛碟出現的報告。

飛碟沒有敵意

問：很多報紙使用驚人的標題登載美國噴氣機駕駛員已受命攻擊飛碟。是否真有其事？

答：空軍已經收到幾千封信和電報，請求我們見到飛碟立即攻擊。空軍始終沒有答應。我再鄭重聲明空軍從未有命令給駕駛員擊落一般人所說的飛碟。駕駛員只得到命令去偵察飛碟真象。假使有一位噴氣式驅逐機駕駛員發現一種物體，以極高的速度飛向我們的都市如紐約等地，他必先設法與其連絡。假使這個物體不理會我們的警告，而

其行動彷彿具有敵意，我軍駕駛員一定前往攔截。

問：空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些未能證實的物

體是危險的物體，可能加害我們？

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這些物體是有危險性的。

答：沒有一定的形狀。我只願意把這些傳說中的飛碟稱作「天空中未能證實的物體」。其外形有些像碟子，有些是圓錐體或球形。所傳不一，總之各方傳說都稱具有驚人速度。

問：美國空軍何時開始收到飛碟報告？

答：在美國本土，空軍從一九四七年秋季開始調查各地發現的飛碟報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空軍總司令部指示俄海俄州台登市來特貝得生基地空軍兵工署 (Air Materiel Command, Right - 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Dayton, Ohio) 成立專案調查飛碟報告。

問：自從調查開始後，空軍共收到多少報告？

答：台登市的研究機構迄今已分析過大約一千五百種值得重視的傳聞和報告。其中百分之六十從一般民眾獲得。民航公司的駕駛員供給百分之六。軍人——包括駕駛員——供給百分之二十五。

問：研究的結果能否證明飛碟的出現是公眾神經錯覺現象？請注意供給觀測報告的駕駛員很多是很可靠的人。

答：美國空軍自始就不相信這些天空中未能證實的物體的出現是觀測人員神經上的錯覺。台登市研究機構各別詳細研究的結果，指出百分之八十的飛碟出現報告是自然

問：你說百分之八十的飛碟出現報告可從自然界的現象解釋。那麼其餘的百分之二十如何解釋？

答：空軍仍在繼續尋求解答。

問：是否使用新方法解決這問題？

答：不錯。我們已有兩種新方法。第一空軍已定購二百架特種照像機，上面裝置析光柵。這種析光柵可以把光源分解為光譜，以備攝影。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發光體的成分。天文學家經常使用這種方法，藉以知道天空星球的成分。這些照像機就要分配全國各地使用。防空監視哨將使用這些照像機，在他們的能見度內，攝取飛碟的照像。根據攝得的照像，可以分析組織飛碟的成分。第二，我們又正在計劃使用施米特 (Schmidt) 式連續望遠鏡，其上附有照像機。這種儀器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飛碟從星球出發的推測

問：你談到天文學家和他們使用的望遠鏡，是否已有象徵指示這些飛碟是從其他星球飛來的？有些人却如此相信。

答：這是很難解答的問題。舉例說，有些報告敘說飛碟有無限的威力。又有些報告說飛碟沒有質量。目前我們無法明瞭。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將逐漸發現其中的奧妙。

至於說到飛碟是往來於星球間的物體，全世界的天文學家不分晝夜沒有一分鐘間斷的天空觀測，而且以攝影做記錄，都沒有發現過飛碟。我們很確信從其他星球飛向地球的旅客，可以漏過天文學家犀利的望遠鏡。

問：你說全世界的天文學家未曾發現過飛碟。這只限於蘇俄以外的西方世界。是否蘇俄境內也有飛碟出現的報告？

答：這事我們不知道。

問：一九四六年在接近瑞典的德俄邊境上，有很多人屢次報告發現飛碟。其真象如何？

答：我們無從證明這些報告本身是正確的。

問：最近發刊的兩本書說，太空的旅客真實的乘飛碟降落地球上。而且美國空軍已獲得降落的證據。真有這事嗎？

答：美國空軍絕對沒有獲得太空旅客來到地球的證據。

問：是否有人能證明這些飛碟中絕對不可能載有太空來的旅客？

答：人類對宇宙和其原動力的知識有限。現在還不能證實其他星球上有超越我們人類智慧的生物生存着。同時

答：沒有。空軍只保留兩項資料：（一）應觀測者本人的請求，不公佈其姓名。（二）空軍情報人員調查和研究這些報告的方法。

單幅特將軍本人的見解

問：是否可能有共產黨份子散佈飛碟謠言，恐嚇美國人民？

答：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事的可能性。這事已在着手調查。

問：去年夏天，某星期六晚上，首都華盛頓的雷達專家報告天空出現不能解釋的物體。噴氣式飛機已不及追蹤其故何在？

答：在我們的航程短，速度高的驅逐機起飛以前，雷達觀測員需要相當的時間，去查明這些物體的航路。當指揮官查明這種物體的踪跡後，驅逐機立即升空。

問：最後的一個問題，你本人對於飛碟的見解怎樣？

答：我的解釋也可以說美國空軍的解釋。很多非常可靠的人常常看到不少靠不住的事。這些事，不久可很圓滿的解釋清楚，可是其中有很多，始終無從解答。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總有一天可以解答這些疑問。在目前，我們的責任是嘗試各種方法，加速發現這種知識。

譯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份觀察雜誌

我們的理智不能使我們想像其他星球的生物可以來到我們的地球上訪問。至少可以說其他星球的生物不能存在於我們的大氣層。這種猜測是沒有充分科學知識做基礎。

問：你說這些飛碟，會威脅美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新武器，用以對付我們的敵人？

答：很多觀測到的物體，實際上是飛機，導彈，或其他美國國防上使用的兵器。到如今我們還不會有一種神秘的武器，既具備無限的威力，又沒有質量。

問：美國已故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Forrestal）死前曾提到我們正在試驗的「人造月球」——這是懸在天空中的平台，可做防衛和觀測之用。飛碟是否和這種「人造地球」有關？

答：否。

問：為什麼飛碟沒有聲音？

答：有些報告指明飛碟是有聲音的。假若沒有發覺聲音，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氣球，硬式飛機，或其他不發聲的航空器被誤認為飛碟。（二）傳說中的「飛碟」實際上是自然界的現象。或許是距離甚遠，不能聽到。

問：美國空軍研究飛碟的計劃中，是否有一些機密資料不願使讀者知道？

世界上最小的嬰孩

當吉奎林朋森小姐在芝加哥的聖安瑪醫院裡誕生時，產科醫生通告她過磅的時間都不敢耽擱，急忙把她送進一只保溫箱裡，雖然如此，但沒有人會存着想養活她的奢望。因為她實在太小了，比正常早出世三個月，男人一隻手便能夠把她握在掌內，據估計一共才只有十二兩重。然而朋森小姐居然活了，而且還長得很好，這完全得感謝日夜留心照顧她的凱塞林蓋雷福護士小姐。

上月份新聞記者群都前去探望這位世無前例的女孩子，她已有十七歲了，身高五呎五吋，重一百十三磅，在芝加哥的斯丹米茲中學肄業。她歡喜溜冰和騎馬。她所崇拜的女英雄便是蓋雷福護士小姐，她說：「我想做一個護士，此外隨便什麼我也不願意做。」



美國理工科大學的獎學金

明千譯

◇==◇==◇

轉眼暑假來臨，又將有一批畢業生跨出校門，邁向未知的前程了，對於希望升學和深造的人，為了費用的籌措，一定煞費苦心，而結果如願以償的，也一定是少數的幸運者，在這裡，讓我們看看美國工業界和政府對於理工科學生的獎掖和援助的情形，為有志理工的同學，作一個參考。

◇==◇==◇

要是你是一位將在今年六月畢業的工科大學生，你的就業的機會一定非常多，因為工業界中負責招聘人才的人，早就在各校間注意搜求，他們大多最先需要的是工程師，當然也需要化學師，物理師，礦冶師，地質師，和其他的科學工作人員。

這對於即將從高中畢業，正在徬徨歧途的青年男女，真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不僅是各方對科學人才的需要，使畢業生能得到優渥的職位，而今日的有志青年，要想接受科學或工程的教育，也遠較以前任何時期為容易和經濟，如果你也有志於此，儘可不因為沒有錢而却步。

今日的大學，都用借款和贈予的方式，來幫助校中優秀的學生，政府也設置了數千名獎學金額，而美國工業界本身，為了保證它將來大量需要的人才的供應，更付出了

鉅額的助學款項。

為什麼大家對科學家和工程師這樣需要呢？因為我們太缺乏他們！嚴重地缺乏，請看我們今日的情勢：

1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工業界對於受過訓練的腦力，日感其重要。

2 政府在人造武器的研究和原子能方面，拉走了大批專家。

3 今年六月間畢業的工科和理科學生，較以往數年為少。

4 少數雖畢業，但已有固定的出路。

為了爭取他們所需要的人員，工業界的代理人已準備付出較高的薪金，他們還準備了一大套動聽的話，諸如有關他公司的計劃和前途等等，來引誘畢業生。

拾 欄

第三十八期

美國理工科大學的獎學金

但每一位工廠代理人，他們從本學期開始就注意搜求人才的，有時總不容易得到肯定的答覆，他們都會碰到許多學生，原來就接受廠家的補助，如飛機工廠，鐵器鑄造廠，或大規模的電器製造廠等，這些學生畢業後，雖不是一定要到他所受惠的廠家去服務，但他們都願意與這些廠家保持好感，以備將來有什麼機會。

此外，工業界的人才搜求者還會發現，在一九五三級最優秀的學生中，有些不希望得到工作，他們並不是計較薪給的多寡，而是要繼續研究，大學畢業後再讀一年對於做一個工程師很有價值，如果再讀二年就可使他在本行中有高級的地位，可得到「博士」的稱謂，還可能加入最有希望的研究計劃中去工作。

而且一個有能力的人如果能繼續研究，一定能使他自己得到很大的進步，所以每一所著名的大學都設有研究補助金的名額，幫助作進一步研究的人，例如哈佛大學應用科學的麥克凱研究補助金（McKay Fellowship），普林斯頓大學的格根海噴氣推進研究補助金（Guggenheim Jet Propulsion Fellowship），和加州理工大學的研究補助金等。

一個學生有時也可能直接得到工業界的補助，如在麻

省理工大學中，美國各廠家所設用作高等研究的獎學金，名額非常之多，聯邦政府在科學和工程方面，也設有六百多個研究補助金名額。

如果你今年大學畢業了，在五月和六月間還沒有得着研究補助金，那你也大可不必憂慮從此沒有深造的機會，因為現代的工程學生都明白，工業界的需求人才，不僅還會在明年夏天，而且會繼續下去很多年的。

這對於現在在高中肄業的學生是一種鼓勵，因為他們最晚在一九五七以後，不久也就有資格和這些人才搜索者接觸了。那末，你應該作怎樣的打算呢？

第一·你應該最先考慮的是你自己：我能把工程和科學，作我的生活嗎？在工程和科學方面，最重要的是測量和計算，你應該有良好的數學基礎，所以，幾何和代數成績優良的學生，將來最有希望，但是你還需要的是：想像——一種解決事物「為什麼」的急切熱望。

第二·比較困難的，是你怎樣去達到目的？

你第一步先不要照一般人的想法去想「大學」兩個字，應該先在切實具體的地方考慮！你應該在本地讀還是到外埠去讀？在一般大學的費用中有三分之二是化在膳食住宿和旅費上面，真正的學費不過是很小的一部分，固然私

立大學的學費比州立大學的學費要貴得多。

你也可以先在本地的大學裡，讀了一二年基本的課程，然後再轉到外埠著名的大學去完畢你的學程，但你要該先明瞭轉學的條件，多數的州立大學都招收二年級和三年級的轉班生，也有些私立的大學不收轉班生的，但有些學校像麻省理工大學，祇收它指定的幾個學校，如貝洛脫(Beloit)、渥勃林(Oberlin)和卡爾頓(Carlton)等校讀過二三年的學生，而且數目極有限。

有許多人都為要進最好的大學，不惜跋涉山川，克苦犧牲，著名的大學最歡迎這類人，因為他們都希望他們的學生，足以代表全國優秀的青年，他們用鉅額的獎學金款項，來達到這個目的。

大部分的獎學金都包括一年全部的學雜費用，在有些私立大學裡，獎學金在六〇〇元或六〇〇元以上，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有些獎學金包括一個人的全部費用。

然而因為需要補助的學生很多，沒有一個大學有充份的經費能全部補助的，有些大學，祇有四分之一的學生能得到補助。

如果你是一位好學生，各廠家都希望補助你，許多

〇元。

如果你正在長島的高級中學內讀書，你可以向格蘭曼飛機公司(Granman Aircraft)請求補助，他們每年補助很多學生，每一個受補助的學生祇要進國內任一工料大學，格蘭曼公司代你付全部的學費，但在暑假期間給你工作，以為交換條件。

鑄造教育基金會(The Foundry Education Foundation)很早就補助在大學內讀冶金學的學生，美國鋼鐵學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也設有十名每年一千美金的獎學金額，專門給予讀土木工程的学生。

此外，每年還有許多新的公司創設新的獎學金，他們的目的都是在等待這批學生，獎學金的權威費得博士(Dr. H. Norman Feingold)曾報告說，數年以前，在波斯頓有一種每年五百元的獎學金，不需要經過考試，但總共祇有一人去申請。

軍人的特殊優遇

最好的獎金中有一種是專門給予軍人的，凡在韓戰時期服役過兩年的陸軍、海軍、空軍、潛水艇部隊，或海岸防衛隊，如果讀大學，單身的人每月可領一一〇元的補助

大廠家在很久以前，已開始補助大學畢業生繼續研究，更有許多廠家補助的範圍，已擴及優秀的高中畢業生，幫助他們讀大學。

假定你是一位高材生，在本級中名列前茅，數學成績很好，極希望受工程的發育，那些廠家怎樣才能找到你呢？不是！是要你自己去找他們，許多廠家都在大學內設有獎學金額，例如在下內基理工大學，你可能得到西屋電氣公司的補助，而全國十九所著名的大學中，如哥倫比亞大學，聖母院(Notre Dame)大學，華盛頓大學，威斯康辛大學你都可能得到八百元一年的RCA獎學金。

要準備應付考試

要想獲得這類補助，你一定要先在本校申請，在你獲准入學以後，應隨即申請獎學金，學校當局一定會有幾個嚴格的問題問你，看你是否確實需要補助，但你在獲得之後也就明白，並非一定要很貧窮的學生才可得到。

如果你的父親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那你得到補助的機會就很大了，福特對於本公司職工子弟讀大學的，設有一五〇名獎金名額，但是要經過考試的甄選，獲選以後，隨着你進國內那一個大學，公司代你出四年全部的學費和其他費用，而且金額的多少隨需要而定，最多每年有七五

金，結婚的人每月可領一三五元，結婚而有孩子的人每月可領一六〇元，這種補助金是直接付給你，由你自己去付大學的費用，在許多規模大的大學中，都有協助軍人的組織，但這種協助並不是說包括一切，而是幫助你獲得一個良好的開端。

因為有這類軍人獎學金在先，有許多高中畢業生就利用這個機會，先進軍隊服務一二年，得一點經驗，然後再讀大學，好多青年都是「大器晚成」的，他們在高中時代並沒有出色的成績，但以後却光芒萬丈。有許多在高中時代成績平平的軍人，在戰後讀大學時有卓越表現，有一位潛水艇的水手，由函授的方式在海軍讀畢了的高中課程，參加大學的人學考試，錄取以後，每年都有很榮譽的成績，而且對於某些青年，先做二年事，它的意義是給他一個

發掘新才能的機會，阿爾富斯·彼得(Alphonse Peter)，今年在加州理工大學讀高等噴氣推動課程的一個學生，本來在海軍中當一名電子技工，他告訴筆者，他感到二年的旅行和離家的生活，雖然比起他的康涅狄克大學的同班同學來，有些延遲，但他明白了大學裡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和二年電子方面的經驗給他的幫助，他奉勸人家在進大學之前先做一些事，他說：「做二年事是最合適的」。

當然，西點和安那波立斯軍校都有免費的工程教育課程，它們從軍隊中同時也直接從高級中學中招收學生，但較小的海岸防衛學校 (Coast Guard Academy) 內，也有很好的普通工程學的課程，它的學生都是用競爭的方法，很嚴格的挑選出來的。

加入海軍而得到教育的機會

海軍中還另外有一種教育的機會，叫做何羅威計劃 (Holloway Plan) 凡海軍人員和高中剛畢業的學生，都可申請，如果中選以後，你進任何與海軍有約的大學肄業，都由海軍付出四年全部的學費和其他費用，另外還每月可領五十元補助金，這同美國大部地區學生膳宿的費用，但你必須接受海軍需要的各種課程，在暑期內要登上訓練巡洋艦工作，大學畢業以後，你有為海軍服務三年的直接義務，和八年的預備軍役期。

大學當局常為必需工作的學生減少課程，但他們也限制每一學生在外兼職的鐘點，使他們不致太疲勞，還有一部分時間從事娛樂，例如麻省理工大學和加州理工大學，勸告學生在外兼職的鐘點，不要超過十二小時，卡內基大學規定不得超過十五小時，這樣，意思就是在每一學期內，每一學生可以賺三百到四百元，但在其他地方，有些學生

每週工作有三十小時之多，他們仍能應付學校的功課，還照樣有時間玩足球，喝啤酒，和跟女朋友約會。

暑假期的工作對於學生的價值，更為重要，他們在此期內能多賺三百到四百元，一個工科學生更能在本行中選擇一家工廠，實地去看看這項工業的究竟，有時候，暑期的工作還能配合下年度的課程，去年度渥勃林大學物理系的畢業生哈許拔戈 (Frederick Harshbarger)，暑期內在洛杉磯一家規模不大的潑利可公司 (Preco. Inc.) 工作，當一個檢查人員，他發現這家工廠的風氣特別好，他注意找出它所以好的原因，回校以後寫成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得到了五十元的獎金。

對人的投資

大學務務長希望學生不要在外面擔任太多工作，他們知道你每星期工作十個小時，還是不能付清大學裡的一切費用。他們也知道大多數人讀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增加賺錢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好學生無異是一棒好的下注目標，好些廠家為了增加生產，都向外借款以購買新的機器，為什麼人不能這樣做呢？麻省理工大學，是最先創設借款制度的大學，它實施借款到現在，已有二十二年的歷史，業已有二百五十萬以上的款項借給三千六百學生

，這種借款的期限都非常長，其中有三分之二業已償還，而其餘的青年人都按期有款送回，在所有大風之中，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校，借給學生的款項最多，總之，有了上述的獎學金、半工半讀制度和借款，一個學生可以有勇氣去讀任何大學和工程學院。

而且，祇要你所讀的學校選擇合適，你還可以照樣做

病菌與菌漿

匹茲堡大學的病菌專家索克博士 (Jonas E. Salk) 上月在小兒麻痺症討論會上發表其一篇迄今為止尚在研究中的菌漿報告，據說這種菌漿是預防小兒麻痺症很有希望的一種防疫疫苗。索克博士所發表的報告中計有下列各要點：

病菌很容易被培植在猴子的腎臟體素內，牠比培植在猴子的腦丸內的繁殖力較高，同時亦比用頭腦體素較為安全。

當病菌用甲醚殺死後，牠仍舊能够刺激人體的防禦組織以產生抗體素，可以防禦所有三種小兒麻痺症的病菌傳染。

以菌漿的水溶液注射人體並沒有顯著的效果產生

事，就筆者所知，有一位俄亥俄大學的最近畢業生，一年級時在本地一家工廠中兼做輪胎制度的機器匠，每星期工作二十五—三十小時，所賺的錢就能償付所有四年的費用，他在二年級時結了婚，還有能力讓他的妻子去讀書。

譯自 Popular Science 1 月號

但如果製成油劑以後，在所注射的九十個成人和兒童均有普遍的良好效果。

年僅三十八歲的索克博士，和與其共同研究的其他四位研究員，在討論會上答復了大部份關於應用小兒麻痺症疫苗的技術方面問題。但仍有許多實際上的應用問題留待研究解決。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索克博士特別強調說明的，便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保證菌漿內的病菌完全殺死，不致隨著疫苗進入人體，因而引起疾病發生。就因為這個問題尚未解決，因而延遲了疫苗的試驗程度。至於大規模的試用疫苗日期，尚未到考慮階段，不過估計於一九五四年一定可以付諸實施。假如試用良好，一二年後便將廣泛地應用到小兒麻痺症傳播較廣的幾個地區。



素 酵 哉 異

Ernest Borek 著
陸 人 譯

我們因為有酵酵素，所以能够生存。我們做任何事——走路，思想，甚至閱讀本文——都有酵酵素參與其事，曾有人稱生命為「酵酵素反應的綜合體系」。並不言之過份。

明瞭酵酵素的最好法子，是實地觀察它們的行動，試以分解蛋白質為例，在實驗室中，我們務須使用十倍重量的鹽酸，煮過廿小時。然而，胃和小腸在人體溫度下，不藉鹽酸之助，只消一二小時，就將蛋白分解了。

此項化學戲法，乃由胃壁細胞分泌的酵酵素所扮演。如果加入一些剛殺死的胃壁，於煮過的蛋白中，保持於鹽溫下數小時，蛋白同在活著的胃內一樣，很快分解了。

各種酵酵素，活性都很大，一英兩自豬胃抽出的酵酵素，足够在兩小時內，將五萬兩煮熟的蛋白消化。

一個蛋白分子，每兩個氨基酸共同放出一分子水，然後互相連接。加酸於蛋白質中，再予煮沸，可將連結之處打開，仍將水分吸收回去，還氨基酸以原有面目。Pepsin 同樣能將結合鏈解開，加水進去。

假如將一磅糖倒入正在燃燒的火爐，糖也燃燒起來，放出相等於甘蔗原先加入糖中的能量。人體細胞中的酵酵素，亦能將糖中能量釋放，不過用的是有節制和緩徐的方法。幸虧如此，否則，人們在飽餐後，定然大噴煙霧了。

生物學家發見了數十種不同的酵酵素，有些能分解蛋白，另外一些能分解脂肪，有些酵酵素擔任神經系統的傳導工作，又有一類酵酵素，專任建立人體組織的工作。

我們相信，在活細胞中發生的每一化學反應——這種反應，定有數千百種——都有特定的酵酵素參加，如果它們所工作的物質，稍有變更，它們就全然無能為力。

酵酵素究竟如何工作，為什麼一種蛋白質能將另一種蛋白質質解開？我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我們從數方面來研究這問題，結果是，知道愈多，愈感問題和難無比，太難解決。研究酵酵素，猶如攀登陌生的高峰，有時覺得近在咫尺，但是，愈向前進，峯巒又被小丘和巖岩圍住，爬得愈多，經過地方愈寬，愈感覺原先看到的山峯，遠不可到了。

此物亦能凝結牛乳——一英兩酵酵素，可凝結十萬分牛乳！人類知道生物學上的反應過程，為時至晚。在一八二〇年以前，對於食物在身體內如何消化，一無概念，僅有一些模糊臆說，甚至有人猜想，人的胃中，有一羣小精靈在消化食物。

迄十八世紀末，法蘭西的雷摩 (Reaumur) 和意大利的史培蘭 (Spallanzani) 首先着手研究動物胃腸的秘奧。他們將食物藏於鐵絲籠內，或表面鑽有許多小孔的罐中，用線繫住，令動物吞下，隔一定時間，取出觀察一次，他們發現食物被溶解了。但是不知道，也猜想不到，什麼東西，引起這些變化。

此後，他們發表一連串的學說，但未被大家接受。這可從英國名醫威廉遜 (William Hunter) 的演說中看出：「有些生理學家以為胃是一個磨，另外一些人認為是一個酸酵槽，更有人以為是個燉肉鍋。我的看法是：胃就是胃，而不是其他東西。」

胃真的並不是磨或酸酵槽，它是個能將神奇地消化和分解食物的器官。胃中最先被找出的助消化成分 Pepsin，一種能破壞蛋白為氨基酸的酵酵素。

那麼，Pepsin 是怎樣進行工作的？數百個氨基酸合成

酵酵素的國地裡。最近獲得許多新知識。大部份的工作，是研究阻遏劑如何制止酵酵素的活動，這就是我們靠探求什麼東西能阻止酵酵素的活動，以解答酵酵素作用的秘奧。微量氯化物，能停止若干酵酵素的活動，全部能被氯化物阻止的酵酵素，成分中均多少含有一點鐵。無機化學家均知道，鐵與氯化物易合成堅牢不可分割的化合物，在溶液中，一點遊離鐵素，也不放出，因此，氯化物能將酵酵素中的鐵質抽出，使其失去作用，這就是何以氯化物是劇毒物的原因。

另外一種酵酵素阻遏作用——競爭阻遏——的研究，賦予人類許多抵抗細菌的藥物，如磺胺類藥物等就是。

在競爭阻遏中，兩種物質同時爭求酵酵素的青睞，結果當是酵酵素與不正當的物質結合了。其間的情況，可用一個很古老的消化問題來解說：爛皮病，在美國的有錢人間頗為流行。他們吃食玉米，以代替營養價值較高的麥或者燕麥，生物學上有一句格言：「糖漿，肥肉和玉米，產生爛皮，瘰癧，和瀉痢」這是爛皮病的三種徵象。美國公眾健康服務社的約塞夫·高德坡指出食用瘦肉，蛋和牛乳，可以防治爛皮病。

稍後，大家都知道，玉米，糖漿和肥肉，所缺少的是

一種維他命B, *Niacin*。以前, 吳爾理, 美國最負盛名的生物學家, 證明玉米不但缺少 *Niacin*, 並且含有一些促進產生癩皮病的物質。

他用含有適量 *Niacin* 的食物餵食猴子, 使其不發生癩皮病, 但是, 如果食物之中加入了玉米的抽出物, 猴子就發生癩皮病了, 這種玉米抽出物, 可能含有 *Niacin* 的競爭阻遏劑, 使動物體中, 顯然感到 *Niacin* 的缺乏, 似乎老天故意與吃玉米的人為難。

我們現在尚未明瞭酵素作用的詳細機構, 但是我們知道生物體中有許多型式不同的酵素, 在各種酵素中, 最使人發生興趣的, 要算能發光的一種了。螢火蟲, 因為有着發光的酵素, 使它在數千百種昆蟲中, 獨負盛名!

除螢火蟲外, 尚有許多其他的發光動物, 自在破船中發光的微生物起, 以至打着燈籠在永恒黑暗的深海中找尋食物的大魚, 種類繁多, 全都利用酵素來產生光亮。

牛頓·哈威 (E. Newton Hervey) 稱之為啓明素 (Inciterase), 啓明素發生的光亮, 是一種冷光。這種酵素發平時, 可不消費一點兒能量於發生熱。在技術上, 人類尚無法製造如此高效率的螢光, 甚至在太陽燈中——它要比鎢絲燈經濟多了——仍舊產生一點熱量。

有些動物利用酵素來攻擊和防禦, 電鰻能一再產生數百伏特的電力, 來驅逐它的敵人或捕獲物, 最大的電鰻。在亞馬遜河中捕得, 長五六尺, 四分之三都是發電器官。利用特殊的酵素系統, 產生電力。

電鰻的發電器官中, 塞滿了常於其他動物 (包括人類) 神經組織中見到的酵素, 因為神經系統信號的傳遞, 是依賴電荷的運動而產生。所以同一酵素, 出現於兩種性質迥異的器官中, 實不足為奇。

蛇類的毒涎, 也是酵素搞的鬼, 它共有二種, 均可侵害犧牲者的血液, 一種使紅血球破壞, 另一種使紅血球凝集成塊。紅血球被破壞或凝集時, 皆失去運輸氧氣的能力, 被毒蛇咬了的動物, 均因缺乏氧氣而死亡。

詳細地研究酵素, 可能得到豐富的報償, 醫藥上任何問題, 少不了牽涉酵素, 糖尿病是因為管制白糖釋放能量的酵素出了毛病; 癌症是由於迅速而不規則的生長——可能由於怪異細胞的分泌一種酵素; 衰老可能由於幾種重要酵素的機能衰退, 或受了阻遏。

皮膚傷口是否會受傳染, 不但要看傷口附近細菌的多寡, 且得看抗傳染酵素的充足與否而定 (這些研究, 尚在孩提時代, 所以, 鄰近的藥舖裡, 尚買不出抗傳染酵素來

現在已經發現, 若干細菌能分泌一種酵素, 很輕鬆地溶解它們捕獲物的表面膜, 用這些酵素, 作為攻城略地的武器, 細菌可以橫行無阻了。這種酵素稱為 *Hyaluronidase*, 此物有時會變成侵犯素 (Invasin), 此時可被

反侵犯酵素所阻遏或克服, 反侵犯素平常存在於血液之中, 在感染上種種細菌時, 就不敷應用了。關於反侵犯素如何動自身體中的軍隊, 以抗拒外來侵略, 其實在情形, 曉得的資料實在太少。它們是酵素阻遏劑, 還是一種能吞食其他酵素的酵素呢? 研究加上時間, 可能告訴我們一切。原先發現侵犯素時, 酵素一物, 只有純科學研究者, 對之才感興趣。但是研究工作, 有時可將情形出人意表地改觀的。

為了便利精子穿入卵子, 人類精液中充滿着與細菌所分泌者相似的酵素, 有些不能生育的事件, 是因為男性精液中缺乏侵犯素, 精子沒有穿透卵子膜的能力, 所以就無能生殖了。其中一部份人——在適當地採用取自牯牛的酵素後——克服了這個困難。

上面所述, 僅關於酵素化學方面所完成的工作, 現在讓我們來偷窺一下這新世界中將來可能的發展: 有一項

寶貴的酵素阻遏劑, 正等待着人們的發現, 這項東西, 可以解決許多年代一而在威脅人類的社會問題。

人體色澤的深淺, 也是取決於酵素, 我們身體中有一種酵素, 名叫 Tyrosine 與氧氣化合後, 生成暗黑色的產物, Melanin, 組成了頭髮, 眼睛和皮膚所具有的顏色, 我們所看到的白膚人, 就是因為完全缺乏這種酵素。

另一方面, 有色人種, 即含有豐富的 Melanin 根據最權威的學者說: 「有色人種所有的色澤, 是白種人中偶而可以找到的色澤, 此外, 便沒有其他的顏色了。」由此說來, 有色人種所有的特殊膚色是僅因為他們體內 Melanin 含量不同, 棕色和黑色人種的膚色差異, 僅起因於這種酵素存在量的多寡。

這樣說來, 下面的事情, 在生物界中, 很可能實現: 終有一日, 可能發見一種阻遏素, 將其加入人體後, 可以遲緩酵素的產生 Melanin 色素,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找得一種酵素促進劑, 同樣地, 可利用促進劑以加深淺色皮膚的顏色, 結果是, 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地得到他所喜愛的膚色。酵素阻遏劑和促進劑的妥善運用, 將可造成一個膚色的烏托邦呢!

譯自「科學文摘」三月號

大流士王紀功碑

★△△△★△△△★△△△★△△△★△△△★

——認識楔形文字的關鍵——

·歲時譯·

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把他的輝煌事蹟，派人刻在伊朗境內四千呎高的山上。在堅固的岩石上，使用三種不同文字，把這個波斯帝王的功業記錄下來。

這個懸崖上的巨大石刻和埃及的著名「羅塞塔」石碑一樣成爲瞭解一種久已失傳的語文——楔形文字——重要關鍵。

關於這個重要文獻，雖然以往許多學人費盡心思臨摹抄錄，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各家抄本仍舊錯誤漏殘不全。由於應用新式工具和現代野外考古技術的進步，使我可能親臨此一偉大石刻，並獲得世人渴望已久的完整抄本，對於這個聞名的波斯石刻有更進一步瞭解。

紀功碑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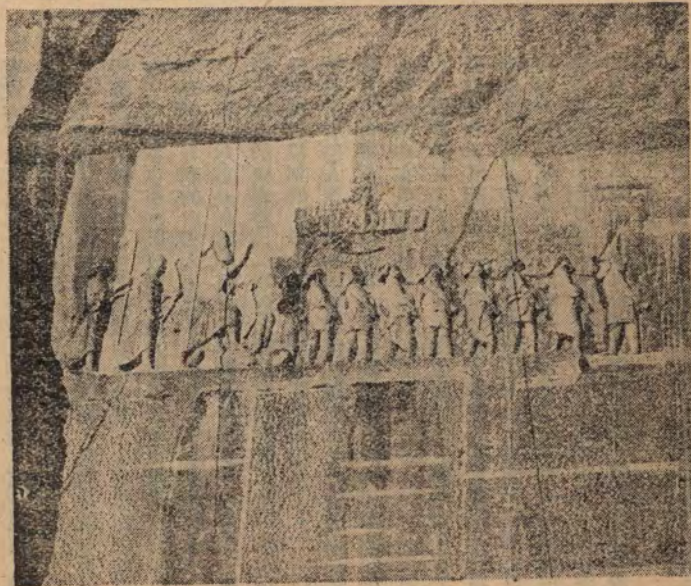
在伊朗的卡爾馬沙平灘邊緣有一條狹長山嶺，紀功碑就刻在這條

山嶺的最後一個尖峯懸崖上。大流士王選的這個位置真是再合適和顯目不過。山脚下泉水湧出匯成一泓清澈見底的小潭，一條溪流導源於此，流過附近小村碧色墩後，消失於沙漠平灘中。

自古以來，過往商隊的駝馬就在這個潭上飲水休憩。每一支從伊朗開往伊拉克的軍隊都在這裡宿營。這個山峯和泉水正處在山波斯往巴比倫驛道中心，自古即已聞名，在紀元前五百年此地已有「帝與」之稱，也就是現在「碧色墩」村的地方。

說起來這個紀功碑倒名符其實。大流士在紀元前五二二年登臨王位之先，確曾經過一連串的血戰，把他和競爭王位的九個敵手一一擊敗。他建立此碑目的，一方面在向世界宣揚他的英武戰蹟，一方面也在酬謝他的守護神「天聽帝君」——阿魯馬支達。

這個故事的一部份可以就刻在石灰石崖壁上的巨大浮雕圖畫看出來。彫刻高出山脚三百四十呎，距離普通人能够攀臨的最高點還要高上一百呎。在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大流士王站在那裡，高額直鼻，頭上戴着波斯戰盔，刻得非常精細，可以顯示出金帶鑲着彫形寶石和玫瑰花飾。他背後站立兩個臣屬，替他拿着弓箭。在他前面半空中，生



着翼的天帝——阿魯馬支達——左手執着金環，象徵授與大流士君臨天下之權。

在天帝下面，立着八個被俘的國君，脖頸縛在一起，雙手反剪。第九個他的最大敵手則踐踏在他左足下，雙手上舉，陷入極端絕望的苦痛中。第十個被征服的君主，他的後夾的一個仇敵是在略遲幾年初刻上去的。

僅此圖像，大流士尚不稱意。他命令將全部事蹟，以帝國內通行的三種文字刊出：古波斯文——皇帝和朝廷上使用的，刻在圖畫下面佔有四個半段落，字排的非常緊密；巴比倫文——刻在浮雕圖像左面突出的岩石兩側；伊拉姆文——蘇色地方通用的文字，先刻在圖像右面，後些時候因爲加刻第十個人像，地位不敷，把部份伊拉姆文削去，移到圖像左面地方重刻。

湮沒古蹟的發現

這一偉大帝王的紀功碑，是這樣的高高在上，難於臨近，即使他自己國土中臣民不久也把這個故事內容忘了。更糟的是幾百年過後，當日語文已漸次爲其他文字代替，不僅語言失傳，聯帶着這種楔形文字也無人能識。不過在近百年來，學者就大流士這個偉大的碑文自身資料爲線索，比較探求，使得這久已失傳的文字之謎，又重獲瞭解。

這個艱難的猜破經過是這樣開始的，旅行家們常常發現碧色墩的奇異楔形符號和土耳其或波斯境內其他易於破近的古蹟上文字很近似，他們有時把這種「文字」的寫本甚或價值攔回歐洲，但是那時候還沒有人能識得這種文字。

由於學者們初步的研究，其中一種文字的書寫方式，被認為是可能源起波斯，因為在古波斯尤其是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里」這種文字甚為流行；另一種則被假定為巴比倫文，因為同在兩河流域——現在的伊拉克——所發現古代遺跡上的刻文很相像，至於第三種文字則全無所知。

發掘工作由一位德國學者格勞特芬德起始。他選擇了兩小段被認為是古波斯文刻本，不辭辛苦，一個個符號去對比研究，當一八一五年他的研究結果公佈時，顯然的關於尋求瞭解這種特殊文字的關鍵已有初步成功。

但是那時他手頭上的資料，還不足以談到全盤瞭解。因為一方面沒有長的刻文來應用和勘正他的發現，再一方面他僅只研讀其中一種文字，如果憑藉一種粗淺瞭解的文字為關鍵，來進一步認識其他兩種文字，事實也無可能。

碧色墩山上的刻文資料異常豐富，據我們現在所知，古波斯文有五一五行，巴比倫文一百四十一長行，伊拉姆文六百五十行。這是一份龐大的文化遺產，原始歷史資料

大自然對於這篇石刻摧殘很重，長時間風沙的吹剝，秋雨多雪的侵襲，使得一行行字句非常模糊難認。雖然勞林森氏在這方面有不世的成就，但是他的抄本仍舊有不少缺陷。他只抄錄了九段半，尚有四段三百廿三行刻文，因為懸崖壁立，無法立足，未能抄錄。

在一九〇三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傑克遜為了勘正古波斯文抄本中許多可疑和難解文句，也曾攀臨此山，改正和修訂了很多地方。並且第一次把部份刻文照像留影，雖然如此，碧色墩的碑刻考古仍未臻完滿階段。

於是，在一九〇四年，英倫博物院又發起一個考古隊，派遣威廉·金和坎貝爾·湯生兩氏主碧色墩。以兩人服務英倫博物院之久，加以對於古文字研讀有近三十年之功力，舉世學人均抱極大希望能對勞林森氏抄本有重大訂正。

他們非常幸運，在碧色墩石刻上部發現一個突出崖頭，利用下垂繩索，繫成一個懸梯，可以在石刻面上移動，比較勞氏只能站立的小木架上仰頭工作，方便多了。

他們非常仔細的把勞氏已抄錄的九段半逐字核對，他們後來發表的稿本已被學術界公認為標準版本。但是依然仍有不少錯誤，稿本中很多處字符無法辨認，許多修正亦不能令人滿意。不過這些錯誤不能完全責難他們，因為讓

也是對於歷史語文學者的一項正面挑戰。

第一次嘗試抄錄大流士王紀功碑文的行動，開始於一百多年以前。兩個法國人由土命乘船出發，他們受政府之命，並有兩個著名法國學院支持。他們兩人不辭艱苦，手足流血的向他們奉命抄錄的紀功碑所在懸崖之上爬去，歷經苦難，幾非言語所能形容。據他們自己講，他們的身手幾乎可以媲美壁虎的動作。

可惜他們兩人的艱辛血汗都白費了，毫無收穫，最後承認失敗，據他們講，紀功碑所在實屬無法登臨。

勞林森的紀念性成就

這兩個法國人還不知道，在他們之前，一個英國人亨利·勞林森爵士已經成功的攀臨碧色墩石刻懸崖面上。他的驚險登山經過，至今聽來猶令人毛髮聳然，他的結論是只有極熱心的考古家，抱著殉道的熱誠，才能完成此舉。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爬山者，他更有無限的耐心和毅力來抄錄和研究古波斯文刻文。他曾一再回到山上把其餘巴比倫和伊拉姆刻文也抄回，照樣運用他的大才和恒心加以研求。他在一八四七年出版「古波斯刻文及其譯文」，一八五一年出版「巴比倫刻文及譯文」，將此古老失傳的文字秘奧，又復公諸世人。

任何三個人去辨識這殘缺剝落的刻文都可能有三種或者更多的不同讀法。近年來衆多學者關於這篇鉅作，提出許多校勘意見和假說，在在都需要利用現代考古新工具就原始刻文再加修正。

當年那些刻工如何在懸崖上工作

同時好多附帶問題也需要解答。那些和刻文在一處的浮彫圖畫，如果詳加考察，也許對於古波斯藝術有新的啓示。大流士王的刻工如何能在今日看來都無法攀登的峭壁上刻下這樣大幅壁畫和長文？

最後一個問題涉及那始終未能抄錄的四段刻文內容，牠會揭示一些甚麼樣的秘密呢？也許能透露一些關於大流士王遠征希臘的史實，或者古波斯一神教的秘奧？當今史學者對於這四段未曾接觸的刻文內容真是嚮往已久了。

當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到報達（伊拉克首府）美國東方研究院擔任為期一年的交換教授時，這些問題一直盤桓在我心中。以當時情勢論，我在教學方面很難有所供獻，於是我提議做一二次碧色墩考察旅行，就前述各項問題着手，希望對於這近百年來的研究做一總結。

在幾個月內我到達了「卡爾馬沙」——我計劃中的工作基地，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跟我同來。

英伊石油公司的協助

由於近代運輸方式和交通工具的改變，這個驛路上的小城本已日趨沒落，但是後來在伊朗境內發現大宗地下資源——石油，同時這裡又設有煉油廠，使這個小城又恢復牠的生命和活力。

我首先去拜訪英伊石油公司的當地辦事處，牠的經理非常熱心合作，他向我保證，以他們近代石油工程技術，充分協助我這次語文學上的考古工作。

他們有經驗的起重工人由牧童引導，繞路由碧色墩山背後攀登，再下落到距石刻峭壁約二百呎高的突出山崖上。於堅固的岩石上鑽孔，插入鋼樁，再以水泥灌牢，鋼樁上繫好兩條鋼繩下垂做爲活動架台吊索。於架台上安裝兩部手絞車來操縱上下，這樣我們已完成由正面進攻的準備。但是我們向上一看，峭壁上突出和伸長的岩石，隨處阻礙進路，如果把架台每天搖上搖下，無論時間人力都不允許。正好在我們頭上約卅呎的地方有一個石台，假如每天工作完了時能把架台安置在那裡，再另用梯子上下，比較輕易多了，於是我們安置一部長梯，現在我們的準備才算真正完成。

一直到這一步，經常有大羣當地人士圍着我們看熱鬧。

我們已經搖過了長梯依靠的小石台上卅多呎，再向上去，崖壁上有大段傾斜的缺痕，起初我們忽略了未會注意。跟着又是一大片石壁有萬千斧鑿削平的痕跡。好不容易我們的架台最後總算穩當的停在碑文下面伸出階台上。我的手第一次接觸撫摸到心嚮往之的石刻上。

這是最歡欣的一刹那，以往的憂慮辛苦全一掃而空。面對寶藏，我廿年來關於刻文的研究和知識，都將在這裡得到印證，在這一刻我想我這次遠在應該成功了。

第一天工作到此結束。當我們準備下去的時候，我想起了在我們上來時越過的那條長斜豎痕的意義，現在往下一看很清楚的在我們腳下，那是一條原來上下的小徑，部份爲落石封住了。我們把架台留在那裡不動。順着小徑下去，有四十八呎的一段仍舊可以通行，到頭爲亂石堵住，離山脚地面仍舊有五十多呎高。

不過從這裡往下面五呎多的地方，伸出一個半圓石台，有九呎長，伸出的寬度從一呎半到五呎不等。我們跳下這個台再往下看，要下去十二呎才能達到我們長梯依靠的地方。我們三人小心翼翼地順着一個石隙縱向底下爬，手脚齊用，混身緊張，一個個下到台上再從梯子回到地面。

這樣上下雖然困難又危險，不過却是最方便簡單的辦法。

• 工作時架台上有三個人就夠了，兩個人各管一部絞車，另外一個人照顧架台不要被亂石掛住或擋路，我自己算一個，再有兩個人就可以了。

我轉向兩個看來頗能勝任的人說：「願不願意跟我一齊上去？」

我轉向兩個看來頗能勝任的人說：「願不願意跟我一齊上去？」

他倆異口同聲的說：「我們不去！」

我問他們：「爲什麼呢？」

「太危險了！」這些下山族村民素以勇敢大膽著稱的

驚訝之餘，我開始徵求有沒有自告奮勇的，並出賞格，到了還是毫無結果。假如這些人真都不敢上去，我的計劃很有功虧一簣的可能。

最後一個起重工——石油公司借我一整天的——和另一個名字叫阿拉的「僕役」的小孩走出人羣，今天的工作人員總算解決了，明天只好再證明天的。

我們這份工作真是吃力異常，崖壁上無計其數伸出的岩石一次又一次的和絞車糾纏到一起，我們和蝸牛一樣向上爬，在搖晃架台的過程中，不僅要和突出的石塊掙扎，還得和我們自己的體重奮鬥。

我們到達了目標

法。我們以後可以利用繩索幫忙上下，把架台留在上頭專供觀察工作之用。

我們第一天的工作完成了，可是我得找一個人來代替油公司的起重匠。又一次公開徵求，由於我們今天順利成功的鼓勵，一個青年走出來和我們的「阿拉的僕役」阿里站在一起。

「你叫甚麼名字？」我問他。

「胡山」他的回答。

我想起波斯回教的兩大使徒正是「阿里」同「胡山」，真是再巧也沒有了。

我們一起工作了三天。不巧阿里興起轉移不願再做。我只好再找人來澹補他，不顧我是怎樣請求和鼓勵，高懸賞格，他們都充耳不聞，這工作依舊「太危險。」

在這種窘境下，我的兒子湯姆雖然還不足十五歲，卻滿心想幫我忙，自告奮勇同我工作。從那天起波斯的胡山，湯姆，和我一同在架台上工作。我們拓印碑文，一邊還聽得和擾人的風雨寒露來奮鬥。

十二呎鼎刻文的校勘

我們一個主要目的是重新校勘古波斯文版大流士王故事，這部刻文位置在圖像下面，共分成五大段落，除了末

尾一段，每段高十二呎。

初看起來，這部刻文較之百餘年前勞林森抄錄時，更顯得模糊難認，刻痕更多。介乎圖像和文字之間的一條橫裂石線是造成損害的主因。因為這條裂線是地下水的出口，有一次落七小時的雨，而這個裂隙流水時間則長達五十二小時。同時全是石灰岩，多少世紀來由於水的浸潤溶解，已有五六吋寬的岩石被吃掉，當然原有文字也隨之而去。

裂隙下面的文字雖然還在那裡，却被一層厚厚的石鐘乳沉積封起來也看不見了，與其說是不見了，不如說是被保護起來。

我們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些沉積去掉而不致於損及原有刻文，這當然不行，地不準把石鐘乳溶解，同時還有刻文也將被吃去。手錘和清水成了我們的工具。小小的用手錘將石鐘乳敲落，再出來刻壁，再用濕布擦過，等水氣發乾後，原有岩石和真滿石鐘乳的刻形文字間顏色不同，因此文字可以顯露認出來。一個個符號，一句句字句這樣揭露出來。

落石幾乎造成災劇

有一天我們想把吊索越過一個突出的岩石，我先讓胡

容和在圖像左面部份保存較好的伊拉姆文互相重複。

我們從第一段讀下去，第二段，第三段，全是重複的故事。最後我們多到第四段，文字和語法仍同前面一樣。全部刻文同那久已為人所知的伊拉姆版抄本完全重複。

當然我很失望，因為想發現大流士另一種刻文的希望已成泡影。不過就另一種角度看，仍舊有些收穫，我們知道了這裡究竟刻的是甚麼，把這扇神祕之門推開，不再寄以幻想。同時對於以前的伊拉姆刻文抄本在校勘和增補方面也有不少的貢獻。

應用膠膜拓取碑文

我們記錄刻文的方法包括攝影，描錄，和膠膜拓印。攝影工作在架台上很容易進行；在紙上我把看到的照樣描錄下來；應用乳膠膜拓製碑文，等於把刻文原蹟——實際上是當前實蹟——完全拓印出來，每個學者對之都可自己解讀，毫無疑惑。

我們先用軟毛刷把石面掃淨，然後一層層塗上乳膠液。第一層膠膜很薄，有十幾分鐘就乾了。在第二層膜上，我們貼上一層紗布。再刷上第三層，這一層不過一個鐘點也會乾的。在第四層比較厚的膠膜上更貼一層粗麻布，使拓本硬挺。最後塗上第五層也是最後一層乳膠，經過廿四

山爬到高處，我站在下面階台上，等我的信號，一起把吊索提起，過過阻礙的石頭。信號發出，我們一齊動作。我聽到頭頂上一陣凶惡轟轟的響聲，大石塊滾下來了。

我站在階台上，我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在山脚下，同樣毫無躲避之所，我急喊下面人小心，同時將身體緊緊貼在石壁上，那大石塊迅速的從身旁滾過，正落在階石上崩散了，我們全被碎石片打了幾下。驚魂稍定後，大家互相招呼，上下喊成一片，當時緊張情況可以想見。此後再也不敢用這個方法移動繩索了。

在古波斯刻文下面的階台約有五六呎寬，向左一直延長到巴比倫文和第二次伊拉姆文下面，不過伸出寬度逐漸縮小，向右面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圖像右面的四段刻文所以從未被人抄錄，其原因也就在此。

四段刻文內容的揭露

這四段文字不僅前人未能抄錄，甚至屬於何種文字亦一無所知。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架台移過來，一陣風過，幾乎表演了一次馬戲團的空中飛人。

這部份刻文為風雨剝蝕，有些處根本無法認讀。但是耐心看下去，牠們毫無問題是伊拉姆文。我開始讀下去：「於是大流士王說道：『一個叫法勞特的人……』我發現內

小時，先將四邊啓開，然後小心揭下捲起收存。

平常工作的時候，我的妻子帶著小兒子這格拉斯在山脚下幫忙照顧雜事，有時把紗布和粗麻布剪好捲成卷吊上來，省我們不少麻煩。中午胡山，湯姆和我一同爬下來，大家在一起吃午飯。

每天早上大家一起乘吉普車從卡爾馬沙到山脚，然後我們三個人再背著沉重的行囊，裝有水瓶，乾糧，外套，毛毯和刷子乳膠等，外加上一瓶非常危險容易打破又非攜帶不可的氣水，用來稀釋乳膠用的，不辭辛苦胼手胝足的向工作地點跑去。

過客眼中的「傻瓜」

從工作台上望下，去報達的公路蜿蜒繞過山脚進入平灘。在遠處可以看到茶棚，警察所，和學校等全國著生活之淵的泉水。去報達的長途汽車和私人車輛全在這裡稍微停留，讓客人散一下喝一杯茶，有些過客好奇也許爬上山崗看看那些「外國人」在高處搞甚麼鬼。這其中有一位——還是一個美國人，後來我們在報達遇見，就曾無意中間過我：「爬上黃色懸崖的那個傻瓜是誰？」

我們停留在碧色的廿一天中，頭十天天氣非常好，山上總不斷有人圍在那裡看我們工作。後來的大氣可給我

們不少苦吃，先是刮風，把小小的架台吹的飄搖空中和蕩秋千一樣。跟着來了雨，雲層把山峯包起，山頂上在下雪，半山腰我們工作的地方變成了雨，混身浸濕，凍的難過，那種工作經驗和場惡夢一樣。

精美的浮彫圖像

工作將近結束，現在還差對浮彫圖像的考察和拓印。從刻文下面階石或者山脚下向上看，這些圖像似乎是彫刻得很粗獷沒有甚麼技巧，這種印象並不可靠，事實上這些彫刻和大流士都城「波斯波里」那些作品並不相上下。

在國都宮殿上那些彫畫是為公開展示的，每年新年賽會或各地王公使臣攜帶貢物入朝時都經過其前。相反的碧色墩這裡因為高高在上，真人大小的圖像竟顯得異常之小，微不足道。但是實際上這些人像都刻得異常精細，指甲，鬚鬚，腕飾，弓弩等細微節目，均一絲不苟，連靴鞋都有精細的設計。

大流士站在那裡以不可一世的帝王威猛氣概來注視他面前被俘的九個君主，一脚踏在他的最大敵人「古瑪塔」身上。這個君主的彎曲鬚鬚是用另一塊石頭彫好鑲上去的，另用兩個鐵楔子鎖緊，開口處並用鉛填平，還有好多精微細節也用同樣方法裝上，像有翼的大帝「阿魯馬支達」

時，同時把可以上來的路徑都一齊削去，以免後人破壞，用心可謂週到。

達成四項目標

預計的四項工作都完成了：我們把前人從未抄錄的四段文字抄下；已知三種刻文又都校勘一遍；應用照像和膠膜拓印把圖像存入記錄；古波斯人上來工作路徑和方式也確定了。

當最後一天我們行將結束時，我的手撫摸到一行刻文：「大流士王說：所有向四民宣揚我的德業功蹟的人，天帝阿魯馬支達定會賜他子孫興旺長壽富貴。」

我不自覺陷入沉思，這位偉大的君主似乎當面向我祝福。

(譯自美國地理雜誌)

戈太太不小心把汽車前面的緩衝槓撞彎了，她請一位機匠修理，「你能把它修理得使我丈夫看不出曾經撞彎過嗎？」

機匠檢查了一下，回答道：「太太，沒有辦法，我只能修理得在這幾天內你可以質問你的先生是怎樣撞彎了這個緩槓。」

的王冠就突起有三吋多高鑲有花飾。

在人像上面有一行刻文，大流士王在誇示他自己的帝王世系和家世的高貴。他的祖先名字那些楔形符號內都用鉛填滿，以顯示光澤和尊貴。附近村民依稀還能記起一些關於這個紀念碑華貴裝飾的傳說。當我在上面工作時更引起一些非常有趣的謠言，傳播各地。

有一天我太太穿了一件鑲有金色扣子和扣一條像用金絲編織腰帶的衣服時，謠言傳開了。「那個美國人」他們說「把九個使徒」當地居民誤認這些人物為回教先知身上的金腰帶取下給他太太了。」

現代槍手的破壞

碑文上隨處都能找到槍彈射擊的痕跡，過路的槍手，以牠做靶子恣意破壞。再加上石隙滲水，也使碑刻日漸走入毀滅之境，伊朗政府雖有過保存古蹟的提議，也終鮮成效。這次膠膜拓印試驗成功，可以印製複本，世界各地學者當可減少親身登臨跋涉之苦。

最後我們又進一步考察當年大流士王時代那些刻工上來工作的路徑和工作方法。我和胡山耐心的在這六十呎見方的崖壁上搜索遺跡，終於發現當初工作時搭木架的石孔和已經削平的石階痕跡。現在可以確定，當時在彫刻完工



漫畫

轉載自笑拙



日本醫學界的新貢獻

如何恢復青春活力？

明 譯

牛的腦下垂體移植法——

不僅能恢復青春活

力，在美容上也有顯著

效力的「牛的腦下垂體

移植法」，刻正轟動了

整個日本社會，前往施

行移植手術者極衆。本

篇由該法權威松井俊三

博士主答，藉作一般性

橢圓形。

問：為什麼要用牛的呢？

答：其他馬的或豬的都嫌太小，一次非用幾個不可，牛的大小却正合於一人需用，而且也比較容易入手。

問：住院後需要多少手術費？

答：並不需要住院。每次手術費大概在二千至三千元

日元之間（按日本普通公務人員的月薪在一萬五千日元左右）。

問：是否用整個的腦下垂體？

答：不，腦下垂體分為前葉，中葉，後葉三部分，移植時用前葉三分之二，中葉與後葉三分之一。

作用如何？

問：移植到人體後，它的作用怎樣？

的介紹。

為什麼要用牛的腦下垂體？

問：牛的腦下垂體究竟是怎樣一個東西。

答：腦下垂體是附在腦下的一種內分泌腺，牛的腦下垂體大約相當於大姆指的一節，高二厘米，寬一厘米，成

答：第一是增加性腺（即睪丸，卵巢等）的刺激。性腺的作用衰退時，這手術能夠刺激它，使性荷爾蒙的分泌更加旺盛，恢復青春活力。

第二是刺激乳腺。如乳汁的分泌不良，乳腺細小等情形下，可用這種方法矯正。

第三是刺激副腎。因為副腎與皮膚的色素有密切關係——譬如一種使皮膚或粘膜變黑的艾奇遜病，即由副腎的機能衰退而生，所以移植腦下垂體的前葉後，副腎受到刺激，便能使皮膚發白。大部分的女子都是爲這一目的而移植的，

第四是分泌成長荷爾蒙。個子矮的人，可以增加身長

其他實驗後得到顯著效果的是圓形脫毛症，壯年性脫毛症患者，可以再生百分之五十的毛髮。對於防止年輕人脸上的膿胞，也非常有效。

問：據說也可以用注射的方式，而不必動手術。

答：腦下垂體已被製成多種藥品。不過製成注射藥後，效果就要差了，因為精製時，容易失去大量的成份。還是移植法最好。

手術只要五分鐘

問：移植到人體上的那一部分最妥當呢？

答：腎部的上部最妥當，因為那裡沒有神經，血管，絕對安全。

手術時只要割下三毫米深，然後用特殊的器具，以注射方法灌入，這樣傷痕既小，細菌也不易侵入（參看手術順序）。

問：手術時痛嗎？

答：不，施部分麻醉後一點也不感痛苦。

問：手術需要多少時間？

答：五分鐘够了，手術後馬上可以走回去。

問：一次就可以嗎？

答：那要看目的如何而定，爲了美容或恢復活力，祇要一次就可以了，假如要增加身長。非動四五次手術不可。

問：移植後要若干時候才能完全被吸收呢？

答：曾經有人在一個半月後割開檢驗，發見沒有完全被吸收，所以大概還要等些時候才行。

問：灌注腦下垂體時是否要把它弄碎？

答：是，要弄成細片。

可以調整太胖或太瘦

問：過了若干時候才能生效？

答：依年齡而不同，三十歲左右的人，大概五六天內就會覺到晚上能熟睡，白天工作也有精神，至於六十歲以上的人，就不那麼顯著了，總要到一個月後才能見效。

問：體質虛弱的人不會有不良影響嗎？

答：反而能使他們強壯。

問：患結核症的人呢？

答：這手術並沒有副作用，大概也沒有什麼危險。

問：據說能增加食慾——

答：這點倒很顯著。還有就是能調節脂肪的新陳代謝，所以過胖的人，移植後肌肉漸漸緊縮，能變瘦些；而那些瘦的却能適度的發胖。

問：什麼時候手術最爲理想呢？

答：雖然有人說夏天易於化膿，應儘量避免。其實，假使材料新鮮，消毒手續完善的話，是絕對沒有化膿的可能的。

年輕人可以增高四厘米

問：其他還有什麼顯著的功效呢？

答：比較顯著的是年輕人可以增高四厘米左右，不過二十七、八歲以上的人就不會再增高了，因爲成長部分已經固定，二十歲以下的青年最爲顯著，有人手術四次後，竟增高十五厘米！這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事實上不會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他對於生靈過的女人臉上的衰老現象或月經不調也非常有效。而且還能恢復視力，有許多眼瞤的人，動手術後都很滿意。

問：在施行手術的人中究竟男的多還是女的多？

答：男人除了增高身長爲目的的人外，年輕的還是中年以上的人，女人却除了增高身長的人外，年輕的還很多，她們大多數都以美容爲目的，這實在是很好的美容法。

節譯自日本新醫學雜誌四月號

附：手術的順序

- ① 先在臀部塗上防腐藥水。
- ② 打幾枝麻醉針。
- ③ 開刀割三毫米深。
- ④ 把漏斗狀的注射管挿進傷口。（這漏斗管的構造和普通注射管完全一樣，不過多一個漏斗而已。把腦下垂體倒入漏斗裡，便和注射一樣灌進去。）
- ⑤ 把溶解於食鹽水中的腦下垂體倒進漏斗裡。
- ⑥ 拔掉注射管縫好創口。
- ⑦ 打水質及油質配尼西林針以防止化膿。

二次大戰史料

『默殺』鑄成大錯

羣之

一九四五年，在日本戰敗許多星期之後，大家還不斷地在疑問：究竟是原子彈之功抑是蘇俄的參戰結束了這場太平洋的大戰。但是逐漸澄清的事實，指出這兩件促使日本投降的重要事件確是被過分渲染了的。日本遠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早已崩潰。

事實上，在廣島被毀滅原子時代正式來臨與蘇俄戰之前，日本早已在尋求和平。」這是尼來茲海軍上將親自告訴國會的話，同時其他美國軍事領袖也能證實此項告。

那末，日本爲什麼不接受波茨坦投降的宣言呢？宣言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發表的。而一直等到八月的第三週。廣島和長崎相繼被原子能殘殺成廢墟，蘇俄又開始入侵滿洲，以後呢？這個問題迄無滿意的解答。

日本拒絕波茨坦宣言的真實故事或許正是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大錯——這個錯誤大大地使遠東歷史改觀。對於今

日世界的影響實難估計——由於一個日本字的誤譯鑄成萬劫不復的大錯。筆者所以這麼說實因一部份實情早在人們的腦海中逝去，這是最使歷史學家困惑的。但是另外一部份却清楚地擺在眼前，且讓筆者來詳細敘述這段故事，讀者可以自行判斷那時的實在情況。

先請回溯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那時德意志已投降，日本尚在孤立



地作最後掙扎，美軍業已迫佔琉球。波茨坦會議在戰敗後的德國舉行，七月廿六日波茨坦宣言正式發表，由美、英、中等三國所聯合簽署。要求日本立即投降，否則將予以毀滅。

盟國方面遂靜候日本的答覆。二天後東京廣播電台和同盟社電訊才發佈了消息。同盟社原是由日本政府所控制的半官方通訊社。東京所發出的電訊稱，首相鈴木勘太郎和他的內閣決定對波茨坦宣言「不理睬」。

以後的一段歷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不出三星期日本轉而接受了波茨坦宣言，但是在這三星期之中，兩件大事發生了，對於整個世界的歷史影響至深且鉅。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原子時代的來臨——蘇俄向日本宣戰，向滿州東南部進軍並席捲了庫頁島——使蘇俄在遠東的地位大為鞏固。

進入日本佔領區的記者先生，在最初一段時期裡，總是向所有重要官員問那麼一個問題：真是由於原子彈或蘇俄的參戰使日本投降的嗎？所得的回答都否定了這二種假說，日本事實上早已崩潰，它的領袖們早已與那時尚守中立的蘇俄洽商投降——儘可能謀求有條件的投降，如果不可能，便無條件投降。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日本在七月中終於

拒絕了波茨坦宣言，則仍難得到答案。

這使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這樣的：日本內閣決定接受盟國的美敦書，但是由於首相的疏忽，發佈聲明，其意義適得其反！

第一位告訴筆者日本拒絕波茨坦宣言內幕故事的人是日本時報的主筆川井氏。這報紙是日本外務省的喉舌，在東京新聞界影響很大。一九四五年七月和八月間川井每天總得在外務省化費幾個鐘點採訪消息。從他的日記以及投降前那段暗淡淒涼日子中的記憶裡，他說出了這個極珍貴的故事。

當鈴木首相在東京某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被詢及美敦書時，日本內閣會議早已決定同意波茨坦宣言，川井說，首相告訴日本記者，他的內閣正保留「默殺」(Mokusatsu)態度，這是一個極難譯成英文的名詞。他的意思是內閣對於美敦書保留批評，最後決定尚待宣佈。但是同盟社在翻譯鈴木首相的聲明成英語以短波向西方播送時，把「默殺」誤譯為「不理」。等待日本答覆波茨坦宣言的盟國終於獲悉鈴木內閣不予置理投降的哀的美敦書。根據這表面的拒絕，才設法毀滅日本使其屈膝，三星期後原子彈落下，蘇俄又參戰，日本終於投降。

如果川井所說的故事確實的話，此後的牽連實在太大了。日本若能在七月間便投降，原子彈便不致使用；更屬重要的，早日投降便不需蘇俄的參戰。蘇俄在戰後世界舞臺上當不會像今天那樣地猖獗。

真的祇由於誤用一個字的錯誤使日本在七月間沒有投降嗎？一時糊塗後來便無法校正嗎？

經過好幾星期的研究日本的文件以及日本官員的日記與回憶錄，終於證實了川井的故事。雖然還值得研究之點是，為什麼這個錯誤不予修正。以下是這個錯誤的詳細報告，一字之錯竟使世局大為改觀。

(二)

一九四五年春天，在日本政府首腦的心目中，已經覺悟到國家的危機。但是軍事高級領袖們則拒絕放下武器，同時還保證效忠天皇不惜戰死。與軍人持相反意見的是一班外交家，主要是在免陷德意志覆轍連國家政體都不得保留。

國家命運已至絕望關頭，但真正內情連某些閣員都無法詳悉。日本相繼而龐大的工業已被轟炸殆盡。鋼鐵的生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九；飛機生產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四。

至九月間由於鋁的缺乏將使飛機製造完全停頓。

盟國的大舉空襲，破壞了鐵路，公路和橋樑，使修復工作無法進行。千千萬萬的人民被埋葬在城市的灰燼裡。上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單以東京而論，半數以上的房屋被炸平了。老百姓全部逃亡。盟軍在地面，空中與海底的活動使日本靠以爲生的佔領區間航運全部停頓隔絕，食糧萬分缺乏。

美國空軍在九州海外一役中擊毀了日本僅存的一支艦隊，那時正是鈴木剛上台的四月。這位老年的首相變成沒有海軍的海軍大將。

「我們應該及早尋找機會使戰爭中止，」他在得到國家作戰資源內情後這麼說。同時重臣們亦曾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謁見天皇，認為不論代價如何高，投降是必需的。一羣外交官員並在幕後活動這件事。「和談代表團」包括高松親王，他是天皇的幼弟，一度任外相的重光葵，近衛文磨及天皇最信任的顧問木戶等。

他們十分謹慎地說服一般人以達到和平的目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批人雖然致力於投降工作，並非他們對於珍珠港偷襲有所反悔，而是這批膽小的外交家深信戰局已

急轉直下，如果戰至最後，犧牲一定比即時投降為大。而軍部人士尚寄一線希望於與盟軍登陸時背土一戰。所以和平運動祇能在極小心氣氛裡進行，不使軍人發覺此種設計。

在日本政府中陸軍的權力最大。最高統帥其地位僅次於天皇，換言之，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命令他，如果內閣不同意陸軍的任命，陸軍有權使內閣難產。

鈴木內閣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處境是值得仔細研究的，因為那時和談代表團的活動漸見公開。

內閣中最重要的四個位置是首相，外相與海陸二相。外相東鄉，海相米內無疑的是和平運動的支持者。陸相阿楠大將却堅決認為戰爭應予繼續，而鈴木首相却徘徊於和平與戰爭歧途。和談代表團諸人集中全力說服首相，希望以三比一使阿楠屈服。

鈴木又是最高戰略委員會的主腦，這個委員會是由上面所說的四個人加上陸海二軍的參謀長所組成。他們都是致力於戰爭而雄心勃勃的大將，如陸軍的梅津大將和海軍的豐田大將。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前，副參謀長以及陸海軍軍務局的主任和年青的秘書等都出席此項會議，但是從此以後會

議便秘密舉行。這是和談代表團的最大成就，因為可以使最高戰略委員會不受軍事方面的影響。如果鈴木可以轉變為贊同和平，那末委員會中便有三人同情和平（鈴木，東鄉，米內）和三人反對和平（阿楠，梅津，豐田）得以相互抵消，這確是達成投降的一大難關。

和平信使終於達成了二大目標——控制了內閣並中立了最高戰略委員會。而裕仁天皇參加了和平的一面說服了鈴木。告訴他，繼續作戰是無望的了。由於國家工業基礎的崩潰，這位老海軍大將終於傾向和平一途。

雖然如此，軍人們還祈禱再稍予時日，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快在一次決定性的戰爭中獲得勝利使和談商中條件稍寬。陸相並向內閣保證，美軍即將被驅逐出琉球。當該島陷落時，陸軍又堅持着本土戰中可以獲勝。

但是和談代表團對於這種超然說法早已大感不耐。所以與蘇俄間的秘密會議在六月中便開始。希望蘇俄從中斡旋和平。

六月三十一度曾任駐莫斯科大使的前首相廣田，往訪蘇俄駐日大使馬立克於根根溫泉，在那裡會談可以避免日本秘密警察的糾纏。馬立克對於和平建議態度十分冷淡。後來廣田擬再度與他繼續商談時，他竟稱病不見。

爭。」陸相與參謀長間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通過了這項議決案。

為什麼和平建議須經由莫斯科呢？因為日本依然寄希望於獲得比無條件投降較好的條件（雖然必要時也準備放棄此項願望）——那時認為直接與英美洽商恐難辦到。除了無條件投降外的任何直接建議一定會遭受斷然拒絕，使和談代表團失掉面子而難以下台。

蘇俄是中立國家中最有力量且具有熱誠者，獲致成功的希望最大。當然，那時日本無法知道史太林已經在二月中雅爾達會議裡，答允在德意志戰敗後即參與遠東戰爭。廣田曾與馬立克再度會商了二次，馬立克對於此項建議仍持冷淡態度。

「如果蘇俄同意作調停人，日本將以何物酬勞蘇俄？」蘇俄大使提出要求。蘇俄仍不斷予以阻撓。

七月七天天皇又催促鈴木首相加緊進行和平洽商並道：「我們在試探蘇俄態度的當兒，可能失去最寶貴的機遇。」他並建議和談代表團立即飛往莫斯科。

最高戰略委員會也同意此舉，遂於七月十二日天皇正式任命近衛文麿為和談代表。近衛所奉指示為不計代價終止戰爭。他準備先秘密地飛往滿洲某偏僻空軍基地然後搭

這時，天皇最親信的顧問木戶也是和談代表團之一，木戶深感時間已經成熟應立即投降。他隨即起草了一份備忘錄詳述立即停戰的必要。同時建議和談代表團應攜天皇親筆函即去莫斯科求和。木戶曾在六月九日晉謁天皇詳談此項計劃。

「我會將和平暫行計劃向天皇陛下提出報告，並經御准即與首相和陸海外等三相洽商一切，」木戶回憶道。「天皇陛下對於戰局進展與任何人一樣地深受感動，對於所擬備忘錄尚稱滿意，特別對於大小城市因接連受到空襲而化為灰燼，無辜人民變的無家可歸，陛下最感痛心。陛下命我立即參與和平計劃。」

木戶在與近衛文麿商談後即會見鈴木首相，東鄉外相米內海相及陸相阿楠。向以勇猛見稱的阿楠大將，這時也承認結束戰爭的必要了。

加瀨氏亦曾參與商談此項備忘錄，他是外務省美測事務的專家，後來在東京灣密蘇里艦上受降時奉派簽字。他並作警告稱，政府應在國內作最壞的準備——那便是無條件投降。

六月十八日最高戰略委員會秘密集會，同時採取必要措置，「在七月初試探蘇俄態度，可能的話九月中結束戰

蘇俄去莫斯科。但是史太林與莫洛托夫外長却來電制止，理由是彼等正忙著去波茨坦旅行。

在波茨坦會議中，史太林曾偶或和羅斯福總統提及日本談和之意。但是這位蘇俄獨裁者竟指稱，蘇俄因鑒於日本缺乏誠意已斷然予以拒絕。根據前國務卿貝爾納斯所說，那時羅斯福總統曾對蘇俄獨裁者的作法表示滿意。

「日本在原子彈落下之前早已戰敗——遠在蘇俄參戰之前，」鈴木內閣的秘書長坂光久恒亦這麼說。「為什麼蘇俄拒絕調停？為什麼蘇俄用種種方法阻止日本尋求和平的企圖？乃是出於卑鄙的陰謀使戰爭繼續進行，蘇俄得在最後一分鐘參戰——其後果現在大家都該清楚了吧！」

(三)

波茨坦宣言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發表的，簽署的有美英中等三國。中國的簽署使日本大吃一驚。日本政府領事間的反響是莫名的喜悅。所列條件比預想的為寬大。日本很快地認識，宣言中最後一項祇要求日本軍的無條件投降。並沒有要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

宣言中准許保存日本國體。日本人仍可自由選擇他們的政府。日本本土的主權俟佔領完畢即行歸還。並允許供

仍難以決定，應否將此項文告讓老百姓知道。東鄉外相急於想使人民準備投降，曾費了四小時之久的唇舌戰主張即刻向新聞界公開。直至傍晚六時他終於通過軍部的反對獲得了勝利。深夜文告才向報界公開。最堪注意的一點是內閣警告報社不准在社評中批評盟國的哀的美敦書。此文告透過馬虎的新聞檢查，祇去掉了幾個字，俾使老百姓讀了更易接受。

雖然波茨坦宣言的接受是經過如此審慎的準備與處理却還存在著幾個複雜問題，對於正在進行之中的與蘇俄協商和平該怎麼辦？計劃中派近衛去莫斯科應否中止？日本雖已預感蘇俄的阻撓，但是最新的建議剛送莫斯科才二天。立即接受波茨坦宣言呢抑稍候蘇俄的回音？

「我們應該立刻接受。」東鄉堅決主張。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內閣不得不予以考慮的。關於波茨坦盟國政策文告係從無線電收聽的。同時此項哀的美敦書並未經由正常外交途徑送給日本政府。內閣能否根據這等非正式來源呢？

「經過往復討論，內閣最後決定，對波茨坦宣言暫守緘默，靜待發展，」加藤說。

發佈接受盟國條件不會拖延太久，同時鈴木首相預定

給工業上必要原料。同時日軍即遣送回國。

最重要的一點是，根據宣言的措詞看來，暗示天皇制度仍予保存。這一點乃是內閣在歷次商談投降會議中最受重視的一點。並給與相當時間讓日本仔細考慮與研讀此項條文。

在接得宣言全文後，日皇告訴外相東鄉，不必猶豫，他認為可以接受。內閣便舉行了一次全體會議商討盟國的哀的美敦書。這次歷史性的會議正是和談代表團員們所久已期待的了。

「看來和平的實現，即在眼前，」外務省的美洲專家加藤回憶道。

筆者曾設法收集這次重要內閣會議的一些日本文件。所有資料都證明內閣絕無一點拒絕波茨坦宣言的意向。在那七月廿七日炎熱的夏天所作決議案便是「和平」。

內閣中大多數都同意，根據宣言中那些最合理的條文與盟國協商。當然可以想得到的，陸相阿部楠和參謀長不堅持反對接受態度。

「我們應該發表一篇與波茨坦宣言針鋒相對的文告，」他們大叫道。但是內閣中其他人士終於制住了他們。

雖然，事實上內閣正在考慮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他們

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日本記者無疑地會問到他關於文告的事，他該怎麼說呢？

新聞局總裁下村弘——日本的新聞局正與德國的宣傳部相當——和內閣某官員憶起這次可憾的會議，最後決定如果首相被詢及時，可輕描淡寫地抹過去。

「這種做法主要目的在不使正在進行之中與蘇俄投降商談受影響。」下村弘說。

鈴木首相準備說的是這樣：內閣對於盟國要求尚未獲得結論，將予繼續商討。雖然是一種緘默政策，重要之點是內閣並未立即拒絕哀的美敦書，務使日本老百姓清楚地瞭解傳聞中的真實內容。

「政府無意拒絕盟國的要求，」川井這麼說，他那時在日本時報的編輯。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裡，他有機會深切注意內閣的每一個動作。「內閣計劃基於波茨坦條文開始談判，並擬接受一切。」

翌日，鈴木首相招待記者。他說，內閣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不擬立即宣佈，主要理由有二：去觀察蘇俄是否準備答覆日本最近調停的要求，同時等待盟國的哀的美敦書經由正常的外交途徑到達。事實上，那時史太林與莫洛托夫正在波茨坦，讓日本人看來，美國與英國正經由蘇

俄作中間人在進行協商呢。

(四)

當鈴木首相於七月廿八日接見記者時，他說日本內閣正採取「默殺」(Mokusatsu)政策。「默殺」這一個名詞不但在英文中沒有恰當的翻譯，即在日文中意義亦很含糊。我們知道，鈴木首相的用意是說，日本內閣決定對於波茨坦宣言不予置評，並默認重要事件即將來臨。但是，日本人把自己的文字攪糊塗了。因為「默殺」一詞除了可作「不予置評」外，亦可譯成「不予理睬」。

這個名詞在日文中代表二個單字。「Moku」指靜默「Satsu」指殘殺。如果照字面講，應為「在靜默中殘殺」。對於一個日本人說，其意義可能指「不予理睬」，也可能指「不予置評」。

鈴木應當用的名詞是「默視」(Mokushu)，「shi」一字指觀察，在日文中「靜默的觀察」祇有一個意義，那末便不可能譯錯了。

不幸的是，同盟社的譯員並不清楚鈴木首相的原意。在倉促中他們便把首相的聲明譯成了英文，並且選了那個錯誤的解釋。從東京無線電台廣播出去的新聞使盟國大為

震驚，鈴木內閣居然漠視波茨坦的美敦書。

日本內閣對於鈴木用詞以及同盟社的誤譯十分暴怒。加瀨敏勝的反應尤為狼狽，因為他會不斷地為和平而奮鬥。

「這真是一件有勇無智丟人之舉，」他說。「當我聽得這個消息後，立刻往訪內閣秘書長抗議。但是已經太遲了，東京廣播電台已經向美國廣播過了——懲罰立刻來臨。盟軍的第一顆原子彈於八月六日轟炸廣島，轟炸的唯一理由便是鈴木的聲明，日本政府已拒絕接受波茨坦宣言。」

加瀨氏會不斷慨嘆，一字之誤遭此浩劫。不然，日本一定可以避免原子彈的轟炸與蘇俄的參戰。

「我正在靜聽收音機，忽聽得鈴木在記者招待會中用了『默殺』這一個名詞，」一位前任戰時內閣閣員內田在他的回憶錄中這麼寫着。「聽到這個消息後將信將疑。那末為什麼又要派近衛文麿去蘇俄呢？其後果是盟軍的原子彈與蘇俄的參戰。」

軍人對這個錯誤則大為高興，立即開始大事宣傳。外相東鄉並通知陸相阿部大將竟鼓動報紙把「默殺」譯成「斷然拒絕」，同時會與新聞局的負責人下村弘商討，以這個解釋再起草一篇廣播辭。外相採取了緊急措施使此計未

得備。

「東鄉外相終於把此等非官方活動予以制止，可見日本政府的真正態度所在。」川井氏特別指出這一點。

加瀨氏會稱，「鈴木對於波茨坦宣言的聲明應直截了當的說『不欲批評』。如果要對宣言不予理睬則完全與內閣決策相背。這無疑是給予沒有經驗的政府首腦一大驚。」

最大的錯誤確在鈴木用了一個意義不分明名詞，同盟社的譯員又把它誤譯，造成這萬劫不復的遺憾，這位老翁的首相對於誤用一個詞的不幸遭遇當然是感慨萬千後悔不及了。但是，在日本國內對於政府有意接受波茨坦的美敦書意向熟悉的人說，鈴木的原意應無疑問的。

一向很平靜的股票市場由於鈴木的聲明大起波動。兩家日本最大的船公司——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與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的證券一天中直線上漲。股票交易的興旺，尤其是屬於平時工業的如紡織，煙草，造紙及啤酒等，其意義至為明顯，那便是說，和平即將來臨。

但是，讓我們再向日本以外的世界看看，很多迹象清楚地指出，鈴木想說的是，投降的日子近了。

盟國所得到對於美敦書的答覆，却是日本不予理

睬的聲明。因為這明明是經由日本政府的宣傳機關東京廣播電台與同盟社而傳出來的。那裡會想到由於倉促間以英語向世界廣播，沒有來得及仔細推敲「默殺」這個名詞的含義。

美國那時的記錄是這樣的：廣播辭中的意義可以從紐約時報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八日首頁大標題「東京拒絕接受投降，盟軍艦隊大舉進攻」可見一斑。

衆合新聞社所發電訊：「日本半官方同盟社今日聲稱，盟國的哀的美敦書——投降毀滅滅敵——將不予理睬……」紐約時報在此後二天裡接續刊出了佔四頁篇幅的新聞，內容是：「鈴木首相已將由美，英，中，等三國所簽署的勸降哀的美敦書貼上了日本的國防『大日本帝國政府對於此項宣言將不予理睬……』」

對於鈴木聲明的官方反應，心情十分嚴肅而沉重。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時已經接獲報告，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十分成功。這原也是波茨坦的美敦書發出的理由。使日本得到最後一個機會避免受原子彈的毀滅。

故美國陸軍部長(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史汀生曾在

最後決定使用原子彈的報告書中（載哈堡氏雜誌一九四七年二月號）指出，「默殺」的訛傳是廣島受原子彈轟炸的最直接原因。「七月廿八日，」史汀生寫道，「日本首相鈴木拒絕了波茨坦的英、美、蘇、中四國公報，『不值重視』，由於此，我們祇能表演英、美、蘇、中四國公報的『真正意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原子彈是最合適不過的武器。」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向全世界宣佈原子彈的使用證實了這一點，因為他亦曾引證鈴木「拒絕了波茨坦宣言」。

「為了不使日本人民慘遭滅亡之禍，七月廿六日在波茨坦發出了英、美、蘇、中四國公報，日本政府領袖終於拒絕了英、美、蘇、中四國公報。」總統說道。

毫無疑問的，戲劇性的，「默殺」錯誤，使盟國瞭解為拒絕接受波茨坦條文，原子彈毀滅了廣島與長崎。但是更壞的結果還在後邊。

蘇俄一方面阻撓日本的投降企圖，同時却從歐洲戰區向東進兵直迫滿洲邊界。原子彈的落下使蘇俄的參戰比預定時間表提早了一星期。

日本特務人員早已報告蘇俄紅軍集結滿洲邊界的情報，同時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幾次三番想在史達林與莫洛托夫

，又越過興安嶺佔據了滿洲中部重鎮哈爾濱。機動部隊穿過戈壁沙漠到達滿洲南部。他們的主要目的在孤立滿洲和朝鮮。日本投降後紅軍還在大舉向內地進迫。經過相當時日後日本才請求麥帥予以阻止。至八月廿四日——距日本投降已整整十天——蘇俄軍才停止前進。當戰事初定，蘇俄在遠東的軍力不但地位穩固，並且數量龐大。

(五)

為什麼日本政府讓「默殺」將錯就錯不予究正呢？為什麼對於造成不堪設想後果的錯誤無人提出抗議呢？以下是筆者的臆測。筆者所要說的是一串事實明證，難免有些假設的成分在內。

筆者的假設是基於一個出發點，那便是為和平奔走的人士受到了可怕的壓力與威脅。和談代表團中在政治上稍有地位者的居處一日數易無非懼怕秘密警察的跟蹤。

他們為了逃避軍人的監視，常常改在議會大廈集合有時他們在空襲警報中集合因為這時秘密警察不致出現。

該時，日本陸軍已開始逮捕游說和平的人。即使是高級官員的辦公室亦不能獲得保障，少壯軍人時來滋擾捕人。那時曾被拘捕的有：日本最大的大家映畫會社的總經理

從波茨坦回國後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他的訪謁要求一直被嚴峻地婉拒着。

但是，八月八日駐莫斯科大使佐藤忽接到電話通知，邀請佐訪莫洛托夫於他的書室。這位外長精神顯然十分激動，對於日本大使彬彬有禮地問起赴德之行置若罔聞，開始高聲朗誦蘇俄對日宣戰聲明。

蘇俄的宣戰也是根據鈴木拒絕波茨坦宣言為理由。「美英中三巨頭在七月廿六日要求日本軍無條件投降，終為日本所拒絕，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蘇俄作遠東戰爭中調人的建議已失去依據，」蘇俄官方文件中這麼說。

使日本最震驚不過的是，蘇俄深切明瞭日本求和的誠意，居然以鈴木聲明作為參戰理由。史達林當然有他急於參與遠東紛爭的理由。為了滿足領土野心，他曾在雅爾達會議中保證在日本帝國崩潰之前，蘇俄一定會參戰的。「默殺」一談，不但予史達林充分時間準備進攻，同時替他找到了最好的藉口。

「我們要索取的是一枝橄欖樹枝而所得却是一把短劍，」加瀨不勝其感慨。

蘇俄軍隊擊敗了關東軍進入滿洲，再向南進佔庫頁島

，最高檢察長和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廣田與馬立克的會議談在東京郊外秘密地舉行，即可見一斑。

經過多少歲月迄未公開的和平運動，才有七月廿七日的那次重要內閣會議。在那次會議裡，陸海軍青年軍官終被說服並一致決議，同意盟國條件，那時才算日本政府中奔走和平人士的危險期的中止。

由於首相的昏聩以及同盟社的一字之誤，使軍人再度抬頭。盟國的態度愈變強硬，日本的和平人士地位再度動搖。他們那敢明目張膽地反抗。鈴木的聲明使他們大失面子，他們保持靜默不單為了爭面子，還是為了保全這條性命直至原子彈落下，蘇俄參戰以後，他們又經過了一段艱苦的奮鬥再度控制了政府。八月間最後投降經過說明了這個解釋的可靠性。

八月十四日經過了一次在地下防空壕中戲劇性會議後戰爭才告結束。日皇不願陸相阿楠與參謀長等的反對，無條件接受了盟國的要求並立誓廣播。天皇參與國家大事前所未聞。日皇裕仁在發表投降聲明時不禁悽然淚下，而最高戰略委員會的委員與內閣官員們則放聲大哭。

但是，連裕仁的御詔也不足以使狂熱的軍人堅守秩序。天皇的投降文告錄音片午夜在皇宮中完成，預定翌日向

全國廣播。

許多少壯軍官公開反對投降，和談代表們在紛亂中僅以身免。鈴木、米內與東鄉被斥為賣國賊。一顆炸彈曾在外相住宅爆炸。

叛徒們的首要目標在奪取天皇所灌的錄音片，他們希望阻止皇室決策的公開發表。

當皇宮警衛軍的司令森大將拒絕與叛軍領袖合作後，他立即被鎗殺，他的副官亦被刺死。狂妄的青年軍官中有東條大將的侄子 Mōra 少校者，竟敢發佈命令解除皇宮警衛軍的武裝，阻礙皇宮大門，並切斷與外界的通訊線路。

內閣閣員下村弘暨三位日本廣播公司的高級負責人在試驗天皇錄音後離開皇宮時被捕。同時另有十四位高級官員被禁閉在一斗室中，被疲勞審問錄音片置放地點。

木戶公爵和皇室內務大臣石渡那時亦在皇宮裡，幸運地逃了出來。他倆把所有重要機密文件焚燬後才逃至地下室，天皇的錄音片正藏在保險箱中。他倆整夜躲藏在那裡而叛軍正四處尋找錄音片。幸整夜在空襲警報中燈火管制，彼等難以探照燈找尋，地下室終未被發現。

叛軍並進佔東京廣播電台，與其他幾家廣播電台，希望投降文告無從發佈，並祈求作戰到底。空襲當中電台原

無法廣播。

同時，其他部隊繼續搜索和談代表居處。一隊人曾衝進木戶的住處他却藏匿在皇宮裡。首相鈴木因預先有人通風報訊，當機鎗襲擊他的官舍前數分鐘他才離去。首相私邸即被付之一炬。

老百姓驚惶失措之餘，成千上萬的家庭離城逃亡。一羣狂熱之徒為了抗議投降曾在皇宮前集體自殺。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慘事之一，炸彈不斷地下落，火光紅滿半壁天，等待最後命運的到來。

如果這正是原子彈與蘇俄參戰所帶來投降經過中的紛擾，奔走和平的人那敢對鈴木的聲明提出抗辯呢？所以筆者深信「大錯鑄成」所鑄成大錯實已無法挽救。

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廈或許會像他們告訴筆者一樣地告訴你，在他們所保管的檔案中並沒有「大錯鑄成」事件的記載。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去國會圖書館一查，你一定可以在日本文件中證實這節可嘆的故事。

筆者在數週前從華府校閱這篇為哈羅氏雜誌所寫論立回來又再度與川井氏會晤。他新近已辭去日本時報編務，現任移於渥太華渥太華大學，授「遠東研究」課程。在美國中西部筆者與彼再討論「大錯鑄成」的前因後果。

「美國人不能瞭解日本政府對於波茨坦宣言的真正態度雖然可憐，亦可原諒，其理至明。」他說「但是蘇俄未能把日本願意立即投降之意轉達西方盟國亦係居心叵測。很顯然的，蘇俄早已決定在蘇俄參戰之前不讓日本有投降的機會，所以故意假借鈴木拒絕波茨坦宣言為藉口。以日本政府說，從來沒有拒絕波茨坦宣言之意，同時以為蘇俄早把日本同意立即投降之願望告知了盟國。這真是一大諷刺。」

黑人簡訊

(美國新聞處供給資料)

美國黑人報紙雜誌總數二〇四種

據美國密蘇里州佛弗遜城林肯大學新聞學院調查，美國現有黑人報紙雜誌兩百零四種。在這二〇四種報紙雜誌中一九五種是週刊，三種半月刊，兩種是日報。

阿拉巴馬州黑人報紙雜誌最多，共有十九種。

x x x x x x x

羅氏基金會捐款給黑人大學

羅克斐勒基金會的一般教育委員會捐款一百萬美元給美國黑人大學聯合基金會。

這個大學基金會是替美國三十一個私立的黑人大學

川井並非日本人中記得造成萬劫不復後果的惟一者。

「大錯鑄成」兩個字帶給日本的災難遠比原子彈為重。」前任戰時內閣閣員內田在他所著回憶錄中亦這麼說。

我們不禁要問：蘇俄在遠東地位的增長，真的不可能帶給我們和全世界那一連串不幸的糾紛嗎？

譯自 Harper's Magazine March 1953

(大多在南部) 收集基金。一九五〇年，該基金會曾發動，籌款兩千五百萬元為擴展各校之用。

羅氏基金會自於一九〇二年成立後即對黑人教育發生興趣。

x x x x x x x

一年青黑人被選為「一九五三年的青年」

美國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的青年商會——一個以改良市民生活為目標的青年組織——已選定一位

黑人青年為該城本年度的青年。

受此殊榮者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體育指導拉爾得·葛林，他是大西洋城第一位接受此項榮譽的黑人青年。



一個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如何能够訓練成星空間的飛行員呢？人類在火箭飛行中所擔負的重任和在星空間中所要遭遇的艱難絕非是堅實的地面上所能找得出差堪比擬的：例如，加速時所產生的足以擠扁人體的壓力，攪昏頭腦的航行定向問題，困居在狹小的居所內而引來的精神上的壓迫，還有，浮游於千哩高空之中而想在兩點之間如意移動的困難。從無一個人在地面上經歷過這些困難，那末，他該如何未雨綢繆，俾便在星空間迎它們呢。

他仍得在地面上準備就緒；一旦進入星空以後，再想學習，未免失之過遲了。巨大怪異的機械將是他的導師！

領航員在星空中更不能有半絲錯誤。毫厘之差真可使這艘快速的飛船脫離航線千里之遙。因此領航員就有一具最複雜也最驚人的訓練機械：一個空心的地球，模仿了星空的美麗和廣大；領航學員坐在裡面接受訓練，乃可把所有的錯誤在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之前糾正過來。

除掉置身於萬·勃勞博士所設計的這些機械內接受訓練之外，學員們尚須修習繁冗的學科：火箭設計，儀器原理，物理學，天文，航海，和醫藥的基本智識。一次訓練為期五年。每一位畢業生至少都可以得到一門相當於碩士的學位。

多少名能够結業？六十名受訓的學員中只會有五位。即便這個六十名，也是仔細挑出來的。所以畢業生乃是千名初選合格的好男兒中的菁英。

我們知道我們能够建造超等的火箭船把人載往星空。在選拔人員方面，我們也得取法務上，把十至十美作為準則。每一個應徵的青年必需符合體格，教育 and 年齡等嚴格的規定。他必須介於廿八歲和卅五歲之間，他必須受過高等教育，體重而且要適中，身高五呎五吋至五呎十一吋。在每一千名適合這些標準的應徵者中，九百四十名將

「生存於星空之間」之二



月建

這些機械也早已繪成藍圖了。

其中有一具能以極高的速率旋轉，複製出火箭船昇空時所產生的窒息，擠壓身體的壓力來。在這具機械訓練人員的當兒，需要這些幾乎是翻彈不得的學員迅速又協調的行動的難題目，可以一個個地送進艙內去。

第二具機械會教導學員如何在不產生重量感覺的星空中移動。除非他抓到了錨門，不然將永遠在半空中團團轉，翻筋斗，打滾。或者顛倒了身體飛行。

他也能開進密閉，擁擠，鍋爐似的斗室，在那人工製造，具有壓力的空氣中工作，睡覺，吃飯和休息上幾天

為嚴格的體格檢查和心理檢查所淘汰。而，現在；在訓練這階段中，我們將發現剩下來六十位中尚有五十五名不符火箭飛行中體格情緒和教育上的要求。

最難通過的一關可能是測定受訓學員在加速中迅速有效的行動能力的一個測驗。

飛入星空必須利用三級火箭；那就是火箭達成三個部份，每一部份配備了強有力的火箭推進器。第一級，即是火箭的尾部，供給了整艘火箭船脫空而起所須要的浩大的動力。在二十五哩的高空，第一級脫落下來，第二級的火箭推進器繼而發射。達到離地面四十哩，中段也跌落下來，只存容有人員艙房的第三級繼續飛向星空，所有飛昇的階段內，火箭船是被自動領航設備所操縱；而這個領航設備又是被事先精確準備的磁性記錄鋼帶用電子儀器所操作的。

當每一級火箭推進器的作用將告終結之時，加速度陡然減小。待得次級推進器開始噴射，突然的猛衝又隨之而生。艙中人員所感受到的，正像汽車猛地加快時，車中乘客後背陡然受到的壓力，只是更要強上無數，無數倍。

火箭一旦起飛，巨大的加速度震盪接踵而來。從發射起，第一級火箭在八十四秒內，到達五千二百五十哩

一小時的速率。第二級火箭的噴射持續一百二十四秒鐘，速率提高至每小時一萬四千三百六十四哩。繼續噴射的第三級需要八十四秒來爬抵新的最高速率——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哩一小時。在每一次衝程中，火箭船中的旅客挨着互無倫比的力量，撞擊自己的座椅。

在兩次加速度的巔峯時（約在起飛後八十秒或三百秒的當兒），壓力幾乎等於人體重量的九倍——這就是，九倍於地心吸力。科學家稱之為九個G。

在這種壓力下，人類能够操作飛行嗎？可以的，只要他坐的姿勢適當。如果壓力的方向自頭及足，血液流出腦部，要不了四、五個G，人就要昏過去。方向若是自足及頭，血液湧進腦部，人只能忍受二個半G。但壓力如果由胸及背，有些人可以毫無困難地忍受十七個G。這一切，如何知道的？我們有一具機械可以把人置於G的壓力之下。那是一架離心機。長臂的盡端掛了一個籠子。旋轉起來，好似長索上繫住的一隻吊桶。吊桶中若有一顆石子，轉的時候一定貼着桶底，人在籠中也一樣地貼着座椅。籠子轉得愈快，人所受的壓力也愈大。

J·亨利醫學博士在渥州但頓的威特——柏德森空軍基地發現，人在離心機中自胸及背受到壓力，縱然高達十個

心機開始旋轉，模仿火箭起飛的猛然一衝把籠內人員全都狠狠地摔倒在座椅中。當天邊上的朵朵白雲奔向飛船之時，籠內旅客的臉容都因壓力之遞增而顯出了緊張。

天空陡然昏暗，只有繁星點點揭破黑暗。離心機繼續增速，飛行員的呼吸幾乎停頓，手足難移，不能動彈。但是他們密切注視橘紅色燈光照明的指針，留意着各項飛行情況。若有意外，他們必須立刻動作。

突然在九G壓力的頂點，故障發生了。

一陣尖銳的告急警報聲罩過了推進器咆哮。機械士的控制面板上一盞燈閃爍不定：一排燃料泵堵塞住了，聯絡油泵的管線可能爆炸。飛行人員雖然躺在座椅上幾乎無法動彈，胸間尚且壓着巨大的壓力，但是仍得趕緊搶救——堅定而且迅速。

機械士的拇指摸索着座椅把手上的電話開關。「機械士報告艦長，第五號油泵堵塞！」艦長此刻必須迅速決斷：火箭的故障必然影響飛船的航程，但在須臾之間，發生故障的第一級火箭即可脫落了；他該繼續飛行呢？還是計劃強迫降落或棄船？以後者而言，他可以為安全着想而繼續昇高，或者把一、二兩級火箭同時脫落而後飛向地面。他決定繼續飛行。

G，仍舊能够自在地活動他的手腳。

此點異常重要。這表示在火箭起飛後的第一個五分鐘內，即使發生任何故障，飛行人員尚能採取緊急措置，不管身上受到了多少個G的壓力。

但是火箭船內的緊急措置是需要所有人員間迅速協調的動作；所以我們在一具較大而且複雜的離心機內訓練人員。那具離心機的籠子簡直就是具體而微的火箭艙房。飛行員坐在曲線椅上，使得加速度自胸口襲來。在訓練的過程中，任何緊急事件可由籠外的教官假設，然後交給籠內人員處理。可能是這樣的：

艦長和人員先把自己縛緊在座椅上。在他們面前，磨沙玻璃製的船艙天廬上映着五彩電影，蔚藍的天空中飄浮着朵朵白雲。

艦長檢查過儀器，一按座椅把手上的電鈕；悶沈的隆隆機聲從隱蔽在艙內的牆壁機中送出來——第一級火箭開始發動了。

艙外遙遠操縱板畔的教官向艦長發出起飛訊號。艙內一盞小燈閃爍一亮。艦長按下第二個電鈕，火箭推進器全速發動了。

牆壁機內傳出的機聲漸漸增強，終於變成了咆哮。離

「艦長命令領航員，與地面聯絡校核航線！」

報務員聽到命令，不待吩咐就把領航員和地面的直接聯絡接通。領航員簡短地談了幾句，聽了一會，手指一撥，把話機撥向對講電話。「領航員通知駕駛員，第十三號。」

駕駛員伸手一按第十三號電鈕。

機械士同時也為失靈的推進器籌謀補救辦法。「正提高其餘油泵速率。」待到對講電話一空，他立刻報告。

領航員接着再度和地面聯絡，以校核因機械士增加動力而引起的航線錯誤。他得到情報後又通知駕駛員，而露長在續下決定之前，對這一些自得加以考慮。

在這一段時間內，報務員忙碌地一次次把飛行情況送回地面基地。所以即使火箭船失事以後，其他的人也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這一切都在瞬息之間完成。裝在這個團團轉的鐵籠內的電視機抓住了全艦景象。籠外的教官們注視着電視銀幕和儀器板，計算又記錄每一個動作的時間。待得起飛後第八十八秒，第一級火箭推進器脫離母體，故障也就消除了。接着，兩次加速度隨着以後兩級推進器的噴射而來。最後離心機轉動漸緩，終於停止了。

學員在第一次踏進真正的火箭船以前，還要經過好幾次的離心機訓練呢！有許多位簡直沒有眼福一親這星空列車的內部佈置，因為在這階段，就被刷掉。

有些人比了他人更易於感受G的壓力，有些人能够忍受壓力，但是在離心機試驗中，遇到意外時判斷欠佳。他們都是必須淘汰掉的。

另一具機械將淘汰掉更多的學員，這就是單人噴射訓練機。

為什麼單人噴射如此艱於及格？原因就在於此項本領在星空間的重要。

當一架星空列車以適當的速率和距離，環繞地球旋轉時，牠就像月球何的變成了一颗衛星。火箭船如在一千〇七十五哩的高空，以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哩的時速而運動則可永遠無休止地旋轉下去；因為這個速率在如此高度正好抵得地心吸力的效應。這個運動而且並不需要額外的動力，因為星空中並沒有什麼阻力來減緩牠的速度。那艘火箭船因此可以高懸在星空中，每兩小時環繞地球一週。假定一個人踏出星空列車（當然在星空軌的保護之下）。他也會變成一顆衛星，沿了所謂「兩小時軌道」而環繞地球。他仍停留在星空中，漂浮在火箭船的附近。

誤，立刻產生和星空中同樣的後果：旋轉，打滾或者翻筋斗。

單人噴射中有一點是地面上無法模仿的。假定一個人倒退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的噴射器堵塞或者沒有燃料了，若然沒有別人適時來援救，他會不會從此流浪在星空中？不，不會的。他身上會繫一條救生索，一端縛繫在火箭船上。這樣，不只可以防止失蹤，尚可擴大他的活動範圍，因為他的火箭燃料不必留作回程之用；待得燃料告罄，只要一拉救生索，就可回到火箭船了。

單人噴射只是飛行員們在船艙外所要遭遇的困難。他們尚須設法適應艙內的生活習慣；另一具訓練機械能够幫助他們準備這一項。

在艙內會遇到些什麼困難？比平日熟習的大氣層略低一些壓力的氣氛，和少數人長期同處在擁擠的居所而引起的性格上的衝突，還有，單調地生活在狹小的起居範圍內而引起的心理上的反應。這僅是幾項大問題，此外，尚有一些較小的。

所有這一切（只除了無重量的感覺，因為在地面上無法複製）都在其次一具訓練機械——壓力室——內仿造出來。十至十五個學員成爲一批，在該室內連續居住數星期之久。

但是假使那兒有兩艘火箭船，而他要想從這一艘移往那一艘；這樣，唯一一個辦法，身佩一個小型的單人用火箭推進器向前噴。他自己就往外退。如果要停止，則先向旁側噴一短發，使自己旋轉，然後再扳兩下扳機——一下用來停止旋轉，另一下停止行動——就成了。

單人噴射相當複雜，並不簡單。如果他噴得高一些，他就會翻筋斗。手臂向船上伸一些，就要向船轉。向左或向右噴得過猛，那就打滾了；而且難於停止。

要預防這一些的發展，就得把人員在地面先訓練嫺熟。我們雖然不能複製沒有重量的境界，但是我們可以仿造出單人噴射時翻筋斗，團圓轉或打滾的現象來。

接受單人噴射訓練的學員，包裹在笨重的星空貼內，坐在一隻頂在細桿尖端的座椅內。座椅安放在許多鐵環內，因此可以搖動。另外裝了一套鐵輪，齒輪和升降設備以便座椅前後左右的移動，或者上下，甚至左右旋轉。學員的面前，對準他的噴射器，安放了一隻碗形的感應器，碗內襯了一層鐵絲網，網上綴了無數光電池。這些光電池能感受噴射器內發出的光線而產生電流，以供給電動機，使座椅運動起來。

學員坐在椅內向前噴射，自己就會倒退。目標小有錯

熟悉狹小的居所也熟悉每一個人。

為什麼要這麼長？到我們希望建立永久性星空站的兩小時軌道去，一次也只要花上一小時；為什麼要強迫受訓的學員擠在一起受罪數星期呢？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星空站建立以後向浩瀚無垠的太空間億萬行星開拓的探險人員。飛往火星，單程就要八個月。人在這種情況下，精神上會受到巨大的壓迫。我們可要預先知道誰能忍受這一切。

婦女在火箭船內某種工作方面是遜勝男子漢，但不可不能參加星際旅行，理由是在這種長時期的旅行中無法維持個別的私生活。所以她們可以分別而且短促地接受壓力室訓練，只準備行程較短的飛行。

這間壓力室和火箭船的内部並無差別。室內壓力並非通常大氣層在海平線的壓力——每平方吋十四·七磅，却只維持八磅左右，相當一萬五千呎高空處的氣壓。

經過短短的一個適應時期以後，大部份人都能很舒適地呼吸。氧的成份之增高——從人們所熟悉的百分之廿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一——也大大有助於這一點。

著名的火箭專家察氏更建議把氧氣來替代應有的氮氣。在壓力急降的時候，血液中的氮氣有化成氣泡的趨勢，

而引起非常痛苦甚至可以致命的潛水病。氮氣可沒有這種弊病，因此也就解決了這項困難。

密閉艙房中的心理方面的困難問題遠較肉體方面的問題有趣。人在緊張情況下工作較長時間以後，都有易於觸怒和工作效率減少的趨勢。在遠程飛機的飛行中，八小時以後常有爭吵發生，十五小時以後，効率之減低非常顯著。有些人比較好一點。壓力室訓練能夠幫我們挑選最優越的。

那些在早期就顯現煩躁的，或者起先惱怒繼而落入不相交往的靜默的那一群又將如何？難道他們從此完了嗎？不，不至於。但是必須重予編組。心理學家發現只要把興趣相同，出身相當，教育程度類似的人員編在一起，就可免掉不少飛行員間的摩擦。

在壓力室測驗內，學員們不祇表示出他們的合作精神，而且顯現出其他心理上的反應。間或會發現幾個幽閉恐怖症的患者。在緊急關頭，人的應付能力也在測定之列。室內的溫度和壓力時常加以變化，以測驗學員們在不同的情況下肉體和情緒上的反應。日常的飛行問題經常送進去，使他們忙碌工作，運動器械則讓他們有適度的運動。

第三十八期

上述的三項機械並不能解決領航員日後所要遭遇的困

却是尾部對了地面，因此火箭推進器間歇的噴射就可減低下降的速度。適度的噴射和正確的噴射方向能把這架列車送至目的地安然降落。

領航員的主要工作乃是儘量精確地調節噴射時間和方向，如果這兩項做得不錯，歸程不用費心，就能安達終點。若是他的計算錯誤，問題就來了，因為火箭船準備歸程中用的燃料通常並不多，以至要中途更改方向實屬難事。

在訓練時，學員坐進觀星室。教官在外面出題，他把星象轉至一個地位，而且選了一張地球某一部份的照片映在觀星室下面。

從這時開始，學員接手續縱訓練機了。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然後決定了自己的方位和高度。根據這個決定，選擇自己回程的時間，而且一按右首控制板上的電鈕，把火箭船的方向對準。在正式的飛行中，這一按把飛船傾斜至所需的角度；現在，却是星象和地球的畫面移動。領航學員於是把自己的計算所得用無線電送回地面基地，待得認可，就萬事俱備，開始回程了。

他的一舉一動都記錄在球外的控制板上。新的問題或意外會由教官提給他解決，方位和高度也經過仔細的計算

難，因此專為他準備了第四件訓練機械，雖然其他學員也必須通過一個測驗。

航行定向機是三個同心的圓球組成的。最大的一個，直徑有三十呎。最小的球只有六呎直徑，即是領航員的觀星室。夾在中間的一個球，事實上仍是宇宙的縮影，繁星在頂，地球平攤在下面。這並不神奇。中間一個球的球壁上按照星座方位開好了無數小孔，燈光透進來就成了一顆顆的明星。地球乃是五彩電影映在球壁上的。

這個巨大的星象球自轉一次耗時二小時，因此領航學員可以得到印象，以為自己是在二小時的軌道上。

以領航員而言，火箭飛行和飛機飛行在好幾個重要點有顯著的差別。

第一，他沒有通常所有的陸地標誌或無線電訊號，所能作為參考的祇是上方的明星和下面的地球。

第二，在飛向星空時，所有普通的領航問題都已預先解決而且用自動領航設備予以操縱。所以領航員所有的工作幾乎只是在火箭船從星空飛回地球之時。

歸程開始於火箭速率降低的時候。速率一低，火箭船就不能維持地那沒有重量的衛星般的飛行了。地乃脫離軌道，落向地面。火箭船在降落時，並非船首朝向地球，

來校核他的答案，以決定他正誤的程度。

就大部份人員而言，航行定向機乃是一具有趣的機器，使他們熟悉於星空中的景象。但對領航學員，這是一個大難關。一部份人會在這一關淘汰掉。

在所有學員通過這四具訓練機械之後，六十名開始受訓的學員中只剩下了五名。

現在，飛行訓練即將開始了。

最堅強的人造透明膠紙

【Mylar】是一種和「賽璐玢」Cellophane 相似的人造薄膜，跟人造纖維「達克龍」Dacron 在化學上算是近親，美國杜邦公司對這種新產品寄託的期望甚大。它非常堅韌，能抵抗溫度和溫度的變化，耐得住化學藥品的侵蝕，並且它還具有超等的絕緣性能，這一種新產品可以製成厚度為四十分之一英吋的薄膜，為現在所有的任何同類產品的厚度的三分之一。

最大用途可能是做電氣材料的絕緣，其他如製磁性聲音紀錄帶，包裝紙等均有可能。

我們不肯用的秘密武器

史坦倍克 作
穆陵 譯

楔 子

我猜想，世上每個人都有他的秘密武器，不要輕看那小孩子坐著發呆，他也許正想設計一種機械，去把學校打得稀爛呢。第二次大戰時，美國政府曾經設立了這樣一個機構，專門研究老百姓的計劃，或是轟炸這樣，炸掉那樣的新武器。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種武器，聽見的人都嚇得很厲害，它的功用是使最易分裂的東西，發生連鎖反應，而這件東西就是人類自己。

我有一位朋友，是個科學家，當時我們兩人想發明一種新藥品，去治療納粹和法西斯蒂這種病，這種病便是大獨裁者治下的警察國家，用公開的和秘密的警察，使一部分人老是懷疑另一部分人，誰也無法團結起大家來反抗獨裁者，使老百姓生活在恐怖和不滿足之中，痛恨外界事物，因為恨別人而忘掉自己。

的痛苦，不管怎樣轟炸，反而使他們生出更大的抵抗。因此，我的武器是在他們內部發生壓力，讓它達到爆發的程度，而且對於我們不生反作用。這是我們設計這種武器時的根據，也許比氫彈和細菌戰還要厲害。

那時我們年輕而沒有經驗，我們只想好東西一定會找到顧客。那時戰爭剛剛開始，我們不想拐彎抹角，於是我們



他像瘋了似的恨不得把周圍的錢一起掠起來。他一隻手在揀，另一隻手便往口袋裡塞。

們直接了當的去見了羅斯福總統。見他倒不困難，他就在辦公廳接見了我們。我們把預先演習好的話背了出來，講完後，屋子裡靜得很，我們等候回話。突然總統坐直了笑起來，「這個絕不合法，」接著他又低聲說了一句，「不過我們可以作。這隻黑猩猩的錢，可以使意大利頭昏眼花，一隻巡洋艦的錢，可以使希特拉坐立不安。」於是他拿起電話給當時的財政部長摩根索先生，介紹我們去見他。但摩根索並不喜歡這種武器，不等我們講完他便說，「這種辦法違背法律，我不接受。」我們回到旅館，像洩了氣的皮球。後來我們又和白宮通電話。羅斯福答應和英國駐美大使商量，但哈利法克斯爵士大發脾氣。凡是聽見的人，都說有效，但都認為不道德。於是這種武器便被置之高閣，後來有一次見到總統，又談起這事，他說，「殘殺都覺得很對，你這計劃威脅了許多人比生命還看得寶貴的東西——」以後才知道納粹用這種武器對付過英國，雖然沒有發揮全力，但英國已大感頭痛。幸而戰事不久結束了。

如今又是多年過去了，人們又在談論另一次大戰。假如真的打起來，我們所遭到的敵人，和從前的敵人完全一樣。我之所以寫這篇東西，是要看一看，是不是現在還有比生命和生存更寶貴的東西。我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的

厲害，而且它有一件好處，至少不必管它秘密還是不秘密。

那是什麼呢——錢。

作這種鈔票，得很花點工夫。紙和油墨都得加以分析，而且要仿造得一模一樣。版面雕刻時要放大很多倍，以免被辨認出來。票面紙得要是最耐用的——五盧布，十盧布，五十盧布，和一百盧布的。大量製成後，再經過一種機器，裡面裝滿油脂，爛布和爛東西，使送出來的鈔票，像流通過很久的舊鈔票一樣。然後裝進像空投宣傳品的東西裡去，使它自行炸裂，從半空中洒下來。

紙張很便宜，手續很簡單，幾十億不過才值一輛重坦。我在等著，等著看這種武器適當應用時的效力。

★ ★ ★

本日的值日官循例檢視完畢，便在搖風門口上脫下手套和羊皮大衣，走進他的辦公室，使勁揉搓雙手，驅除俄國寒冬的刺骨寒氣。報務員坐在電報機旁邊，戴著耳機，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從窗外傳進哨兵的足步聲，踏著霜地，聲音特別尖銳。值日官走到他的桌子旁邊，坐下來，伸手把一張報告表拉到面前，便寫了起來，「時間二二〇〇——一切平靜——有碎雲——正東風，每時十四哩——氣

溫八度，下降中。」

值日官寫罷正待放筆的時候，忽然又有了一個主意。蘸了一下鋼筆，迅速地寫下去：「飛行員潘瑛的姆指被槍機擠破——擬請對一切突發事故加以檢查，以防誤報。」寫罷，他覺得很對得起潘瑛，因為給了他一個表功晉陞的機會。他一時高興得竟沒有注意到報務員正揮筆疾書，報務員寫完便走過屋子這邊，把一張紙推到值日官辦公桌的燈光下。「緊急警報！」上面寫道，「有不明物體，以五萬呎高度，向東方移動，每時四十二哩。東經二十九度十五分廿秒，北緯五十三度廿八分十八秒。」報尾是冒達站的暗記。

值日官拿起了他的電話。

MIG飛機駕駛員潘瑛升空到指定的高度。立刻在劃分給他的一帶天空。進行搜索，他那擠破的手指頭一陣陣發痛，可是他心裡覺得很高興。帶着擠破的手指頭出勤，將來的報告上一定不會壞。浮雲上面的半鈎斜月，照得雲層很亮。突然，有一個很大的白東西，從前面閃出飄蕩過去。飛行員潘瑛便撥轉機頭追了上去。拿起話機說道，「不明物體已看到，高度五萬二千呎，像是一個很大的氣球。請指示。」立刻便收到了回話，「把它打下來。」

行動，報告裡邊總是把依據的法令，和遵循的先例敘明。

主任把他這個保安分區管得很好，公事極少，凡是耶密爾城的工廠，公寓工會或集體農場中，都有他的情報員。換一句話說，凡在這一帶，只要有三五個男男女女，說了什麼不穩當的話，沒有不報告到分區主任蕭斯塔柯維區這裡來的。幾年來的失蹤與突擊檢查。已經把那些老百姓訓練得除了史太林和天氣之外，什麼也不敢談。縱然談到天氣。也不能表示有什麼不滿意，好像史太林和天氣都滿有關係似的。

★ ★ ★

第三十七保安分區從來就沒有發現過宣傳品，不過分區主任處理起這類事情來。很是能手。當他在十月十二日上午二時，收到本區對空警戒司令部打來的電話時，主任蕭斯塔柯維區才知道他這一區成了空投宣傳品的目標。他聽了相當高興。這是表現他這個機構善於處理事情的好機會。

一面打着呵欠，一面翻閱那些訓令恢復記憶。「複述或閱讀宣傳品者嚴懲……傳單或複印者嚴懲。」全有了——一切都有了規定。對付的辦法呢，也都清楚明白，全有編制。伊利亞便一連打了許多電話。

潘瑛把飛機開到近前時，便看到這個很大的白色圓球在月光之下閃閃發光，他用指頭扣緊板機標準之後，立刻有一道火光，白色的東西不見了。下面還有一個大點的，也發出閃光。於是他便開大油門，又向第二個汽球衝去。幾分鐘後，當他降落的時候，機場上的人都紛紛地。司令員正等在那兒，劈頭便問，「是你報告汽球散下宣傳品的嗎？」

「是呀，司令員同志。我俯衝進了紛紛下落的宣傳品裡。很像秋天樹林裡的落葉。」

「倒很有詩意，」司令員說。「你的手指頭怎麼樣了？」

「不要緊——擠破了。」

「請假去治，」司令員說。「解散，潘瑛飛行員。」

司令員又向值日官說話。「不關我們的事。打電話給司令部。並且向保安處報告。這是他們的事。告訴他們宣傳品丟在耶密爾一帶。公安人員曉得怎樣處理這類無聊的事體。」

伊利亞蕭斯塔柯維區，在第三十七保安分區幹了六年分區主任。被信任，受稱讚，錢越積越多。他相信升官是不成問題的。他是一個很沈着的人，謹守法規。無論什麼

少年先鋒隊，中學校裡的積極份子，史塔漢諾夫工人，以及本分區十二個集體農場的委員，全從床上叫了起來。把地圖劃成若干區，每組分一區。天明以前，趁多數老百姓沒有上街的時候，他們應該把大部宣傳品收起或者毀掉，剩下的一小部分再用別的方法處理。

伊利亞抓抓他的光頭，坐到椅子上，把盛紅茶的杯子裡放進一大塊糖攪攪着。一個沒有了牙齒的老婆子，蹲在旁邊守着茶壺，等喝完的時候再給他添滿。伊利亞拈起一塊塗了粉紅色糖皮的薄餅，老婆子的兩隻眼睛便跟着他的手抬起落下。

報告隨時會送進來，準是照着規定辦理，克列姆林宮裡的人把每件事都給想到了。伊利亞對於自己的早有準備，很覺得意，說不定他會被請到莫斯科去，得到兩星期的假期，住在華麗的黑海旁，靠着藍澄澄的海邊的白色小別墅裡。他的眼睛漸漸睜不開了。若不趁報告還沒有來的時候睡上一小覺，簡直毫無道理。於是他便用手托着下巴睡起來了。

他的呼吸漸漸勻和，老婆子又等了一會，看他確實睡熟了，便爬到他的旁邊，用她那皮包骨頭的瘦指頭，輕輕伸進褲襠子，拿起了一大塊糖。等她還沒有回到茶壺旁邊

的時候，電話響了。她馬上便把褲從衣服領子裡塞了進去。

伊利亞拿起聽筒。「是呀，我一直在等著呢……當然我知道你到了……當然你得這樣。你為什麼這麼急，好好地說話講清楚。」

另一頭的話講得很着急：「不是傳單，你聽錯！不是宣傳品！」

伊利亞的話很粗暴。「你究竟是怎麼了呀？你喝醉了嗎？沒有傳單？那麼是什麼呢？」

那個聲音在他耳邊斷斷續續地說，「是……同志，是錢！」

很久之前，有一個時期，耶爾森的大街以烏克蘭的詩人命名。這是一位很有名氣的詩人，每一個小學生都背得出他的詩。革命時期，他有幾首短詩，曾經用以激勵民心反抗壓迫。革命成功後，才發現他的詩裡並沒有確切地指明誰是壓迫者，於是他的詩不見了，詩也不再流傳，街名也更改了。起初叫列寧街，後來叫列寧史太林街。又後來叫史太林列寧街，最後就成了史太林街，老年人有時在私下還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他的詩句，可是大多數的人，連他的名字也記不起來了。

全城中夜色沈沈，只有街口路角上，偶而有一兩盞沒有罩子的電燈泡，在風中搖擺，稍散黑暗。全城裡只有幾個人影在動：都是工作地方很遠的男男女女，睡眼惺忪，急急忙忙地趕向公共汽車站。

天明前這一會，要是沒有點風的話，莫利高大約也不會看到那片刮過來的紙。可是等它刮過來經過眼上時，才看到是一張五十盧布的鈔票。他覺得大張開口還沒有來得及閉嘴的時候，又一張廿盧布的話過來了。莫利高丟下網袋和麵包，拾起頭一張，又去追第二張。當他追的時候，他看到了很多，掉到的也不少。有的貼在牆角落裡，有的則在死沈沈的大街上隨風飄來飄去。

他像瘋了似的，恨不得把周圍的錢一起揀起來。他一隻手在揀，另一隻手便往口袋裡塞。等口袋塞得鼓了起來的時候，摩斯和布爾什瓦公寓的經理員雷丁同志撞上滿懷。那時雷丁同志正在拐角的地方向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衝過去，

雷丁同志抓到了那張一百盧布的鈔票，便站了起來。莫利高看見他的口袋也是鼓得老高。

這多年來，他們受過不少教訓，所以你怕我，我也怕你。可是他們誰也不想讓誰，希望對方走開，把這段寶地

史太林大街上最大的最好的房子是布爾什瓦公寓。有紅色大理石的大門，有六十個兩間屋的住室。可是在我們說這話的時候，布爾什瓦公寓裡住着六百廿個人。以前第十二號的廚房便是莫利高和亞歷山大羅夫兩人的家。莫家五口，距家四口，用一個老式油爐子煮飯，從以前的浴室裡提水過來，睡在地板上。

就一方面來講，莫利高比尼古拉亞歷山大羅夫的運氣好。因為莫利高在麵包店裡作事，這家麵包店作的黑燕麥麵包供給全城和附近的鄉村，而尼古拉呢，則在鐵路修理工廠作事，既吃力而又危險。從反面來說呢，麵包店距離很近，莫利高為了趕時間必須起得很早，那時尼古拉還沒有睡醒。因為到鐵路修理廠去，步行只要十分鐘。

十月十二日早晨，天還沒有放亮。莫利高便在黑漆一團的屋子裡醒轉來，用手把周圍睡在地板上擠得緊緊的老婆孩子推開，鑽出熱被窩。他摸到那隻椅子，上面放著他的褲子，鞋子和羊皮襪。屋子裡是氣味。莫利高立即穿起衣服。他的手摸到木板的一頭，上面一隻網袋裡放著他的半點，一塊黑麵包，兩大塊鹹菜，還有一片乾鹹魚，硬得像石頭。走出公寓時，他掏出麵包，啃著外面的皮。

留給他自己。莫利高心裡很慶幸，因為手上並沒有拿著鈔票，雷丁望著手裡的鈔票說，「該死的風——把我手裡的鈔票給刮跑了。」接著問道，「你走的方向不大對吧？」

這回輪到莫利高着急了，他拼命想找出句話來答復，「我的網袋上有個窟窿，」他說，「丟了一塊很好的魚乾。」

「哦，我希望你找得回來，」雷丁說，「呀，我房間裡的燈忘記關掉了。」他說能回頭就走，低著頭，眼睛還在向黑洞洞的角落裡東張西望。

莫利高喘了一口長氣，轉身檢起他的網袋和麵包。到汽車站雖然只剩了四排房子那麼遠，他又拾到了十五張鈔票，一起塞進口袋。

公共汽車雖還沒有到，但等車的人已經很多了。能早來一會排在隊伍的前面最好，有時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擠不上去只得等下一班，但發到簿上，這不能算是遲到的理由。

莫利高是一個好工人——雖然不是斯塔漢諾夫工人（蘇俄的模範工人），却也很不差。一年裡頭，他祇遲到過兩回，歇工過一星期，因為手推車摔傷了他的踝骨，才被

送回家去的。現在他排進了候車的隊伍裡邊，手在口袋裡動，指頭摸索着那一疊汗膩了的鈔票。除非到晚上，他沒有拿出來看的時候。工廠的烤麵包房裡誰也不能隱藏什麼東西，即使在廁所裡，也不行。

他突然有了一個可怕的念頭。烤麵包房裡，他要脫去衣服，另穿上曾經是白顏色的上衣和褲子。他自己的褲子連口袋裡的錢，得在衣鈎上掛一整天。公寓的房間裡，他有四百盧布，節省下來預備買大衣用的。但他從來就不大敢買，買掉他便什麼積蓄都沒有了。現在買得成了。葛利高從網裡拿出一塊鹹菜，把菜頭咬掉。他努力回想檢到了多少張鈔票，票面上是多少數目。興奮當中起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太胡鬧了，使他自已覺得很怕。

假定他不去上工，他們拿他怎麼辦？他的成績既然不壞，不過挨罰而已——工資降低，不會再厲害了。如果他生病的話，又怎樣呢？

他的意思中，似乎看見了那些非配給商店。這裡的東西只有軍政大員才能買得起，他似乎看見了那一堆堆的蟹肉罐頭，醬油和鹹肉，巧克力和各色糖菓，像車輪子般大的乳酪，似乎又看見他正站在這個輝煌燦爛的商店裡，手摸索着口袋裡的錢。突然，他雙手捧住肚皮，身體縮作一

團。

「這位公民怎麼回事？」站在前後的人齊聲問。

「我不知道，我病了。喘不上氣來。」

「我把你送回去吧，你住在什麼地方？」

「不用，不用，我還可以勉強走回去。」於是葛利高捧着肚皮蹣跚的走開。一直等轉過拐角，才恢復原狀。

平常時候，非配給品商店總是十點鐘才開門，十月十二這一天，才到七點半，門口裡就有三百多人在排隊了，大家心裡都在嘀咕，葛利高無論如何也還是排在後面。八點，櫥窗上貼出了一張字條：「暫停營業。」店員把窗上的布幔拉起，擋住那成堆的罐頭和熏烤的山珍海錯。人羣慢慢走開，毫無怨言，因為誰也不想和誰講話。

城裡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少年先鋒隊隊員在大街上巡邏時，時時停下來，向水溝裡看看。屋頂上另有一隊，用鐵籤檢起擋在煙囪背後的爛紙。

★ ★ ★ ★ ★

伊利亞蕭斯塔柯維區的辦公桌上，茶漬狼藉。這位分區主任滿頭大汗。他的電話每分鐘響一回，他便接過來忙亂的發幾句簡短的命令。他周圍的地板上，到處丟着須知和指南之類的冊子。越看這些法令規章他越覺得洩氣，上

面根本就沒有提到眼前這類情形的命令。他想杜撰一些。

但許多年來的訓練，使他失去了自動自發的力量。這時他能確定的，便是沒有一項規定，適用於這種情形。他曾經打電話給這地帶的公安處長。起先處長以為他吃醉了。當伊利亞隨後解釋的時候，處長才笑得不那麼起勁了。

本區處長下十諾夫動身親來指揮，但在電話掛斷之前，他命令伊利亞把這些無用的錢，一張不剩地全繳起來。

他又打了個電話給莫斯科保障自己，莫斯科的機關，正午以前不辦公，試探了一個鐘頭，卡干諾夫才找到一位願意冒險作主的人，命令他着手調查，並送一份報告去。

同時，伊利亞又打電話給秘密警察總部。他雖沒有敢直說地區主管無能，却把自己的過失給推卸得一乾二淨。秘密警察的行動倒很快。十五分鐘之內，配備着手提機槍的部隊，已在距耶密爾城廿哩外的防地上卡車。一點鐘之內，已把耶密爾城包圍得水泄不通。和外界斷絕了一切連絡。

精疲力竭的伊利亞蕭斯塔柯維區，向老婆子做手勢要茶。她把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放到桌子上。桌子一頭，放着一大堆掙來的錢。老婆子一轉身便把幾張鈔票拂到了地板上，她一面低聲道歉，一面拾起來放回桌子上。在放回

的時候，她藏起了三張。

伊利亞端着毛嘴那杯滾燙的茶。他痛恨新鮮的事情。他把面前的鈔票抓起一把，用大手攤平。再一張張的排列開，三張五盧布的。四張廿的，五張一百的。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大放大鏡，單在一張百盧布的鈔票上。又從制服口袋裡掏出錢夾，抽出一張百盧布的大鈔，擺在前一張的旁邊，他用放大鏡把兩張都單住，又把兩張鈔票從當中一摺，再放到一起，他看不出絲毫區別。

電話鈴響

了，他聽完便

把發給每個人的

指示重說一

遍：等候命令

。電話線從錢

堆上拖下來。

他把兩張摺疊

過的錢票放到

一起，再用放

大鏡仔細看，

他已辨不出那



張是他自己的了，便把兩張一起放進錢夾，手微微有點抖。

伊利亞的助手查爾斯基走進來，身後跟着一個公安警察，提了一個白帆布袋。

「放到那邊，」查爾斯基說。「去吧。」公安警察走了出去。查爾斯基說，「我們已收集了像這樣的三大袋。」

「伊利亞站起來，把那些錢倒在地板上。這些錢成一團的鈔票堆得老高，像一墩乾草。他伸出腳去攪了一下。」

「廣播器已經把我的命令傳達了嗎？」

「是的，主任同志。」

「好，人民把錢交出來了嗎？」

「有人交出來，不過可笑的是……」

「可笑什麼？」

「哦，交來時，總是三兩個人一起——沒有一個人單獨來的。真是可笑。」

「並不可笑，」伊利亞說，然後又帶點譏諷的口吻說：

「難道你自己單獨地拿過這隻口袋？」

「同志，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伊利亞說。「我有一個新意見。用播音器向大家說，這些東西是偽鈔，偷錢的人，便要受死刑。」

處分。」

「我們是這樣做的呀，分區主任同志。」查爾斯基進來辯白。

「我知道，不過還要說，這是細菌戰——誰拾起來誰就生癩病。」

「那些搜索隊的人又怎麼辦呢？」

「他們不是戴着手套嗎？告訴他們，這是防細菌的手套。為什麼不說，史太林早就想到了，所以就先預備好了防菌手套。」

查爾斯基轉身要走。

「等一等。」伊利亞說，「不要把消息走漏出城去。」

「是，同志。」查爾斯基答道。

「還有，火車停開——無論什麼事去旅行，都不要批准……」

查爾斯基說，「同志，本城已經包圍了。不要說火車連蒼蠅也難飛出去。」

「好極了！」伊利亞說。

查爾斯基走出去以後，伊利亞用校鉛筆輕輕敲着桌子，接着又輕輕敲着牙齒。公堂送進一份打好的報告，擺在

桌子上。伊利亞讀道，「一切商店業經封閉。嚴禁任何交易，聽候命令。支付現鈔的借貸租賃，購買和移運一律禁止。均已照辦。」後面是正式簽署。報告上面，另外附着一片紙，寫道，「天呀，伊利亞，老百姓吃什麼呢？」

分區主任仔細推敲了一會，另外在一張紙上寫道：「憑身份證先發救災配給，另候通知。」

耶密爾有一座頂好的旅館，旅館裡有一個頭等房間，專為招待要人用的。其他的房間，一律是白木地板和窄窄的床鋪，白慘慘，硬邦邦，好像墓碑一樣。只有廿號房，鋪着紅地毯掛着天鵝絨簾幕。有雕花帶墊的長背椅子，好像前個世紀中，豪華的鄉下別墅一樣的陳設，浴室的水龍頭，也不漏水。

★ ★ ★

十月十二日下午十一點，廿號房來了客人。圓桌上擺滿了食品。一盆灰色的魚子醬，一盤盤着雞蛋，大大小小的鹹菜，有洞的乳酪，沒有洞的乳酪，形形色色的燕麥麵包，和滿盛着奶油的碟子。桌子正中，排列着四瓶伏特加酒。

幾位特殊人物圍坐在桌子周圍。計有本區地面部隊司令官朱波夫，本區空軍司令朱比頓夫，空軍保安區處長卡

干諾夫，秘密警察首腦科尼朱克，還有分區主任蕭斯塔柯維區。這些制服輝煌的要人，一面談話，一面吃東西，不過他們時時把眼神向杜拉同志飄過去，一點鐘以前，杜拉同志才從莫斯科乘專機到達。

杜拉矮小強壯，下巴上的肉像條線。眼神疲乏冷漠，不帶一點希望或信心，却還是不停的工作。他的姓名雖不響亮，却是一個核心人物，克里姆林的鷹犬之一，製造糾紛，解決糾紛，他曾經乘各種時機，在天津，倫敦，羅馬，華盛頓，馬賽，和紐約各大都會，溜進溜出，因此他總是神情疲倦，風塵僕僕。如果他有私生活的話，便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私生活。

杜拉同志閱讀在座各人遞給他的報告。他沒有吃東西。他讀完了最後一頁，便把報告摺得整齊齊地，輕輕裝進上衣裡面的口袋。朱比頓夫推給他一杯伏特加。但杜拉搖搖頭說，「謝謝，謝謝，不喝。」他的話枯燥無味，又講得很快，毫無頓挫。「我看不出你們有什麼錯，」他說。引得大家一片歡聲。

「從反面來講，」他往下說道，「我也看不出你們弄出了什麼頭緒。」大家又都一聲不響了。

伊利亞蕭斯塔柯維區說「我們等待上級的命令呢。」

杜拉想了一會。「我倒很想能弄些命令發給你們。」他仰起頭，眼睛望着天花板。「老早，我就想到了這種可怕的武器，但我自信資本世界不敢用。他們崇拜的就是錢，崇拜得那麼厲害，雖然屬於敵人的，他們也一定不敢冒犯他們的上帝。這是一種頂厲害的武器。當局只有兩條路——武力和賄賂。這種武器已經把我們的一條臂膀給毀掉了。」

「我們不妨發新鈔券呀，」卡干諾夫說。

「是呀，不過他們會仿造。」杜拉停頓了一下。「比你想得更糟的是，」他說，「無論當誰拿錢開玩笑的時候，就會生出麻煩。人民對於交易的媒介，總得有信仰才行。現在，你封閉了商店，告訴他們錢是假的。可是他們不知道那種假，那種不假——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不管什麼東西，他們會做到就買，去把這些錢用掉——只要有東西在手裡，他們才覺得可靠。」

本區區長卡干諾夫倒了一杯伏特加酒，舉杯祝賀。「我們的好處就是有優越的權力，而且有辦法運用這些權力。」他說。

杜拉望着他。「我們也有缺點呀。想到用這種武器的人，一定也想到對我們空投別種東西——配給證，旅行許

杜拉寫了一匙魚子醬，放在舌頭上嚐嚐，「我正在想個辦法出來呢，」他說。「送這禮物來的人，一定等反應。如果得到我們受害的證明，便會再送來，送得更多，各地方都要送。這次是個試驗。如果沒有反應，他們可能認為試驗失敗，我的意見是，把耶密爾和外地隔離，一直等到把所有的錢收集進來為止。我們不能讓這消息有一點走漏，連一句話也不能漏出去。」

「我們怎麼樣才能使人民，肯把錢交出來呢？」朱波夫問道。

「哦，那容易，非常容易。開放一切商店。把價目降低，告訴人民說，這是史太林的禮物。他因為愛他們。才把錢當作禮物，從天上丟下來。他們聽到有這種巧妙的辦法，會高興萬分，再加上物價大跌，我們便會把耶密爾的每一分錢都收集回來，那麼——那麼以後就可以……」

杜拉更顯得疲倦。「記住：不要走漏風聲。他們也許會感到失敗了。他們可能這樣想，我也希望他們這樣想。現在我要回莫斯科了。我們盼望有一個詳細報告。」

他站起了，走出房門。他連帽子都沒有一頂。一輛發動好的車子，停在旅館門口等他。

漫 畫



畫家：「快，快，它快要下去了！」轉載自笨拙

可證，身份證。那也是貨幣呀。我們是靠證件過活的。」

杜拉從身邊的口袋裡拿出幾張鈔票放到桌子上。「這種東西使人中毒，使人腐化，」他說，「假如丟下來的太多了，就不會有誠實的人。看吧，同志們，」他放慢了聲調，「假如你們，你們每個人，給一袋子錢去銷燬，知道沒有人監視，知道沒有人看見，你肯去銷燬嗎？不必答復——不必答復！」

朱波夫司令說道，「我是軍人，按照軍事的條件來想，這種錢既是一種武器，我們為什麼不用呢。美國用盧布攻擊我們，讓我們用金元轟炸美國吧。」

「那也未必很有成效，我的朋友，」杜拉說，「他們的錢雖然很難仿造，但我以為我們還能辦得到。但他們有一種退守的法子，我們沒有。他們可以退回到銀行裡去。我去過美國。所以我知道。我們老百姓買東西，總是用貨幣，大部分都是小額鈔票。在美國，交易是用支票。假如我們空投錢鈔，或者他們想到我們要這樣幹——他們大約會取消現鈔，全靠支票，而沒有一點困難。」

空軍司令朱比頓夫的聲調裡，稍稍帶了一點火氣。「我們可沒有辦法把天空看得嚴嚴地，不讓汽球漏過來，」他說，「有些一定會飄進來。你有什麼辦法嗎？」

空軍第二十二保安站的報務員，坐在發報機前。值星員剛剛出去作第一次夜巡。正是好打瞌睡的時候。突然他坐了起來，去抄寫打來的電報。「電訊——五個未經判明的物體，高七萬五千呎，向東移動，每時廿六哩。位置，東經三十度五十分十七秒，北緯五十四度，廿分八秒。請派機查看。」

報務員走到地圖前面，手指找到了斯摩棱斯克區。他把桌上電鈕一按，喚衛兵的鈴聲響了起來。



年青的一代和世界

續完 微之

(七) 南斯拉夫的農人——米羅撒夫

米羅撒夫·奧勃雷多維克極希望成爲一個新時代的人物。他是一個年青的南斯拉夫農人，每日在和恐怖的人們——過去——相掙扎，並深信着未來改善的希望。但他距離這最簡單的目標尚相去甚遠。他目前的居處依然是他祖先們千年以來所居住的地方。他是帕喀尼一個古老鄉村裡的居民，在貝爾格拉德之南卅英里。他們全家住宅跟一般村民大同小異，一共有五間屋子，可是沒有水，電，冷熱設備和洗澡間，屋子還算乾淨，不過地板上却是覆滿了泥污。

米羅撒夫沒有馬車，自行車和汽車。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只能靠步行經過那兒的泥濘道路。他日常的工作幾乎多數是徒手跟貧瘠的土地和大自然的威力相搏鬥。他那有生以來短促的生命史上只充滿了愚昧與暴虐的黑暗。米羅撒夫只讀了四年書，便因戰爭結束了他的學校生活。十四歲時便加入南斯拉夫游擊隊裡當一名傳令兵，奔波於帕喀尼，這南斯拉夫游擊軍和納粹往來爭奪血流通渠的戰場上。而現在南斯拉夫的人民却又處身於蘇俄的虎視眈眈的敵對之下了。米羅撒夫的世界在各方面看來是中古時代的復活——充滿了慘酷艱辛的景象，綿綿無盡的危難，和永傳不息的沮喪。

米羅撒夫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村子裡集體組織委員會中的一份子，並且還是地方人民青年團的書記，因此他的地位要比一般年青人要高一籌。他之所以能進入這種組織的原因是全賴他家族地位的支持。他的叔父現任這村莊的主席，他的父親在二年前業已身故，曾任村子裡集體農場的第一任主席。

集體農場是由四十多家帕喀尼的居民獻出產組成的，農場裡有五匹耕牛，和一架殘破的曳引機。他們用田裡的收成來換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給證。可是南斯拉夫農民的經濟基礎是極脆弱的，像一九五〇年那樣的一次荒歉就將數年來的辛苦經營掃得一乾二淨。

米羅撒夫除了從事耕作以外，他爲了修理曳引機和做一些紙上工作也要化去不少時間，此外他還要讀一些報紙，有關政治和歷史的書籍，以及新式農業雜誌。

米羅撒夫不脫農民本色，講話緩慢沉着。他懂得自己的工作，知道身受的艱苦。但他必須經歷的痛苦和艱辛的工作還是綿綿無盡。

(八) 美國的醫科女學生——南茜

「我一生的成長經過非常順利，沒有一點意外的挫折。

折。我家庭的景況和孩童時代的生活是非常均衡而快樂的，從來就沒有很大的高偶變化。」這是廿四歲的醫科學生南茜·阿爾特在回憶她過去生活時所說的話。從這幾句話裡，我們已經可以不必經過介紹而知道她是一個美國女孩子了。在她的一生裡，南茜已享受到了國家和家庭給予給她的平安和幸福。也許她感到的最大的幸運便是生活沒有重大的高低變化，可是在世界的其他國家裡，同年歲的青年男女或許已歷盡了人間的無數滄桑。這種幸運的結果，使她成爲一個成熟而可敬的年青女郎。

她在龐大而新式的紐約醫院的附屬醫學院唸書，今年是三年級。她將來的志願要做一名醫生，而她的志願也正出於家庭的傳統。因爲南茜已故的父親在生時是一位醫生，而她的母親也是明那坡列斯的產婦科醫師。她們這一家境況很好，有兩輛汽車和一所廣闊房間的花園住宅。南茜出生於明那坡列斯，正和她自己所說的，幼年生活十分愉快，每年夏天她和她的哥哥湯姆總要到威斯康辛的鄉間去避暑。當她決心要做一名醫生時，她的父母便勸導她先在醫院裡做一名臨時護士，使她先瞭解醫生是怎樣的一種職業。南茜經過這樣徹底的認識以後，她才正式進入醫科大學向她的目標前進。

就一個三年級的醫科學生來說，她的求學時期還是漫長而辛苦的——她一天化費在聽講和實習上的時間有時多至十餘小時。她現在還擔任做一名家庭裡的健康顧問，在這種場合下她可以學習對人的關係以及很多醫生職務上的知識。在每一件她從事的工作裡，她都聚精會神地注意着，並對之有狂熱的愛好。南茜處世態度比較嚴肅，不過她在醫學裡和紐約也有很多朋友，時常同去看電影，跳舞和欣賞戲劇。雖然她沒有時間去想到許多政治上的事件，但她在去年總統大選時，她還是非常嚴肅地投下她神聖的一票，而這一次投票的經驗却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南茜對自己的工作有信心，對自己的工作極負責任。雖然到目前為止，她的世界是非常狹小的，也許只侷限於人體和細胞，但在她看來，她將來一定要用她的醫學知識來解答這個世界對她的恩惠。

(九) 美國年青的兵士——柯斯屈羅

在劉易士·柯斯屈羅的年青生活史中，這是他最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位年方二十二歲的美國伊利諾斯州的青年，今年從西北大學神學畢業，跟相戀七年的愛人結了婚，並開始了海軍裡的兵役服務。這在任何一位美國青年來

說，在成功與快樂的興奮情緒下不得不加入軍隊服役總是一件令人掃興的事，何況在服役的前途可能會存在着危險。像這樣一個歡愉，光潤的面貌和養尊處優的身體，不久要被派出去流浪在世界上的任一處天涯海角作為一名美國軍人，他的感想如何？他對將來的期望如何？

柯斯屈羅的父親是一名頗有聲名的外科醫生，家庭境況不差。但即使他出身於美國農民和工人的家庭，他也同樣地會得到這種安適的生活和教育。他對他的父親非常尊敬和順從，但在政治見解上却頗有出入。尤其在外交上兒子和父親是各有一種看法。在學校裡他是一名好學生，對人類學這一課最感興趣，服役完畢之後，他準備回來做一名人類學家或是一名醫科教師。

他是一位極富理想並神經過敏的青年，既不吸烟，又不喝酒。自從在七年以前跟佩蒂·白脫勒小姐認識以來，他就不再另找女友，並且除她相伴以外不會下過一次舞池。每逢假日，他們總是聚在一起，結婚以後，他們在浮及尼那建立了小家庭。現在小夫婦倆的家居生活十分恬靜，他們的嗜好是看書和聽古典音樂。星期天，他們一同上教堂，在鄉間散步和欣賞蕭瑟的釣魚。

柯斯屈羅在將服役的這一段時期裡，對世界以及他

自己的處境想得很多。他說：「經過四年來學校的學習生活，我所能想到的最簡短而合宜的意見便是：『上帝所創造的全人類真正是完全相等的』。當然我們這個國家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但是，我並不能仇恨他們。雖然我對他們的作為不能滿意，對他們的集權專制，剝奪人民自由，製造戰爭恐怖是十分不滿，但這並不是他們大多數人民的過失。現在世界上的情勢很壞，美國和蘇俄相互對壘，戰雲密佈。可是我以爲要導致和平還是在乎人民自己的願望，只有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覺悟，這世界才有和平的希望。」

這一個年青的軍人還有一個想法，他認爲世界道德觀念的建立完全有賴於個人的倫理道德。

柯斯屈羅提到他自己時，他說：「當然，我在這兩年的兵役時期中，我不能滿足我個人的夢想。到現在為止我對這兩年內的前途如何尚未作過任何考慮，但我仍認爲美國的海軍是世界上所有軍隊組織中最完備的一個，並且我所受的訓練可以使我有能力在將來率領一部份人，或許還能拯救一部份人的性命。在我看來，我們這一代裡大戰是難以避免的。但我要盡我的能力去瞭解為什麼人們不能避免戰爭的理由。至於現在我却要盡我所能去學習海軍裡的

一切職務和工作。」

「最後，」這一位年青的美國軍人說：「我覺得自己對國家有一種應盡的責任，我應該盡我的力量去報答它，因為這個國家給予我求學的機會，使我豐衣足食，並使我有着燦爛的前途，而這一些都合著着自由的真義。」

尾聲

我們讀過以上來自十三個國家的十九位青年的簡單傳記。我們對未來的世界似乎已可下一概括的結論。

我們所處的時代，也許可以說正是有史以來最複雜複雜的一個，這兒所舉的十九位青年各有不同的典型，各有不同的認識也各有不同的困難。但是我們畢竟還可以從他們的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思想裡找出特殊因子。在所有這些青年的生活裡，我們可以看出多麼的生活標準是不夠水準的。他們很少能獨佔一個房間，一切新式的設備，例如自來水，電燈，電話，汽車，冷熱水汀，在多數人看來還是一種奢侈品。甚至於還有很多人得不到充足而有營養的食物。

多數青年的過去生活是够悲慘的，過去的回憶在他們看來簡直是一付嚴酷的重擔。即使是現在，他們的前途仍是渺茫難期。印度，敘利亞，里比亞，意大利，德國，

南斯拉夫，多數人依然在困難貧乏的境況裡掙扎，不良的發育，貧乏的食糧，缺乏未來的希望和機會。他們多數不願回憶過去，只希望將來能有較好的生活。

可是他們又沒有一個人敢相信能達到他們的希望與目標。因為在他們的眼前看到蘇維埃集團的鐵幕。他們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和平又是談何容易。他們畏懼戰爭，但又相信戰爭極難避免。這是他們苦悶和矛盾的癥結。

不過這些年青人在性格上的表現既不沮喪地失望，也不愚蠢地樂觀。時代的磨折已使多數的年青人增長了學校以外的經驗和認識。多數的年青人已很早地脫離了昇平時代表所常有的那種幼稚觀念。並且他們對人類之間的瞭解也似乎更為加深。他們相信聯合國是目前世界上的最大希望，並且也相信多數人類之間是可以和平相處。如果以上所舉的這十九位真正能代表多數青年的話，那麼我們對未來的世界將作何種的看法？

——全文完——

譯自美國假日雜誌一二三月號



(一)
米基凱素
十七歲時初次
創下擊昏對手的
記錄；被擊
昏的人是他的
兄弟康理，比
他小三歲，而

★拳王★軼事

山隱

人賞給小凱素的；因為她的汽車險些撞碎了他那孱弱的身體。

康理不知道米基在家，否則他決不敢將錢幣擱在坐椅的圈臂上，仔細欣賞它耀眼光采。當米基跨進廚房時，

巴西白蘭地競飲委員會在第二周年競賽大會中決定，參加比賽的遊客如能飲盡十四瓶白蘭地後，尚能記得他本人名字者均可入選。因為他已打破上年的優勝紀錄了。

印度海達拉巴城的報紙編輯著論盛贊火車已能準時到站，並謂這是此地有火車歷史以來的第一次。不料第二天編輯先生發現這一節準時到站的火車原來整整延遲了二十四小時。

美國南卡羅林納州的地區鎮上，一位推銷員召集了周圍數哩之內的農人來參觀他的滅火彈實驗。他把滅火彈掛在農大的一所穀倉樑子上，然後把下面堆積的乾草點上了火。不料滅火彈毫無作用，參觀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穀倉化為一堆灰燼。

美國塔克薩斯州裡有一所學校，在作營養實驗時，發現受試驗的老鼠在「良好飼養物」（含有雞蛋，蔬菜，牛奶）的供養下都死光了，但在「不良飼養物」（澱粉和糖類）下生活層的老鼠却肥大繁盛。一時大為驚訝。

這跛腿的孩子慌忙用手攔住銀幣，但動作不够快捷，無怪透過他哥哥銳利的眼光，

「什麼東西？」米基問。

「沒有什麼，」康理說。

「你這一條腿的壞蛋！」米基說。

他大步走向他兄弟的坐椅，攔住藏匿銀幣的那隻手，

「放手！」他命令。

康理開始哭泣。

「放手！不許哭，」哥哥喝道，從椅臂上拉起他兄弟的手。

銀幣滾到光瑣的地板上，米基一把攔住，柔軟的脣上，展出一絲勝利的笑容。

「再沒有了，呢？」他說：「好的，這東西你是用不廣的。」

「還給我，」弟弟聲泣着。

「給你一個紅腫的鼻子，你這小壞蛋！你在那裡偷來

的？」

「我沒有偷，是我自己的，一位太太的汽車幾乎撞倒我，這是她給我的。」

「她沒有撞死你，你真是該死。」米基說。

米基向屋門走去，跛腿的孩子扶起拐杖，困難地自坐椅中起立，繼續跛腿向米基走去，後者聽見拐杖的聲音，回身站定。

「你最好站在那兒不要動，」他說。

「我要我的錢。」跛腿的孩子哭著說。

「我明白你要什麼。」米基說，他用全身力量，將握住銀幣的拳頭，直衝在他弟弟的嘴吧上，康理「冬」的一聲倒在地上，拐杖壓住身體，米基站在四肢攤開的弟弟身旁。

「夠不夠？」他說：「還要不要這個？」

他狂踢他兄弟的那隻跛腿。

「我想這够你受的。」他說。

倒在地上的米基沒有反應，米基望了一會，又瞥了一眼掌心的銀幣，於是吹著口哨走出門外。

一小時後，凱萊太太自法克勒洗衣坊下工返家，她發現康理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她跪在他身旁，喚他十數

遍。

「喂，怎麼回事？」米基說。

她保持靜默，米基又問了一遍。

「米基，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最後她開口。

「我一點也不知道，」米基說。

「不要對我說謊，米基，你怎樣對待你的兄弟？」

「沒有啊，」

「你打了他，」

「噢，我打了他，有什麼稀奇，這也不是第一次。」

她咬緊嘴唇，面色蒼白，呼吸沉重地向他走來，米基退至門邊。

「不要找我麻煩，媽，我不要和女人打架。」

她喘著氣繼續向他走來。

「站在那裡不要動，媽，」他警告道。

一陣輕微的掙扎後，米基的母親平躺在地板上。

「你沒有跌傷，媽，總算運氣，我早叫你不要麻煩我。」

「上帝寬恕你，米基！」

米基在遊藝場尋到哈布柯林斯。

「出來一下，」他說。

哈布隨他走到路邊。

聲不見回答，她站起身來，面色蒼白，衝出屋去。

雷恩醫生黃昏時才離開凱萊太太的家，他在赫爾斯街走上走著，經過杜根太太門前時，她問：「什麼人病了，醫生？」

「可憐的小康理，」他回答：「他跌了一跤，跌得很厲害，」

「怎麼會跌的？」

「這個我不能確定，瑪格麗特，但我猜他是挨了打。」

「挨了打，」杜根太太叫道：「誰，為什麼？」

「你會看見那一個嗎？」

「米基？沒有，從大清早起就沒看見他，你不會想……」

……

「我不會亂猜的，瑪格麗特。」醫生嚴肅地說：「那孩子的嘴又腫又破，那隻跛腿也青紫了，這當然不是他自己弄的，我想愛命一定也想到是那一個幹的事。」

「天哪！」杜根夫人叫道：「我去看看有沒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這是一個好心腸的女人，」雷恩醫生自語，繼續走他的路。

時近午夜，米基回到家裡，他的母親俯首坐在康理床

「我要暫時離開這城市，」米基說。

「為什麼？」

「噢，家裡出了一點事，那孩子偷了我半塊錢，我向他討索，他用拐杖打我，所以我打了他，老媽媽要用椅子打我，我奪過椅子，她就跌在地上。」

「康理傷得怎樣？」

「不厲害。」

「你逃跑做什麼？」

「我什麼時候告訴我要逃跑？我祇是不耐煩再悶在家裡，就是這回事，因此我要暫時離開，我要賺錢用。」

「我祇有六個銅幣，」哈布說。

「你也在鬧窮？好，把錢掏出來，」

哈布將錢掏出。

「你不該打那個孩子，」他說。

「我沒有問你我該打誰，」米基咆哮：「你要干涉我，你將得到同樣結果，我要走了。」

「走得越遠越好，」當米基走遠，聽不見他說話時，哈布低聲自語。

次日侵晨，米基跳上去密爾窩基 (Milwaukee) 的火車，他沒有車票，但這有什麼不同，車掌還在貨車裡酣睡

未醒。

(一)

六個月後的一天晚上，米基自明星拳擊會匆匆走出，去到隔壁的杜安酒店，他袋裡有十二塊錢，是他參加拳賽所得的報酬，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成人的職業拳賽，也是他第一次賺得的十二塊錢。

要去杜安酒店，先得經過李門酒店，他拉下帽子遮住眼睛急急走過，李門酒店的老板對他非常信賴，十天以來，他供給米基的食物和飲料，等他賺到錢後再付欠款。

米基走進杜安酒店，將一枚銀幣放在櫃檯上，驚醒了打盹的老板。

「給我一杯，」米基說。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拳賽終場，又一幫人蜂湧而入。

一個剛滿二十歲的小伙子，站在米基身旁，鼓起勇氣向他搭話。

「你是第一場比賽的選手嗎？」他問。

「喂，」米基回答。

「我的名字是海奇。」

他買一杯，一天晚上，海奇快快不悅地告訴米基，他必須回家晚餐。

「八點鐘我有一個約會，我一定要去，」他說；「我還得洗臉換衣服，因為她是全城最美麗的小東西。」

「兩人一同去可以嗎？」

「我不知道邀請誰做你的女伴，啊，有了，我有一個妹妹，如果她沒事，就請她一同去。」海奇說。

這天晚上，米基和愛瑪海奇以及她的哥哥和那美麗的小東西，一直跳舞到半夜。

次日，一文不名的米基凱旋，找到明星拳擊會的負責人道克哈門先生，要求參加下一次的拳賽。

「我讓你下次和屈萊比賽，」道克說。

「能拿多少？」米基問。

「二十塊，如果你贏了，」道克告訴他。

「憑良心，那天我表現得不够好？」米基抗議。

「很好，但是你還比不上佛力德威希。」

「我不怕佛力德威希和一切人，」米基說。

「喂，但我們按照拳手的胸圍出價錢，」道克說；「我安排你和屈萊比賽，幹就幹，不幹拉倒。」

「好，我幹，」米基說；於是在杜安酒家消磨了一個

米基默默地接受他的招呼。

「我不要再打擾你，」海奇接口說；「但我想請你喝一

杯。」

「好的，但不必太費心，」米基說。

海奇興高彩烈地笑着，向櫃上要了酒。

「你今天真把那個傢伙攪慘了。我怕你會打死他。」

這位買酒的人說。

「如果我不住手，我真會打死他，」米基回答。「我

把他們統統打死。」

「你打得極好了，」那一位風服地說。

「我打得好嗎？」米基問：我能像獅子踢人那樣兇猛，

你曾注意到我肩膀上的肌肉嗎？」

「注意？我怎會不注意呢？」海奇說；「我會向坐在

我旁邊的人說；我說：『看他的肩膀！無怪他出拳那樣兇，』我會對他這樣說的。」

「有朝一日，我會把他們統統打死，」米基說。

這個吹牛的殺人者留在杜安酒店裡直到打烊，分別時，

米基和他的新朋友握手為禮，並約定明晚會晤時間。

將近一週之久，這兩個人形影不離，海奇欣悅地聽着

米基敘述他的往事，每當米基的酒杯告罄時，他就自動替

愉快的下午。

比賽的前一晚，屈萊的經理人來找米基。

「你覺得身體怎樣？」他問。

「我？」米基說；「我覺得很好，你問候我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屈萊的經理人說；「我們渴望勝利

因為如果屈萊這次勝了，就有機會和菲力比賽，」

「你的條件怎樣？」米基問。

「五十塊錢，」屈萊的經理人說。

「你以為我好欺負？要我躺下來祇值五十塊？不行！

」

「那麼七十五塊，」屈萊的經理人說。

最後生意以八十元成交，一切細目很快談妥。次日晚上

拳賽的第二局中，米基前臂受到一次猛烈打擊後就停止

比賽。

米基這次護中飽滿，他分別在李門和杜安兩個酒店裡

大吃大喝，又到史汀酒家去尋求安慰。

賺來的錢花光以後，他發現再沒有人肯要他參加拳賽，

雖然祇要有愛瑪和廣海奇兩人活着，他就不愁餓渴，但

他決定密爾窩基已不是他理想中謀生之地。

「我能擊敗他們之中最强的傢伙，」他說，「但這裡再沒有我的機會，我要到東部或其他地方去。而且……」但正當米基購得一張去芝加哥的車票時——這錢是他向愛瑪要來，說是要買鞋子——一隻粗壯的手攔在他肩上，兩個陌生漢子站在面前。

「到那兒去，凱來？」一個陌生人問。

「不到那兒去，這副你什麼事？」米基說。

一個陌生人說道：「凱來，我們是受僱於愛瑪海奇的母親，察看你是否對得起她，我們要你留在這裡，直到你和她結婚以後。」

「你們和我開的是不便宜的，」米基說，但他當晚畢竟沒有去成芝加哥，兩天以後，愛瑪海奇變成了凱來夫人，當婚後他們兩人單獨相處時，他給新娘的結婚禮物，是在她黃白的面頰上，狠狠地擊了一拳。

次日侵晨，米基離開密爾窩基，乘的是末一班貨車，正與他來時相同。

(三)

「我們自己騙自己再沒有用處，」湯姆哈里說：「祇要他再瘦一點，體重再輕三十七磅，那麼一隻老鼠都能阻

茲比賽，我簡直拉不住他。」

哈里兄弟在波士頓旅舍用餐，鄧哈里自荷略克來訪湯姆，參觀米基對布德克勞斯的十二局拳賽，因為雙方實力懸殊，米基曾二度擊倒布德，是以很少有激烈爭鬥的場面出現，觀眾情願花錢看米基勁捷的左拳，但他們也希望對手不是那種挨一拳就跌出圈外的傢伙，布德正是這種對手；他努力地左閃右躲，但仍被打得頭青臉腫。

「我想這孩子很聽你的話，」鄧哈里說。

「嘿，」湯姆說：「他很聽我的話，但他不肯等待，而且唯利是圖。」

「你和他訂有合同？」

「沒有，我不需要什麼合同，他明白是我將他從貧窮中救出，所以祇要他有錢拿，就不會背叛我，假如他第一次求我時，我不睬他怎麼辦？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但看來好像上星期才發生的樣子；我那天坐在快樂俱樂部酒吧裡，等候麥肯來結帳，這小伙子走進來討酒喝，人家告訴他在這裡搗亂沒有用，於是他轉身看見我，他問我是否掌管拳賽的人，我說是的，他就向我討錢買杯酒喝，我叫他坐下來我替他買。

「我們隨便撥天，他告訴我的名字和曾在密爾窩基

止他參加比賽。但他已經變成重量級，他和我們同樣明白，過去六個月裡，他長得像野草一樣的迅速；我告訴他：「你再長下去，就沒有人和你比賽，祇有威拉和他們那些人，」他說：「我不怕威拉，如果我體重再增二十磅。」

「他一定連他自己都憎恨，」湯姆的弟弟說。

「好傢伙都是這樣，」湯姆說：「米基是個好傢伙，這點你不要認錯。我原想他長得太重以前，讓他和魏希比賽，但現在太遲了，我們可以讓他與那個荷蘭人比賽。」

「你說的是誰？」

「楊高茲，重量級拳王。一次拳賽也許賺不到多少錢，但以後金錢會滾滾而來，我們有這一張好牌，因為人們願意花錢看拳王和米基比賽。等米基體重够格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重量級拳王錦標。」

「他甘和高茲比賽？」

「當然，因為他需要錢，但我這孩子非常仔細，而且還得根據我的判斷決定！因為極運氣有什麼用？這孩子每分鐘都在進步，而高茲退步得比大喬森還快；我想我們現在都可以打倒他，我願用生命打賭，但六個月前，這還是太冒險的事，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簽字訂約，但米基急欲和高

參加過兩次拳賽。於是我說：「我不知道你好壞如何，但喝這種東西對拳擊大有妨害。」他說如果我給他參加拳賽機會他就戒酒，於是我們握手，我帶他回到我住的旅館，替他買了幾件新衣服，讓他洗澡，並供給給他吃了六星期的飯，他勤苦練習，最後我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和史邁來沙耳比賽，他一下就把史邁來擊倒。

「你知道他以往記錄，僅在密爾窩基敗給屈塞一次，但去年一年中，他曾接連擊敗屈塞三次之多。」

「我給他豐富的報酬，他已經賺到七千塊錢，你怎能想像兩年前他還是一個窮措大？他還要更多的錢，因為他總是穿講究衣服住大旅館。」

「他家住那裡？」

「他不是貧沒有家，他家住芝加哥，母親因他不務正業，將他趕了出來；我想她一定對他不好，因為他說他決不回去，除非她先來找他。他說她有成堆的錢，所以他不必為她煩心。」

他們談論中的那位先生，這時進入咖啡店，搖搖擺擺地走到湯姆桌前，全室的人都轉首望他。

米基一付健壯的外貌，除了眼睛略青和一隻耳朵顯得腫脹，但吸引人家注意的並非他那健壯的外貌，而是他那

馬蹄形鑽石領帶夾，紫色條紋襯衣，桔黃色皮鞋和筆挺的淺藍色西裝。

「你到那兒去了？」他問湯姆：「我到處找你不着。」

「坐下來，」他的經理人說。

「沒有工夫。我要到碼頭看他們卸魚，」米基說。

「和我的兄弟鄧福手，」湯姆說。

米基和鄧福手握手。

「如果你是湯姆的兄弟，那麼和我一定對勁，」米基

說。

這兄弟臉上洋溢著快樂的光輝。

鄧福福正要作客，這時米基又向湯姆說：「給我二十元，也許用不了，但我不願意身上短錢用。」

湯姆取出二十元，並在一個黑皮小本上記下帳目。

「但是，看卸魚花不了這麼多，要我同去嗎？」湯姆問。

「不要，」米基匆匆地說，「你們兄弟兩人也許有很多話要談。」

「那麼，不要花太多，四點鐘前最好回來睡一會，」湯姆說。

他從這堆信件裡選出三封信放在桌上，將其餘信件都塞入字紙簍，於是他拿起這三封信，在椅上坐下，眼睛漠視着空間，最後他再認定手中的信，他將一封信放進衣袋，圍起另外兩封信，向字紙簍拋去，但他沒有拋準，信件落在地板上。

「他媽的！」他過去將信拾起，拆開標有密爾高基郵戳的一封信，他開始讀信。

親愛的丈夫：

我寫給你許多信，都沒有收到福信（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所以再寫這封信給你，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福信（註）；我不要惹你厭，祇是爲了孩子向你請求，我並不要求你寫信給我，祇是懇請你寄點錢來，並不是我自己要用，是爲了孩子自從八月後就一直害病，醫生說他恐怕活不了，除非我弄點好東西給他吃；但是我怎麼辦得到？盧已經一年多沒有工作，我簡直付不出房租，我不要你多寄我錢，祇要能還清欠款，總數是三十六元，請你想辦法寄來幫助我，如果你湊不出這筆錢，也請你先寄一點來。

你的妻
愛瑪

「打這個傢伙我不需要休息，我們兩人的學識他一個人睡好了。」米基說。

笑聲哄起，在四座驚風眼光中，米基大步走出室外。

米基沒有去碼頭，在街角轉彎處，一個女人在等候他，這比看卸魚更够刺激，因爲她能說話——這無疑是比魚好得多。

「啊，你這孩子，」她說：滿口銀牙在金光中閃爍；

「啊，你還拿手！」

「我們到那兒去喝一杯，一杯沒有害處，」他說。

（四）

五個月後，在新奧爾良，他三度擊敗布德克勞斯，米基已訓練完畢，準備和那荷蘭人爭奪重量級錦標。

最末一次練習後，他回至旅館，停止和那些來自北部的人擦拳，他們特地趕來看錦標爭奪戰，雖然勝負結果早已瞭若指掌。

米基進入房間時，湯姆正在洗澡。

「有信嗎？」米基問。

「在床上，」湯姆自浴室回答。

米基取過一捆信件和明信片，一封一封很快地看過去

米基將信紙撕成碎塊，拋在地板上。

「錢，錢，錢！」他說：「她們一定以爲我是錢做的，我猜這老女人的信還是一個樣。」

他拆開他母親的信。

親愛的米基康理要寫信說你一定得打敗荷蘭人，他希望你一定辦得到，他要我告訴你寫信把拳賽經過告訴我們（註），但我希望你沒有時間寫信，但我希望你祇寫一行或二行，因爲這對於康理比一大瓶藥還好，如果你有錢寄給我，可以幫助我們過日子，如果沒有錢多，也請寫封信來，祇要幾行字就可以使康理高興得不行了，請你念在康理已有三年沒下床了，康理祝你好運道。

你的母親

愛倫凱萊

「我早已料到，」米基說：「她們都是一樣。」

第三封信是從紐約寄來，信上說：

愛：——

這是你拳賽前，我給你的最末一封信，但星期六我還想再打一個電報給你，但電報沒有信好，不能說上許多話，所以我寫這封信給你：告訴你我是多麼想你，並祝你好運道。

打倒他，愛；比賽一完，就請打電報告訴我，用左拳在他鼻子上重打一記，不要怕他打破了相。但千萬不要讓他打壞了我親愛的孩子漂亮的面孔，你當然不會的，是嗎，愛！

我真起來看你，但是你歡喜哈里更甚於愛我，不然你就不會信他話不要我來，但等你得到重量級錦標後，我們就可以爲所欲爲，讓哈里墜到地獄去。

好的，我星期六再打電報給你，啊，我幾乎忘了告訴你，我還要點錢用，大約是二百元左右，請你收到信後，隨即電匯給我，你會的，是嗎，愛。

我星期六要打電報給你，我是多麼想你，愛。再會，我的親親，祝好運道。

格蕾絲

「他們統統是一樣，」米基說「錢，錢，錢！」

湯姆剛洗完澡從隔壁走進。

「你該躺下來休息一會，」他說。

「我正要睡，」米基說；脫卸桔黃色皮鞋。

「六點鐘時我喊醒你，就在這裡吃飯，不會受到打擾，我去發給她們票子去。」

「你聽到什麼消息嗎？」米基問。

睇報紙

他們這時是在芝加哥，米基開始第一週的公開獻技，他擊敗荷蘭人，奪得光榮的勝利後，就直接去北部表演賺錢，他費去兩週時間練習演技，包括體育表演和十分鐘的單獨獻技，表演他那絕妙的拳法。

米基用罷早餐，看完報紙，他漫步去帳房討來鎖匙，命令身旁恭候差遣的侍童：

「去找哈里，湯姆哈里，叫他到我房間來，」米基說

「是，凱萊先生，」侍童回答，快步跑開，打破他以往服務勤勞的記錄。

米基信目從七層樓窗上望下去，這時湯姆奉召而至。

「有什麼事？」他的經理人問。

在米基回答前是一陣靜默。

「哈里，」他說；「5%的錢不少。」

「我想我拿的數目不算越規，不是嗎？」湯姆說。

「我不管數目如何，但我不覺得你對我有用。」

「嘿，」湯姆說；「我沒有料到會發生這事，我原以爲你對我們的交易感到滿意，我決不是無功受祿的人，我想你會找到比我對待你更好的人。」

「我沒有告訴你？哦，當然；如果我們勝了，那麼十五週每天五百塊，我們可以穩賺到一千二百塊錢。到各地去公開比賽。」

「和誰比？」

「誰站在你面前。你就要和誰打，你不怕他們吧。你怕嗎？」

「我不怕。我把他們都當猴子一樣耍。」

「你最好還是睡一會兒。」

「喂，替我匯二百元給格蕾絲好嗎？就匯去，這是在紐約的地址。」

「二百塊！上星期日你剛匯去三百塊。」

「嘿，這關你什麼事？」

「好的，好的，不要煩心，還有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米基說；倒進床裡。

(五)

「在我回來之前，希望你將這件事辦妥，你不會使我失望，不會吧，愛？」格蕾絲說；從桌邊起立。

「讓我辦，」米基說；「不要花比你賺得還多。」

格蕾絲微笑向他道別，走出咖啡店，米基繼續發着

「這是真的，」拳王回答；「你以前幫我很多忙，但

「但我們前面還有無數金錢，沒有我你是抓不到的。」

「啊，我想我自己會去抓，」米基說；「是誰用左拳打在荷蘭人的下巴上，是我還是你？」

「是你，但沒有我你不會在圈子裡和他比賽。」

「嘿，這個不談，就現在而言，你是不值5%的錢，就是在一年前也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湯姆說；「我却覺得大有分別。」

「嘿，我說沒有分別，我想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你聽，米基，」湯姆說；「我想我對得起你，但如果你不以爲然，我願意聽你的辦法，我們來訂個合同，你的數目是多少？」

「我沒有數目，」米基答；「我說5%太多，現在我問你願拿多少？」

「20%怎樣？」

「20%太多，」凱萊說。

「什麼數目不算太多呢？」湯姆問。

「嘿，哈里，我直截對你說穿，什麼數目都嫌太多。」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我，根本不給我錢？」

「就是這意思。」

「一時寂靜無聲，於是湯姆走向室門。」

「米基，」他喉嚨窒息地

說：「你鑄下一個大錯，孩子，你不該拋棄你最好的朋友，那個壞女人會毀了你。」

米基自坐椅上躍起。

「閉住你的嘴！」他大發

雷霆：「在別人抬你出去以前，你趁早滾出去，你在我身上已經吸飽了油，再提她一句，我就讓你和那荷蘭人一樣，現在滾出去！」

湯姆哈里深刻的記得荷

蘭人倒地時的面容，於是急忙

跑出去。

格蕾絲隨後來到，她將許多紙句拋在沙發上，在米基

椅臂上坐下。

「妥了？」她問。



絲說。

「妥了，我趕走了他，」米基說。

「好孩子！現在我想你會把這5%的錢給我。」格蕾

絲說：「在你已經得到的75%之外嗎？」米

基說。

「不要生氣，愛，你生氣的時候可不好看。」

「我的職業不是要我生得好看。」米基答。

「等會讓你看看我今天早上買的東西！」

米基瞥了一眼沙發上的紙句。

「這比哈里的還要多。」他說。

(六)

拳王沒有經理人的局面沒有支持好久，哈里的繼承人是紀羅哈雷，他把米基看做一張好飯票，比他經營的公共樂廳更為利可圖。

合同上訂明哈雷得總收入的5%；合同在哈雷被僱的一週後在底特律訂立，六天的時間使米基發現公共樂技的職員不能自己出面交涉，必須有個代理人。開始時格蕾絲反對新份子加入，但哈雷先生為米基多爭到每天一百元的收入，於是她才發覺米基辦得不錯。

「你和我的女人應該聚會聚會，」哈雷向格蕾絲說：「我已經打電報叫她來，在密爾窩基等我們，因為我們下週，就要到那裡去。」

當他們在密爾窩基旅舍見面時，格蕾絲承認自己對於哈雷太太的印象談不上好，但米基却正相反，他瞥了新經理人太太許多次，大有一飽眼福的意思。

「漂亮的娃娃，」當他們兩人單獨相處時，他向格蕾絲說。

「漂亮倒是漂亮，」格蕾絲答：「但腦袋裡裝的一定是銅木屑。」

「我會將她偷到手，」米基說：「微笑聽者臉上的表情。」

星期二那天，拳王輕易地打倒對手保持王座，但這消息在報紙上未見刊載，事情是這樣：那天早上，米基一人在房裡，來訪的人沒有敲門就走進室內，原來是盧海奇。

米基看到他，一時面色轉成蒼白。

「你要什麼？」他問。

「我想你自己明白；」盧海奇說：「你的老婆餓得要死，你的孩子餓得要死，我餓得要死，但你有的是一鍋錢。」

「聽著；」米基說：「不是因為你，我決不餓你妹妹，並且，如果你沒有能力弄到工作，這與我有什麼相干？是聰明的趁早走開。」

「給我一塊錢我就走。」

米基的回答是用右手在他舅兄狹窄的胸膛上打了一拳。

「把這個帶回家給你妹妹。」

當盧海奇從地上爬起來逃出去後，米基心中在想：「算他運氣，我沒有用拳打他，不然會將他打死，如果一拳打在他肚子上，會打斷他的背骨。」

在密爾窩基的一週表演，每晚均有酒會，現在沒有哈基限制他，米基隨意暢飲，哈雷先生毫不干涉。

酒罷起舞，米基常邀新經理人太太作伴，這使格蕾絲大不好受。

一星期裡，米基一直在希望格蕾絲先向他爭吵，但這機會於星期五才來到，那天表演完畢後，他和經理人太太蹤跡不見，直到夜戲散場後才回至旅舍，格蕾絲終於忍無可忍。

「你想怎樣？」她問。

「這不關你事，是嗎？」米基說

「當然關我的事——我和哈雷兩人；你趁早丟手，不然要你好看。」

「聽着，」米基說；「我欠你什麼，你說話的神氣好像是我們結婚過婚一樣。」

「我們就要結婚，明天就結婚，什麼時候都好，」

「明天，明年，永遠你都沒有和我結婚的機會，」米基說。

「我們要尋求……」格蕾絲說

「你到該尋求一下真相。」米基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我已經結婚過婚。」

「你說謊！」

「你真以為我說謊？嗯，你可以按這個地址找到我的女人。」

米基在一張小紙上草率的寫了幾行字，遞給格蕾絲，她視若無睹地望着手中的字紙。

「喂，」米基說；「我不騙你，你可以到那裡去找米基凱萊太太，如果你找不到，那麼明天早飯前我就和你結婚。」

格蕾絲仍凝視着手中的紙片，好一會她開始說話。

「你一直在欺騙我。」

「你從未問我是否結婚過婚，而且這對你有什麼關係？你已分去了許多錢，拿的比對半分還多。」

他起身向房門走去。

「你到那兒去？」

「去看哈雷和他太太。」

「我和你一道去，你現在擺脫不了我。」

「嗯，是的」米基冷冷地說：「明晚我離開這城市，你仍需留在這裡，如果你要搗亂，我就把你送進醫院，他們會使你安靜，明早你會得到你的東西，此外我再留給你百塊錢，我從此不要再看見你，不要再想追逐我。」

當夜晚格蕾絲回至旅館時，她發現米基和哈雷夫婦已

還至他處，米基於次晚離城，他此番又失去了經理人，哈雷先生也同時失去他的妻子。

(七)

米基凱萊與楊密爾頓在紐約城十局拳賽舉行的前三天，新聞報的體育欄編輯人，指令喬摩根撰寫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介紹拳王軼事，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發表，喬摩根於星期五午後去至米基的訓練處所，恰逢米基出外跑步，但米基的經理人華勒亞當先生，願向記者敘述這一代拳王的過去歷史。

「我先聽你敘述，」喬說；「自己再另外找點補充材料。」

於是華勒先生就運用他那獨特的想像力開始敘述。

「簡直是個孩子，他就是這樣，一個正常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嗎？沒有一點壞習慣，從沒喝過酒，一聞酒氣就頭暈，這是因為他從小家勢好的關係；懂我的意思？他溫柔膽怯得像個女學生，安靜得使你決料不到他是如此矯健，他寧肯坐牢，也不肯當生人面敘述他自己。」

「我們用不着操心使他守規律，因為他原本就是規規矩矩，我們唯一困難就是鼓勵他和對手比賽，他怕自己會

傷害別人，懂得我的意思？這次和密爾頓比賽，把他嚇得要死，因為人們都說密爾頓能保持錦標，也許米基這次可以奪得勝利，在他上兩次比賽中，他總是退縮不前，因為他怕失手打死人，懂得我的意思？」

「他結婚過婚沒有？」喬問。

「嗯，你以為他結婚過婚，對自己的孩子也非常粗暴，他家在加拿大，米基渴望回家和家人團聚；他愛戀他的妻子兒女超過一切金錢，懂得我的意思？」

「他有幾個孩子？」

「我不知道，大概是四，五個，我猜。」

「他的父親還活着嗎？」

「沒有，他的老頭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但他有一個偉大的母親，和一個兄弟，都在芝加哥，每次拳賽後，他都要匯一千塊錢給他的母親，這次賽後，他要為他母親買一座新房子。」

「他的兄弟怎樣，也將獻身拳擊界嗎？」

「當然，並且米基說他兄弟在二十歲以前就可以變成拳王；他們一家都是好鬥士，直爽坦白好像是一個模子鑄成的，懂得我的意思？」

喬摩根繼續留在訓練營裡，直到米基回返。

「新聞雜誌派來一個人，」華勒向米基介紹說：「我把你家庭歷史告訴給他。」

「他給你的材料滿意嗎？」米基問。

「他簡直是個歷史家。」喬說。

「不要不稱呼我的名字，」華勒微笑說：「如果你還需要什麼請打電話來，星期一晚上，還請你多注意我們的拳賽，懂得我的意思？」

(八)

星期日那天，萬千拳迷閱讀報紙上刊載的拳王故事，那篇文章寫得精彩有趣，些微欠實之處，也沒有引起指摘，但除去亞當和米基兩人外，還有三位讀者明白這事實真相；他們是格蕾絲，湯姆哈里和紀羅哈雷，但他們的評論是不會在報紙上刊出的。

芝加哥的凱萊太太和密爾窩基的凱萊太太，他們都不知道報紙上登載了米基的故事。即使他們得悉此事。她們也買不起報紙，因為新聞報要一個銀幣一份呢。

如果喬摩根不去向華勒亞當先生採訪資料，而去拜訪愛倫凱萊，康理凱萊，愛瑪凱萊，盧海奇，格蕾絲，紀羅哈雷，湯姆哈里，哈布柯林斯以及密爾窩基的幾家酒店老

板，那麼他一定可以寫出一篇較具真實性的文章。但根據這些材料所寫出的文章，決通不過體育欄編輯人的審核。

「也許你能明白，」編輯先生會這樣說：「印出這種東西，對於我們的報紙毫無好處，因為人們不願意他受到攻擊，因為他是拳王。」

「註」：米基的母親及妻子，因教育程度低，故所寫之信，一則來有別字，一則標點不分。譯者附註。

譯自 Moder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一位態度嚴肅的股東寫信給湯麥司·愛迪生。信上寫着：「貴公司裡的副經理才處如此地位，但一點也不知道自重。有人告訴我，他的笑聲幾乎可以聲聞全屋。」

愛迪生把這封信送給他的副經理並附着一張笑臉常開的彌勒像。「把這張畫掛在進門大廳上，」他寫着：「讓每個進出公司的人都能看得到。希望每一個人都銘記在心，只有以人類天性為出發點的合理的幽默想像力，才能完成一件良好的事業。」

施的甘露滋潤後，顯得生氣盎然；旱荒算是解除了，初冬時節茁長的淺草，綠油油的鋪在淺坡上，宛如一襲繡滿了花邊的披衫。

為了想仔細的欣賞一番隱外的景色，甘琳把眼睛睜大點，再小心的把玻璃窗旋低。沙地窪處積滿了一潭潭清可見底的雨水。幾隻日漸碩壯的小鴨在路邊徘徊，草，原野伸展過去，一直伸展到她們牧場所在的那片丘陵。

為什麼人們要把這片廣原叫做寸草不生，上蒼所棄的荒丘，這確實費解。多數人都有同感。唯獨甘琳的見解與衆不同，她認為世界雖



危 局

CLARA L. PARKS 原著
敏 常 節 譯

(一)

當這輛鋪滿了塵土的紅色載貨卡車出了城開上公路時，坐在駕駛台裏的甘琳漠然的抬起頭，由座位側面裂了口的玻璃窗向外眺望，聽外阡陌縱橫，灌溉得恰到好處的樹林，菜園，和棉田，都排列得很整齊。一碧萬頃的草地上層層綴綴三三五五的乳用牛和食用牛。幾處疏疏落落的小農莊也隱約在望。走過這一段，卡車漸漸慢下來，往北拐個彎，立刻開上一條蜿蜒在沙漠上，約摸有兩哩長的褐色土路。土路兩旁，祇有一叢叢毛茛和一棵棵宜於在鹽份裏生存的洋杉。和土路接壤的是一大片綿亘不絕，未曾開發過的淺坡，坡上長滿了蒺藜，荊棘，和黑黝黝的灌木林，中間再夾雜一些高聳的標欄和各式各樣的仙人掌。枯燥的沙漠，經過上蒼在夏天佈

然廣大，祇有這片清靜地才是她心靈上的真正歸宿。她目睹着這幅美景，瀏覽得愈久，感觸也愈多，往事如夢，不禁黯然神傷，熱淚幾乎奪眶而出，她連忙用力眨幾下，抑制了眼淚，然後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看哪，原野似乎在甦醒了，」她說，依舊在欣賞風景，並沒有掉頭。聲音抑得極低，唯恐驚醒了懷中安睡的小女兒。

韓瑞斜着眼睛睨她一眼。「這才叫牧場老闆高興呢。」

「他本想說笑話，聲調却不大自然。」真的，多少年來都沒有見過這般青翠的草地了。」

「你老是盼望幾隻小牛，現在可以如願啦。」說完了有幾後悔，面臨當前的窘境，他那還有閒情逸致來着手新的事情呢：——繁殖小牛兒，改裝動力房，添設汽油泵，拆卸舊風車——這些她們夫婦倆一直在計畫中的事情，多半不會實現了。

好一陣韓瑞都沒有搭白。快近山脚了，路面一起一伏，頗有節奏。偶然有一隻杜鵑在她們前面路上奔馳，模樣兒委實可笑。甘琳想，莉莎要是不會睡着，看到了這隻形像別致，舉動滑稽的鳥兒，不知會怎樣的快活啊。

遮風板上飛來一隻牛蚊子，韓瑞靠上去一把把它撲到

你既是醫生的女兒，應該知道得更清楚呀，」他又溫和的責備她一句。

她故意給何醫生開開小玩笑，那一個醫生的家屬願意爲了一點點毛病就大驚小怪的呢！在那間明亮的，現代化的應診室裏，何醫生一面記錄病史，一面吩咐她即刻住院。她急忙分辯。太倉卒了來不及準備，小女兒也無人照管；無論如何要緩幾天。經她這麼一說，何醫生無可奈何的點點頭，允許她頂多再就延七天，但是再三叮囑，時間拖不得，越快越好。

「你幾時去住院呢？」韓瑞又問。

「一星期內。」肚痛又發作了，立刻躬着腰，低下頭，兩眼閉緊，膝蓋靠攏，直等陣痛熬過了，才把身子挺起，眼睛張開。夫婦倆在車上匆匆的商量一陣，怎麼設法把韓瑞的母親及早接來，好在她離家之後，替她照顧莉莎。

(二)

晚飯做好端上桌後，甘琳讓父女倆先吃，她自己坐下來喝兩口牛奶，默默的把她應當做的事情思量一番。

吃完飯，碗也洗好了，她在韓瑞耳邊悄悄的說一句「我要出去照照腳趾，我故意躲開莉莎，讓她慢慢的搞慣點。」

手裏，順着牆口扔了出去。「大夫究竟怎樣說？」他裝做很偶然的神氣問問。

甘琳一聽韓瑞問她，心裏未免一緊，一歇歇，鬆了口氣才回答。「他說我恐怕免不了要開大刀，」說到這裡又忍住不講了。

「有希望罷，」韓瑞沉着的再問一句，「該不致於——太嚴重？」

甘琳掉轉頭來對他笑笑，讓他寬寬心。「當然有希望哩。」

那個年青醫生向她說的，有生命就有希望；固然他說的話不着邊際，但他態度和藹，關心病人，她也就不肯深怪了。甘琳繼續說，「不錯，是個瘤子。透視出來是瘤子，倒不一定是惡性瘤，要動了手術後再加化驗，才能判斷的確。」

你明明曉得，她告訴自己，你知道的；那醫生的眼色不是無意中把自己的病情真象透露得一清二楚的麼——她曾經在她的父親的臉上見過多少次這種同情病人，但又不肯開門見山吐露真話的眼色。沒問題，這次手術必是凶多吉少。

「天哪，你怎麼不早點來診斷呢？」何醫生問她。」

韓瑞把她摟在懷裏，不言不語的，好一歇才鬆手，慢慢的朝起坐間走去。甘琳掉轉身，回到臥室穿絨線衫。莉莎跟在媽媽背後，老是嘖嘖發聲的。甘琳告訴她，她想單獨的出去一會兒；這孩子起先茫然的望着媽媽，似乎沒有聽懂，隨後鼻頭一皺，嘴角直抖，兩眼汪汪，立時要哭了。

「別出去，媽，別出去！」小嘴直嚶嚶。小手兒抓着她母親的絨線衫角拚命的扯，眼淚撲簌簌的落。「脫了罷，脫了罷！」

甘琳的指頭不住的抖動，鈕扣都鈕錯了，慌忙解開來重新鈕過。「我馬上就回來。你在家裏陪爸爸玩一會兒；要不了幾分鐘我就回來的。」她說了又說，說了又說。

可是這不滿三歲的莉莎任憑你怎麼解說她總不聽，她就是不肯；甘琳弄得無法，祇好硬起心腸，把死死抵着絨線衫的小手兒撕開，三兩步便踏進前屋，哭哭啼啼的莉莎依舊跟着媽媽團團轉。

韓瑞坐在收音機旁邊，正在收聽音樂，音量却調得極小。「哄哄莉莎罷，」甘琳央求他。

他抬頭望着她，眸子裏蘊藏着無窮的焦慮。「稍等一下，」他輕言細語的說。「不曉得她是不是肯要我呢。」

(三)

甘琪在壁爐架上找着了手電筒，拿在手裏立時出門，滿天雖是星斗，夜色畢竟朦朧。她沿着一條乾谷跌跌撞撞的往前走，走了好遠，還依稀聽得見莉莎的號哭聲；心如刀割，眼淚也就逼不住了。

那怕淚眼模糊，她還是需要把電筒扭開，倒不是想靠它來指路——這一帶什麼也落她摸不着的——而是爲了看看路上有沒有響尾蛇。這多麼矛盾。自己肚裏這塊疙瘩比什麼毒蛇都來得惡毒，還怕什麼響尾蛇呢！

腰痛又劇烈了，彷彿給鐵爪一把抓牢了樣，搖搖晃晃的拐上了一個水潭邊的堤岸，一彎身便坐下來。電筒扭滅，朝腰駝背的和劇痛苦熬，眼淚雙眼雙眼的淌。

空氣涼爽，沁人心脾。地土的砂礫，曬了整天的太陽，還是熱烘烘的。在這海拔較低的漠地，十月可算是會服的一個月：白晝沒有夏那樣的酷熱，夜晚也並不寒冷。陣痛逐漸減輕，快要停止了，她兩手抱着膝頭，在朦朧的夜色中，四面環望。矮小的灌木和茂密的灌木叢綴成一條黑帶子圍繞在這狹谷的週邊。再望過去，遠遠的，遠遠的，便是些層層疊疊的陰影。和那些山巒交界的天邊，掛着無

這幾天來，那怕是抱莉莎，或是給她換換衣服，蓋蓋被子，甚至陪她玩，都不免觸景傷情，背着人打眼淚。有時夜裏疼得難當，無法安枕，她便悄悄的爬下牀來，輕腳輕手的溜進莉莎的臥室，守在她的搖籃邊，暗中發泣。

整個生命只剩下最後幾天了，在這最後幾天裏，她還得強顏歡笑，裝做和平常一樣。她怎麼辦得出呢？不這樣又怎麼行，和韓瑞父女倆要首的日子，設法使莉莎慢慢的，不大忘記她的日子，最多祇剩七天了啊。

何醫生說的很對：身上一不舒服，就該診早找醫生。自己既是醫生的女兒，那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但是每次想離開牧場，總有些小事來扯着——道路沖斷了呀，母牛生了病呀，卡車拋了鏈呀，水油漏了水呀等等，況且韓瑞的工作那麼繁重，經常忙得喘吁吁的，她怎好驚動他呢。

她一直瞞着韓瑞沒給他說；直到四天前，痛得如抽筋一樣，實在忍不住，才給韓瑞看見的。他非常着急，要她立刻進城去檢查，起初她還不肯，經不住他一再堅持，她才答應了。此刻想想，爲什麼一開頭就那麼優呢？無非是自己太過於樂觀，不相信倒楣的事情竟會落在自己頭上。要不信罷，身上的痛苦却半點不假。

數閃閃爍爍的星星，神采依然，似乎不知人間有傷心事。

爲什麼？她絕望的苦思，爲什麼？生命的真諦爲什麼這般難以捉摸，生命的本質爲什麼這般奧妙？爲什麼上帝要把她的生命突然奪走呢？自從出世以來，她的生活過的多痛快，敢說多數女人的境遇都比不上她的。她常常許願，如果煩惱，疾病，災害，乃至亡一定要降臨人間的話，千萬別找到她的親人頭上，乾脆讓她一人承擔罷。

說來也難信，她就從沒有遭逢過絲毫禍端的事情。孩提時代，事事稱心，雙親愛若掌珠，體貼得無微不至；家屬和近親，盡都健在，環境也很優裕；婚姻呢，尤其令人亢奮，快活，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是十全十美的。婚後兩年就懷了孕，懷孕期中沒有半點不舒服，臨產時也沒有領略過難堪的痛苦，健康，正當的莉莎便這樣平安的出了世。一切眷困，凍餒，恐懼的滋味，她都沒有嚐過，要不是目前生了這個瘤子，生死攸關的大病究竟是什麼回事，她想都不會想過呢。

她一籌莫展的坐着想：我毫無準備，怎麼辦呢，叫我如何鼓得起勇氣來應付這危局？真要是大不假年，韓瑞和莉莎的日子還過得下去嗎？我自己呢？

(四)

遠處樹梢頭，一隻鴉鳥在叫，一聲又一聲，叫得好悽慘。好像輪船在茫茫大海和遇了難發出的求救電碼，不顧是否有回答，呼救的訊號總是不肯終止的。陡然間，聲音斷了——難道當真沉沒了麼？不會的，沒有那麼嚴重；該不是捉到了一隻蟋蟀罷。

這時萬籟俱寂。他懷疑開刀以後的日子會不會還像這般岑寂？她從來不怯不求，不怕孤寂的。尤其喜歡這荒漠裏的沉寂——縱然不幸短命，獨留青塚向黃沙，她也甘願的。萬一死而有知，得生極樂世界，和另外一批人同居，沒有韓瑞和莉莎，那又是種什麼景象呢？人不能長生不老，她早知道的，死何足懼！但這是婚前的看法。如今呢，她丟得開韓瑞和莉莎嗎？她自己受得了麼？越想越傷心，腦袋枕在胳膊上，嗚嗚咽咽的痛苦一場，直哭得筋疲力竭，哭累了，從懷裏掏出一塊手巾來。擦擦臉，再擤擤鼻涕；時間這麼寶貴，還不早點回家多看他們父女兩面麼？

(五)

她站起來，拖着沈重的脚步艱難的走下這陡峭的陡坡，大概是哭泣過度，四肢軟弱，剛到垣脚便拖不動了。有氣無力的依舊坐下來，就坐在垣脚沙地裏，後背靠在墜

上。

隻手插在砂礫裏，掏起一撮細砂，再把幾根指頭微微伸開，讓砂土從指縫裏慢慢的漏下去。這樣掏起，漏下，掏起，漏下，反復的弄了許多次。一點雜念都沒有，祇是靜靜的諦聽這砂土嘶嘶的，柔和的，好像在嘆息的聲音。在幻覺裏，恍惚看透了砂土的真面目，其中有些粉紅的，純白的，橙黃的，朱紅的，深黑的，還有一些半透明的雲母和亮鏗鏘的小晶體。這些微粒，在她看來，原不過是蕞爾塵土，可是在蟻蟻眼中，說不定會變成一堆碩大無朋的石頭。

她酷愛砂土，喜歡把這些各色各樣的砂土捧在手裏反復端詳，指指它的顏色，講講它的形狀。本來麼，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自己和砂礫，原沒有什麼大不同呀。一切小生命她都愛，比方：爲了保持一點少得可憐的水份，在炎夏裏會把那細長的身軀何便起來的鐵樹針狀葉；開在仙人樹上的，小朵的美麗的蓓蕾；陽春的蝴蝶，逡巡的蜥蜴，瘦削的角蟾；樹梢的蜂雀，谷底的鸚鵡，和活潑的小鴉鵂。

需要引導利莎的事情多着哩。韓瑞會開導她麼？他辦得到嗎？牧場的工作已經累得他透不過氣，再加以缺少幫

手。不錯，他的母親會來。可是她上了年紀又要管家，又要看書，又要給親友們寫信，那還有許多工夫呢。她老人家喜歡利莎，說然不是會虧待她的，不過孩子究竟太小，愛嗷嗷，老祖母是不是肯有求必應呢？這就全在韓瑞囉。不管多麼忙，他總該騰出點時間來照顧孩子才好呀。她必須在臨走以前把這件事向韓瑞交代明白。

此外，還有一連串的事情也得寫在一張清單上——利莎的食品怎樣調製，零星物品放在什麼地方，都得記載清楚。省得韓瑞摸不着頭腦。再給韓瑞寫封信，告訴他，自己如何愛他，婚姻如何美滿，心裏如何感激。給自己的爹娘，也得寫一封同樣情辭懇切的信。

最後，再給利莎寫一封。不，不止一封，寫好多，叫她一年拆一封，直到她十六歲爲止。信裏說希望她每年讀些什麼，做些什麼，學些什麼，這樣才使她不致於忘掉了親生的媽媽，媽媽在天之靈隨時隨刻都在保佑她的，同時使她了解，媽媽是如何的思念她，關心她，疼愛她，疼愛得巴巴巴肝的。世事如常，千變萬化，唯有偉大的母愛才能真正不朽。

甘琳的精神集中在信稿措詞上，情緒逐漸安靜下來。不像方才那麼渾亂了。打字機打好的信，那有親筆寫的來

得親切。每封信寫好後，還得分別加封，再在每個信封面上註明利莎逐年的生日，四歲，五歲，六歲……每封信裏都夾一張一元的票，並且指明要她拿這塊錢去買什麼樣的東西。甘琳本人從來不高興別人送她現錢的；可是精選的禮品，不怕再細微，再細碎，她却喜歡接受；因此她盼望她的女兒也喜歡她所揀定的禮物，雖然這不是她親身挑選的。

禮物是些什麼呢，她又計劃一下：一本書，一個洋娃娃，一塊圍巾，一個專爲插漠地花草用的小花瓶，一個擺玩具的小木箱，一只銀戒指，一疊好看的畫片——樣樣都小巧玲瓏，惠而不費，能玩，能用，能看，並且全是母親指定的。

啊，母親！向自己的母親，信裏怎麼說？母女倆雖然相隔千里，彼此間仍是息息相關的。媽，別傷心！我們娘兒倆不是過了許多快活的日子麼！要是你能抽身來照應一下利莎，多麼好。至於父親呢，一向把照顧病家的責任看得比什麼都重大，他自然不會跑到這荒涼的地方來受罪的。

要希望問題根本解決，甘琳想，還在韓瑞從速物色新人來填補她這個空缺，別慮慮太久——想到這裏，止不住

一陣心酸。好在韓瑞平時很識大體。果真要續絃，他自會挑一個又能操持家務，又能疼愛孩子的人。還是由他自己作主罷。

夫婦間就憑這點特別的諒解，互相尊重，双方都能保持獨立的人格，因而琴瑟協調，始終如一。利莎未出生前，伉儷間還是半盡了清福；淺山試馬，草坪納涼，月下散步，燈前談心，無時無刻不是妙趣橫生，逸興無窮的。雖然偶而也免不了輕微的拌一兩句嘴，但絕不是那種疾言厲色，橫不講理的，頃刻間便和好如初，遇事商榷，同甘共苦，生活還要怎樣的美滿。

(七)

她和韓瑞是六年前邂逅的——想想看，六年，六個幸福的年頭——那年甘琳還在抄書，害了一場時瘟，病好了，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到鄉間一所牧場來作客，藉此休養。韓瑞的牧場在山那面，離這所牧場不過三哩路。有一天，韓瑞應邀來吃午飯，兩人初見面，握握手，眼光剛接觸，甘琳的反應就有點異乎尋常。

同席還有兩位從東部來的，時髦的，矜誇的女客，一心想籠絡韓瑞，在席間盡情的賣弄。甘琳坐得稍遠，好友

總不做聲，祇是聽她們講得高興時，陪着抿嘴而已。

午飯以後，她悄悄的跑到馬房。照例每天下午，她要騎一趟馬，單單獨獨逛小山的。這次，出乎意料，韓瑞竟跟在她身後，守着這位女秘書把馬鞍架好後，再把他自己坐騎的肚帶拴緊。兩人就這樣並辮的騎出大門。

「你上那條路去？」上了大路時，他問甘琳。

「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她微笑着回答，忸怩而興奮的心情，怎麼也按捺不住。

「好的，」他說。「到我那牧場去一趟怎樣——我請你看點東西。」

兩人走了一段，甘琳回頭望望，忍不住說一句，「還有那兩位貴賓，你怎麼忘了招呼呢。」

韓瑞勉強的笑笑。「她們做得太過火了。」這便是開端。

剛到達他的牧場，韓瑞就引她去印地安人遺留的斷瓦殘垣，未曾發掘過的完整古墓，以及畫在壁上像蝌蚪文似的歪歪倒倒的圖畫。兩人企圖根據畫上的模樣，摹仿古代的語言，摹仿得又像又不像的，又同時哄笑一陣。最後，韓瑞站在一個高崗上，指手劃腳的給她解釋那羣遠山的名宇；至於這片他最心愛的，神奇的，幻化的沙漠，更是

是誠懇的，有丈夫氣的男人。這種心情，祇有初戀時，深愛對方也被對方深愛的少女，才能相比。

雖說滿了三十三歲還沒有談情說愛，甘琳一點也不擔心。她認為，愛是不能強求的，時機成熟，自然來臨，就說終身不嫁，又有什麼妨礙呢。工作裏不是一樣的可以尋求安慰和快樂麼。那能爲了獨守空閨就頹喪，就氣餒呢。婚姻不是兒戲，決不能急不暇擇的隨便揀一個對象就委以終身的。如果夫婦間，少涵養，愛指責，不知足，勃發詬誶終日喋喋，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可惜，世間上這種怨偶偏不少，一旦見了老處女，却又紆尊降貴的裝做一副替人惋惜，不勝同情的樣子，真令人啼笑皆非。總之，沒有真愛做基礎要想婚姻幸福，豈非癡人說夢。

我的婚姻美滿無比，她默默的想，我真是享盡了子飛之樂的。有幾個女人敢誇這樣的口？那怕前途黯淡，吉凶難卜，自己却毫不曾妄圖僥倖。修短自有定數，何必怨天尤人。處在這種危急的境地，能够像我這樣達觀的女人，恐怕也不多了。

她躺在沙上，仰望着天空的繁星。「謝謝上帝，」她悄悄的說。

不知是一隻袋鼠還是一隻小松鼠，在牠腳邊的枯葉裏

形容得淋漓盡致。

他的牧場祇有他一人經營，忙得不得開交，因此沒有多餘的時間出來應酬。反正她有的是閒空，所以他每天都約她去，有時替他巡巡邊，有時幫他看看牛，有時又補補籬笆。夕陽西下時，她多半會坐在籬欄上，恬靜的望着他打雞，間或幫他動動手。草原上的牛羣，馬匹，歸林的鷄鵲。歐鵲，一唱百和。這片純真的天籟，真令人神往，她陶醉了，心裏起了共鳴。

(八)

七天過去，假期滿了。她盼望韓瑞該會開口約她有機會再來玩。可是當他誠懇的挽留她，就在那間有泥土氣息和乾草香味的倉房裏，面對着這醉人的環境，她却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一位平凡的小學教員，他，一位亟需賢內助的，孤獨的牧場主，同樣是眷戀這地風光，性情相投，好惡一致，這還不是天賜的良緣麼。

甘琳把自己看得非常潑激，生就什麼模樣就什麼模樣，絕不矯揉造作；渾身素打扮，一頭秀麗的褐髮挽一個老式髻盤在脖子上，口紅也塗得極薄。儘管裝飾樸實，但在韓瑞看來，穩重大方，不落庸俗。在她心目中，韓瑞也永遠

亂跑，就在甘琳騎着的地方附近，她沉住氣，靜聽這小腳趾跑得悉々的。

她回想起，前不久，韓瑞打掃倉房是從角落裏掃出一個老鼠窩，裏面有兩隻幼鼠。她和莉莎看見了，高興的不得了。韓瑞特爲這對幼鼠做了一個木籠，周圍用鐵絲編好，籠裏還預備了一個陰暗的秘密的安樂窩。這一對白腳大眼的小動物多麼聰明，多麼可愛啊！胖咪和細細！甘琳想到這兒，不覺笑了。胖咪多豪強，一到開飯，就把小伴兒擠開，盡揀可口的糧食先吃個飽；一到喝水，也照樣的獨霸一方，喝個痛快；想不到細細竟俯首貼耳的呆在旁邊，任他欺負。

她帶着莉莎站在籠外，看小傢伙在籠裏蹦跳，在小籠裏呷水，啃麪包屑和果皮，把莉莎從鐵絲網裏伸進去的布片，羽毛，樹葉，一樣樣的往窩裏拖，真怪有趣的。

小傢伙長大了，一天比一天煩躁，似乎渴望自由。莉莎也贊成放牠們出籠。母女倆商量好，在一處不會遭水淹的荊棘叢裏找到個安全所在，就把牠們釋放了。

莉莎嗎，甘琳又想，會慢慢的把牠心愛的家畜得到手的小貓，小狗，小雞，小鴨，稍過一晌，還有小馬，她自己已經自己騎，要不了多久，就可以騎着馬陪他父親巡邊

了；她不是曾經跨在馬背上，由她爸爸抱着，跑過幾重險峻。日子一長，她就會漸漸快樂，不大傷心哪。甘琳還很安慰自己。

開頭幾天呢，她一定會難過萬分。她到底年紀太小，不懂得為什麼成天到晚陪着她玩的伴兒，她的母親，會突然把她甩了。托天之福，最近這幾天能使她丟得開才好。要是反而弄糟了呢？她會不會祇要我一轉身就把我抓得更牢？那使人聽了肝腸寸斷的嗚咽，那揪扯絨線衫的小手兒，那噙着包熱淚的可憐相。但願冀瑞把她抱在懷裏，好好的哄她，給她說，給她笑，給她吻，把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吻乾。假若有兩個小朋友，弟弟或是妹妹，陪着她混混，情況不是要好些麼。自己如果再有一個小寶寶多好。她把兩臂朝裏彎，比一個抱小孩的姿勢。唉，辦不到了，辦不到了，此生休想。

(九)

這時，她急於想回家看看，出來這麼久了，家裏情況究竟如何。她暗中摸索那隻電筒。當她正預備起立時，忽然聽見一種嘶嘶的聲音——像什麼——就像一根繩子在沙地裏拖磨着。頓時嚇得魂不附體。怪不得剛才那隻老鼠

要食皇疾遁呢？原來是為了要逃命阿。

她慌忙把電筒扳開，想看看這條蛇到底在那兒，一陣噪聲，就像兒童玩具車撞翻了，彈簧發出的聲音。這條響尾蛇正盤踞在堤上的一棵矮樹下，離她的頭頂不過兩三尺，那條發聲的尾巴已發起來，恰在她的三角形尖頭後面，羅武揚威的左右晃搖。太近了，要是她陡然起立，勢必連她襲擊。

卡，她把電筒抵牆。就因為這卡的一聲，那條蛇追蹤過來。黑暗中，蛇身挨着牆的臉孔擦過，冷水水，滑溜溜的；雖說沒有給她驚慌，却也嚇得她汗毛直豎。從聲音估計，大約牠已爬到十尺以外的砂礫裏停住了。再把電筒打開來看，這回牠却佔了優勢。謝謝上蒼，幸虧沙漠裏的響尾蛇，行動呆滯，迴避強敵，臨陣退却的時候居多。要是這種蛇和牠以前在廚房裏看見像蛋的那種紅頭蛇一般的窮兇極惡，她恐怕早已一命嗚呼了。

甘琳把電筒在堤上擱穩，讓強光恰好照準蜷曲的蛇身和牠周圍的沙地。然後屏住氣，小心的，輕輕的，檢起一塊大扁石，蹣跚蹣跚的走到蛇當前，對準牠的身體，一鼓作氣的擲下去。恰乎沙地太鬆太軟。這條蛇並沒有死，宛宛轉轉的想從碎石縫裏穿過去。甘琳順手又從一堆夏天

洪水時沖來的殘渣裏抓起一枝枯樹，把粗的那端向蛇頭拚命的打。樹極太老了，腐朽不堪，打一次，斷一截。最後祇剩尺把長捏在手裏。蛇身已經完全穿過了石縫，幸好給牠打死了，否則一定逃脫。

直到她轉身回家時，才猛然想起方才那種危局，好險呀，真是千鈞一髮，令人不寒而慄。片刻間，心理又轉變了，驚訝多於惶恐。這條蛇莫非是冥冥中給她的啓示，一種不祥的預兆嗎？不，別胡想！她登時變得激昂，興奮，一切幻想都驅除得乾乾淨淨。就因為你沉浸在靜寂裏太久了，所以才有充分的時間來胡猜亂疑。原野裏本來到處都有蛇，無論你心裏多害怕，祇要在路上或水潭邊徘徊，那些來人往的地方發現了牠，都應該毫不猶豫的把牠處死的。

說不想，心裏還是要想。一面慢吞吞的走，一面抬起發熱的臉望望天上冷漠的星星。剛才那種突然而來的勇氣，到底打那兒來的呢？肚裏雖然又開始疼痛，也就不把它當回事了。

我不是面臨了死亡嗎？她這樣想，我不是挺身奮鬥了嗎？我當時不但不會逃跑，就連一絲絲逃避的念頭都不曾起過。生活真何時何地無危險！碰上這類危險，唯有奮鬥

才有出路，膽怯就該死，逃避更是枉然。既然對毒蛇都毫不畏懼，何以對毒瘤偏就躊躇其擺佈，一點也不反抗呢？假如不好好的奮鬥一場，對得住瑞瑞和莉莎麼？直到現在，自己究竟在折騰點什麼呀！

在這寂寞的，平靜的，初冬的夜晚裏，她向自己講，肚裏這塊無名腫毒，並不見得就是惡性腫瘤啊。一知半解是够危險的，自己雖是醫生的女兒，也不過僅僅曉得點皮毛。就是見多識廣的醫生還不敢誇口萬事精通呢。

(十)

那個人的名字叫什麼？……啊，叫蒲仁，是的，那是他的名字。她父親早已判定他病人膏肓，無藥可治了。一個沒受多少教育的工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註定了活不長的；他祇知道要做工，要喝酒，要和老婆孩子們過得快活。經過好幾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居然保得老命，而且活到如今，造化真不小。就在今年春天，她父親向醫學會提出報告時還得意非凡呢。唉，十年啦，十年前醫生斷定無望的人，到現在還依舊活著，確是奇蹟。

撇開這種例證不談，還有許多絕症，她也聽人說過的。害這些絕症的病人，都是祇憑一腔勇氣，信心，毅力才

神 鎚

G. K. Chesterton 著

何 德 能 譯

Chesterton 是在偵探小說中插入宗教意味的第一人，他筆下的名偵探是一位牧師，此篇為其代表作。



白家寨是一個小小的村子，位居在一座小山的頂上，那小山非常陡峭，所以，這村子中那所教堂的高高的尖頂，看起來竟如同是小山的峯巔一樣。在教堂的脚下有一家鐵匠舖，這裡通常是爐火通紅，而且地上經常亂堆着鐵鎚和碎鐵；鐵匠舖的對面，穿過一個崎嶇不平的栗石路十字路口，有一家「藍野豬」旅館，是本地唯一的客舍。就在這十字路口，正當晨熹微露，灰暗的天色中略呈銀色之際，有兩位兄弟在路上遇到了，他們相互交談着；不過，這時間對於其中一個人而言剛巧是一天的開始，

而對於另一個人而言則適正是一天的終結。石偉烈牧師是非常虔敬的，這時候正預備到什麼地方去舉行莊嚴肅穆的最長禱告或是默念。白諾門上校，是他的哥哥，却對於宗教了無信心，這時候正穿了一襲夜會服，坐在「藍野豬」旅館外邊的長椅上喝着酒，這究竟是星期二晚間的最後一杯呢，還是星期三清晨的最初一杯，却要讓那些富有哲學意味的觀察家去見仁見智自由解釋了，上校本人毫無意見。

白家是真正可以上溯到中世紀去的極少數幾家天潢世胄中的一家，他們家的族旗是真的曾經遠征過巴勒斯坦的。可是我們如果設想，像這樣的貴族世家會議古代的武俠遺風保持不墮，那却是大謬不然的。除了貧苦人家以外，很少人家會保存着歷來的傳統。貴族們並不遵循傳統家風，却常依時尚而變。白家的祖先，在安妮女皇時代，曾是夜間廬集街頭無故滋擾的暴徒摩訶克黨，而在維多利亞時代，則又成了專事誘騙良家婦女的花花公子馬塞爾派。可是也正像好多家真正古老的世家一樣，在過去兩世紀中，他們也已衰敗了下來，祇剩下了幾個酩酊的酒徒，和幾個不肖的纨绔子弟，甚至於後來還流傳着些謠言，說他們族人中有着瘋狂的氣質。上校是那裏貪婪地微逐着酒色，

把生命搶回來的。要不是有一股由勇氣，信心，毅力匯成的洪流此刻在她精神領域裏激盪，她對那些絕症轉危為安的道理怎麼會揣想得出來呢。未必她就沒有再生的希望！何況近年來科學大有進步。自然，科學並非萬能，要想起死回生，一半還得靠自己。去罷，趕快去找醫生罷。心裏卜登卜登的跳，這時的雄心勃勃拿來和響尾蛇搏鬥時的提心吊膽一比，真是絕好的對照。

她馬上打定主意。祇要韓瑞的母親一來，莉莎有了祖母照管，她便立刻進城住院；一點不能延宕了。哦，計劃還是要實行，信呀仍舊要寫，事呀仍舊要辦，可是爲了生命，她却要奮闢到底；絕不可膽怯認輸。在末年幾天裏——她不再說最後幾天了——定要根據這種決心，把生活安排得比平日更加愉快。

多少事等籌辦啊。甘琳遙遙的望見家裏的燈光，加緊步伐，匆匆忙忙的趕回去。

（譯自柯里耳週刊一三一卷第二號）

「媽媽，爸爸爲什麼沒有頭髮？」
「因爲他勞心太過的緣故呵，寶寶。」
「那麼你爲什麼有這麼多頭髮呢，媽媽？」
「因爲——去，去，快去溫習功課吧。」



漫 畫

轉載自笑拙

他性格中一定有着什麼不太合乎人性的地方，而且他長年不斷地非到天明決不回家，可見他患着失眠症，通夜維持着可怕的清醒。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時髦風雅的人，年事已經很高了，可是頭髮却還黃得到了令人驚異的程度。他看起來也許會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美男子，而且儀容威風有如猛獅，可是他那双藍色的眼瞳却深深地陷進在他的臉龐裏面，看起來竟像是黑色的了。他的兩隻眼睛離得太接近了一點。他有一綫長長的黃色鬚鬚；那鬚鬚的每一邊上，各有一條皺紋，從鼻孔處直通到下顎邊，所以他的臉上似乎刻劃着一個鄙夷的冷笑。他的夜會服上面，還套着一件奇怪的淡黃色外衣，這看起來與其說是一件大衣罷，還不如說是一件質地甚輕的化妝衣更來得合適些。他的頭部戴着一頂邊緣特別寬闊的亮綠色帽子，這顯然是一件東方的老古董，是他隨手拈來的。他穿戴了如此不相調和的服飾，心中感到非常驕傲——他之所以驕傲，是因為他總能使他的服飾看起來顯得非常調和。

他的弟弟，那位副牧師，也有一頭黃頭髮，也有那一付高貴都雅儀態，但他全身穿着黑色長袍，鈕扣一直扣到他的下巴邊，他的臉剃得很光，還特爲留了小小鬚鬚，看起來有點神經過敏。他似乎單爲了「夢」而生活着，拾

地主一般，正通夜不眠地在巡視着我的租戶呢。我現在正想去拜訪那鐵匠一下。」

偉烈兩眼瞧着地面，說道：「鐵匠出去了。他現在到碧津去了。」

「我知道，」上校帶着輕微的笑聲說道，「正因爲這樣我才跑去看他的。」

「諸門，」牧師說着，眼睛注視着路上的一塊栗石，「你究竟怕不怕露露打呢？」

「你是什麼意思？」上校問道。「你的嗜好難道是氣象學嗎？」

「我的意思是說，」偉烈說着，他的眼光並沒有抬起來，「你有沒有想到過，上帝也許會在街道上把你打死，」

「請你原諒罷，」上校說：「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你的嗜好是民間的傳說呢。」

「我知道你的嗜好的是製造神靈，」這位虔信的牧師，感覺到他天性上有一處很重要的地方被刺中了，因此就反唇相譏着。「可是，即使你不怕上帝的話，你也有很好的理由得怕一怕人呵。」

上校彬彬有禮地抬起他的双眉。「怕人？」他說道。

「巴鐵匠是方圓四十哩內個子最魁梧，體格最強壯的

此一無所好；可是也有些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位鐵匠，一位長老會的教徒）說，他所愛者並非上帝本身，却祇是哥德式建築而已，而且他們認爲，他像幽靈一般出入於教堂之間，實在和他哥哥瘋狂地追逐酒醉婦人如出一轍，也是基於一種對於美的近乎病態的渴求，不過是另一種比較純潔的形式而已。這種攻訐是否可靠，頗有疑問，而這人的虔誠篤信則無可疑。真的，這種非議大都是對於他的愛好離羣索居愛好秘密祈禱的一種愚昧的誤解，因爲常有人看到他並不跪倒在神壇前面，而常走到地窖，樓座，甚至於鐘樓等特別的所在去頂禮膜拜，因此才產生了如是的攻擊。他這時候正想穿過鐵匠舖的庭院，走進教堂裡去，可是他一眼看到他哥哥那雙深陷的眼瞳也正注視着同一個方向，因此就不禁停留了下來，皺了一皺眉頭。他並不枉費猜測，認爲上校可能對教堂發生興趣。除了教堂以外，那就祇剩下鐵匠舖了，雖然鐵匠是一個清淨使，和他並不是一丘之貉，但自偉烈曾聽到過一段醜聞，牽涉到鐵匠的那位容貌秀麗名聞遐邇的妻子。他向斜坡對面投射了一個懷疑的眼色，上校站立了起來，一面大笑，一面跟他談話。

「早上好啊，偉烈，」他說道。「我像是一個勤勉的

人，」牧師厲聲說道，「我知道你並不是懦夫，也不是弱者，可是他舉起手來，却能把你的褲子拉過去。」

這句話說的是實情，因此就擊中了要害，上校口鼻邊下垂的皺紋這時變得黑更深了。他站定片刻，臉上露出很顯著的嘲笑。可是頃刻間，白上校已經恢復了他本來的冷靜而平和的心情，而且大笑起來，他的黃色鬚鬚下面露出兩個門齒，尖銳得如同犬牙一般。「我親愛的偉烈啊，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毫不經心地說，「那麼我們白家最後一代出外時，身上部份地披戴着盔甲，就顯得很聰明了。」

於是他脫下了那頂形狀奇特的綠頂圓帽，顯示出這帽子內部襯墊着的鋼皮。偉烈這時才認出來，原來這是一頂質輕料薄的日本式或中國式頭盔，是從他們家古老廳堂裡懸掛着的戰利品上取下來下的。

「這是隨手拈到的第一頂帽子，」他哥哥神氣活現地說：「我總是把手邊最近的帽子拿來戴——手邊最近的女人拿來玩。」

「鐵匠到碧津去了，」偉烈鎮定沉着地說道，「他究竟什麼時候回來，那是說不定的。」

說完了這一句話，他就旋過身去，低垂下頭部，走進

教堂裡去，他像人們想要擺脫一個不潔的靈魂一樣，用手畫了一個十字。他急於想走進他那高大巍峨的哥德式寺院中，躲入那清涼的微光裡，去忘掉這塵世的紛擾，可是，這一天早晨，他那靜穆的宗教儀式却命中註定了要隨時隨地受到一些小小的打擊。他的教堂，在這時候照理是應該空無一人的，可是當他走進去的時候，却有一個跪倒在地的人影迅速地站了起來，而且走向門口處的白日強光中來。副牧師看到時，屹然不動地直立着，感到驚訝不置。因為這位清晨的禮拜者並不是別人，却是本村中的白癡，鐵匠的怪子；這個人是既不願意也不能想到教堂或是其他任何事情的。人家通常都叫他「瘋子阿卓」，似乎除此以外，他並沒有別的名字；他是一個面容暗黑，體格強壯，垂首屈身，步履蹣跚的人，臉部白晳而多肉，頭髮暗黑而僵直，嘴巴經常都張開着。當他走過牧師身旁時候，他那生來愚昧的臉孔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看不出他剛才曾經做過些什麼事，想過些什麼事。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看到他曾經祈禱過。那麼他現在祈禱些什麼呢？一定是非常特別的祈禱罷。

白偉烈站定在那個地點，端立良久，他看見那白癡走進白日的強光裡去，他看見他那放蕩不羈的哥哥，用一種

看來，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早晨啊。

「是什麼事啊？」白偉烈偏促不安地問他，一方面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拿他的帽子。

那無神論者這時說話的聲調，從他的口中發出，顯得是出奇的恭敬，甚至於，在粗嘎的語音中還帶着幾分同情。

「你必須原諒我，先生，」他用一種啞啞低微的聲調說話，「不過我們覺得，如果我們不把事情立刻就告訴你，那是不對的。我恐怕，已經非常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先生。恐怕你的哥哥——」

偉烈那瘦弱的双手緊緊地互握着。「他做了些什麼壞事嗎？」他不由自主地勃然大怒，高聲喊叫着。

「喔，先生，」鞋匠一面嘆了一下，一面說道。「我恐怕他並沒有做什麼壞事，也不會做什麼壞事了。我怕他已經完蛋了。你最好還是下來一趟罷，先生。」

副牧師緊隨着鞋匠，沿着一條短短的迴旋樓梯奔下，從一個比街道位置高得多的門口走了出來。白偉烈一眼瞧去，就看到了那幅慘象，像一幀平面圖似的攤開在他的下面。鐵匠鋪的庭院裡面站立着五六個人，大多數穿着黑色的袍服，還有一個則穿了警監的制服。他們中間有一位是

談話的像老長輩般的口吻在稱呼那白癡。他最後看到，那上校把許多銅幣向阿卓那張開着的嘴巴撒去，一本正經地似乎想要歸中他。

這一幅陽光普照下的醜惡的畫圖，充滿着塵世間的愚昧和殘酷，使這位修行者最後不得不去虔誠祈禱，以求取精神的淨化，以求取思想的刷新。他走進樓座上的一個座席中去，在這裡，他跪倒在一扇彩色玻璃窗的光耀之下靜修，這扇窗子是他所心愛的，因為牠能使他的靈魂鎮靜；這是一扇青色的窗子，上面繪製着一個手持百合花的天使。在那裡，他開始不再想到那白癡了，不再想到那青黑色的臉龐，那像魚一般的嘴。他開始不再想到他那邪惡的哥哥，不再想到他像頭瘦獅，在十分饑餓之下踱來踱去。銀色的花朵，蔚藍色的天空，在這些清涼甘美的彩色之中，他漸漸下沉，更深了，更深了。

半小時以後，本村中那位名叫季伯士的鞋匠，被人差遣了來，很緊急地要找他，就在這地方找到了他。他敏捷地站起身來，因為他知道，季伯士這個人居然會走到這樣的地方來，那一定不是為了什麼很小的事情。那鞋匠，正像許多鄉村中的鞋匠們一樣，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居然會在教堂中出現，那是比瘋子阿卓更為奇怪的。從神學的觀點

醫生，一位是長老會的牧師，還有一位則是從天主教堂派來的神父，因為鐵匠的妻子是信奉天主教的。那位天主教神父這時正跟她在說話，說得很快，聲音很低。她是一個美麗嬌麗的女人，有着金紅色的頭髮，這時候正坐在一條長凳上面蒙面地哭泣。在這兩夥人的中間，離開那一大堆鐵鏈較遠的地方，躺着一個人，他穿的是一身夜會服，四肢攤開，面部覆在地上。從高處看去，偉烈可以從那人的服飾與形狀的每一點上，確認出這正是他的哥哥，甚至於他手指上還戴着白家的傳家戒指，也都分明可見；可是他的頭顱却只剩下一攤可怕的斑跡了，像是一顆暗黑而血污的星星。

白偉烈只看了一眼，就奔下石級，走進院中去。那醫生，是他們家中的顧問醫生，這時向他招呼，可是他卻絲毫沒有注意到。他祇能訥訥地說出幾個字來：「我哥哥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種事情那麼可怕，那麼神秘，究竟是什麼會事？」大家不勝淪痛，默不出聲；然後，在場諸人中最最心直口快的那位鞋匠回答道：「這確實是非常可怕，先生，」他說：「但却不太神秘。」

「你是什麼意思？」偉烈問他，臉色非常蒼白。「這事情十分明顯，」季伯士回答道。「這裡方圓四

十哩內祇有一個人能够打出這樣重重的一擊，而這個入，剛巧有最多的理由，去把上校殺死。」

「任何事情，我們都不應當在未明真相之前遽下斷語，」醫生插嘴進來，他是一個體軀高大鬚鬚漆黑的人，說話時相當緊張；「不過我有資格可以證明，季伯士先生所說的這一擊沉重非凡這句話，那是完全不錯的，先生；這一擊真是重得令人難以相信。季伯士先生說，這區域之中祇有一個人能做出這種事來。我本人却認為，根本就沒有一個人能打那麼重。」

一陣迷惘的戰慄通過了副牧師那微小的身軀。「我簡直不懂得你是什麼意思，」他說。

「白先生，」醫生壓低了聲音說道，「隱約的響喻，我是完全不會講的。如果我們說，他的頭顱已經像蛋殼一般被打得粉碎，那似乎並不合適。你看罷，骨頭的碎屑打進了身軀，更打進了泥地，竟像是子彈射進了泥牆一樣。這一重擊，應該是出諸一個巨人的手筆。」

他靜默半響，陰森森地從眼鏡中向外瞧着，然後又加添了幾句：「這事情有一點好處——一下子就可以把太多數人的罪嫌廓清了。如果有人控訴你，我，或者任何在鄉間正當長大的人，說我們犯了這一審罪，那我們一下子

十分輕快。

「天哪！」無神論者的鞋匠大喊道，「他行兇時所用的鐵鎚也在那裡了。」

「不，」警監說話了，警監是一個看來很聰明解事的人，有一撮沙黃色的上髭，這時候才第一次開口。「他行兇時所用的鐵鎚就在那面，在教堂的牆邊。我們讓鐵鎚和屍體都放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過。」

所有的人都轉過身去看那柄鐵鎚，身材矮小的神父索性走上前去，走到那鐵鎚安放的地方，默然無言地向下察看這一件罪器。這是一柄最小最輕的鐵鎚，放在其他的鐵鎚堆中，簡直就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可是在地的邊緣上却沾着一點血跡，還黏着幾根黃色的頭髮。

靜寂片刻以後，那位矮小的神父開始說話了，他並沒有舉起頭來，在他那木然的聲音中，這時竟滲入了一種新的情調。「季伯士先生說這事情毫無神秘可言，」他說，「其實並不見得對。至少有一點是不可思議的。為什麼那麼強大的一個人，要打下那麼沉重的一擊，竟會用那麼小小的一個鐵鎚呢？」

「喔。別管這些了，」季伯士熱狂地嚷道。「我們該怎麼樣對付巴西銘呢？」

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正像一個嬰孩決不能够把訥爾遜將軍的縱列艦隊像走一樣。」

「我所說的就是這一句話，」鞋匠固執地重複着自己的意見，「祇有一個人能够做這種事，而他又極可能做這種事的人。鐵匠巴西銘在那裡呢？」

「他到碧津去了，」副牧師支吾着。

「更可能是到法國去了罷，」鞋匠喃喃地說道。

「不；他現在既不在碧津，也不在法國，」一個細小而單調的聲音說話了，這是那個身材矮小的天主教神父說的，他這時已經加入到這一夥人中間來。「事實上，他這時正在路上，往這邊走來呢。」

那矮小的神父看起來並不足以引起人的興趣，他那短短的頭髮是赭石色的，臉部滾圓，而且還鈍得一無表情。然而，即使他是像亞波羅一般容姿煥發的話，這時候也沒有人會來看他了。每一個人都轉過頭去，凝視着下面那條橫越平原的羊腸小徑，在這小徑上面，果然有鐵匠巴西銘在大踏步行走着，肩背上還扛着一個鐵鎚。他是一個瘦骨嶙峋然而孔武有力的大漢，眼睛深邃而黑而陰險，下巴上有一撮深黑的鬚鬚。他正在走路，很安詳地和其他兩個人談着；雖然他並沒有特別快樂的神情，看起來却似乎心境

「就讓他去罷，」神父安靜閒適地說道。「他現在自己一個人在跑過來了。和他同來的那兩個人我全都認識。他們都是碧津村上十分良善的百姓。這次是為了長老會的禮拜才來的。」

正當他說話的當兒，那體格魁梧的鐵匠已經繞過了教堂的牆角，走進他自家的庭院中來。進來以後，他就一動不動地站定了，鐵鎚從他的手中跌下地來。那警監到現在為止一直是溫文知禮，非常客氣的，這時却立刻走到他身邊去了。

「巴先生，」他說道，「你對於此地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是否知情，這我並不想要盤問你。你並不一定要告訴我。我很希望你是不知情的，我並且希望，你能證明這一點。可是，我必須執行公事，現在我不得不奉最上的聖名，為謀殺白諾門上校的嫌疑，來逮捕你。」

「你不一一定要招供什麼話的，」鞋匠很喜歡多管閒事，這時很興奮地說道。「每一樁事情，他們都必須加以一證明。你看他的頭部竟打成了這個樣子，這究竟是不是白上校本人，他們都還沒有加以證明呢。」

「這種說法並不能够洗刷一切，」醫生轉向旁邊對那神父說道，「這種波譎詭譎節外生枝的事情祇有偵探小說

中才會有。我是上校的醫藥顧問，我對於他的身體知道得比他自已還要清楚些。他的手長得很秀美，但却很特別，他的食指和中指是一樣長短的。喔，這一定是上校，絕對不會錯。」

當他向地面上那是腦漿迸裂的屍體審視的時候，那位寂然不動的鐵匠，也用那一雙鐵球般的眼睛跟隨着轉，這時在屍體身上定住了。

「白上校死了嗎？」鐵匠十分鎮定地說道。「那麼他是遭到天罰了。」

「你什麼話都不要說罷！虛，你什麼話都不要說！」無神論者的鞋匠，因為對於英國的法律系統深加讚美，竟喜悅得跳躍起來。因為世界上沒有別的人，會比這位善良的排斥宗教信仰者，對於法律更為拳拳服膺了。

鐵匠轉過頭去，從肩膀上斜視着鞋匠，顯出一個宗教熱狂者的莊嚴威厲的臉來。

「像你這種不信奉宗教的人，儘可以像狐狸設去遁匿規避，因為有世界上的法律做你的護身符，」他說：「可是上帝的錦囊中也有他自己的律法，這一點，你今天就可以看得。」

說完這話之後，他指着上校說道：「這條狗是什麼時候

候戴罪死去的？」

「請你把話說得婉轉一點罷，」醫生說道。

「請你先把聖經上的話改得婉轉一點，那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話改好，他是什麼時候死去的？」

「我今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還看見他活着的，」白偉烈期期艾艾地說。

「上帝是善良的，」鐵匠說道。「警監先生，你想把我逮捕起來，我是一點都不反對。而要反對逮捕我的，恐怕倒是你呢。我將來離開法庭的時候，依然是白璧無瑕。品德上毫無污點，我當然決不介意。可是你離開法庭的時候，在你的事業上將會受到一次極大的挫折，那你總不能無動於中罷。」

嚴肅的警監第一次用活潑的眼光望着鐵匠；其他每一個人也都面向鐵匠望着，祇有那短小精悍刁鑽古怪的神父，還在向下瞧着那支曾經打下了可怕的一擊的小小的鐵鎚。

「這鋪子外面站着兩個人，」鐵匠又繼續說下去了，他的語音很清晰，而且頗有分量。「他們是碧津村上善良的商人。你們全都認識，他們都願意宣誓保證，從昨天半夜裡開始直到今天天明，而且一直到天明後好久，他們都看

來。

「你好像對於那柄鐵鎚很發生興趣，布朗神父。」

「是的，我很有興趣，」布朗神父說，「為什麼是那麼小的一柄鐵鎚呢？」

醫生轉過身來臉向着他。

「天哪，這就對了，」他大聲嚷道：「有十來個更大的鐵鎚在旁邊，有誰願意用一柄小鐵鎚呢？」

於是他壓低了嗓子在副牧師耳朵邊輕輕地說道：「祇有那些舉不起一柄大鐵鎚來的人才會用到牠。男女之間，其問題不在於力量的大小，或是勇氣的有無。這是肩膀上舉重能力高低的問題。一個勇敢的女人能够用一柄輕的鐵鎚殺死十個人，而動一根毫髮。她却不能利用一柄重的鐵鎚來殺死一個甲蟲。」

白偉烈凝眸注視着他，帶着一種催眠狀態中的驚恐，布朗神父略略偏過頭去，在傾聽着，他是真的發生了興趣，注意力非常集中。醫生繼續說下去，聲音益低，而語氣益加重：

「為什麼那些傻瓜們總認為對妻子的情夫深加痛恨的人一定祇有那本夫呢？十有九次，痛恨情夫的人就是那妻子本人。誰知道他對於她曾經是如何的橫蠻無理，如何的

見我坐在復活傳道會的會議室中，沒有離開過，因為我們在那裡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我們的靈魂很快地得到了拯救。在碧津村上還有廿來個人，可以為我宣誓作證，所有這一段時間內我都在那裡。警監先生，如果我是個異教徒的話，那我儘可以讓你錯誤下去，直到你飽受挫折為止。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我覺得不得不給你一個機會，問問你看，究竟你願意在現在聽取我的答辯，證明我當案件發生的時候確實沒有在場呢，還是要等到法庭上去再說。」

警監心中似乎是第一次感到了紛擾不寧，他說：「我當然願意現在當場就幫你洗刷乾淨囉。」

鐵匠用着他原先的寬闊而輕鬆的步伐走出了自家的庭院，走到從碧津來的兩位朋友那裡，他們真的和在場的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很熟識。他們各人說了幾句話，這些話沒有一個人聽了會感到懷疑。他們說完之後，巴西銘的清白無罪已經成了堅不可拔的事實，跟他們頂上的大教堂一般的穩固非凡了。

又是一陣靜默打擊着他們這一羣人，這種靜默比諸於任何言語都顯得奇怪，都顯得無法忍受。為了要說一點話，來破除岑寂起見，副牧師瘋狂似的跟天主神父說起話

飯道不忠呢？——你們看看那邊罷。」

他做了一個很短暫的手勢，指向長凳上坐著的那個紅頭髮的女人。她終於已經抬起頭來，她那嬌艷都麗的臉上，眼淚已經在乾起來了，可是那雙眼睛，卻像電炬般瞪視著那個屍體，眼光中帶有一種如癡似醉的神情。

白偉烈牧師用手柔弱無力地動了一下，似乎揮手表示他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可是布朗神父却一面揮去他袖子上從風爐裡吹來的灰燼，一面用他漠然木然的神情說話。

「你像很多醫生一樣，」他說：「你在心理上的見解確實很足以啟發人們的心智。可是你在物理上的理論却是極端的不可信。我也同意，一個女人想要殺死她的情夫，其想望之心比她丈夫還要殷切些。我也同意，一個女人常會拿起一柄小鐵錘而不會去拿大鐵錘的。可是困難的一點，却是體力上的不可能。世界上從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把一個男人頭顱打成這一付慘相。」稍停片刻以後，他深思熟慮地繼續再說下去：「這些人都還沒有把握住這樁案子的全貌呢。那人事實上還戴了一頂鐵盔的，但是經過一擊之後，那鐵盔竟破裂得像玻璃碎屑一樣。你們看看那女人罷。看看她的手臂罷。」

他們又啞口無言了。後來，醫生大不高興地說道：「

「即使我告發了他，他也不會受絞刑處死。」偉烈回答道，說話時還帶着一種狂亂而快樂得異乎尋常的微笑。

「我今天早晨走進教堂去的時候，發現到有一個瘋人在那裡祈禱——就是那個從小就神經錯亂的可憐的阿卓。他究竟在祈禱些什麼，那祇有上帝知道；可是對於這些怪人；如果我們設想他的祈禱會顛三倒四荒誕不經，那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一個瘋子在預備殺人之前很可能先去祈禱一番。我最後看到那可憐的阿卓時，他剛好跟我的哥哥在一起。我哥哥還嘲弄他了呢。」

「天哪！」醫生大聲嚷道，「你這句話終竟是說對啦。可是你怎麼解釋——」

白偉烈牧師因為他已經獲得了真相，因而興奮得幾乎發抖了。「你難道看不出嗎？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如狂如醉地大聲道，「這是唯一的理論，可以概括那許多古怪的事實，可以解答那兩個啞謎麼？我們有兩個啞謎：小小的鐵錘，和重重的一擊。鐵匠可能會打下那麼重的一擊，可是他不會揀那麼小的鐵錘。他的妻子可能會採用那柄小鐵錘，可是她不能夠打下那麼重的一擊。但是那瘋子呢，這兩件事他都可能做。說到那小鐵錘罷——嗨，他是瘋狂的，任何東西都會抓起來。至於說到那重重的一擊罷，

好啦，我也許是錯了；每一種說法都遇到了反證。不過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沒有一個人會用那柄小鐵錘的，如果他能夠拿得起大鐵錘來的話——那就除非是一個白癡。」

說到這裡，白偉烈那雙瘦削震動的手伸向他的頭部，似乎想抓緊他那稀稀朗朗的幾根頭髮。隔不多時，他的兩手低垂下來，他嘆道：「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一句話；你已經把這話說出來了。」

他鎖住了心中的忐忑不寧，就繼續說下去：「你說的話是：『沒會一個人會抓起一柄小鐵錘來的，除非是一個白癡。』」

「是的，」醫生說。「怎麼樣呢？」

「這就是了，」則牧師說道。「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做，除非是白癡。」其他人都凝望着他，眼睛都被鎖住了，釘住了。他以一種熱狂而柔在乏力的激動繼續說下去。

「我是一個牧師，」他提高低地叫喊著，「牧師是不應該使人家流血的。我——我的意思是說，牧師不應該把任何人送上絞首架去。因此，我現在很清楚地知道了誰是罪犯，就覺得深深地感謝上帝——因為他是一個不能送上絞架的罪犯。」

「你不預備告發他嗎？」醫生問道。

醫生，你有沒有聽人家說過，一個瘋子在狂疾發作的時候，他的力氣會抵得上十個人？」

醫生深深地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天哪！我相信你的說已經說中了。」

布朗神父的眼睛一直盯住在白牧師的臉上，他凝視得那麼長久，那麼堅定，好像他想要證明，他那双灰色巨大有如牛眼般的眼睛，並不像他臉孔上其他部份一般的微不足道。大家默不作聲的時候，他以很顯著的敬意說道：「白先生，在目前為止所提出來的各種理論之中，你的理論確實是唯一能够面面俱到的一個，而且大體說來，實在是無懈可擊。因此，你應該讓我來告訴你一句話——照我所知道的確鑿證據看來，你所說的並不是真實的情形。」說完了這句話，那矮老頭子就走了開去，又去向那鐵錘凝眸注視了。

「那傢伙肚子裡面的東西，好像比他應該知道的還多呢，」醫生悻悻然和偉烈耳語著。「那些天主教的神父實在太狡詐了。」

「不，不，」白偉烈說話時，帶着一種神昏意亂身心交瘁的樣子。「是那個瘋子。是那個瘋子。」

他們幾個人原先是分成兩夥的，兩個教士和醫生是一

夥，還有警長以及他曾經逮捕過的那個鐵匠，又是比較含有公事意味的一夥，這兩夥人原先分開站着，各不相干。可是現在，夥士這一夥人已經分散了，他們才聽見了另一夥人的聲音。神父安詳地向上面懸懸，然後又低頭向地下看看，原來他聽見鐵匠提高了嗓子在高聲調論：

「我希望你已經相信我的話了，警監先生。我是一個身強力壯的人，這個你已經說過了，可是我總不能夠讓我的鐵鎗從碧津飛到這兒來呀。我的鐵鎗又沒有翅膀，怎麼能够飛過籬笆，飛過田地，飛上半里遠呢？」

警監和藹可親地笑着說道：「不，我想你的罪嫌已經完全開脫了，不過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看到的最最巧合的一樁事。我祇能够請求你，儘你可能給我一切助力，好把那個跟你一樣身強力壯的人捉住。天哪！你可能是很有用處的，即使是幫我忙把他捉住也好！這個人究竟是誰，我想你自己大概並沒有什麼猜測罷？」

「我有一種猜想，」臉色蒼白的鐵匠說道，「我想他並不是一個男人。」這時候，他看到好多雙驚惶失色的眼睛都轉過去瞧着他那端坐在長椅上面的妻子，他就把他的大手攔到她的肩膀上，然後說道：「也不是一個女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警監談諧地問道。「你不見得，走進屋子裡去。」

驚悸未定的偉烈被布朗神父領了開去，布朗神父以溫順和藹的態度和他交談。「讓我們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罷，白先生，」他說。「我可以看看你們夢堂的內部嗎？我聽說這是英國最古老的夢堂中的一個。你知道，我們很有點興趣，」他做了一個喜劇式的怪相，補充說道，「對於古老的英國夢堂。」

白偉烈並沒有笑，因為幽默並不是他的擅長。可是他非常熱切地點了一下頭，因為他知道，對哥德式建築的壯麗雄偉，布朗神父是比長老會教徒的鐵匠以及無神論者的鞋匠等人更懂得欣賞的，所以他很樂意為之解釋。

「不管怎麼樣，」他說：「讓我們從這邊走進進去罷。」他領導着預備拾級而上從石級項上高處的邊門走進夢堂去。布朗神父止踏上第一步石級準備跟他上去的時候，覺得肩頭有一隻手在拍着他，回過頭去，原來是醫生那暗黑清瘦的身形，他的臉上因為疑雲密佈所以顯得比以前更為晦暗了。

「先生，」醫生粗嘎地說道，「關於這樁醜惡的事情，你好像知道了不少的秘密似的。我請問你，你是否想把這些秘密全部珍藏起來不肯宣佈呢？」

認為母牛會用鐵鎗罷，難道你那麼想？」

「我認爲，拿那個鐵鎗的一定不是血肉之軀，」鐵匠用一種抑低了的聲音悄悄地說：「說到他的死去，我想他是自個兒死的。」

偉烈突然上前一步，用狂熱如焚的眼睛凝視着他。

「巴西銘，你的意思是說，」這是鞋匠尖銳的叫聲，「那鐵鎗自己跳起來，把那人打倒了嗎？」

「嘿，諸位先生，你們儘管向我盯着眼，儘管暗暗地譏笑我好了，」巴西銘嘆道：「你們各位牧師在禮拜日曾經告訴過我們，上帝如何不聲不響地就把塞那屈力勃打倒了。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過往神祇，在每一家人家往來巡視，他爲了保全我的名譽，所以在我家門前把這個破壞我家清白的敗類打死了。我相信這重重的一擊，其力量正和地震時的神力完全一樣。」

偉烈說話了，他的聲音簡直奇怪得無法描摹：「我本人就跟諸門說過，要他留心別給霹靂打了。」

「這種神力可就出乎我的權限以外了，」警監說話時不禁粲然一笑。

「你自己可並不出乎上帝的權限以外呵，」鐵匠說道：「請你仔細想想罷，」說完這話，他轉過了寬廣的背部

「嗨，醫生，」神父回答着，一面十分愉快地微笑着，「像我一機幹這行業的人，在自己對於事情還沒有確切知道之前，是應當把事情秘而不宣的，這有一個很好的理由，那就是說，等我自己完全確知了內情之後，守口如瓶就常常成了我應盡的義務，我非如此不可了。可是，假如你認爲，我對於你，對於其他人，一瓶都嚴守秘密不肯洩露，這似乎是不太禮貌了，那我可以在我歷來習慣的最大極限上略爲告知一二。我想給你兩點很大的暗示。」

「怎麼樣呢，先生？」醫生不勝憂鬱地說道。

「第一點，」布朗神父安詳開適地說道，「這事情完全在你的知識領域之內。這是一樁物理科學上的問題。鐵匠確實是說錯了，但他所錯誤者，並不因爲他說，這一擊是神力所爲，而是因爲他說，這是一樁奇蹟。這決不是奇蹟，醫生，祇除非我們說，人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如此類推，那還說得通。把頭顱打得粉碎的那一種力量，其實是一般科學家所深知熟練的——是自然律中最常爲人爭辯不休的一種。」

醫生緊緊眉頭專心一致地望着他，祇是說道：「另一個暗示呢？」

「另一個暗示是這樣的，」神父說道。「鐵匠雖然相

信這是一樁奇蹟，但却很不以為地談到一個事實決不可能的神話，說他的鐵鐘會生了翅膀，穿過田野，飛過半哩遠，這話你可還記得嗎？」

「是的，」醫生說道，「我記得這句話。」

「好了，」布朗繼續說下去，他臉上堆着明朗的微笑，「在今天所說過的各種推斷中，他所說的神話是最和真實相接近的。」說完這話，他就旋過身去，蹣跚地跟着副牧師拾級而上了。

白偉烈牧師一直在等候着他，他的臉色十分蒼白，等候得很不耐煩，好像這一段小小的耽擱，對於他的神經是最後的一個難關，過乎此他的心智就要瓦解了似的。現在他立刻就將神父帶領到教堂中他最最愛的一角裡去。這裡是樓上最高部份接近離壁架之處，這裡有繪着天使圖案的神奇美妙的窗戶在照耀着。那位矮小的拉丁神父，對於每一樁東西都尋根究底，並且不勝讚賞，他很愉快地談笑着，不過一直用着很低沉的聲音。在他巡視的過程中，他發現到那一扇門，那一段迴旋梯，原先白偉烈下去看他哥哥死狀的時候是從這裡跑下去的，布朗神父却並不下去，反而爬上去了，他像猿猴般矯健地攀升，後來，從上面屋子外邊的平台上傳來了他那清朗的聲音。

「爬到這裡來，白先生，」他高聲叫道。「新鮮空氣對你很有好處呢。」

白偉烈跟隨着他走了出來，爬上房屋外邊的石砌陽台上，在這裡，他們可以看到那廣大無垠的平原，平原上面，他們的小山聳立着，田野都是森林，一直延展到紫色的地平線處，有些地方還點綴着二村莊，田舍。鐵匠家的庭院也在他們下面，方方的，十分清晰可辨，但却很小了，在那庭院裡，警監還站立着從事記錄，屍體還躺在那裡，遠遠望去，像一個打死了的蒼蠅。

「這也許是全世界的地圖罷，是不是？」布朗神父說道。

「是的，」白偉烈非常嚴肅地說着，並且點了點頭。就在他們的周圍，就在他們的下面，哥德式建築的線條向外陡降，直入到虛空中去，其向下傾瀉的速度，令人不勝暈眩，幾與跳樓自戕時的感覺相似。這是中世紀建築物中所特有的泰坦族式的強力，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建築物都好像是在向外奔馳着，有如瘋狂馬匹的堅壯的背部。這教堂是由古老寂靜的石塊所鑿而成的，四簷叢生着古老的菌類，到處點綴着鳥巢。雖然如此，當人們從下面往上觀看的時候，牠固然如噴水泉般直射向半斗；但像現在一樣，

不太清楚。

「雙方說，你看看那鐵匠吧，」布朗神父平和鎮定地繼續說下去，「他是一個好人，但却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他固執，頑鈍，不肯輕易給人饒恕。他那蘇格蘭區的宗教是由許多在高山小丘上頂禮祈禱的人所組成的，他們祇知道俯視塵世，却不懂得仰觀穹蒼。謙虛是巨人之母。在深谷中所見者無物不大，而在高山上所見者則無物不小。」

「但是他——他並沒有做那樁事情啊，」白偉烈不勝戰慄地說。

「沒有，」另一個人用很奇特的語音說道；「我們知道他並沒有做那樁事情。」

稍過片刻後，他恢復了談話，他那雙淡灰色的眼睛靜靜地俯瞰着那一片平原。「我知道有一個人，」他說道，「他開始的時候也和其他人一起在神壇前膜拜，可是後來，漸漸喜歡到崇高孤寂的地方去祈禱了，他喜歡到鐘樓上或是尖塔上的角落裡或壁龕裡去。一旦走進這些暈眩恍惚的地方去了以後，整個世界似乎都在他身體下面像飛輪般旋轉了，他的頭腦也跟着迴旋，結果，他竟幻想自己就是上帝了。因此，他雖然是個好人，却犯下了彌天大罪。」

從上面向下看去，則又像是飛瀑流泉傾瀉進一個無聲的坑谷。這兩個人在塔頂上，遺世獨立，而與哥德式建築中最可怖的景象相伍；他們看到許多事物因遠近關係而形成了怪異的大小不稱現象，眼前這一幅透視圖使人不禁頭昏眼花，大的東西變小了，小的東西變大了；石塊在半空中錯亂地倒置。石塊的微末小節，因為距離很近，都突出在田野農莊之上，顯得碩大無朋，而田野農莊之屬則因為距離較遠反而縮小了。屋角上石塊雕成的飛禽走獸，都好像是海底蛟龍，在遨遊飛舞，牠下面的牧野農村則變得了無生氣。整個的氣氛都顯得昏暈危險萬分，好像他們置身於巨靈的翼膀上，高擎在空中，在高速迴旋；而那整個兒的像主彩禮堂一般巍峨富麗的古老教堂，則有如傾盆大雨，灑遍在下面陽光普照的鄉間。

「照我看來，站在這樣高的地方，即使是祈禱龍，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布朗神父說。「我們祇能從別處向高處看，却不能從高處看別處。」

「你的意思是說，會跌下去嗎？」偉烈問。

「我的意思是說，即使肉體並不下墜，靈魂也會墮落，」神父說。

「我很難懂得你的意思，」白偉烈批評道，他的語音

偉烈的臉轉向別處，不過他那骨瘦如柴的双手却變得又青又白，緊抓住石欄。

「他以為他賦有特權，可以裁判世界，可以懲罰罪犯。如果他同其他人一樣在地面上膜拜頂禮的話，那他就不會有這種思想了。可是在他眼中，一切人熙來攘往都像是一樣多一樣。他特別看到有一個人在他下面高視闊步，傲慢無禮，從那頂明綠色帽子看去，他看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有毒的昆蟲。」

白頭鵝在鐘樓角上呀呀地鳴叫，除此之外聞無聲息，後來，布朗神父又繼續說下去。

「他的手中握持着自然界裡最可怕的一項工具，這一點也誘惑着他，我的意思指的是地心吸力；這是一種瘋狂有力逐漸加快的急速行進，因為地心吸力的緣故，地球萬物一旦放開以後全都飛向地球的心臟中去。你看，那位警監正在我們下面那鐵匠舖裡面踱來踱去。要是我從這石欄上擲下一個小石塊去，當牠打在他身上的時候，那股力量就和一枝鎗彈一般無二了。如果我擲的是個鐵鎚——即使是很小的鐵鎚——」

白偉烈一條腿伸到了石欄外面，布朗神父一下子就把他的衣領抓住了。

「喔，這個，」另一個人說道，臉上浮起了一個隱晦的微笑，「那就是常識而已。不過再聽我說幾句話。我知道這一切的事情，但除我以外，不會讓別人知道。下一步驟如何，就要由你決定了。我不想再採取任何行動；我會把牠秘藏起來，正像是把懺悔封緘起來一樣。如果你問我『什麼不告發你，那有很多的理由。其中只有一項理由是你有關係的。我讓一切由你自己來決定，因為你雖然走錯了一步，可是並不跟一般兇手似的，錯得十分厲害。你很容易把罪嫌放到鐵匠的身上，但你並沒有這樣做；你要嫁禍給鐵匠的妻子，也是輕而易舉的，但你也沒有這樣做。你祇想把那罪嫌推卸在白髮的身上，因為你知道地不會獲罪受罰。這是你一線未泯的天良，而在兇手上竟取一線微芒，正是我應盡的責任。現在你可以走到村子裡去，依照你自己的決定，像清風般自由來去，因為我不會再洩漏秘密，我最後的話已經說完了。」

他們默不作聲地沿着迴旋梯走下去，在鐵匠舖旁走入到陽光底下。白偉烈小心謹慎地開啓了庭院中的木門，走到警監跟前說道：「我願意自首：我殺死了我的哥哥。」

譯自 The Pocket Book of Father Brown

「不要從這門裡走出去，」他很柔和地說，「這扇門是通到地獄裡去的。」

白偉烈的身體搖搖不定，退回牆邊，兩隻眼睛驚惶失措地盯著他。

「這一切事情你怎麼全都知道了？」他喊道。「你難道是個魔鬼嗎？」

「我是一個凡人，」布朗神父嚴肅地回答道，「因此所有的魔鬼都聚集在我的心中。你聽我說吧，」稍停片刻後他又說道。「我知道你的所作所為——至少，我可以猜出其中大部份的情節來。你離開你哥哥的時候，你義憤填膺，非常痛苦，因此，你隨手抓了一個小鐵鎚，有點想殺死他，以懲戒他口頭的不潔。後來你又畏縮了，你把鐵鎚藏在你那件扣緊了的外衣下面，奔進教堂裡去。你心煩意亂地在許多地方祈禱，在天使的窗簾下，在高處的平台上，後來，在更高一層的陽台上，你看到了上校那頂東方式的圓帽，像一個綠色甲蟲的背部般，在慢慢爬行。於是你靈魂中突然來了一陣衝動，你讓上帝的霹靂打了下去。」

偉烈用一隻羸弱的手放到他的頭頂，語音低微地問他：「你怎麼知道他的帽子像一個綠色甲蟲呢？」

一位魔術師在一艘豪華的輪船上表演魔術，一隻水手飼養的多嘴鸚鵡老是在一旁搗蛋。每當一齣完了時，鸚鵡便喊着：「假的！假的！」一星期以後，這條輪船遭遇了災難，船身漏水迅速沉沒了。

船上僅有的生還者是這位魔術師和鸚鵡，他們倆在一塊木板的兩端在海上漂浮了三日三夜，未曾交換過一言半語。最後還是鸚鵡先開口了。

「算你贏了，聰明的人！」牠說：「你對這隻船究竟變了些什麼戲法？」

一個頭腦簡單的鄉下人看到一隻華麗的鸚鵡停在他自己草屋的屋頂上，他爬上去打算把牠活捉。鸚鵡却嘲弄地看着他，尖聲說道：「你要做什麼？」

鄉下人趕快摸摸帽簷致禮。

「對不起，先生，」他訥訥地說：「我還以為你是一隻鳥呢。」



雪萊原著
葛弘譯

傷懷詠

——居納兒布爾時作

(一)

和煦陽光襯着晴朗晴天，
陣陣海濤加速了明快旋律，
蒼翠島嶼與皓皓峯巔，
都染上了正午的紫光澄澈。
散放在含苞蓓蕾的周圍，
是潮潤大地的細微吐納；

(二)

我望見了海底一片岑寂，
看澄碧紺紫的海藻盤虬糾結，
海浪連連嚮向岸邊，
如流星光芒似地倏爾消失；
我孑然獨坐在灘頭，

那愉快的種種聲韻，
風聲，鳥聲，海聲，市聲，
都顯得溫柔而又雋逸。

(三)

我已無視于這皮囊假體，
心上也沒有絲毫希冀。
更不如哲人那樣止觀靜慮，
生起了無邊的智慧，
能安詳地在人間來去——
沒有閒情熱愛，尊榮令譽，
人們都含着微笑，
在歌頌生命的歡愉，
它于我却別有一番滋味。

(四)

此刻的沮喪本身即是溫情，
如和風流水一樣地輕盈，
倦游的游子仰面躺著，
用淚水洗滌生命的剝痕，
我忍受着牽掣磨折，
直等死神悄悄地蒞臨，
等雙頰漸漸地冷卻，
大海將以末一次單純的音響，
來灌溉我那潮絕的心靈。

(五)

許多人為我的僵臥而悲憫，
歡娛歲月早就是前塵如夢。

(一)

——示威廉愛兒

浪頭在灘上洶湧衝擊，
孱弱支離是這小舸一葉，
層雲鼓起了狂飈，
海上祇見一片昏黑。

(二)

隨着來吧，我底寧靜兒，
縱然是風也暴，浪也急，
但我們不能再事停留，
兜囑犬們撕裂了你，我底弱息。

鷹犬們攫去了你摯愛的兄妹，
他們已被改換了另一副心胸，
粉齏上被拭乾了天真的淚漬，
也抹去了聖潔的笑容。

將他們底青春歲月，
囚禁入罪愆蠱毒的牢籠。
我與你是他們的詛咒，
祇為我們尚能自由而免於驚恐。



閨 恨 (下)

達芬·杜·莫里哀原著
禺 央 譯

强生先生大笑，從寫字桌抽屜內拿出一本書。「我親愛的勃來克先生，」他道：「聖彼士是英格蘭所有學校中康健情形最佳的一所。一旦有孩子受涼，立即被隔離。因此傷風就不會傳佈。在冬天的幾個月裡，鼻腔和喉頭經常地要消毒。夏季的幾個月，孩子們在打開的窗子前作深呼吸運動。我們已有五年沒有發生流行性感冒，二年前有過一次麻疹，三年前發生過一次百日咳。我這裡有一份歷年來女學生的害病記錄，這是我最高興做出示給家長們參考的。」他把書遞給勃來克先生，後者欣慰地接受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證據。

「這真是難得，」他道，於是翻了幾頁，「當然這是因為近年衛生學的發達，才使你們有這樣良好的健康記錄，過去那些年來就不會有這樣好吧。」

「這是歷來如此的，」强生先生道，他站起身從書架上拿出另一本書。「隨便挑那一年。你不會難倒我的。」

毫不遲疑，勃來克選了瑪利華納離校那年的一本。强生先生用手按着成排的書。替他檢出那一年的



(三)

把死色將它底浪花玷污。
怒流自一千處深谷奔騰而來，
鼓盪而噴吐憤怒的泡沫，
看他們的斧鉞旌節飄流其上，
宛然永恒洪流的劫後遺灰。

(五)

莫害怕這小舟的顛簸動盪，
刺骨的寒風與駭人的黑濤，
好好地安息吧，善良的孩兒，
依坐在你父親的身傍，
且不管周遭的驚濤駭浪——
它們不如鷹犬來得兇惡，
雖然也有那黑暗深淵，
但正好作我們底通衢數，

借以躲避鷹犬的搜索。

(六)

此時此刻的情景，
你將來會遺忘淨盡。
我們即將寄居在意大利海邊，
享受那裡的輝煌與恬靜。
更許是在希臘，自由的出生地，
我將以那裡的言語，
調弄你那幼稚的古音，
使能頌讀古烈士的英名，
更以這古國燃起的聖火，
陶鑄你正茁長的心靈，
使能為保衛人權而鬭爭。

記錄本。勃來克翻開本子，找尋有無風濕熱的記錄。這裡面載着幾件傷風，一次斷腿，一次日耳曼麻疹，一次扭傷足踝，一次乳嘴突起炎——但沒有他想找的病症。

「你這裡從來沒有風濕熱發現過嗎？」他問道：「我的妻子最害怕這種病症。」

「從來未有，」強生先生肯定道：「我們是十分小心的，孩子們運動以後必須擦身，所有的衣服布類都仔細晒過。」

勃來克把書合上。他決計單刀直入了。

「我很喜歡我所見到的聖彼士，」他道：「但是我覺得我該坦白地對你說。我妻子開給我一一份學校的名單，貴校亦在內，但後來她又把它刪掉了，因為她記得許多年前，聽朋友說起過。這位朋友的朋友——你知道怎麼回事的，總之他把他的女兒從聖彼士領回去，據說還要控訴學校疏忽的罪名。」

強生的微笑消失了，在那琥珀邊眼鏡後的眼睛合成了一條細縫。「我將十分感激，假使你能把令友的大名告訴我。」他嚴重地道。

「當然，」勃來克道：「這位朋友後來離開本國到加拿大去了。他是一位牧師，他的全名是亨利華納牧師。」

那時琥珀邊眼鏡，未曾將它背後強生先生的一對閃爍着的古怪眼珠掩住，他舔了一下嘴唇，「亨利華納牧師」他道：「讓我想想看。」他靠住椅背，好像在深思。勃來克是善作遁辭的，他知道聖彼士的校長在拖延時間熟思對策。

「罪惡的疏忽，他這樣說，強生先生，」他道「而且巧極了，另一天我又遇到一位華納的親戚，他也提及這件事，據說瑪利華納因此差點死去呢。」

強生先生把那付深度眼鏡卸下，慢條斯理的用手帕擦着。他的表情完全變了。這位和藹而智慧的校長先生轉變成一個精明強幹的生意人了。

「你是顯然的聽了那位親戚的一面之詞，」他道：「任何罪惡的疏忽要歸罪於做父親的，亨利華納，決不是我們。」

勃來克幾聲肩。「你怎能確定是做父母的錯誤呢？」他喃喃地道。他的話原想引出下面的故事來。

「那末你怎能確定是我們呢？」強生先生尖叫起來，他的那付和藹的神氣已一掃而光，他用手掌擊着桌面，「因為我要使你知瑪利華納的事件是絕無僅有的，過去從沒有發生過，今後也再不會有的。」

「過去我們很小心，現在我們更小心。我對那父親講過，這件事情的發生，一定發生在休假期中，更可以斷定不是發生在學校裡的。他不相信，堅認我們校中男生的可恨，是爲了缺乏監督之故。我把每一個到這階段年齡的男生，叫到我面前，就在這房裡，我一一地個別詢問。我的學生都說的實話。他們是不用責罰的。我們一點沒有辦法從瑪利的口中探出絲毫實情；她不知道我們在講些什麼，她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要責問她。我真難對你啓口。勃來克先生，這件事使我和我太太，整個學校職員，都驚駭得不知所措。感謝上帝，這事總算漸漸平息，而且像我們所希望的慢慢地被遺忘了。」

他的臉顯得疲倦乏力。故事也許是平息了，但顯然沒有被校長所遺忘。

「到底怎麼回事呢？」勃來克問道。「華納不是對你說他要將他的女兒送離學校嗎？」

「是他對我們說？」強生先生道：「不，自然，是我對他說的。我們如何能再讓瑪利華納就下去呢，當我們發現她已懷有五個月的身孕？」

迂迴曲折的謎底在漸漸地明朗起來，勃來克想。這是很神妙的，當你專心一致於工作時，零散片段自會拼湊

來。從他人的談話中找出真相來，總是很有趣的。

先是摩許小姐；他已揭破了她的鐵幕。同樣的，亨利華納牧師也出乎常軌的杜撰了些故事，當作防禦。對一個人說火車意外失事，對另一些人說風濕熱。可憐虫呀，這對他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無怪他要將他的女兒到康瓦爾去，以便掩藏這個醜聞，因此，他才領起房子，遠離鄰居。

因此當事情漸漸平息，他就便起心腸把她推開不顧。那末失去記憶這件事一定不是假的了，但是勃來克奇怪着這是什麼原因使她失去記憶的呢。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學生還在兒童時代，却突然夢魘般的發現自己有了孩子，這難道是悲悲的自然界因爲要抹去她的不幸遭遇，而使她如此嗎？

勃來克看到了這一點。他是一位做事徹底的人，而且這件偵查工作的酬金優厚，故事僅明白一半，他是不會去報告當事人的。他記得瑪利華納在這場所謂風濕熱痊癒後，曾去康爾斯休息。他決定到那邊去走一走。

勃來克服務的那家偵探所供給他一輛汽車，他就坐了它出外。他忽然想到了花匠老海烈斯，他的一二句話，可能大有裨益的，現在正好要往西邊的村落去，所以他在朗

康門又停了一下，他在鎮上的花園裡購得了一枝玫瑰花苗。他會對老花匠說這是出自他自己的花園裡的，特地拿來送他，以酬謝他上次教給他的種植方法。

勃來克在中午時抵達老花匠的茅屋前，他認為這時候老傢伙一定在家吃飯的。不幸，海烈斯並沒在家。他到奧爾吞去參加花展展覽會了。應門的是他已出嫁的女兒，手裡抱着她的孩子，她說她不知道他將在什麼時候返家。她看來像一位和善可親的婦人。勃來克燃了一支烟，把玫瑰花苗交給她，並讚美着她的孩子。

「我家裡有一個比他還小些呢，」他道，用着他經常信口開河的杜造功夫。

「真的嗎，先生？」婦人道：「我另外還有二個，但勞埃是家裡最小的一個。」

勃來克一邊抽烟，一邊和她交談着孩子的事情。「對你父親說，我在前一二天去過亥司了。」他道：「去看我的女兒，她在那邊學校裡。而且巧極了，我遇到聖彼士的校長，就是瑪利華納就學的那一家——你父親對我談起過這件事，那位牧師爲了她女兒在那裡染上風濕熱曾大發脾氣——這位校長還記得華納小姐呢。他堅稱即使隔了這許多年，他記得這不是風濕熱，而是孩子從家中染得的毒症。」

「我想瑪利小姐是決不會感到孤寂的，」那婦人道：「她是多麼的友善，跟每個人都講得來，不像牧師那樣的偏執。我們時常在一起遊戲，扮做印地安人。你總知道孩子們所喜歡的一套。」

「沒有男朋友嗎？」

「噢，不，瑪利小姐不是這一類的人。現在的小姐才可怕呢，她們不是嗎？那些年紀輕的女孩竟追求男人。」

「我敢打賭，你們二位都有許多人追求的。」

「不，真的，先生，我們沒有。瑪利小姐在聖彼士和許多男學生都很好，但她從未想到有何不同。而且，牧師是決不允許這些所謂『追求』的。」

「就算沒有。瑪利小姐怕她的父親嗎？」

「我不知道她是否害怕。但她總是很小心地不使他不高興。」

「我想，她總是在天黑之前，就得回家了。」

「噢，是的。瑪利小姐在天黑之後從不出門的。」

「我倒希望我的女兒也能學學過去的規矩，」勃來克道：「在夏季裡，她有時

「噢，當然，」婦人道。「哼，我想他爲了學校的緣故，當然要有所辯護的。是了，就是這家，聖彼士。我記得瑪利小姐時常對我提及聖彼士。我們年齡相仿常在一起，每當她返家，她就讓我騎她的腳踏車。她當時待我可真不錯呀。」

「比牧師要友善得多吧，」勃來克道：「我知道你父親不大喜歡他呢。」

婦人笑了，「不，」她道：「我看沒有人會對他有多少意見的。但是我敢說，他是一個很好的人。瑪利小姐太可愛啦，每個人都喜歡瑪利小姐的。」

「那你一定很難受了，」勃來克道：「當她到康瓦爾去後，就沒有再回來道別過。」

「噢，是的。我真不懂。我曾寫信給她，但從未獲得覆音。這大地使我傷心呢。母親也是。瑪利小姐不像如此無情的。」

勃來克玩弄着孩子鞋上的挾鈕。孩子的臉扭扭起來想哭了，勃來克想這可能把孩子弄嚇了。他不顧海烈斯的女兒就回進茅屋裡。

「她一個人住在彭區裡一定很孤獨的，」勃來克道：「我想她在假期裡很高興和你在一起玩的。」

「我會玩到十一時才回家呢。這是不對的。尤其當你讀到報紙上所登載的事件，」

「感情衝動，是不是？」花匠的女兒同意地道。

「但這裡的隣居都很安靜，我想在這環境裡不會學到什麼壞習氣的。那時候和現在一樣嗎？」

「不，」婦人道：「那時候當探忍布實的人來時，村子裡就要顯得活潑多啦。」（註：忍布實係一種植物，浸入麥芽汁中，用以製啤酒。）

勃來克把烟蒂拋掉，它已燒及手指了。「探忍布實的人？」

「是的，先生。這裡盛產忍布實。每當夏季，採實的人從他處結集而來住在隣近，這些人舉止很粗野，來自倫敦最壞的一個角落裡的。」

「真有趣。我倒不知道他們是在漢布什爾採的忍布實。」

「噢，是的，現在已成了一項工業啦。」

勃來克把花朵在孩子的眼前幌擺。「我猜想，你和瑪利小姐在小時候是不准和他們接近的噯。」他道。

這婦人笑道：「我們是不准的，但我們還是去，」她道：「假使我們被找到，免不了要大罵一頓的。我記得有



「我想，她總是在天黑之前，就得回家了。」

「噢，是的。瑪利小姐在天黑之後從不出門的。」

「我倒希望我的女兒也能學學過去的規矩，」勃來克道：「在夏季裡，她有時

「一次——怎麼啦，勞埃，你想睡了嗎？他要午睡了。」
「你記得有一次，」勃來克道。

「噢，那些探實的人，是的。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去看他們，在晚飯以後——我們和他們中的有一家很友好，那晚上他們有個慶祝會，我不記得是爲了什麼，好像是某人的生日，我想——他們把啤酒給我喝，我們以前從未嚐過，這次可真的有點醉醺醺了。瑪利小姐比我醉得更厲害；她後來對我說她一點都記不清那晚上做了些什麼——我們都圍坐在帳篷裡，你知道的。他們就住在這裡面，當我們回去時，我們的頭像被打旋轉，我們真怕死了。我老是在想，假使這事要被收師知道的話，將不知怎麼說法了，還有我的父親。我將遭一頓鞭撻，瑪利得好好聽一頓教訓呢。」

「這是應得的處分呀，」勃來克道：「那時候妳們幾歲？」

「噢，我已十三歲，瑪利小姐剛過十四歲，」那婦人道：「這是在夢裡經過的最後一個暑假。可憐的瑪利小姐。我老是在惦念她，總該結婚了吧，在加拿大。他們說那是一個可愛的國家。」

「是的，無論從那一方面講，加拿大是一個好地方。」

。你認爲我會像聖經中所說的瑪利那樣嗎？」她對於這事實的發生一點不能了解。

學校中的先生勸告孩子的父親不要再詰問了，那父親就把她領走。於是瑪利華納離開了學校。所以強生先生和聖彼士的教師們，對這事的經過也到此爲止。

勃來克在猶疑教師對他的女兒到底說了些什麼。他懷疑教師問那不幸的女孩太過份，直到使她的腦力損傷，這樣的刺激是足以使任何孩子轉變成精神病的。也許他可以在康蘭斯得到一些答案，唯一的困難是勃來克不知從何着手。亨利華納教師當然要改名換姓的，

康蘭斯原是沿南海岸的一個很小的捕魚港。在這過去的十九年內，它擴大了幾倍。因爲那裡添了三四家很漂亮的大旅社，同時很明顯的，這裡的居民除了捕魚爲業之外，也兼顧招攬旅客的生意了。

勃來克的家庭，菲立絲和他的男孩，現在又隱沒到那個神秘之土——就是他們跳出來的地方——去了。現在勃來克搖身一變而爲新聘的丈夫，帶了他的妻子，一個十八歲的女孩，正在期待着她的頭生嬰孩。勃來克在詢問療養院時，頗覺把握不定。但是他沒有失望。康蘭斯有一家療養院，而且是專門爲產婦而設的。名叫西浮，就在山崖的

好吧，我不能再在這裡閒擦了。不要忘了把玫瑰花苗交給妳父親呀。同時把孩子在你懷裡打盹以前，先安置到牀上去吧。」

「是的，先生。謝謝你，祝你的好。」

相反的要謝謝妳呢，勃來克想。這次訪問大有收穫。老海烈斯的女兒要比老海烈斯更有價值呢。忽布實和啤酒。够好了。聖彼士的強生先生當更爲振振有詞了。時間因素也很吻合。聖彼士的男學生倒是無過的。真是一件混帳的事情。

勃來克緊緊繫合子，駕車穿過朗康門鎮，向西而去，他覺得瑪利華納在如何情形下會失去記憶這一點，很應該探個究竟。關於她在探實慶祝會中所必定遭遇到的一切，她會完全不記得，這點倒頗易明瞭。那晚上，二個受足驚嚇的女孩，步履蹣跚，想在未被家人得悉之前急速地奔返家去，暫時會忘記其他的事情。

聖彼士的強生校長爲他的學校辯護時，他對勃來克說過，毫不疑問瑪利華納對她自己的情形，漠然不知。

當學校中的保姆憤怒地發現了這件事實，曾嚴詞詰問過她，瑪利華納大惑不解，她以爲保姆在發瘋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她這樣說：「我還沒有長大。我還沒有結婚

邊緣，俯視着海港。

他把車倒回去停在碼頭下，走出車外，在大門前按着門鈴，他說要拜訪院長，當然是預約房間以備將來之用啦。

他被引入院長的私人起居室。她是一位矮小，率直而愉快的婦人，他很肯定地感到，他將被勸告着留下他的來自神秘之處的妻子——在一個突然的感召之下，他決定叫她做潘兒——在療養院中，以便小心地照顧。

「那末你知道孩子將在幾月裡降生呢？」

「五月，」勃來克道：「我妻子現在有內弟在作伴，所以我能一個人作這次短促的旅行。她決意要在沿海的城市內做產，而這裡我們曾渡過蜜月的，她覺得更富有情感，所以我來找你。」勃來克裝出一時即將做爸爸的那種害羞的微笑來。

院長倒是毫無忌憚的。「很好呀。勃來克先生，」她道：「可以回憶到過去罪惡的一幕了，嘿？」她熱心地笑道：「我這裡的病人，倒並不都愛回憶往事。你應覺得奇怪吧。」

勃來克遞給院長一支香煙。她接過來。舒適地吐出口濃煙。「我想你們不會使我的美夢粉碎吧？」

「美夢粉碎？」院長道：「這裡很少會使人失望，他們都被送進手術間去，別人在此都覺得安適，如何會對你有例外呢。」

勃來克開始對他的那位虛構的潘兒抱歉了：「噢，好吧。」他道：「我的妻子很有膽量，她不會害怕的。但她和我相比，就覺得太年輕一點。她只有十八歲。這是我唯一引以為憂的。這年齡生孩子不是太小點嗎？院長？」

「再年輕的還有哪？」院長道，噴出一口濃煙：「年紀愈輕愈好。她們的骨骼不會太堅固，肌肉不會太緊束，年紀大的產婦我才見了頭痛呢。到這裡來的那些三十五歲左右的太太們，她們以為輕鬆得像參加一次野宴，我們就讓她們嚐到了滋味。你太太常玩網球嗎？」

「從來不玩。」

「很好。上星期這裡有個女孩，她是紐奎當地的網球冠軍，因此她的肌肉緊張得使我和姊妹們在手術室裡足足就了三十六小時，我們都工作得筋疲力盡了。」

「那末這位產婦怎麼樣呢？」

「噢，我們把她縫合後，不久就痊癒了。」

「你們以前有接受過像十八歲那樣年輕的產婦嗎？」

「比這年輕的還有呢，」她道：「我們這裡，從十四

歲到四十五歲的產婦都接過。但她們倒並不每人都經過愉快的產月呢。你願意看看這裡的產婦嗎，剛在一小時前，就有一個小孩出世，姊妹們正在替他洗澡打扮呢。」

勃來克擇得了一點光景，假使那位女院長僅抽了一支香烟就能滔滔不絕而言，那末三杯燒酒下肚，更大有可觀啦。他決定請她吃頓飯。他在療養院轉了一圈，看到一二位待產的母親，和好幾個顯然美夢已經粉碎的可憐人，當他參觀過嬰孩室，手術間，乾洗間之後，他暗嘆幸運沒有孩子。

他為潘兒訂下一間靠海邊的房間，約定日期在五月中，他甚至還付了一注定洋——於是他邀請她去吃飯。

「你真客氣，」她道：「我很高興，蘭絲餐室地位雖小，外表看來不大，但是它的酒吧是康爾斯最好的。」

「那末準定在蘭絲吧，」勃來克道，他們約在七時會面。

將近九點半鐘，在二杯燒酒，一只大明蝦，一瓶白葡萄酒之後，接着又送上白蘭地，勃來克的困難倒不是要便她說話，而是如何使她閉嘴了。她一邊大嚼，一邊現身說法談着產婦經，幾乎使勃來克頭昏目眩。他告訴她，她應該寫一本接生經驗談。她說她在退休之後要寫的。

「不要提真姓名，當然，」他道：「你的病人中不會都結婚過的。我相信。」

女院長放下她的一杯白蘭地酒，「我對你說過，西浮有各色的病人，」她道，「但你也未必吃驚，我們是很謹慎的。」

「我是不會吃驚的，」勃來克道：「潘兒也是。」

女院長微笑道：「你儘量的責任，可是不幸別的男人却並不如我，我們在西浮看到不少傷心事兒。」她親密地俯身過去，「你一定要感激這些人是怎麼搞的了。」

「她道：『但是我不是指那像你這樣在上帝面前締結的人。而是那些一念之差不幸失足的人。他們到這裡來了結這段孽緣，他們覺得光明正大，一切都像挺好的，但他們騙不了我。我幹這一行太久了。西浮的病人中有不少是有爵位銜頭的，却假扮成普通人，而他們的丈夫以為她們是到法國南部去渡假了。這樣的例子不少，在西浮，她們可以得到她們意想不到的便利。」



勃來克再要了一杯白蘭地。「對那些棄嬰，又如何處理呢？」他問道。

「噢，我們有連繫的，」女院長道：

「這世界上有許多養母，她們願意拿出廿五先令一星期的錢來，直到孩子長大能一舉為止。一點沒有問題。有時候我在報上會看到那些孩子的生母母親的照片，我就叫姊妹們來，我們都作會心的微笑。『她在手術室裡可沒有這樣可愛的笑容呀，』我對姊妹們說。是的，我將把這些以往的事情寫本回憶錄。我敢說，這倒挺有價值的，銷路將不勝而走呢。」女院長接了勃來克另一根香烟。

「我還是替我妻子的年齡擔憂，」他道：「你們以前接到過最年輕的是幾歲呢？」

女院長稍作思索，吐出一口烟。「十六，十五，」她道：「對了，我們有一次曾接到過一位十五歲的——剛滿十五歲，我記得很清楚。這事情也是够慘的，但離現前已很久了。」

「請給我聽聽吧，」勃來克道。

女院長吸了一口白蘭地。「她也是個好人家的女兒，她父母付了每一個我所索賄的費用，但是我並不是貪得無厭的人。我對他說了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他很欣慰地就把女兒交卸給我，他還給了些額外小費。他女兒在我院裡住了五個月，照規矩這是不行的，但是他說如果院裡不收容，他只有把她關在家裡，而我看他的女兒怪可憐的

因此就答應下來。」

「怎麼回事呢？」勃來克問道。

「她父親說這是男女同學的結果。但是我不信這說法。有賴的是那女孩整個事情的發生，竟全然無知。平素我在病人們的口中，常能漸漸探得她們的真情，但在她那兒我一無所獲。她在西浮時曾對我們說起，她不懂為什麼她父親對她說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她說，因為她父親是位牧師，每當他傳道談及聖母瑪利亞的遭遇時，總說這是世界上最可欽佩的一件事。」

侍者拿了賬單前來，勃來克揮手逐退。

「你意思說這位女孩以為整個事情是超乎自然的了？」

他問道。

「她正是作此想法。」女院長道：「沒法動搖她的信念。我們對她解說生命的由來，但她不置信。她對姊妹們說，別人或許會遭到這些可怕的事，但她確實沒有。她說她有時在夢中會到天使，也許有一天晚上正當她睡覺時，其中一個來臨了，如果孩子出世，她父親將是第一個感覺抱愧的人，因為當然這是另一位救世主降生了。」

「你懂得嗎，聽她講來真叫人感動呢，她自己對此確信不疑。她對我們說她深愛小孩，沒有一點懼怕，她唯一

希望是能真正地做孩子的好母親，她說這一次他將真的拯救世人了。」

「多麼奇怪的故事，」勃來克道。他要了二杯咖啡。

女院長更顯得近人情懷世故了。她繼續地鼓其似靈之舌，「我們，那些姊妹們和我，漸漸地都十分疼愛她。」她道：「她是這樣的甜蜜可親，你無法不喜歡她。我們慢慢地也就都信任她的理論了。她提醒我們，當基督降生的時候，瑪利亞只比她小一歲，或許更年輕點，約瑟因為她的突然生孩子而大為震驚，因此也想把她匿藏起來。『你們知道嗎，』她對我們道，『當我的孩子降生時，天空中也有一顆巨大的星星照耀着的，』這一點倒的確不錯，當然，這只是一顆金星，但是為了孩子的緣故，我和姊妹們都感到很高興。這使她得了不少安慰，暫時使她忘却她的遭遇。」院長飲完咖啡，看了下手錶，「我該走了，」她道，「明天早晨八時還得動一次剖腹取胎的手續。我今晚得好好睡一覺呢。」

「且把你的故事講完再走吧。」勃來克道：「最後是怎麼樣結果的呢？」

「她生了一個男孩，我從未見到過，像她那樣一個可愛的女孩，坐在牀上懷中抱着她的嬰兒，這倒很像在她生

日時，人家送了她一個洋娃娃；她高興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她祇是低聲地叫道，「噢，院長，噢，院長，」一遍又一遍，上帝知道我是那麼地感動，幾乎要掉下淚來，姊妹們都和我一樣。」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的：造這個孽的人，一定長着滿頭紅髮，我記得曾說過這嬰兒，『好呀，一點沒錯，他是個小紅蘿蔔。』於是我們都叫他紅蘿蔔，連這可憐的小女孩也這樣稱呼他了。當我們要把她們拆散，那時候的情景，我想我再也不會做第二次了。」

「把她們拆散？」勃來克道。

「我們不得不這樣做，那父親要把她帶走，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當然她是不能帶了孩子一同走的，在她的年齡還不該有孩子。我們看護她和小紅蘿蔔只有四星期，但即使四個星期也是太多了，她已深深地依賴着他。可是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你知道的那父親要來迎領她，那嬰兒要換給別人，我和姊妹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對她說謊，只說小紅蘿蔔在晚上天逝了。於是我們按計而行，可是後果比我們想像的更壞。她頓時臉色死灰，於是尖叫起來。

「我想，這一聲尖叫，即使在我死時我還是能記得的。可怕極了。又尖又慘。接著她就昏死過去，我們以為她

將就此死去的。我們立即召請醫生，因為我們不幹這一項

的——我們只照顧自己的產科病人——醫生說整個事情因為發生得奇異，這次她受了失掉孩子的刺激後，可能會影響她的神經。她終於醒轉了。但是你知道她變得怎樣了？她失掉了她的記憶力。她不再認識我們，即使後來她的父親來了。她也不認識。她對一切發生過的事，竟全然記不得了。她的記憶已完全消失。但身心方面却一切正常。所以醫生說這是最仁慈不過的好事了，可是假使有一天她的記憶突然恢復。那末這可憐的小女孩無疑地將掉進悲慘的命運。」

勃來克召來侍者，付清賬單。「我很抱歉，今晚我們結束在這悲劇故事中，」他道：「但是我仍要感激你的好意，我想這件事你該把它列入你的回憶錄內。再則，這嬰兒後來怎麼樣了呢？」

女院長拿起她的手套和皮夾。「他們把他送到紐塞的聖愛德蒙園，」她道：「我有位朋友是那邊的董事，所以一切手續都很簡單地辦好，我們替他改了一個名字——叫湯姆史密士——這樣比較安全——一個很叫得響的名字——但我總當他是紅蘿蔔。可憐的嬰兒，他在他母親的心目中，是一位拯救世人的救主呀。」

勃來克送院長回到西浮，並允諾回家後立即寫信告訴她，所訂的房間是否需要保留。於是他在他的記事本上，將康蘭斯，和她的名字劃掉，在這下面加上「紐拿，聖愛德樂園」的名字，案情的發展始終朝着西南方面，行了幾哩遠，在那邊他只要再作一次例行的查訪。而這次的例行查訪却比他想像中的較難。

為收養未婚母親所生的嬰兒而設立的樂園，多半不願討論在他們照顧下的孩子的身世，聖愛德樂園的主任也並不例外。

「這是不允許的，」他對勃來克解釋着：「孩子們除了對撫養他們長大的樂園外，其他一無所知。假使他們的父親在他們長大後再要有所接觸，反而會擾亂他們的平靜。這會使事情變得非常複雜。」

「我完全懂得。」勃來克道：「但這件案子却不會把事情變得複雜的。那父親是個未知者，母親却已經死了。」

「我不能聽你一面之詞，」主任道：「我很抱歉，因為這是完全違背本樂園的規章的。我唯一能告訴你的，是我們最末一次聽說那孩子幹得很好，有了一個很好的工作，旅行推銷員。我抱歉我不能再對你多說了。」

「你告訴我的資料已很够了，」勃來克道。

經理表示十分抱歉，他們所有的推銷員都出差在外，

在出差期間是無法和他們取得連絡的。他們兜銷的區域又很廣。能否請勃來克先生告訴他，就是他所希望詢問的那個推銷員的名字？是的，湯姆史密斯。經理翻查他的簿子

湯姆史密斯是個年紀很輕的小伙子。這是他第一次出外兜銷。他在五天內不會回諾湖來的，假使勃來克先生願意

早見他，經理建議他可以在第四天的晚上到他的寓所去找他，那時候他應該可以回來了。他交給勃來克一個地址

「你能否告訴我，」勃來克道：「這小伙子是否生着滿頭紅髮的？」

經理微笑地道：「歐洛克福爾摩斯？」他道：「是的

他在想，是否應該立即去看約翰爵士

呢。為了找那年輕的史密斯，難道再值得等上四五天嗎？現在那些一鱗半爪的資料已逐漸拼湊全了。故事已宣告結束。法倫夫人必然認出了她的兒子，就是那末回



他回到他的汽車中，看着他的摘記本。那主任的一番話不單使他有所領悟，同時也因為他在摘記本上。最後一個看見瑪利法倫夫人活著的，除了男僕之外，還有一位旅行推銷員，兜售花園傢俱用品的。

勃來克掉頭向北，馳返倫敦。

x x x x x

製造花園傢俱的那家工廠的總公司在彌得爾塞克斯的諾湖城。勃來克和約翰爵士通了一次電話，問得了地址，那本傢俱目錄和其他屬於法倫夫人的信札文件等都被整理在一起。

「這是為什麼？你探得了什麼嗎？」約翰爵士在電話中間着。

勃來克是謹慎的。「正在作最後的核對。」他道：「我相信大致已經差不多了，我當儘快的再和你聯絡。」

他去見工廠的經理，這次勃來克不再作假。他把名片遞給經理後，就解釋此來是因為受僱於約翰法倫爵士，偵查法倫夫人在死前數小時的情形，她是在一星期前被手槍擊斃的——無賴的經理已從報紙上得悉一切。在她死去的那個早晨，他曾向他公司中的一位旅行推銷員探聽過幾種傢俱。勃來克問他，他是否可以見見這位推銷員。

事情。但——她真是認出了嗎？男僕在拿牛奶進起坐時，是在推銷員來過之後，他說那時法倫夫人很正常呀。案情在大體上是明瞭了，但在小節目中還有些模糊。勃來克決定再候幾天。

在第四天的晚上，七時半左右他到了諾湖，想碰運氣看湯姆史密斯有否返家。他的運氣不錯。女房東替他開門，告訴他史密斯先生正在用晚餐。她將勃來克引入一間小小的起坐間，那位年輕的小伙子，其實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正坐在桌邊狼吞虎嚥地吃一盤醃鮭魚。

「有位先生要見你，史密斯先生。」她說完後就離開房間。

史密斯放下手中的刀叉，抹了一下嘴。他的瘦臉而受過磨折的臉，有幾分像雪貂，他的眼睛帶着淺藍色，擠得很扁。他的滿頭紅髮就像一叢茸尾似的聳起在頭上。他的個子很小。

「有什麼貴幹？」他道。明顯地他沒有等勃來克開口，已經在採取戒備了。

「我叫勃來克，」偵探愉快地道：「我是由一家私家偵探所派來的，假使你不平的話，我想問你幾個問題。」湯姆史密斯站起身來。他的眼睛睜得更小了。「你想

「知道些什麼呢？」他道：「我沒有做過什麼事呀。」
勃來克燃起一支香烟，將身坐下。「我沒有說你做過些什麼事，」他道：「我不是來查你的訂貨記錄簿的，假使這是使你驚嚇的理由。但是我已知道，你最近曾去訪問過法倫夫人，她曾向你訂購二把花園的椅子。」

「怎麼啦？」

「就是這個。告訴我你的一切經過情形，」

湯姆史密斯仍帶着懷疑的目光凝視着勃來克。「好吧，」他道：「就算我去看過法倫夫人，就算她向我訂了二把椅子。當我到廠裡看到他們後，我會應付的，我可以這樣說，我要她把支票開給我，這是我一時錯誤，下次不會發生的。」

勃來克回憶起摩許小姐，亨利華納牧師。即使是強生先生，也要替自己辯護。為什麼人們都愛說謊呢，當問題提到某一件事上？

「我想事情不會這樣簡單，」勃來克道：「對你和工作而言。假使你老實告訴我，我倒不會去向廠裡或聖愛德的主任去報告的。」

這年輕人偏促地移動一下脚步。「你是從那邊來的？」他道：「我早就知道，老是在暗中盯着我，一開始就這

「在本區富戶的名單上有法倫夫人的名字，」他道：「別人對我說，她有很多錢。她一定會訂我的貨色，所以我去訪她，一位男僕領我進去，我把目錄本交給夫人，她挑中了二把椅子。我向她先要支票，她簽了一張，我就取下，沒有其他的事了。」

「等一下，」勃來克道：「法倫夫人對你很好嗎，她有沒有特別對你注意？」

這孩子頗感驚訝。「對我注意？」他道：「不，她為什麼？我毫無特點，我只是來向她推銷花園傢俱。」

「她對你說些什麼嗎？」

「她只是一頁一頁地翻着目錄本，我站着等候，她用鉛筆在二處作了記號，於是我請她先打支票——我是想試一試的，你知道嗎，她的臉相就長得像可以被人騙的——她不加思索就走到桌前，簽了一張支票。共二十磅，一把十磅。我向她道別，於是她按鈴叫男僕領我出去，我走出後，立即把款子提出。我把鈔票放在皮夾裡，可是當我從報上看到法倫夫人死亡的消息後，我決不定是否應該化掉它。我對我自己說：『這下子可好了，』好吧，你不必責怪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到的一筆錢，是別人所不知道的。」

樣從未給我機會，不給我機會，」他的聲調中充滿了自卑感。他幾乎要哭出聲來。這孩子會拯救世人嗎，勃來克暗想，很明顯的他連自己的工作都搞不好呢。

「我對你童年的歷史毫無興趣，」他道：「我只要知道你在法倫夫人處的一段情形。也許你還不知道，這位夫人已經死了。」

這孩子點點頭。「在晚報上看到了，」他道：「這就使我決定這樣做，因為她不會告發我了。」

「告發什麼？」

「我把訂費化用了，」湯姆史密斯道，「我把她的名字在訂貨記錄簿上劃掉，不對任何一人提及。十分簡單。」

勃來克吸了一口烟，他突然好像看到一幅圖畫，一群探忽布實的人，大批的貨車，田野中散滿着樹墊，那裡啤酒和歡笑織成一片，一個像那孩子一般的紅髮青年，躲在一輛貨車底下。

「是的，」勃來克道：「很簡單，正似你所說的。你再告訴我詳細些。」

湯姆史密斯似乎較前增加信心了。偵探不會去報告什麼，即使他說了實話也不會怎麼樣。好吧。

勃來克捻滅了煙蒂，「第一次，你就不誠實，」他道：「你得顧到你的前途。你不覺得慚愧嗎？」

「沒有被人捉住，不會覺得慚愧的，」湯姆史密斯道。忽然他微笑了。這微笑使他雪貂似的臉發光，淺藍色的眼睛加深。偷竊的神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真無邪的光輝。「我現在懂得了，躲避是沒有用了，」他道：「下次我要用別的方法試試。」

「試着想拯救世人嗎？」勃來克道。

「呢？」湯姆史密斯道。

勃來克向他告別，並祝他交到好運，於是他沿着街道步行，他料想這孩子會走到大門口，注視着他的。

當天下午勃來克去約翰爵士處報告案情，但在他沒有被領入藏書室時，他要單獨向男僕問幾句話。他們走到起居室。

「你把推銷員領進這間室內後，你就退出，五分鐘後法倫夫人按鈴召喚，你再把推銷員領出去。之後，你就把法倫夫人的牛乳送人，是嗎？」

「完全對的，先生，」男僕道。

「當你拿牛乳進去時，夫人在做些什麼事？」

「她剛好站起身來，先生，就是你現在站的地方，她

在看目錄本。」

「她看來和平常完全一樣嗎？」

「是的，先生。」

「以後怎樣呢？我上次已經問過你了，這次無非想在報告約翰爵士之前，再核對一遍。」

男僕想了一下。「我把牛奶交給夫人。我問她有什麼事情要交代給司機的，她說沒有，下午約翰爵士要同她作郊遊，她告訴我已訂了二把花園中用的椅子，她指給我看目錄上的圖樣。我說它們很有用處。我看她把目錄本放在桌上，於是駛向窗口，飲下牛乳。」

「她不再說什麼嗎？她沒有再提起送那本目錄來的那位推銷員嗎？」

「不，先生。夫人對他並不注意。但是我記得我倒很注意他，在我離室前，我說過一句話，我相信夫人是沒有聽到，因為她沒有理會我。」

「你說了什麼？」

「我，只是開玩笑——夫人是懂得幽默的——我說假使這個推銷員再來的話，我一定可以認出來，因為他的頭髮長得特別。我說：『一點沒錯，他是一個小紅蘿蔔頭。』於是，我合上門，回到餐室。」

「謝謝你。」勃來克道：「完了。」

x . x . x . x .

他站著對花園眺望，約翰爵士走進室來。

「我在藏書室等你，你來了很久吧？」

「沒有多久，」勃來克道。

「好吧，你的意見如何？」

「和以前一樣，約翰爵士。」

「你意思說我們圈子兜到了老地方？你找不出一點理由為什麼我的妻子要自殺？」

「一點都找不出。我的結論是認為醫生所判斷的沒有錯。一個突如其來的側動，在這情形之下，使她走進儲藏室，拿起你的左輪槍，擊中她自己。她是愉快而樂天的，正似你所有的人知道的，約翰爵士，她的一生清白無瑕。她的自殺毫無動機。」

「感謝上帝，」約翰爵士道。

勃來克從未想到他是一個感情主義者。現在他倒不再太肯定了。

——完——

譯自元月份家庭婦女月刊

姊表綺雷

·細雨·

原名：My Cousin Rachel
作者：Daphne du Maurier
(達芬妮·杜·茉莉)
出版者：Doubleday
版數：348頁
定價：美金三元五角

最近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末了幾年，一位英國軍官名叫弗來德烈·白朗寧的(註一)，向一家遊藝製造商明言：「如果他的妻子的下一部作品，成為暢銷書時，他書時，他便能買到一條船。」



最近出版的新作品。故事情節，雖異於「蝴蝶夢」，但其中神秘幻想之成份，及吸引讀者的魅力，却有過之而無不及。去年出版以後，美國文學愛好者，即審定為二月份最佳新書。

「蕾綺表姊」最初是在美國婦女家庭雜誌上連載的，其版權共值價六萬餘美金(約二萬英鎊)；以後，為需要攝製電影，好萊塢又付出了十萬美金(約三萬英鎊)。這兩筆收入，使得杜茉莉成為英國女作家中最富有的一位。

然而，對於金錢，杜茉莉是十分淡泊的。她把三萬英鎊的收入，轉移到她十八歲女兒黛莎的名下；又把二萬英鎊，轉讓給她十四歲女兒弗勒薇。這一筆款項都暫時凍結在一個信託公司的手裏，以備她女兒們將來的急需。她從來不替自己的將來着想，也從來不以自己的名義來積蓄。她那有寫作天才的頭腦就是她的無限資金。

望是很大的。他所說的妻子，便是鼎鼎有名的小說家達芬妮·杜·茉莉；而他所說的那本書，也就是後來暢銷全球的「蝴蝶夢」(Rebecca)。

本文所要介紹的「蕾綺表姊」一書，是杜茉莉創作二十年中的第十部，也是她

她住在英格蘭遙遠的一角，那個地方的村莊名叫康華爾。在她的隱居看起來，神秘小說作者杜茉莉的本身就顯



得非常隱晦難解。他們祇知道她是白朗寧將軍的夫人，像露士一樣地住在「曼娜比麗」大廈裏面，沒有一點娛樂，婉拒外界一切的邀請和集會。

看過「蝴蝶夢」的讀者，知道那書中有一所「曼達來」大廈。杜萊莉所居的「曼娜比麗」(Mendacity)大廈，就等於是一所小型的「曼達來」，不過裏面沒有熱氣設備，僕從寥寥，沒有秘書，也沒有汽車。她的那間專門用以寫作的小屋，陳設極其簡單：祇有一架打字機，一張書桌和一座油爐。工作疲倦時，向外瞭望，只看到一片茫茫的海峽，幾乎與塵世絕了緣。也許是這種幽寂的環境，才使她產生了創作神秘小說的靈感。

一開頭，「蕾綺表姊」一書的神秘、恐怖、和幻想的氣氛立刻充分呈現在讀者的眼前，使讀者不得不隨著她的筆鋒，好奇地看下去：

「往昔，他們常在這十字路口吊死囚犯，不過已經有很久不再在此地舉行了。……其實，這一種處分，跟動外科手術一樣，就患病的人來說，到是比較愉快的，因為法律的定讞，可以使他解脫了自己良心底致命的證實。犯人的屍體，一樣地可以得到合宜的埋葬，縱然是一坩無名的荒塚。」

了。

此後，費力浦僅能一鱗半爪地從安勃羅斯的來信中，猜出了他在佛羅梭薩的生活情形。有一天，在耶穌復活節過後不久，費力浦接到安勃羅斯的如下的一封信：

「……你必須知道，我和我的蕾綺表姊，在二星期前已經結婚了。我們現在同在那不勒斯度蜜月，不久，我們就要返回佛羅梭薩……」

安勃羅斯的這種愉快心境，並沒有維持多久。大約過了半年多的時間以後，情形逐漸惡化。費力浦所接到的安勃羅斯的最後一封信，字跡是歪歪斜斜的，而神情又是如此恐慌：

「看上帝的面，你快到這兒來吧。她對我已施行了最後的一着，蕾綺是我的厄星。如果你再稽延，也許會太遲了。」

費力浦接信後，立刻動身到佛羅梭薩去。當他敲開了山格萊帝山莊的大門時，一對看門的夫婦，走了出來。那男的問明白費力浦的來意後，隨即說道：

「安勃羅斯，艾希禮先生，在三星期以前去世了。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悲慘。等他

這書是以第一人稱寫成的。書中的男主角名叫費力浦。他回憶到在孩提的時代，他時常和他的堂兄安勃羅斯散步到這處作為刑場的十字架交路口來。費力浦出生十八個月後，即喪失了自己的父親。安勃羅斯挺身而出，毅然負擔起保護人和嚴父的責任。

由於童年的回憶，費力浦想起了一個日夜縈擾着他心頭的難以解答的問題？蕾綺是無辜的嗎？或是真的有罪？蕾綺是安勃羅斯的太太，也就是費力浦的寡嫂。他們倆認識及結婚的經過是很偶然的：在安勃羅斯四十三歲的那年，健康情形，突趨惡劣。醫生勸告他到意大利的南部去度冬。於是，這兩個一向都形影不離地居住在一起的單身漢，不得不作暫時的分別。在費力浦眼中的狹小天地看來，安勃羅斯幾乎是萬物的主宰，一直是費力浦所唯一敬仰的人物。

安勃羅斯到了意大利佛羅梭薩之後，立刻和一位遠親相識了。這是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小姐。她的父親，是英國柯林族的後裔，母親則是意大利籍。這位小姐在年歲很輕時，便嫁給了意大利山格萊帝貴族。她的丈夫，在牛醉中與人決鬥而亡。這一位沒有孩子的山格萊帝夫人，自稱是安勃羅斯的遠房表姊，也就等於是費力浦的「蕾綺表姊」。

埋葬以後，女主人封鎖了山莊還走了。她離開此地差不多有兩星期了。我們不知道她是否還會再回來。」

一陣震動，使費力浦呆若木雞似地站立了好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種種跡象看起來，安勃羅斯很可能是被這座山莊的女主人及其顧問倫奈第所虐待而又謀害的。於是，費力浦懷着滿腔怨恨和復仇的心理，轉回到英國。

可是，當蕾綺表姊特地趕到英國來看費力浦的時候，情形完全不同了。在外表上看來，她是一位纖小、熱情、毫無權詐的溫柔女子，帶着一些婦人的微笑。費力浦的憤恨和鐵石心腸，很快地隨之而消融了。在一個聖誕節晚會上，費力浦迷戀蕾綺的內心情緒正式表白了出來。在他那二十五歲的生辰慶祝會上，費力浦和蕾綺的親密關係，似乎更進了一層。

然而，當後來費力浦也突然感到頭痛的時候，縈繞在費力浦心頭的舊問題，又重新昇起來了：這頭痛，究竟是真正的病症還是由於有人施放毒藥所致？為什麼那個倫奈第又出現了？為什麼蕾綺表姊一直暗示着願意嫁他，但當他正式向她進攻時，她又向後退縮不迭？

當故事發展到最高潮的頂點時，杜萊莉停筆了。作者要讓每個讀者自己去擔任偵探的工作。由於全書情節的神



「安勃羅斯，艾希禮先生，在三星期以前去世了。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悲慘。等他

秘和有趣，以及作者技巧的圓潤，使得讀者情不自禁地要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和追尋真正的解答。

雷納的意大利式的矯揉做作，和費力浦的天真和誠實的性格，恰巧是球聯舞台的一對。至於其他的許多次要人物，如：老僕役西康勃；勃父厄克·坎台耳；那位可能與費力浦結婚的普意絲小姐等，都被描繪得活躍紙上。

無疑的，「雷納表姊」是美國一九五二年新書中最得好評的一部暢銷小說（請參閱「指環」第二十三期西書評介欄之「一九五二年的美國新書」）。因此，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搶先購得了電影攝製權。該片已在美國各大城市演過，香港方面亦已曾輪到上演，也許不久就會到台灣來。片中飾演雷納表姊的是曾獲金像獎的奧麗薇·哈佛蘭（Olivia de Havilland）；飾費力浦的，則是新人理查·勃頓（Richard Burton）。

爲着要更深刻地明瞭杜茉莉的一般作品背景起見，讓我們再來查考一下這位名聞全球的女作家的家世。

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三日，達芬妮·杜茉莉，生於英國倫敦。她的祖父喬治，是英國有名的藝術家兼小說家，生平名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屈麗倍」（Libby）（註一）及「彼得·依百森」（Peter Ibbetson）（註二）二部。她的

父親名傑拉德，是有名的戲劇演員及舞台經理。關於她自己，杜茉莉曾這樣寫：

「幼年時，我是和兩個姊妹們，一起在英國以鄉長大並受教育的。到十八歲的那年，我才有機會去巴黎住了六個月。從此以後，我讀了許多英文和法文的書籍，並開始做詩，寫短篇小說。」

最初影響我作品的幾位作家是：凱瑟琳·曼斯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曼麗·韋勃（Mary Webb）及莫爾索（Guy de Maupassant）。如今，我很少看當代的文學作品，但那還閱一些凱恩·奧思汀（Jane Austen）及司帝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說。

我愛好鄉間生活，所以我的嗜好是：散步、閱讀、觀鳥、駕舟。我最討厭都市生活和娛樂，盛宴、集會等。我覺得人類的自私自利，確是和諧的大敵，惟有祛除自私自利，才能達到全世界的和平。我相信「道德重整會」的教條是對的。」

一九三二年，杜茉莉和弗來特烈·白朗寧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同住在安靜的英國漢普夏（Hampshire）郡的鄉間。一九四一年，白朗寧晉升少將，成爲大英帝國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

屈朗（Thomas Armitage）都是他的同學，以後又成爲終身好友。

回倫敦後，在一八六〇年的六月，喬治挾着畫稿來，爬上無數的樓梯，去叩各雜誌編輯者的門，這些雜誌編輯人，因爲工作繁忙，脾氣經常很壞。然而，不到幾個月，他已和「笨拙」雜誌社（Punch）發生了關係，而且第一次拿到了畫稿的稿費。從此以後，喬治在工作上非常順利，從來不再遇到失敗或任何經濟上的困難。

「屈麗倍」和「彼得·依百森」二書，是喬治晚年的作品。雖然在此以前，他從未寫過散文，但這二部小說，却使他意外地獲得成功。由於「屈麗倍」版稅收入的可觀，喬治劃出了一部份，存在信託銀行裏，預備傳給他的兩個孫女。一個就是達芬妮·杜茉莉，另一個則是安琪拉（Angela）。當這兩個孫女成年的時候，他們每人都獲得一六千英鎊。

達芬妮·杜茉莉的寫作技術，一半是由於家學淵源，其他一半，則由於她那孤僻的個性。她的「孤癖」，促成了她在寫作神秘小說上的成功。

杜茉莉創作時，從來不先做大綱梗概之類。她的靈感



除了許多成名的小說之外，杜茉莉還寫了兩本有關她家族的書。一本名叫「傑拉德」（Gerard），是專門記述她父親的一生的。另外一本名叫「杜茉莉家族史」（The Du Maurier's），一共追述她們家的三代事蹟。這兩本書寫得都很有韻緻，不僅具有歷史性的價值，而且還帶有文藝性的趣味。

去年六月，杜茉莉又出版了一本闡述她家族的書，名叫「年青的喬治」（The Young George Du Maurier）。這是她那藝術家兼作家的祖父喬治的書信全集。在這本集子的前面，杜茉莉寫了一篇長長的序。

喬治是在法國巴黎和比國安特衛普二處（Antwerp）長大的，後來他隨着父親遷居到英格蘭東南部的得文郡（Devonshire）。去，在那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也曾居住過一時。他父親是一個製造玻璃的化學師，所以同樣期望喬治能以化學師爲業。但喬治的興趣，經常在繪畫這一方面，從童年時起，喬治就以善畫諷刺畫著名。在失望之餘，他父親只好把他帶到巴黎的葛萊瑞斯（Gleyres）畫苑去學藝術。著名的美國畫家惠斯勒（Whistler）及湯瑪斯·阿姆斯

的時間很長，她讓每一個意念慢慢地自己發展成熟，然後以每天六小時的工作，一共連續三個月，來完成一部約摸十萬字的小說。在寫作過程中，文句詞藻，不斷地從杜萊莉的筆桿中流瀉而下，好像是一股源源不絕的清泉，很自然地從山間湧出。

如果以寫作需時三個月來計算，則杜萊莉的構思階段，却需一年半的時光。所以，每隔二年，世人才有拜讀杜萊莉新作品一次的機會。

註(一)：弗來德烈·白朗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出任為英國空運兵團少將總司令，現升任中將，為依麗沙白女皇之內廷總管官。

註(二)：「屈麗倍」是描述一個畫室中的模特兒和三個英國畫家的戀愛故事。

註(三)：「彼德·依百森」是一部散文詩，內中描寫一個英國藝術家的夢想與現實的浪漫史。

三、殷乃斯：「弗洛里達之月出」

殷乃斯 (George Innes, 1825—1894) 是美國繪畫史上最偉大的風景畫家，有「美國柯樂」之稱。一八二五年間生於紐澤西州的紐華克 (Newark, New Jersey)。幼時曾在雜貨店工作，後因興趣不合，轉赴紐約，習繪地圖，並就學於一法國籍風景畫家。廿歲時，自闢畫室，對赫德遜河派的風景畫甚感愛好。二年後，赴意大利，描繪羅馬近郊風景，而對古代諸大師的傑作，尤深感興趣。一八五四年時，卜居於巴黎的拉丁區，畫風受巴比松畫派影響不少。五年後返美，寄居波士頓城，後曾再度赴羅馬。一八七八年時在紐澤西州的芒克萊爾 (Montclair) 建立畫室，在此作畫多年。一八九四年逝世於蘇格蘭旅途中。他是赫德遜派的最後一人，但其才華實遠駕乎柯爾，杜蘭

諸家之上。所作畫色彩較為鮮麗，而構圖較為簡單，所寫曠野森林，有無窮詩趣。

本期所選「弗洛里達之月出」最能代表他的特殊畫風。弗洛里達的廣大曠原，浸沐着澄輝燦爛的月光，樹木在軟風中震顫，地面還綴飾着春天的花朵。全畫詩意



背上的號碼

醫生：「你背上怎麼會刺上 76023-e？」

病人：「那不是刺花，我於開車房的門，我太太用車子在那兒撞出幾個號碼來。」

太太的生日

他太太的眼眶裡噙着眼淚，訴着怨：「我知道你不愛我，你連我的生日都給忘了。」

有急智的丈夫說：「親愛的，我說不出我是怎樣的，但那的確是你的錯。」

「我的錯？那怎麼能是我的錯？」

他握住她的手，「你根本不比去年老上一天，叫我怎記得住你的生日呢？」

女理髮師

太太：「天啊，你的臉上怎樣啦，看來你好像出了什麼慘案似的。」

吉姆：「我想，我是在給一位女理髮師修臉，有一位老風從地板上跑過去。」

盡然，令人為之神往。(卷首銅板誤印為「弗洛里達之日出」特此更正)

四、賓甘：「射擊競賽」

賓甘 (George Caleb Bingham, 1811—1879) 是美國早期浮世繪的名家。幼時卜居於密蘇里州。因醫術失怙，貧無立錫，故曾習藝於一製燭商，並曾藉搗雪為生。後立志自修繪畫，專力攻研，卒成大家。青年時，曾赴美國東部費城及華盛頓諸地作畫，小有聲譽。卅五歲時，仍返歸故居，以描繪密蘇里州民間生活為事。他作畫的題材，多為河上的船夫，邊鄙的鎗手，漁翁，皮貨商，選舉日的羣衆等，無不顯眉畢現，栩栩如生。他同時還是一位政治家，曾任密蘇里州財政廳長等。他曾藉所作畫幅幫助宣傳，最著名為「戒嚴令」一畫，描寫尤溫准將在堪薩斯與密蘇里西州邊界處下令戒嚴，強迫邊界居民限期遷移，並將民房縱火焚燒，任意掠奪一事。其後尤溫在渥海渥州競選州長，賓甘即將此畫在渥海州各地展覽，以示反對，尤溫終告失敗。

「射擊競賽」所寫為當時民間娛樂之一。通常以牛肉為競賽的獎品。射術最佳者，待牛宰殺後，即可分得最佳的一瓣。此畫筆法細緻，而構圖謹嚴。現藏布魯克林博物館中。



戰時供戰場上士
無水乾酒 兵一醉的啤酒和葡萄酒，往往一箱箱地地運輸，位全給佔光，極不經濟。以每人每日一品脫計，供十萬人用之酒，其中有四萬令爾清水。濃縮方法雖自古即已試行，但濃縮以後往往損失酒精。最近法國的

研究機關開始替軍方把這問題解決了。其方法是用冷凍把一部份水除去，再加上其他的水技術，使酒中所含的水去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五，結果酒變成了糖漿狀的稠膠。用紅酒做的，顏色深紅，用白酒做的，則顏色棕黃。加水五六倍沖淡後，與原酒無異。另有一位比利時生化學家，也用此法濃縮啤酒，結果得到了一種粉末，飲用時須加入酒精及二氧化碳，始可成爲啤酒。

美國密西根大學，清掃試驗室時發現了卅五年前留在試管中的細菌，依然未死。這個發現現在細菌學理論上是一個很大的修正。因爲根據細菌學家的學說，細菌的生存繁殖，需要在動物的活細胞裡才行。科學界所熟悉的一百種細菌，從寄生體的細胞內移出以後，幾天之內，大部份

部份再依原定次序訓練，一部份則令其閑散。結果廿八頭作工的獵犬中，死掉十九頭；閑散的十八頭中僅死五頭，因此斷定，人受到過多的射線後，不宜再過勞勞動，用爪扳動機括而未死的獵犬，聞聲即驚。亦由此斷定，人受到放射線後，如果沒有死，即有精神緊張，情緒不穩定的現象。

自動飛行術

當飛行員看不見地面時，他們需要曉得飛行的位置，以前有幾種電子儀器，告訴他的位置和距離，但使用起來，並不太方便，最近狄迦公司的狄迦領航儀出現，始稱便利。狄迦法須用「主」「副」兩種領航站，用縱橫交錯的電波，在天空中劃下許多方格。駕駛員按動幾個電鈕，開動三個儀表，然後再用簡單的控制裝置，把儀

表上的數字，傳給一個指針，指針下面是一張記錄紙，記錄紙和指針自動運轉，紀錄紙代表下面的大地，指針的位置便恰好是飛機的位置。紀錄紙上的曲線，便是飛機經過的位置。

這種領航儀在柏林空中走廊試驗的結果，非常圓滿。有人指出狄迦領航系統的



都死掉了。但這種病菌却不然。專家指出，這種病菌不藉任何動物體素的幫助，而能生存近四十年，已使其毒性強烈無比，只要一百億分之一滴，在幾點鐘之內便可以使人類致命。對於人類的作用如何，尚在研究。這種長命病菌是一九〇九年諾維博士發現的，這支菌試管便是諾維博士的助手用的。目下正討論將這種病菌命名爲「諾維菌」。

哲學家塞德堡(Roderick Seidenberg)在所著史後人(Post-Hitler Man)一書中說，人類正走向

史後世紀，那時人就成了機械或機器人，一切動作完全標準化，不再需要思想。到時已沒有了存在的意識，人類的社會與毫無變化的昆蟲生活無異。根據塞德堡的預料，「人走入史後期後，便永遠帶着一定的例行事務，與蜂蟻實無大異。而它們這種毫無變動的生存，已有六千萬年，證明它們在內在與外在兩方面，早已能完全適應生活的條件了。人類將來可能也像這樣子。史後期中人類的意識逐漸消失，也和史前期中，人類的意識逐漸凝聚一樣。到最後，意識已完成了工作，人便生活在一成不變的形態中。」

假如受了輻射線的傷害？ 人類中了大量放射線後，會有何等影響？波士頓大學曾用獵犬作實驗。一部份作吃力的工作，一部份不停地奔跑，另一部份則以在樹膠中用足爪隨着訊號扳動機括，獲得食物，後來把這羣獵犬送到麻省理工學院，用強烈的X光照射。

無線電波是長波，易受天電干擾，但狄迦加用防靜電的天線等設備後，這問題已差不多完全解決了。這種方法，英國已試用五年。西歐各國已發起仿行。法意西諸國亦正在設立狄迦領航站。

無線電天文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雷達經過改良，新的短波接收器，已能對於微波有極其靈敏的感應，遂使天文學上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研究的方法，在天文學上開創了一個新園地。在它可以用接收的波中間，對天體上所發射出來的電波，已可以作有系統的研究了。

這種地球上發射出來的電波，原先發現於銀河系中，其後，太陽裡面也有。技術又進一步改良之後，又發現了幾處比較小的來源，這便是所謂的輻射星(Radio Star)，但科學家又不能確切地說這些電波來源是真的星體。天文學家預備拿這種資料，來和望遠鏡測得的資料比照。第一個鑑別出來的電波來源，便是天鵝星雲。天鵝本是一個超新星，在一〇五四年爆發之後，殘留下來的東西便是現在的天鵝座星雲。威爾遜山和帕羅瑪山上的兩座天文台，只有望遠鏡，而沒有用無線電研究天文的設備，經過這次發現之後，這兩座天文台對於這種方法引起興趣。不過用短波接收器研究天文，其準確程度很低，必須用其他方法幫助。目下哈佛天文台正在建造電波望遠鏡，以便於研究浮遊於銀河系中的中性氫雲。這種氫雲不能用望遠鏡看到，但其質量幾與金星系中，各星球物質總量相等。



牛奶與瘧疾

瘧疾寄生菌是聞名最難撲滅的一種細菌，但是却可能設法使之餓死。利物浦熱帶醫學院的 Maegraith 氏發現僅以牛奶所飼育的白鼠，對瘧菌類動物的瘧疾寄生菌所具抵抗力特強，他的實驗報告，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

說明牛奶內由於缺少該種寄生菌所必需的某種養分所致。供實驗用的白鼠便是同時飼以牛奶和人奶。至於奶粉或凍牛奶，和鮮奶沒有什麼分別，均有同等效用。因此該雜誌建議這種治療法，或許也能同樣應用於人類。如蒙所週知的，即使在瘧疾最猖獗的地區，三個月以下的嬰孩患瘧疾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這種免疫性以前都認為是由於嬰孩在未出生前得之於母體的抗體素所致，但現在知道只要他們一直完全以牛奶為食，他們便始終具有免疫特性。在利物浦的白鼠，除了補充一部分必需的維他命以外，即完全飼以牛奶。由此可以推證成人也可採取這種飲食方式以維持生命，一直到他體內的瘧疾寄生菌完全餓死為止。

X光

即使那些鬧騰是牠們原來所習慣的。實驗所獲的結論是：在那些接受過大量輻射光線的病人，即使還能活著，但在神經方面可能會顯得不安定。

自然氣與製造煤氣

橫跨美國各省管徑粗大的天然氣輸送線，不但供應了當地一般家庭間的動力燃料，且亦改變了許多自暴自棄者的自殺方式，同時也挽救了不少生命。這是紐約西吉士脫區法醫 Dr. David M. Spain 氏就該地自從改用自然氣以代替過去的製造煤氣一年以來，研究其影響所及的結論。

據云在過去每一百八十個自殺者裡面，倒有四十二個以上是用煤氣喪生的。但自從改用天然氣以後每年自殺的人數已減至只有一百二十人左右，且其中沒有一個是用天然氣而致命的。



這裡面所以有不同的原因，一面固然由於化學組成的差別，但一面亦由於心理上的變遷。在過去工業製造的煤氣裡，其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牠與我們身體內紅血球的親和力，甚至比氧氣和紅血球的親和力還大。而天然氣裡面主要的成分却是

發生於現代醫藥上的一個令人頗不愉快的問題，便是當一個暴露於輻射線過久的病人應如何安置，或是根本不去理他？上月份於波士頓所召開的東方心理學會，其中有一篇報告即提到一群曾經照過X光的小狗，對劇烈運動和心理變化的種種反應。

一組專家在波士頓大學 Dr. Walter W. Jetter 領導下，以一群小獵犬作為實驗標本。其中有一部分專門訓練作劇力運動，例如在踏輪上繼續跑上幾個鐘點，其他的一部分則教以無論在如何驚恐的喧嘩聲裡，仍舊會隨著人們的手勢或訊號去拉開一只裝有彈簧的木箱以取食。

隨後把這群狗帶到麻省理工學院，給以如所算足以殺死其中三分之一小獵犬的X光劑量。於是再把牠們一部分依舊恢復原來所訓練的運動或開箱工作，另外一部分則使之休息。

在二十八隻作劇烈運動的獵犬內，有十九隻死了。但在十八隻未曾參與運動的獵犬內，只有五隻喪生。因此傑脫博士認為人們在接受過大量的輻射光線以後，應避免劇烈運動也許較有裨益。

在原來訓練開箱取食的幾隻狗內也受到相當影響。那些尚活着的獵犬都極易驚躍，牠們似乎恐懼着噪雜的鬧聲

甲烷和乙烷，牠們不致於會置代血液中的氧氣。牠們唯一能致人死命的途徑便是使氧氣稀釋，直至使受害者窒息為止。可是這是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辦得到。因此許多本欲假天然氣而自殺的人們，往往中途改變意志不再自殺，或是在自殺過程中因被人發覺而獲救。

新麻醉劑

首次試用於人類而結果良好的三氯乙烷乙醚，業已證明是一種值得稱許的新麻醉劑。這是約翰霍普金斯學院藥劑學教授 Dr. John C. Kraus Jr. 氏積十五年研究的結晶品。據云這種氟化醚使病人在二十秒鐘內即可呈睡眠狀態（普通的醚製劑約需五分鐘才能見效），具有舒人的香味，沸點很高，這對熱帶地區的應用極為理想。牠最大的特點是：不易燃燒，因而可以減少在動手術時着火或爆炸的危險。

安全的新安眠藥

在過去巴比通類安眠藥很易使服者上癮，且服用過多時常易致命。新的巴比士酸鹽是美國 Theodore Koppanyi 和 Joseph Fackas 二位醫師新的研究產品。在這種藥片內

除了含有巴比士酸鹽以外，另外還加有一種安全因數——戊烯四氣。這是一種強力的神經刺激劑，足以抵消一般巴比通類安眠藥的缺點。在人們尚未及服用上癮或足以致命階段以前，戊烯四氣會引使服者發生嘔吐排出過量的藥劑。因此這種安眠藥是絕對安全而保險的。

腺體移植

外科醫師對所經驗的把從一個人身上的腺體移植到另外一個人身上的手術愈困難，他愈有信心認為從胚胎或嬰兒身上所切取下來生長率極快的體素，對他的手術便愈有成功的把握。月前費州阿勒曼因斯坦醫院的外科醫師麥律司蒂琳曾報告他的這種理論，業已有事實可予證明。他曾從一個嬰孩身上割下整個的甲狀腺體和其相連的四條很小的副甲狀腺，移植至一個成人身上，經五個月的檢驗觀察，認為移植效果至佳，他相信這還是類似外科手術中第一件病案。

伊萊瑪利密勒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女侍，她在過去十年內一直與病榻結不解緣。她的甲狀腺和副甲狀腺因急引致一種致命的疾患而與割除。以後她便每天需要進服甲狀腺萃取劑，同時還要彌補她短少副甲狀腺的缺陷——副甲

狀腺是管制着人們體內鈣分的吸收的——因此她每天平均要跑上四次醫院去注射鈣針，以挽救她可能會窒息致死的肌肉痙攣。

司蒂琳醫師已等候了很長一個時期，以代她物色一個適當的甲狀腺贈與者。去年秋天有一個畸形的嬰孩，因發育不全似乎不可能會活得很久。他父親也同意醫師的看法假使他確實無法挽救，那末他的甲狀腺也就不便白白浪費掉。到生下來第四個星期時，那嬰孩便死去了。於是在幾分鐘之內他的甲狀腺和副甲狀腺，以及其相連的每條都約一吋長的四條主要血管，都已割取下來。一方面在另外一間手術室裡已替伊萊密勒準備好一切。單等她來院打針時便把她送上手術台。負責動手術的幾個醫師決定把那嬰孩的甲狀腺，移植在她的鼠蹊部分。（而不是在正常的頸部）因為那裡的血管大小比較合適，且地位比較隱秘，不容易受到意外的壓力侵擾。他們割開她身上的四條血管，很快地便與附在腺體上的短節血管縫合在一起。

十天以後，另外又在四個月以後，醫師們用小量的放射性碘與蓋氏計數計，來檢驗那個地位怪僻的甲狀腺功能。伊萊密勒不再需要服甲狀腺萃取劑和注射鈣針了。而且她即將結婚，司蒂琳醫師正預備着伴送新娘進入禮堂哩。



攝影叢談廿三

如何選擇紙張

在你放大或印相時，也許你早已偏於愛用某一種紙張了，事實能專用一種紙張，逐漸熟悉它的特性是極為有益的，但是能多知道一些其他種類的紙張以應付不時之需也是很必要的。一張好的照片，時常由於選用最能增加它的性格及美麗的紙張，而成一張極為出衆的作品。

紙張種類的繁多，常會使你眼花繚亂，不知所從。但是它們的特長與適用範圍可說是刻板不變的。「暖調」(Warm-toned)紙，多用於溫馨的風景照，「冷調」(Cold-toned)紙，適於雪景與海洋。布紋紙多用於特性素描以及展覽、懸掛等。此外還有幾種接觸印相紙，可在普通燈光下印晒，無需暗室。帶有華麗色彩的特別紙張，用於慶賀聖誕與新年。無論你的照片有何種特殊要求，都能找到合適的紙張供你使用的。

E. P. S 編譯

張——

紙張的感光膜，最基本上有三種：感光較慢用以直接印晒的氯化紙 (Chloride Paper)。感光快速用於放大的溴化紙 (Bromide Paper)。感光適中放大印相均可的氯溴化紙 (Chloro Bromide Paper)。有時我們也必須知道所用的紙張究竟是氯化紙，還是溴化紙。因為，以調色 (Toning) 為例，某一種紙張就會比其他的紙張效果好。(調色法將在下一叢談中講述)。

在以上基本分類之外，又以紙張的厚薄 (Weight)，對比 (Contrast) 色調 (Image tone)，紙色 (Stock tint)，紙紋 (Texture) 以及紙面 (Surface) 而分成了五花八門，繁雜而且紊亂。

選擇紙張的厚薄，是要看你自己的需要及愛好而定的。普通的快照 (Snapshots) 多半使用薄紙印晒，放大則多用厚紙。此外還有一種極薄的紙張 (Light Weight) 可折摺郵寄而不會發生裂紋。



(圖三)



(圖四)

有強弱不同，除非情形特殊，有一，二，三號三種紙張也
 修飾應付了。
 視底片對比的強弱選用適宜的紙張，是最重要的一點
 ，因適宜的對比可以使你的相片分外醒目。若是相反用紙
 錯誤，則你的照片不是灰暗無光，就是黑白相差過甚，微
 小的細節全無無法顯出。（請參閱第二十七期——如何印晒
 相片。）



圖二



(圖一)

紙張的對比通常分為五級，由○號到五號。二號定為
 正常對比，適用於對比至常良好之底片。○號，一號適用
 於對比較強之底片。三，四，五號可供對比弱之底片使用
 。有些廠家的出品並不包括這全部的等級。一些商用紙及
 人像紙(Portrait Paper)甚至僅有一種對比，這是因為商
 業性的相片，都是在室內燈光可以控制的情形下攝製的，
 底片的對比永遠是正常的。而普通業餘攝影，底片對比雖



(圖五)

色調是由於感光膜的銀粒影像的色調而不同的。若藥膜中的黑色傾向於棕色，紙張就是「暖調」的，若傾向於藍，則是「冷調」的。二者的取捨是要依你相片中主題的自然性格而定。暖調紙張，最適用於風景、人像、營火，及其它具有溫暖感覺的物體。冷調紙適用於海、雪景、機械及其他類似性格的物體。

紙張的本色也可以影響到相片中的冷暖情調。紙張的顏色有純白、奶白、及象牙色三種，多與藥膜的色調相互配合。紙色也必須和主題適合，例如一張雪景想要得到最好的效果，就應使用純白冷調的紙張。

紙紋是由平滑而逐漸趨于粗糙，可分粗花紋 (Liveed) 布紋 (Silk) 皮紋 (Suede) 等。這些紙紋也可以使不同性質的相片得到不同的效果。比較平滑的紙紋最常用，因為它可以顯出畫面中的細節。粗紋紙只能用於細節可以忽略而僅需顯示大體的相片。

在紙紋之外，紙的表面又有不同，可分為光面 (glossy) 半光面 (lustre) 及無光面 (matte) 三種，快照多使用光面紙，可顯示出大部份的細節，且可以上光 (ferro Typed)，顯出光輝。半光面紙只有中度的光輝，無光紙則相反有減弱光輝的傾向。

初學者在印晒或放大時，多半不會注意選擇紙張的，常會不論人像還是風景，一律用光面紙，而加以上光。當他一旦發覺到紙張竟有這樣多的種類，他就會手足無措不知所從了。最常見的情形，就是一些初學者參觀影展，喜愛上一張作品所用的紙紋，而沒有仔細研究為什麼要使用這種紙紋。於是就把他所有的作品一律都用了這種紙。有的時候愛好攝影的人，使用不適切的紙張，只是因為手頭有很多這類存貨。這實在是一件不智且浪費的舉動，因為這樣所得到的相片多數會看上去不太順眼的。最好還是多等一天，有了合適的紙再工作。

這並不是說你該備全各色各樣的紙張，能有兩三種不同的紙，就足夠分配了。不要急於印晒，先仔細研究一下你的底片，選擇一種最合適的紙張，在你不能仔細選擇的情形之下，能夠適用且能獲得較好的效果的紙是半光面紙，它可顯示出細節，也不致產生出人像、風景也都用光面紙，並且加以上光的那種匠氣毫無藝術味的作品。

你經營所攝的對象那一種最多，就可以



(圖六)

根據它們來選用紙張。設若你喜愛運動，工業或是新聞攝影，或是你常為公眾拍照，你就最好多用光面紙。設若你的對象多是風景或人像，就該選用適當的紋面紙。選用紙張最好辦法，就是多參觀影展。仔細研究優良的作品，為什麼要用那種紙張。雖然你不能各種紙張都具備但是能夠多熟識幾種，總是有好處的。

本期的附圖因製版的關係，無法把原有紙張的色調，紙紋，紙面顯示出來，以致不易分別效果，但用作參考還勉強可以。

圖一：雪景——用冷調紙，冷調紙的黑色傾向於藍，能予人一種寒冷的感覺，選用平滑紙面，可顯示出雪面上的粉狀紋路。

圖二：室外人像——應選用暖調，半光面，奶色紙。

圖三：嬰兒像——應使用細紋紙，以顯示出他小巧身體上的細節。暖調是最適於這些兒童相的。

圖四：水面霧景——適用冷調紙，紙紋對於這樣一個主題也是很重要的。

圖五：風景——大體重於細節，可以使用暖調無光粗紋紙。

圖六：營火——暖調紙，能使火光趨於紅色的傾向。

附：富士，柯達感光紙，及指定顯影液之配方

A 富士感光紙：

①利根 (Tune) 印相紙：——通用印相紙，冷調。均為薄紙，白色。顯影液用富士 FD-6，一比一沖淡，顯影時間為一至三分鐘。

F-2 薄紙 白色 光面 正常對比

F-3 薄紙 白色 光面 強對比

F-4 薄紙 白色 光面 特強對比
A-2 至 A-4 薄紙 白色 光面 對比編號同前
③銀鑽 (Ginzel) 印相紙：——人像專用，暖調。顯影用 ED-9 沖淡比及顯影時間同前

A-2 薄紙 白色 半光面 正常對比

A-M-2 中厚 白色 半光面 正常對比

B-2 厚 白色 半光面 正常對比

④碧羅娜 (Bellona)：——氯溴化紙，暖調。顯影用 ED-6 其餘同前。

F-2 薄紙 白色 光面 正常對比

F-3 薄紙 白色 光面 強對比

A-M-2, 3 中厚紙 白色 半光面 對比編號同前。

B-2, 3 厚紙 白色 半光面 對比編號同前。

R-2, 3 厚紙 白色 半光微粒面 對比編號同前。

⑤富士溴化紙 (Fuji-Bromide)：——冷調。顯影用 ED-7，其餘同前。

F-1 薄紙 白色 光面 弱對比

F-2 薄紙 白色 光面 正常對比

F-3 薄紙 白色 光面 強對比

W 厚紙 象牙色 無光皮紋面 正常對比

⑥愛素 (Azo) 印相紙：——暖調。顯影用 D-2，一比一沖淡，一分鐘。或 D-3，一比一沖淡，二分鐘。

F-0 厚薄二種 白色 光面 極弱對比

F-1 厚 白色 光面 弱對比

F-2 厚 白色 光面 正常對比

F-3 厚 白色 光面 強對比

F-4 厚 白色 光面 極強對比

F-5 厚 白色 光面 特強對比

E-0 至 5 厚 白色 半光微粒面 對比編號同前

⑦雅典娜 (Athena) 印相紙：——暖調，均為厚紙，最適於人像用。顯影用 D-52，一比一沖淡，二分鐘。

G-1-B 奶白色 半光面 弱對比

G-2-B 奶白色 半光面 正常對比

G-3-B 奶白色 半光面 強對比

G-1-G 至 半光微粒面 對比編號同前

G-3-G 至 半光微粒面 對比編號同前

G-1-Y 至 半光布紋面 同前

G-3-Y 至 半光布紋面 同前

G-1 至 3 厚紙 白色 光面 對比編號同前
B-1 至 3 厚紙 白色 光面 同前
R-1 至 3 厚紙 白色 半光微粒面 同前
B，柯達感光紙：
⑧奧發 (Orga)：——印相放大二用，暖調，僅有一種對比且均為厚紙。顯影用柯達 D-13，一比一沖淡，顯影二分鐘。

B 厚紙 奶白色 半光面 正常對比

G 厚紙 奶白色 半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L 厚紙 奶白色 半光粗紋面 正常對比

C 厚紙 奶白色 半光粗紋面 正常對比

H 厚紙 奶白色 無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D 厚紙 奶白色 無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V 厚紙 象牙色 無光皮紋面 正常對比

P 厚紙 象牙色 半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U 厚紙 象牙色 半光粗紋面 正常對比

S 厚紙 象牙色 半光粗紋面 正常對比

Z 厚紙 象牙色 半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O 厚紙 象牙色 無光微粒面 正常對比

G-1-P 象牙色 半光微粒面 同前
G-3-P

⑤維樂 (Velox) 印相紙：一冷調，光面薄紙，白色，共分六種對比。顯影用D-72，一比二沖淡，一分鐘。

F-10至F-15 白金 (Platino) 放大紙：一微暖調。顯影用D-52，一比一沖淡，二分鐘。

F-1 薄紙 白色 光面

F-2 薄紙 白色 光面 正常對比

F-3 厚紙 奶白色 半光微粒面 對比

G-2, 3 厚紙 奶白色 半光微粒面 對比

Y-2, 3 厚紙 奶白色 半光微粒面 對比

P-12, 3 象牙色 半光微粒面 同前

⑥柯達溴化紙 (Koda Bromide)：一冷調。顯影用D-72，一比二沖淡，一分鐘。或D-52，一比一沖淡，二分鐘。

F-1 至 F-5 厚薄二種 光面 白色 對比

E-1 至 E-5 厚薄二種 半光微粒面 編比

A-1 至 A-5 厚薄二種 半光微粒面 號編比

G-1 至 G-5 厚薄二種 半光微粒面 同前

P-1 至 P-5 厚薄二種 半光微粒面 象牙前

⑦皇家溴化紙 (Roy-J Bromide)：一高速放大紙，冷調，薄紙，白色，光面。顯影用D-72，一比二沖淡，一分鐘，對比有四種 F-11至F-14

⑧防水紙及快速防水紙 (Resisto N & Resisto Ra did N)：前者用於印相，與維樂相似。後者用於放大，與柯達溴化紙相似。紙面經特殊處理，有極強防水性。且全部顯影乾時間僅十餘分鐘即可。紙張為薄紙，白色，光面，對比如後：

防水紙 N-10 N-12 N-15
快速紙 N-1 N-2 N-3 N-4
顯影用D-72，一比二沖淡，一分鐘。

C 富士及柯達指定之顯影液

FD-5a	FD-9	FD-10	FD-7	D-52	D-72
溫水50°C 500cc	500	500	500	500	500
衣倫 2g	1.5	3.0	2.0	1.5	3.1
無水亞硫酸鈉 24g	22.0	25.0	40.0	22.5	45.0
游特路炭灰 6g	6.0	8.0	6.0	6.3	12.0
無水亞硫酸鈉 20g	15.0	30	30.0	15.0	67.5
游特路炭灰 3g	1.5	2.0	2.0	1.5	1.9
加冷水至 1000cc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更正：卅七期中第二〇六頁，下半第廿四行「威魯圖二B」應改為「圖一B」。二〇七頁，上半第十七行「最後圖三」應改為「圖三C」。二〇八頁附圖(四D)應改為(四C)。(四C)應改為(圖五)

王士開先生：所示各點，已更正如上，至其他問題業以專函奉答。多謝先生指正。 編者

拾穗 譯叢第六種

雷綺表姊 My Cousin Rachel (電影譯名：斷腸花)

達芬妮·杜·茉莉原著 微之譯

Daphne Du Maurier

徵求預約啟事

本書係英國女作家杜·茉莉編劇錄夢 (Rebecca) 一書後之最成功作品，全書自始至終懸雲重重，充滿神秘氣氛，令人一卷在手廢寢忘食，此書去年二月在美國出版後，銷數之盛佔去年(一九五二年)小說類中之第一位。廿世紀福斯公司以十萬美金巨款搶先購得電影攝製權，以曾獲二度金像獎之女明星奧麗薇·哈佛蘭飾女主角蕾綺，本年春在美國上演盛況空前，現此片已在香港演過，不日即可來台放映，看過此書，再看電影，始知此書之妙，此片之佳。

本書為全譯本約二十萬字，內附精美插圖多幀。

定價新臺幣十二元

預約特價九元六角

六月二十五日截止預約 月底出書

請利用剩餘餘金二五八七號預約

拾穗出版社 謹啟

下列各經銷書局注意：

- (一) 70本第36期200本請速結清為要
- (二) 松林商行陳松林先生：積欠本刊第34期20本第35期20本第36期20本請速結清為要
- (三) 竹南書店黃添丁先生：積欠本刊第33期15本第34期15本第35期15本請速結清為要

拾穗出版社業務部 啟



最佳
滑機油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Gargoyle

Mobilubricants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四七三八



拾德

續徵紀念譯文啓事

敬啓者：拾德三十五期刊載三周年紀念小說譯稿徵文辦法，荷蒙各界讀者熱誠贊助，應徵稿件甚多，惜此次徵文數字數限制五千字，致譯者在選擇原文上可能增加困難，故敝社同人拜讀全部徵文稿件後，深感取材上不如理想。故只能選取佳作三篇，每篇各酬稿費一百元。刊載於三十七期徵文佳作選中，原定徵文一、二、三名，仍予保留，並繼續延長徵文，辦法列舉如後：

一、徵文範圍：世界上各國短篇小說譯文，字數不限（能在一萬字以內最好）以未曾發表，及未曾爲前人徵文印刷譯過者爲限，創作稿請勿應徵。

二、應徵辦法：請將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期本頁上徵文印花剪下貼於有格厚稿紙上，逕寄高雄左營四十六號信箱，最好能附寄原文，如過長郵寄不便時請詳譯文出處，未錄用稿件，負責退還，不必另附退稿郵資。

三、致酬辦法：第一名獎金三百元，第二名二百五十元，第三名二百元，均在本刊四十期上發表。

四、截止日期：六月卅日，外埠以郵戳爲憑。

尙祈愛好譯作同志鑒省並源源惠賜佳譯爲感

拾德出版社謹啓

拾德月刊

第三十八期

四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德出版社
編輯者 拾德出版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本省各大書店及報攤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二十四元 零售新台幣五元
全年十二期四十八元 價目：美金三角
日幣 壹百圓

（國外香港訂閱本冊另加郵費新台幣一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號2587號

免費匯款訂閱或購買譯稿迅速便利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一二號



SINCLAIR

辛克力

創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五元正